

四庫全書
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
叢
身
鈔
由
思
古
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思古齋叢鈔卷一

目錄

恭進剽平粵匪方畧表

恭進剽平捻匪方畧表

曾文正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左宮保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左宮保謝授協辦大學士並改一等輕車都

尉世職摺



丁中丞謝 賞方略摺

越南國王遣使進貢表

鹵簿名物記

二金翅卷題畫輯存

恭進剿平粵匪方畧表

同治十一年

內廷行走宗人府左宗正正白旗滿洲都統總理

行營大臣管理

內繕書房事務副兵大臣管理右

翼近支第三族宗室族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和碩恭親王臣奕訢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

欽惟我○皇上虹蜺嵩陽○龍圖啓運靈臺測景值

○漢日之再中柳谷占星讖○堯天之無外○○兩

宮垂訓○孝治洽而鈞鈐明六幕回文○威稜絜而

玉衡正以○○重鑑○○聖秉大武於三曾鞠人謀人
揚○○天聲於七位○○高廓有截軫馳桂海之文○○姬
錄無疆榮探岱宗之字○○善鑑○○觀成之志有此
○○武功實惟○○懿德之光受茲介福敬臨光七宿
為河海湛宴之休徵考○○金版六韜見○○旋時孔坤
之經緯○○國家宗基磐固疆宇孟安○○六七作配
○○上帝之郊裡三千里入司史之版籍度霄輝宙
瑞霞膏年尚有杆細之畏不煩杵並而寧蚺蝶翔咏

涵○○亭育之慈象寄澤韞化陸梁之氣屬以神州康
阜潛伏孽芽邊更恬嬉偶寬街衢乃有粵匪洪秀全
者天資凶濇左道侮強恃嶺嶠之阻深託潢池之可
試焚香絳帕入袂社而祿靈義米米符託神業而穉
衆乘火旱木燄之厄五龍講經繫趾刀走戟之徒斗
米作賊裾緣采綫如過市而年歲囊探赤丸遂犯門
而罔忌紅巾六等白梃千尋自知僇民甘效奴賊猶
咋人而漸大螳拒輟而能聽智高有邕廣自主之心

王則造彌勒持世之語妖星害氣宵纏藤峽之山虺
毒射牙盡飲桂林之水牙璋初茂鐵額方張蟲沙之
廟化已多民蠲之撲搔難老四面招討圍鎮無功諸
道行營扼巢不效毒咒南樊於百粵駭鱗鷲網於三
湘盧循下桑落之湘楊太奪洞庭之口陸嬰城搏戰
不少九攻九拒之方而散地投戈難用四正四奇之
陳名城大郡嘆弱鷲風長江洪湖飛鯨跋浪梁山橫
鏢難為扼截之謀采石量繩坐失喉衿之險寧刀容

之衝朱雀之大航鳴鼓吹屑躍青絲之白馬奪滕離
而載火伏艣艣以藏兵盜鍾山龍席之都為朱圍魁
魁之穴帽繁鋒厲傳烽達於淮壖兔狡窟多蘊毒延
乎江表方且扇其蠅醜綴我貔軍吳淞既困於攻梁
晏虓復創於繫晉眩迷歸路鋌走郟畿橫行者宋江
三十六人城守女河北二十四郡狼星睽眦教向
威孤鼉足撼搖自投○天網○○文宗顯皇帝極
方之厄申○○九伐之經歐刀行失律之誅○○齋

谷匪折衝之將懿親藩衛河向孝恭之賢異姓名王
沙陀赤心之勇裔類李牧出自禁中因天眷顛拔於
材武曰狄青於西班而授以專閫收待勅於渾義而
用作干城靈允文起自書生岳家軍出於義勇○○
知之而善任○○用之而不疑乃○○韓璇璣○○
南金笑以為外法雙窟先據上游折兇鋒先渡三
輔河魁應將井鉞森芒太乙陳軍雷琅鬱怒羊頭
膝尚方蘭鈞之兵朔靺蕨孤六郡良家之子鼓洪爐

而燦毳剽濛汜以澆菴桐鼓殷天錐旗卷霧老羅
道先扼勝於天津狂象查林遂合圍於連鎮赤龍吐
電扶礮石以吼鳴鐵騎凌霜踏河水而平渡中黃土
勁箭矢三鏞太白旗高衝輞百丈長纓繫賊吉林詐
馬之健兇飛火注檉蒙古打生之蕃部布用陸而剗
地暈月成規拔渠荅而踰濠陣雲水墨剖巢入穴檉
貳負以歸朝飲丹伏榘血溫鼎而勞社為唐州一鼓
而下梟鳴手中馮官屯三版葑支畫沈寔底臨戎鼓

蓋人識高教曹之容破陣知鏡軍奏蘭陵王之曲投
弓窮羿果知射日之難投髮狂夫如悔渡河之誤然
而北風強勁南紀未康方棄整之將窮而前禽之不
戒相州師潰蜀郡彭亡致財賦之大藩成荆榛之戰
地○○○神謀早定○○○天策早選用陶侃鎮武昌之
西門使諸葛特長沙之軍賦長沙完而糧通甬道武
昌奠而水建高領築塢守濡須之城輕兵塞淮泗之
口衣剝慷慨范蠡立君子之營扁舸魏峩揚僕樓舩

之號楚歌四面八千子弟之雄湘水九迴十萬水犀
之弩三呼蒼兕黑貊公陷陣如飛十丈青龍黃頭郎
習流而舞先漢岳鄂則夏口燒船總掃蕪黃則九江
歸漢揚旌於皖公山下而殺師之角先推劄馬於彭
郎湖中而穿鞬之臂已斷菽江流林頓成破竹之刑
曳地明光已有捲轡之勢當是時○○○文宗顯皇帝
以十部送士五聽求言用宣側身漢文持髀○○○神
經金匱授自九天○○○澄鑒銀華鳩宇萬里○○○發

雖導窳晨投白阜之岡○○○是食求衣夜聽赤囊之
報○○○輟裘放賜千營銜扶縵之溫○○○畫署伐謀
法將決埋根之計為民請命之語惻愴於○○○丹綸
曾從罔治之條諱詳於○○○申命七旬弗格知頑惡
之將殲百六已過卜貞元之必復覘莖巢於者幕待
橐○○○毋野之弓聞鄂謬於○○○堯年遠鑄○○○荆
湖之鼎○○○應內不命不忘未濟之艱難○○○畢鄂
升祠印地○○○大勳之底定○○○皇上上元膺運下武

作求當○○○秉璋奉瑁之辰有合璧聯珠之慶寧承○○○
聖美幸及○○○治謀凡向○○○安視膳之年皆訪道
陳漢之曰山川聚米○○○契地終於目中擣伐哀荆○○○
運乾符於掌上○○○首從朝列爰整戎旂○○○知李靖有
武畧而畫文謀○○○命曹彬以大將而為使相趙陽高
馬喙○○○先帝簡拔之遺彭濮微瀘樞公侯腹心之
選時則石達南就俘於蜀徽而畫駢之形孤陳玉城
授首於壽陽而猱猱之齒拔南恢敵越洗兵胥母之

潮東取蘇松奪戟祿亭之壘皆所以剪朝吳之翼捲
僑如之喉斷齊攻心扼吭拊背城南鉞鑿重收北府
勁兵圍叩秣陵增作葉圍舊壘常山列陣率然無自
救之方坳水尺波盡失姚梁之勢九狀洲新其饒
道乳哺立枯雨花臺瞰于城圍走死俱絕窮山晚酒
徒聞呼癸之聲袍服褰旗已播伏后之譏崇墉將圯
不因壘而乞降者城難收尚背城而借我負岨逞剛
奪刃乘危掃于逃魂攻我夾寨下潦上霧鼓氣死於

升精判冰士有氣十盪十決五兵五當器枝墜而
技窮多便沈而書絕於是將騎將步為鶴為鵝坤外
援之者蛇僵塞之路而河枯魚泣地中故角道去攻
于東南橋上梯衝亞支有之西北解船失水遁甲南
山劉窟頭將掘地之兵甘興霸作井城之特指招搖
之星碧雲旒飛揚候箕聖之風高天輜具拳星九撤
火地軸都搖素練騰風天梯直上雷公擊鼓應龍之
翼者張庭氏營弓妖鳥之巢立後防風已戮孫巨骨

於專車侯景未寒歲漆頭於武庫滅塵鏡迹盈穢滿
腥拳矯炳乎驕牙積甲高牙熊耳洛陽父老重見漢
官威儀常侍橐鞬未迎大將旗鼓思昭既殛朝義知
窮製瓠已夷泗曲自潰洪茫玕孽重既珍遠行素尚
之慮李秀城副賊成禽生對樓蘭之信西江餘氣嶺
外殘寇或逋誅於黔蜀之交或遺種於雍秦之境靡
不枯摧朽落冰泮燔灰高張霞布長縵競唱勤師
之雅樂○甘泉飛羽聞吉謠於五日之中○明堂大

開舞文于於兩階之上鐘鳴○○○長樂喜動○○○鼓
頌○○○弓掛楊陵慶暎○○○靈祝皆蓄今獲成○○○
文王丕冒之功浚舞前歌頌○○○太妃徽音之化惟
○○○天惟○○○祖燭榮銜聖之上儀視公視侯喬嶽
翕河之茂典○○○珠邱昭告三天前驅○○○璇極光輝
壹戎大定躋圭壺占○聲名席而剖符偉勒譽旗○
寵尸臣而銘鼎綜稽功倍皆宏資持三階永詔勅帝
不僅侯李美戶拔都標錡如銀槓効節○榮鷲尾點

冠逾金璫附蟬之貴惟中閫外○霞湛雲霄尺功寸
長○天施海潤蓋惟行○東酌勤事之盡良粟帛流
○恩慰國瑞之猛士○授羽林孤兒之職俾紹家邦
○廣博士弟子之資用旌敦樸農租蠲鉅高算裁緡
猶復○慎埜思難○涉淵知懼○智周善後不忘懲
咎之誨○奉務勸農特可墾屯之奏遣游勇而脫巾
不謀散鄉團而愛劍之虞大猛水寇○奉循吏以安
清明吳輕於剽○設水師以控長江○蕭勺羣頑○

盧牟六寓銷鎗鑑灌劍脫戈色在昔殷伐鬼方僅滅
夷蕩周平淮浦未滅徐戎唐中葉不能清河朔戎馬
之塵宋盛時不能取夏州彈丸之地然猶按張陟辨
鋪後駁形以準○漢時洵踣前古前者肇修軍志臚
紀○宸漠揆法經文則雅頌以告成功之義稽法史
例則通鑑紀事本末之編溯○裊牙徵葦之初底○
偃伯武成之日蓋併擾在十有六有投招在十有五
年其黠勢則甚於赤眉青犢之徒其孽萌則夥於方

臘曹成之衆跨州連郡儼羽翼之將成襟江帶湖豕
牢膠而不拔嗚呼豕已徧蹙通於德之維蟻國猴
罰不竊宇宙柱天之辨此蓋仰賴○天戈仗順○廟
算籌令張網羅賢不限以循資之格擊凶遣將不抗
以中制之權不臨陣易將而奪符不愆賞惜官而利
印由人使船北人使馬不遠地以遷良衢地則合圍
地則謀不阨方而浪戰盜兵軫○念不舉獻俘受誠
之儀倒戟煇○仁不用伍界曹誅之法軍書駭驛而

春千秋籥不廢修文度支浩穰而丁算口錢不聞加
賦○○前光垂憲○繼序紹○○罔用能○○蒼繹
字粒○○珠鈴制勝下滿慘黷上答○○光靈○○
文母罰十亂之劾○湯孫建四方之極○鈞意警衆
瞻○○焉迄之重光○郭邑升壇告○炎符之上瑞
北征六月而征采芑煥景命以○重熙內治天保外
治采薇播休聲為○大悅月等依○光丹地載華蘭
庭實鈞慶於普天放竭誠於測海繫年繫月知○

整軍經武之有方○○○丕顯○○○丕承著保大定功之
有存守繼於創繹魏徵敷對之言安不忘危肇宣
繫錄之訓訂長編四百廿卷○○寶笈常輝祝○○鴻祚
億萬斯年金甌永鞏東南尉而西北戾寧○○皇興一
統之經天地闢而日月光上○○帝出六符之頌臣等
忝任曠○○天仰○○重躋躍歡忭之至謹摺○○表恭○○
進○○○○

恭進勦平擒匪方略表

內廷行走宗人府左宗正○○白旗滿洲都統總理
行營大臣管理 內繕書房事務內兵大臣管理右
翼近支第三族宗室族長總理內國事務內大臣
和碩恭親王臣奕訢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
欽惟我○○皇上抱表赫天○○握楛括地八紘瑞玉車
書鍾明倫之期○○七緯文鈞○○律度遠緝歷之學○○
濬哲慕○○放勳之業窮奇偕禱祝而誅○○紹危率

○○○昭考之規邨里總淮夷而請受駮庵而九圍式
○湯鉞除殘斲螫之而四極安○○娼黃軒化崑崙
薦版况中邦堂奧之區○招矩收鋒還亭土壤衛之
樂昔○平江左陋七策於隋書介○定淮濬誦二篇
之柳雅誓如錫圭導水而岷山積石有南條北條之
殊迎美占星而竹琴天猿有青方白方之異○紫極
明潤刻稜氣循次而銷鑿○黃輿又安則洪濬分趨
而伏軌○奠三靈而極水火是曰○寶表○光四海

而通神明斯為○適孝衍○乾坤之策擬周易之有
下經颺○神聖之功分虞書以為二典原夫房心之
分徐豫之文淮潁下游海岱西境南連南羽東走東
蒙畫河山西戒而適界中央歷南北六朝而常為戰
地山川盤互風氣雄鷲人習椎埋戶高搏檝矯虔亂
紀往昔同符陽夏鳴孤彭城戮馬龐萌李憲偕鉞馬
以稱戈尹神廟宣棄荑巾而樹幟唐憲同治而淮西
拒命者四十年廣明不綱而寬甸弄兵者六十萬世

為巖邑俗等互鄉已久漸翔治之。子皇風狂隱伏崖
柴之故。楚越人揭篋借吳寧。孤突鬣纓纓危。剗利劍
坂。嘗授健吏以潛。尋于介。非宿牙兵以默。窮于維。未
自甄。子決流宣房未塞。射陀嶺。強魁結。稱兵降元。
之災年。階萑苻之屬。梗察局。理。澁。傳。桴。鼓。而。先。逃。壘。
而成。倉。響。帶。鈴。而。奪。去。數。百。人。為。一。檢。之。有。旗。數。
千家為一行。之。有。塞。旗。雜。糅。而。如。烟。塘。之。沸。塞。錯。
峙。而。如。蓬。議。之。屯。淪。壯。者。拜。將。軍。摸。金。者。呼。校。尉。九。

千徒眾兮。領莫邪。之。都。十五。健兒。便作。難當。之。賊。毛。
面。絳。頭。之。狀。浮。雲。白。雀。之。名。未。別。呼。嘯。沸。天。去。別。燔。
焦。赤。地。射。頑。當。道。燕。饒。巢。林。接。渴。口。為。安。寓。祝。梁。郭。
為。執。跡。向。平。原。而。馳。驟。去。設。蘭。防。介。四。省。之。邊。陲。幾。
同。甌。脫。釋。兵。執。耒。伏。戎。別。李。密。騎。牛。蹄。鬻。擊。突。出。穴。
則。王。良。策。馬。殘。沒。羊。分。九。牧。士。募。三。科。稍。鍛。羽。毛。未。
擇。要。領。○○。文。宗。顯。皇。帝。懷。牛。數。虐。闕。此。似。離。琅。鐸。
專。征。荆。幡。勢。討。練。民。兵。為。犄。角。發。渡。騎。為。游。軍。畫。圻。

固封堅壁清營夾制陣指枉矢以鋒摧贏子名軍望
靈旗而騰萬準備焦原撲燎射梁焚之黃星正逢天
塹揚波晦東南之紫氣輪枝通款甘爐火以乞憐昨
虐增鴟枯輔車而自固其意則市中侮虎其形則桀
上連雞彼僞為响沫之涸鱗此實作兩端之首鼠雲
塵壓壘彈雨張羅乃指斗而誓天歎持鞞而伏地對
鏑執挺憐作甘言孟獲還營仍藏辛整搗埋多變反
噬孤恩入○○金鎧而難欺○○振靈變而決戰如

我軍如羅掩雉急則抱馬而渾滅知賊勢如鞞參塵
緩則增陴而蓋背焚巢可待不容鼓子之降解網已
寬終正三危之罪起雲中之奴守將旆願之新軍騰
組練而掃除殷柝鞞而駭響風陽城雌軍奪氣一丸
難封臨淮閩大將點權八而受教千尋代馬振批元
之勢於曹南二廣折師成折首之勳於境外布成勝
局砥就神鋒徒以吳越一星未滅餘沚文昌上將尤
急攻堅如劉裕北伐而海寇內訌如李晟收京而悵

光議浚南備北議守謀攻致僵蹙之梯蔓延營魂
於漏刻○○丹浦之祚旌方唐待戮九嬰○○蒼梧
之僊馭難攀之還八駿○皇上迪克纂葉○龍慶提
聲誓師而○○日月照臨○卜將而星辰感會○○
密須車鼓震○○水之奔威○汲干戈車○南門
之婦令○○有娥經祐爰基○桓楨之規○○南母
鐫華之贊○○平成之吹元戎○申命○○天屈誓行
西平則縉帽臨軍任城則黃髮表勇若向青角南二

十石之神弓紫燕紅陽兮八千人為驃騎礮礮發
崑岡烈石之孖子母銃然湯谷流金之鼓馬中赤兔
天上將軍曳落河絕地而飛翮翮卷切雲而起高疑
統九十總復巖若負霜樊噲禽十三將軍迅於沃雪
礮投卵碎一戰降七萬人弩疾編穿終宵馳三百里
雖落星芒赤堯完馬革之忠而沸海波紅夷拔鯨牙
之刺星流波逆幕捲巢熏蓋賊之精銳皆亡而賊之
腹心已潰函車默獫既矣可負之竭失水魚窮姑躍

已焦之影遂乃跳踉河涕奔突燕齊西過漢中東窮
海表前行副騎浚乘監戶在不灌而重然沙以流而
善走於時橫船下瀨已披平吳旗鼓出陘并兵擊擊
度緒以稽誅之孽種惡木生槎斐唐以逋竄之餘生
隙光因熱蛇身輒首判東部西部以分流龍翼使先
設左甄右甄而進討豺子貍貓子獠世濟牙凶白兵
捩刺兵搏人自為戰畫鴻溝之長塹難制弱藩移赤
堇之純鈞亮窮補履將未萬福風牙播草木之名軍

有臨淮營壘改旌旗之色上金城之戰略扼玉壁之
要衝開偃月之營置撒星之陣霜鋌透甲有二丈五
尺之纏矛火器連珠如一葦十枝之神弩欵山欲野
搜錢糴於園中降雲陽開浚醴難於甕底逆竄過穆
陵園下累入角端進奔到陽主初處豆街牛口囊沙
秘計渡淮飛韓信之軍間道奇兵入海失田橫之跡
醜類殲旃於劇點若網絕流元凶遇伏於高郵水杵
投白凡此奏膚之效乘由○廣運之神然而淮陽隆

救

就救安南內尚煩獮獪方擬馬降之西討高逢項羽
之東輝卜竇充剪滅之相仍同騰逆益兵而輒去驛
驛三輔汎漫九河呂皇上知殘賊之貫盈戒遷延之
師老虎符趣戰龍武發兵五法戾伐楚出關十餘里
師以救趙建蕭鈇以發艾秉葦燧以銷冰畫地為牢
因以為漁一斥一堠高圍羊馬之墻四正四隅寬布
鳥蛇之陣蜂旋磨上兵十剌圍黑門穴中人百其勇
戈船截浦望揚素若江神刀雨飛空呼高昂為地席

觸檣落羽臨竄推牙駭鼻死俘擗頭生致潰逃放仗
穿拒膏鋒惟勝殘久惻於呂皇懷故祐順芻蕘乎呂
天贊驅灌壇之風雨三日為霖決淮堰之蛟螭百川
到海冰燭擊鼓龍伯揚麾左陷澤中右縛鼓下木豎瓦
難渡真看蟹令浮尸血杵同漂終使犛囚流漢參旂
河鼓高臨洗甲之銀潢黃道天街滅炎如旗之蜚霧
竊惟此賊存同草竊素鮮籌謀宜冠以名賴之名絕
不作白頭之計以視弄兵桂管則狼豚并廢芻蕘牧

之據據石頭則天險當于衣帶然其衆如馬牛之量
谷其凶如螽蟻之殘苗堅城不攻梟鋒莫挫白地不
守鹿角難圍鷲有九頭殲于魁而黨不滅螽生百足
擊于尾而首不知剽疾則卷旗滅寔而難追冥行則
燒棧斲橋而莫遏故擊之視粵匪為稍易滅之比粵
匪為尤難其始禍不過什伯為羣及盪平豈止五十
二戰自非子璿罔祕運子威柄高持維勞藉命以曠
時詎克掩辱而獲醜掃髮鉤苗之候撤屯銷戟之辰

鄒魯誦經梁耆歌吹宋不塞夷庚之道陳不興堙井
之波潁水濁而復清芍陂荒而還熟蔡州歸化方飽
粥飧汴泗交流不向鼓角宛市絕綠林之警壽陽無
白馬之謠曲阜之東郭南申息之北門啟妖殲曹社
弋雁之裁浪靜濠梁歡魚知樂築譙東之精舍士夫
讀書過苦點之叔垓人思向神濯舊汗而寢獷起凋
瘵以趣耕磧垢滌郵餐和飲化刑牲告祭如瞻○○○
原廟之衣冠○○○瑤冊承歡加進○○○璇宮之瓊牒

○○文克開而○○武應受知○○聖人繼述之心韋既
伐而取亦卒皆○○帝命不違之眷銘茲然而闡○○
烈用據宿憤於○○山陵縛劉嗣而敵○○功益愴○○
孝思於○○邊俎祁連造冢○○悵憶昔日之鼓鼙傳
穴搜巖光輔○○清時之鼎鉉朱罽鏡吹金雞救書穀
蒲瓊爵之神成杖杜勞還之詩作水衡之錢織室之
錦駢香於○○賞軍銀青之綬金學之魚汪淪於○○錫
命騶音革庚○○綸書安及例之心烏尾憐逋○○玉燭

照逃亡之屋歸德鎮建牙設成虎在山而藜藿安雉
河集置縣築城鴻有宅而桑麻殖人祇並孫諧燮交
臻洵景煥於罔書將歲黜於史牒恭承○○天謨編述
兵檄踵○○累朝金鑠之成書代律罟黃祚之凱樂
寫緋給札領局然蒸油素積盈汗青斯歲分卷三百
二十如畫地而罔成閱時十有八年以編珠而繩貫
○○軒經龍首呂策豹攷戊己屯戍之辛甲戌留夢之
誓言丙子火車之昇庚辰水鬥之符○○先朝之所既

戲○嗣服之所考定而軍北軍之徵調東決西決之
橫流羽林披擊之場帟幟旌降之地蛩駘所以分合
狼豕所以化生白波黑山之殊名罔象夔羊之異種
羅兔羣牒鳩也一編考之而得中原肩髀之提綱循
之而善繡壤錯牙之控馭肇之而足懷靈燭禁林之
戒究之而可知蠅隄防淡之方院之而念衝櫻鋒鈞
之艱難持之而思煦養瘡痍之有道因將折垂管以
廓八表信可敷衽席而奠兩儀宴清東海之鯨鯢震

駭西傾之鳥畏此○皇上所以運斗車而康神於裡
社肯而會艾罔者也臣等叨預樞機忝司寫宣銅彝
報夜祝詞○咨倣於宵衣○華蓋承霄更仰○持盈
於秋駕紀貞觀之政要才謝吳兢勒洛溪之頌好權
倬元結○春賞秋罰循元化以闡○天○河○苞○浹符
蠶象忱而繒○日從此葉榆○菴谷澤成四字提官
行看葱嶺挂弓更卷○三篇泰誓○容揚○○光訓
倬年韜額頌之文戈○受此丕基萬國戴○重華之

玉斗_臣等_臣任_臣瞻_臣天仰_臣聖_臣躡_臣躍_臣歡_臣忭_臣玉_臣謹_臣抒
○表_臣恭_臣進_臣以_臣聞

曾文正公謝

賜紫禁城騎馬摺

同治七年

伏念_臣忝_臣廁_臣戎_臣行_臣久_臣擬_臣京_臣輦_臣材_臣非_臣驃_臣騎_臣愧_臣乏_臣汗_臣馬_臣之
勞_臣夢_臣繞_臣觚_臣稜_臣以_臣對_臣飛_臣龍_臣之_臣仗_臣首_臣以_臣量_臣移_臣畿_臣輔_臣展_臣歡_臣○
天_臣親_臣為_臣聖_臣主_臣之_臣殊_臣施_臣好_臣康_臣侯_臣之_臣寵_臣錫_臣懷_臣昔_臣備_臣員_臣
三_臣級_臣供_臣職_臣六_臣曹_臣禮_臣嚴_臣乎_臣邊_臣關_臣必_臣趨_臣銘_臣懷_臣乎_臣循_臣塲_臣而_臣走_臣
卅_臣年_臣舊_臣事_臣重_臣待_臣漏_臣於_臣○掖_臣垣_臣十_臣駕_臣凡_臣材_臣竟_臣鳴_臣珂_臣於_臣○
中_臣禁_臣接_臣躬_臣循_臣省_臣慙_臣悚_臣無_臣涯_臣臣_臣惟有_臣勉_臣羞_臣先_臣鞭_臣勤_臣思_臣後_臣
效_臣策_臣驚_臣駘_臣而_臣修_臣晚_臣節_臣市_臣神_臣駭_臣而_臣薦_臣賢_臣才_臣以_臣於_臣三_臣命_臣益_臣

恭長誦多戰多邪之什更原萬方送寺同廣郭素郭
鼎之詩

左宮保奏謝紫禁城騎馬恩摺

竊臣才慚驥伏質類騫庸蒙異數之頻頒荷○聖慈
之曲逮菲材自取比績於騰驥○溫命特邀俾息
勞於驟乘控花驄而代步論年齒則破格之○恩自
草野以趨○朝祝○廷臣為葦加之○寵伏念臣頻
年持戰勉效馳驅願無切於加鞭情尤殷於練騎惟
有奮與志氣冀奏龍媒絕特之勳激厲戎馬毋忘駟
鉞孔壽之義

左中堂謝授協辦大學士並改一等輕車都尉

世職恩奏摺 同治十二年冬

伏念臣荷戈第^里重投^里十年受^里○○文宗特達之知
躡躡仰貳際○○可主中興之運游擢^里置^里榆隴移師
繼卅玉闕之檄花門敵馘幸^里黑水之塵祇行○○
天討而中庭方愧戎公之未敏乃為○○榮^里領^里芝綽○○
寵^里進^里槐台外僚厠內輔之班參知政事乙榜^里並^里甲科
之選佐理平章並蒙○○慶^里溢^里而家^里易^里勳^里階^里之教^里騎○○

賞延于世晉峻秩於輕輔用命自天悚悚在地荷
○恩旌之極渥罔攸稱而弥難欽惟○皇上卑心緝
學○明日求賢萬○璿陛之親臨慶流霽之大宣道
道○聖軌式嚴百爾紀綱○治仰○睿謨永奠千秋
紫石月性有悖占鼎是吉審師中竭謫效于駕駟承
忱益息極遠黎於耗用答○鴻施甲洗天何歛種
族同依○日月宣承○帝錄會人文共起風電所有
微月感激榮幸下忱謹摺恭謝○天恩伏乞○聖鑒

丁中丞奏謝賞方略摺

光緒二年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閏五月初
三日齋摺差弁回閩持到○恩賞○○欽定勅平粵
匪方畧○○欽定勅平捻匪方略各一部當即恭設
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臣戎旃奉履
疆節濫叨○無汗馬之勞迭聽吹鏡之奏往以分巡
澆瀆欣逢辰宇粵氛速乎摧旌江蘇快覩蕩平擒逆
班尋僚而加級沐○○先帝之○○殊恩思窺○○

謨畧之全俾擴方隅之見旋值宏開館局仰秉○○○
宸裁媿曷臣未豫編摩蒙○秘閣分頒○寵錫勤輯
哀於柔日剛日儼聽午夜鈿籤詳著錄於內編外編
悅接庚郵銀匱先阪泉而後涿鹿感○○○繼述於○○
龍湖起韋取而汽昆吾緬○○○憂勞於麟草凡○○○
聖德○○○神功之景錄洵文漢武烈之華賅我○○皇
上寅紹丕基肇修○○○成憲秉○○○徽音於○○○太
如聿懷耆定之○○○貽謀○○○邁偉績於唐宗更紀○○○

治安之上策臣捧函鄭重度函藏儲錄○內府之宏
篇勲臣展恆鑒前車於外吏之履蒞知兢咫尺○○嚴
威大千一統八百卷金鑿○○○頒冊好揚攄鳧藻之誠
萬億年玉虎徵祥詠誦協警錢之曲所有徵臣感激
欣忭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謹○奏

越南國王遣使進貢表

同治十二年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
萱階日煦桂甸風清仰

天闔而葵藿遙傾瞻

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

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
之尋常款難盡咫尺

螭坳欽惟

大皇帝陛下湯德慈昭

堯勛光被

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為一家一人

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於所通所至波不揚於周海
其畢受於商畿念臣恭黍守炎夔邦世承藩服久洽

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屆幸停留抵
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

寵靈恪修職貢式金式玉遵

王度以不違維屏翰維迓

天庥於無數臣不勝瞻

天仰

聖潔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倣
何文閔阮修等齎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

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 貢品物 象牙一對

犀角二座 土綢一百匹 沉香三百兩 速香三

百兩 土紬一百匹 土絹一百匹 土布一百匹

砂仁米四十五觔 檳榔四十五觔

鹵簿名物記

陸 燿

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為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為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

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為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幡之屬十有六信幡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為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

是有四金節四儀鎗毫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為纛者八十旗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麟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旗八金

鼓旂二翠華旗二五色銷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旗之數共百有二十為金鉞為星為卧瓜為立瓜為吾仗為御仗各有十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右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馬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

象馬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馬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

御座者有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及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

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陞之上執戲磨竹者二人計
鹵簿所需千八百人

二金螭堂題畫輯存

會稽趙之滿搆叔著

閔百子整六銖出錦繡地藉裾牡丹水仙

曹富貴石敢當集史游急就篇牡丹石

衣披一品富貴莫並牡丹

朱丹其殼非白占墨牡丹桂紅色

遠道重浮海上槎春風依舊是天涯奴鄉零落知何

似破茅猴生富貴花牡丹 時避地到園

禪師為山神仙唐昌州雲堯天飛紫鳳皇碧桃辛夷

既助嬌波銷恨偏溪漁人津莫向碧桃

桃實如斗千秋萬壽桃子

榴百子回頭見紀長春黃氣徧石榴百合梔子長壽

天下奇物誰能識嘗徧酸甜醉乃澁石榴

柴桑高士五斗亦折魚須又竹綬二千石對紫薇郎

接日者百紫薇夾竹桃菊花

柿有七絕紫薇貴極柿子紫薇

護海棠何綠幸西府石

嬌豔可買百金更時果能同梅亦聘黃薔薇西府

美人錦被楚宮詩甄薔薇

非時花開何益我六道人殷七杜鵑花

鐵樹能不華杜鵑此不曠草木全年年賴有水占泥

瑞安城隍廟鐵樹三百年物也像牛年辭奇形

可見

鐵樹自不華且作五尺圍午遮非荆棘終槎杖鐵樹

一文紅

金蓮寶相正澹眼花百子九子掌上膝上

紅蕉一種曰金蓮寶相百子蓮草皆未融中如見
之

落葵繁露雅訓微金蓮寶相名不仍紅蕉秋葵

衛爾是已年餘鮑莊子之石如葵

仙人掌上紅者紅之子于輝此君宜

仙人掌古年畫在瑞安郵局向大者高二丈狀如

奇鬼夾竹桃溫州種在一樹數百枝或為撮合

琪樹節日有喜披朱紫

永嘉吳氏園以丁冬雜藤花真崕石間富麗年匹

疊々如貫珠袋在紫金魚紫藤

花爛漫藤白軒紫藤

贈勺葉非相謔勺葉

不須金帶圍豈以玉盤盃富貴非吾氣祇仙多友于
芍藥

千態萬狀母狎而玩 米囊

米囊可空服氣于窮 又

諺不老京爰好 萱

諺草解哀憂頑石竟不讓頑石亦不憂 荆棘在上

萱石荆棘

菜服能消萼蕪補以之果腹皆有取鄉民向我徧自
夸 死性知食地瓜

閩人有終身不穀 在地瓜山蕪俗呼番茹

菜色亦自姣菜根安可齧何不食 糜故鬼肚已飽

白菜

温州碎菜狀最奇福州辣菜尤有爛合團扁臥扁者
餅菜根齧 色菜色香 盡菜為藍赤

居士何處坐斯老和書古所恃青蓮花莫向雙荷菜
荷花

淤泥出不染蔓州終難團盈一水間奚必非吾徒
荷花水草

得佛圓澄咒与令尹喜坐 荷花

深波芙蓉或拾翠羽 荷花翠多豈謂長盡

妙蓮非真百子一房 瓶中呼簇蝶為百子蓮

金石壽比億年无疆 又

按圖索驥亦無奈畫餅充飢殊可惜漫道留生求活

計荔枝如此不論錢 荔枝

俾尔昌而熾俾尔耆而艾 蒲艾

修竹能彈甘蔗自完可惜 蔗 蔗竹

誰知瘴雨帶烟地 地 常盡端陽節物圖何日共君揮毫

也重說風景此尚殊 端陽節物十六種

葉為席根為星入地明夷履不噬人 天南星

寫秋心妙無斧 瓜 棚 紡 織 標

豆花美晚風涼蛛絲颺 豆 棚 蛛 絲

已過春三月遊蜂暖不知階草看紅豆聊与寄相思

紅豆花蜂

為隱逸雜荆棘供把玩 幹必折 菊荆棘

知己不期同詩節餘生猶賴傳延年何如安樂富中
老大海西風看碧天菊

余未敢由伊節子司馬入南依節步梅航海故及
之

蘆中美人玉珎不真芙蓉蘆

江上斜陽滿邊初月又

麤枝大葉拒霜魄力芙蓉

米貴終年與第一花勿稱更呼莫打鴨為余力不勝

芙蓉鴨題渭長卷

胡蝶夢中家夢里秋紗夢作相思字胡蝶夢秋紗
集句

山茶非奇卉乃呼紅也殿野梅骨格奇僅同冰雪唾

山茶梅

我夢羅浮我夢莊周栩栩悠悠千秋多秋梅花蝴蝶
題渭長卷

如虛白書出以虛邪貞下起元冬春春初梅

老幹槎枒酒氣醜疏花因綻韶粧去山莫向調羹

手獨立蒼苔攪古香梅

二梅畫梅作八比虬伸一幅草書了非畫非書我記
塗指與春風皆

古怪衆所眼孤高我不難誰憐痕迹在者白扇頭看
墨梅為江張紳

梅不橫斜即奇怪花非富貴擅寧酸一腔墨汁千人
喚倒徧天涯黑可款畫梅作直幹

作差絕早歲已寒結果如此終心酸剪伐一節供游
玩合愛旁人冷眼者梅

生平交遊績谿人最親今未瑞安又得見程君以君
將入都為君作畫贈以梅花一枝存吾真寄語三千
里外知我在沈沈數筆目是風月雲畫梅題九言六
句贈程汝漢

江夏黃文芒角枯腸畫梅芒刺

火齊木斃天上竹竿天竺

其光態是燭南天又

水仙錦蟻蝨厥稱如南海破碎奔根來委曲枝葉矮

折置出乃積寒生黃以夥羅襪剪安妃葫蘆兌錢揚
蓬以復跣足僂々舞而蹶改容向人立一夕失模楷
金銀列盡盪橫行益可賊郵焉寶奇詭許我百錢買
胡為事矯揉屈之不可解臥有腹芒敏信作琴山擺
草木若近情因淚別郎羅強取入黃穉甚惡我尤駭
南人常事仙破碎而曲折之呼為蟻蝨我固一奔
并繫以詩

畫牡丹擅恬俗加以梅枝乃蛇足牡丹梅

明月出海涯荒邨園偏出游子魂中有桂樹許相
倚姮娥若待憐黃昏騰身直向清虛府移根歸來松
菊園七寶修成室可屋茅里夢如魚為溫處榻屈曲
秋霞翠旗也曜蔭暑暎出人自有隱居服織阿引
御招柴門鬱嶺雲橫滿以月人向天上都忘言東坡
泥方試新釀歲除為我傾芳茗東坡有新釀桂酒詩
平井將師余二樽也

向赴
杭州

梁平井有約於上海微以九月向往要以歸庸余

為畫梅花帳額戲為圖丹桂連理并綴一詩用東坡先生松風亭下梅卷詩韻不索奉旨也姬姓李字桂卿

此為蒲山任渭長臨金冬心畫冬心原奉余未見於
其畫意當取法漢董君石闕及金冬心墓石闕像古
拙自在惟染色為歎耳渭長去矣當此涉復知此種
畫法徒令俗士搔首作三歲孩子汚聖歡耳江陵姪
遜余謬見此畫喜為深白六朝人氣息真知己也余

嘗臨北周佛像為胡荻甫荻甫寶之以頃遭寇難者棄
所曰當付一炬中矣附書以告益姪是謂長畫扇
者作梅九株兩人離立

題任渭長畫劍俠傳三十三象

余九歲時曾得劍術書讀之鄙且妄後聞秦西醫士
言服鐵益血燒血成錢之旨一夕磨短斧傷指忽悟
二者同氣比類道家言求僊先劍術以除外魔其稱
內功殆庶如是第劍術神似皆不可見無能證明世
稱劍術多以俠記其尚勇義為人所難然極美世元
粟大慙至天怒人怨曾不一試劍俠之手七首三寸
竟不抵彈章教讀史筆一字亦足惜已劍俠傳抄撮

太平廣記成篇年紀郭亦不倫尤無取義蕭山任渭
長以陳章後且畫水游牌仿之為此象甫成而遠
片友丁益亦屬蔡密莊刻以示余且索觀字因牽連
書此於卷端每幅各繫數言少存予奪微意此世
在綜覈本末或亦有寒光逼人書中刀劍擊憂於也
咸亨九年十有二月

雷女如公之狙趙妻女一

負心可噪非公世界虬髯客二

繩何來債年毫繩技三

計甚驚怕不求仕車中女子四

五丸腦後死日不沙州僧五

風雷電板一片京西老人六

君刺膚尹割髮蘭陵老人七

術不得七首劫盧生八

精一空一宜淬鏡鏡甯隱娘九

慕中立藐詭葛荆十三嫌十

沐頭金合懺除宿孽 紅綫十一

琵琶繡囊一田鵬郎 王敬宏僕十二

崔家月月下人 崑崙磨勒十三

道士不學頭陀手著 四眼頭陀十四

雪晚未飲一杯 丁秀才十五

情橋奇求珠宜 綉鍼女十六

筆何必妙批類 宣慈寺內子十七

嘻刺亥馬花韻 李龜壽十八

為夫婦俠為子母 酷賈人妻十九

不殺用之令君 畫師 維揚何街上叟二十

休打鐘皮囊中 寺行在二十一

殺亦不盡矧使知懼 李勝二十二

此老不乘誇君自崖 張忠寧二十三

未可留乃苗劉 秀州刺字二十四

婢何辜死多記 張刺妻二十五

自稱野客依鄭匡國 馮辰二十六

吾不能容書生心胸洪州書生二十七

殺君負心為君拔恩義俠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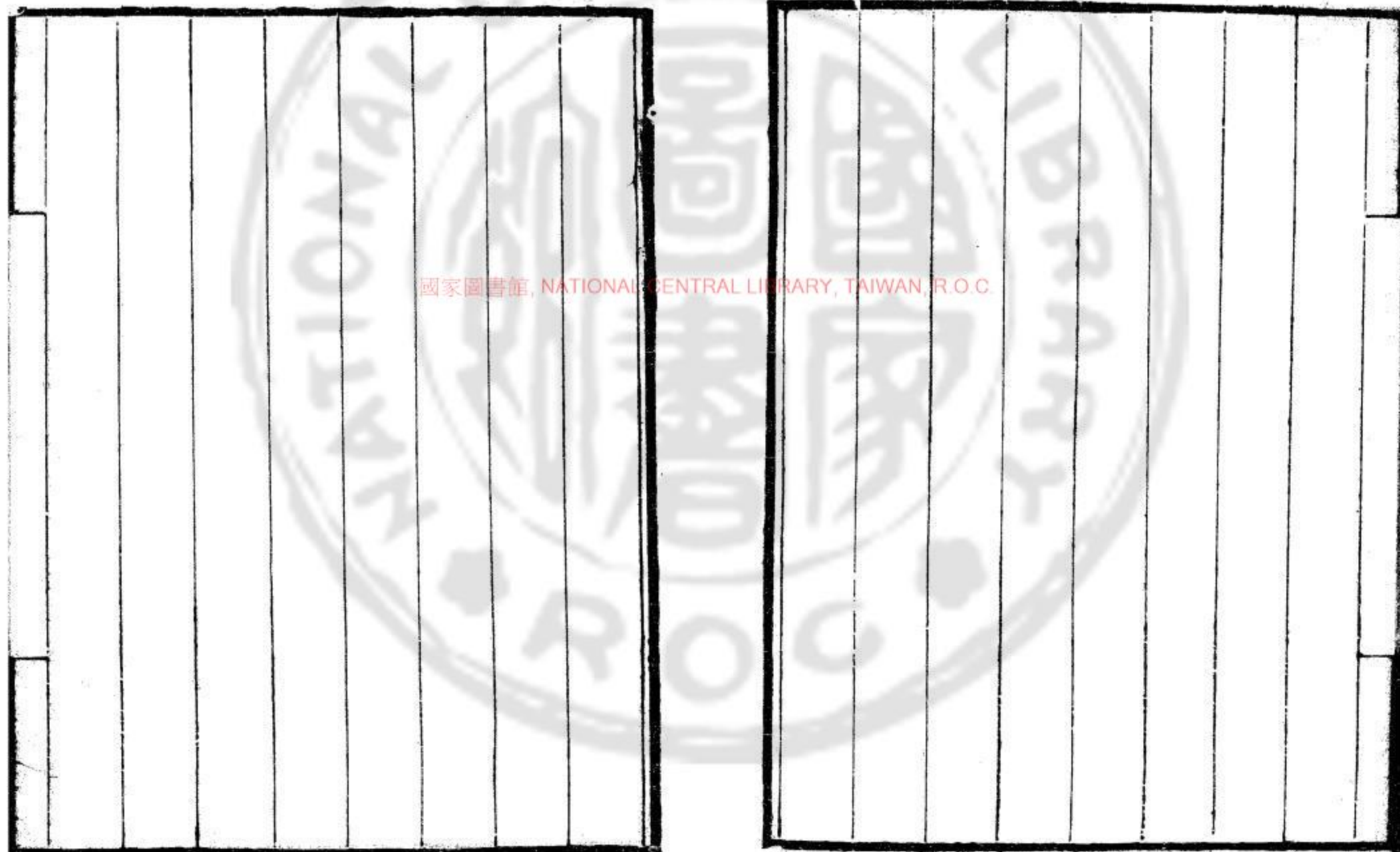
公豪俊我知命青巾女二十九

曷髀儘癡劍仙如斯淄川道士三十

黃金何勞不如袖袍俠婦人三十一

去何害好少怪解洵婦三十二

足一醉多羅礙角中道人三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思古齋叢鈔卷二

目錄

南渡三疑案

誅和坤諭旨

查抄和坤資產單

和坤獄中及臨刑諸詩

和坤寵妾長二姑輓詩

又吳知憐詩



庚申北畧

紀庚申北畧感賦八首

辛酉都城紀事

南渡三疑案 錢澄之所知錄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踪跡頗異至石
城內為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府部科道司法司
會訊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封吳王以崇禎十
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顛似狂詞連申紹
芳錢澄益等于是阮大鍼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流
之欲借此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為十八羅漢五十
三參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等皆將不免東林

後社計一細考之孫振審詞有云大悲奉是神根故
作瘋顛主使實繁有徒降提綫索又云豈是黎邱之
鬼或為專誣之醜語多挑激上怒上素不厭深究御
史高允首疏言大悲狀類瘋顛言同夢嚙先王絕矣
十二年封齊王事誣王六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理
且親藩貴重寺人驕蹇招內滋王下位迎接李承奉
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氣否至中紹芳錢謚益現
任宮詹卿貳殿有異聞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

耶謚益紹芳為疏孫馬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宏
光元年三月弃大悲於市時方有北太子一案真偽
莫辨又有偽妃童氏之事命內臣屈尚忠錦衣衛馮
可宗嚴加鞫問童氏初云河南謬云為上元妃廣昌
伯劉良佐令妻子迎候詢其始末鑿々有授良佐奉
之如后具儀送還都下上不納下鎮撫拷問乃招係
周王妃誤聞周王為帝故謬認耳上初封德昌王娶
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汝陽

陷逃民間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
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向玉皇自詣巡
按越其杰具陳奉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愠既而下諸
獄馮可宗奏其病猶命董視之童氏在獄細書入宮
年月及相體情事甚悉云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
銀車帕裹上頭逾墻而逃今忘我乎求可宗為之轉
達上弃去勿死命屈當忠加酷刑氏號呼詛誓尋瘦
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童童有言童氏周府官人逃亂

過尉氏縣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
上南奔久不相見氏遂委身民間士革勸上迎童氏
入宮密諭河南按按迎致皇子以禮臣民之望以消
奸宄之心不睦良佐童氏實非假冒懇賜曲全上
諭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為郡王有何東西兩宮
接供係照甯王宮人尚未悉其真偽朕宮闈風化所
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懲節以息為疑覽上諭
未嘗斥斥偽冒但言冒朕結髮耳則為繼妃童氏無

疑上要其失身遂弃其敝屣耶士革授外訖傳係
逆旅遊遊生子業已六歲此語太妄洛陽以崇禎十
四年辛巳正月陷詎令甲申繼四年耳安得有六歲
子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於大悲踪跡始終不明
即高御史疏詳之句是駁亦句是疑據稱狀類
瘋顛言同夢囈既入獄知當時袁指不但不托瘋顛
其指詞必有駭聽之語當事不得不加以夢囈先帝
年十二年封者王之事實矣然強孫振稱大悲奉係

神根主使實繁有徒豈能不諳典制而妄言自呈敗
漏以取誅夷耶若云諸王無十五年過鎮江之理自
派寇蹂躪中原諸藩王不及奏請而南者多矣十
四年正月賊陷洛陽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詔
宗彥大抵派宗淮泗間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詔
王獨不可渡淮而南耶至云潞王下位迎接承奉叩
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潞王近在杭州承奉一
名即玉風影有年耳妄立辨况潞王方憂濟畏潞詎

敢異詞何以默然不向但坐以瘋顛急誅之以安反
側耶事于及例詞連東林大鉞維垣業以借之以興
大獄孫振方罔百計煅煉豈申錢一辨疏可免士英
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亦何所不惜不願深究其
中顛末張士英未免竊歎大鉞維垣輩固不能知也
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持鳳時有以
居民歲王印首去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
持去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占士英初不相識

果德昌耶死德昌耶但據王印所不以為世子耳國
家後遂擁戴正位以徽援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
或云齊庶宗或有見語楓樞者去吾嘗遇齊府宗室
言中州之亂語藩流離至白下改名姓乞活者不可
勝紀亦有仍稱吾宗与序行輩者宗正少有資遣即
去則大悲者亦其流耶今指為齊庶宗因誣為妄稱
齊王亦以此故耳宗會審時以帕蒙其目人不得見
供語秘密與人宗知有言其供稱者封郡王未嘗言

封齊王也。然但以郡王叩闕乞封，豈緊非分而斥為妖僧，致之於死耶？御史認其語似夢嚙，則必深犯忌諱，不可以上聞者。士華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為世子，猶未能實信上之果為德昌耶？上不歎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論者言當時但使童氏得遇大悲，其事即止矣。童氏但知德昌接位，以故妃詣闕求見，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世子應屬德昌，不知今上之業已為德昌也。童氏既下

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婦，何敢復生非世上耦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述情事，涕死掖庭。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面訊之，豈不惟上不可見，太后亦不可見者耶？童氏既不實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北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皆暗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至今人不可見信。少年初至畱都時，馬士英亦未敢決以為偽，但設斂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偽者王鐸也。鐸不過效擊隼，不料

此收黃犢車以自附通經學古者耳以方拱乾之言
為據此不足以為三尺童子矣拱乾占大鉞至文且
名掛逆案待命吳門一旦大鉞招入都許為滿雪還
其系良以拱乾之生平卜之其不難斬先帝之血乞
而牽馬既之袁指去決矣東宮出聞去弘光元年冬
幾時豈有少年於眾中望見拱乾即指彼髯者呼為
方先生而東宮面貌言動拱乾反不識耶其真與偽
一見立辨乃不置一語所以誦讀時瑣事為向母誦

記與不記不足深誦即少年所言於是而拱乾者以
為非當時直講只拱乾一人在列庸更有一人從高
為之佐證耶蓋與汝好熟高以乞憑證之事坐之以
偽使莫從申辨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圍於前指宮殿
名目及帝后御居各一差謬字有應天推官預審出
語人曰即非真亦深諳大內事者士英初諫令大瑞
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於城外僻處以先帝保赤
二王庚甲及宮廷制度詰之如侮冒必不能悉令既

皆悉矣鞠向汁窮楊維垣乃揚言於朝云駙馬都尉
王昺姪孫之之明貌類太子固表宮中事士革以其
言入奏從此遂稱為王之明前屬審時未聞有是語
也江特素繼成疏言王昺不是富族高陽未聞居害
豈有父兄羣從何事隻方流轉到南楚旣何騰蛟亦
疏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王侯多北來之人何無
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豈以王之明改云係駙馬姪
孫非國戚安得入宮省悉大內事辭之明貌類太

子內廷諺奄及東宮舊使豈有不知者未言及何以
維垣獨知此說獨出於維垣之口即維垣揚言時亦
祇係揚度之詞何以遂標為定案性士英疏有云聞
東宮睿質凝重不輕言謔此人搢紳不可方物以此
致疑少可矜耳然凝重搢紳方拱乾所當知者辨認
時何不以辨其真偽乃取漫言証據者而以為偽人
誰信之乎北兵至孫王命少年坐重安上携以北去
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死終未嘗正其為偽也豈

嘗謂大悲奉未不可知而決為就藩之郡王也童氏
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叔妃也少年之東宮
不敢必而信其決非王之妃也三女執案漫記語此
以待後之論定也

誅和珅諭旨

嘉慶四年正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和珅受大
行皇考特恩由侍衛添擢至大學士左軍機處行立
多年叨沐 殊施在廷該員年有其比朕親承付託
之重前猝遭 皇考大故苦塊之中每思誦述所云
三年年政之義如我 皇考敦天法祖勤政愛民實
心實政蔭海內外咸所聞知方將垂示多年永為家
法何止三年年政至 皇考所簡用之重巨朕斷不

肯輕為更易即如獲器在茲稍有所原猶未嘗不思
保全此實朕之存衷自必仰蒙 昭鑒今和坤情罪
重大並經科道該臣列款奏實有難以刻貸是以
朕於恭頌 遺詔日即將和坤革職拿回臚列罪款
特諭衆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 皇
考冊封立為皇太子尚未宣布諭旨而和坤於初
日即至朕前進進如袁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
上年正月 皇考至園明園召見和坤伊克驕馬直

進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年父年君莫此為
甚又因腿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
衆目共睹毫無忌憚並將出宮女子所為次妾罔取
庵恥年來勦辦川黔教匪 皇考時望軍需刻
縈宵旰乃和坤于各款軍營進到奏摺任其延擱
有心欺隱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前奉 皇考勅旨令
伊發理吏部刑部步軍副因軍務銷算伊係親在是以
又降諭令管理戶部題奏事件伊竟將部務一人把

持昨冬 皇考聖躬不豫批摺字畫向有未真之處
和坤胆敢口稱不如擻去竟另行擬旨臆月向奎舒
奏擬循化輝德二廳賊番聚眾千餘搶奪哇喇喇嘛
窩人牛隻殺傷二命互青海肆行搶掠一案和坤竟
將原奏駁回隱匿不報及 皇考升遐後朕諭旨蒙
古未出痘在不必未京和坤竟不遵 諭旨令已未
出痘者俱不必未京全不似國家旌緘外藩之意片
居心實不可向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聽哀憊難堪

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欺隱不奏侍郎吳省蘭李瑛
太僕寺卿李光雲皆在伊家教飯並保列知階苗
任學政又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種種專權不
可枚舉昨將和坤家產查抄所造楠木房屋借侵
踰制其多寶室及陽段式樣皆仿此 甯壽宮制度
其圍亭竟占園囿蓬島瑤臺異不知是何居心
又所藏珠寶嵌珍珠手串式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
數倍並有大珠符御用官頂戴大又寶石頂並如伊

在戴之物伊所莊寶石頂數十餘個而整塊大寶石
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鑄之五金銀數目尚未抄畢
已有數百餘萬兩之多如此貪黷營私實從未罕見
罕聞以上各款皆係王大臣等公同鞠訊和坤供供
認不諱如此青心昧良日者君上貽誤軍國重務弄
權舞弊借妄不法而貪婪之厥盡國肥家私牛罷之
小者實屬辜負 皇考厚恩設數年來廷臣中有能
及早參奏必蒙 聖斷立置重典而竟無一人憂及

者內外該員自以 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
實則畏懼和坤藉口結舌皆朕所深知之今和坤罷
狀已著于白晷我 皇考之髮擢髮難數亦百喙難
辭朕若置之不辦何以仰對在天之靈此朕不日已
之若衷尔等封疆大臣以為何如除令在京王大臣
會審定擬外着通諭各省督撫將指出和坤各款應
如何擬罪並此外有何款疏各行據實迅速具奏
欽此

又奉 上諭吳省欽條奏摺內請將監禁賊首王三槐印行正法一條何待爾言前此未辦之故必取待湖北首逆羅氏法解到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豈有將此輩首要重犯釋放令其招降同夥之理至所稱補府李基悅諳兵法手車火雷列卦圖文學人王星能作氣按掌研易多人誑駕試者甘汝珠唐大謬前此經奏諭旨南廣言疏吳省欽為風憲之長于和坤福長安二人並乞一言舉劾自係畏中

和勢及將和坤福長安革職等因後伊為心存畏懼緘默不言茲見各科道紛紛密劾陳奏伊振憲不能不以一妻塞責而所言竟屬謬荒試問伊所錄李基能手車火雷列卦圖符之奉朝訓練之九進連環孰為何用乎作案按掌之古印稗史野史所記掌心雷也係屬邪術現竊勦叛教匪之時正當收妖言左道痛絕根株方嚴禁之不暇豈可特引而試驗吳省欽為台長不知改觀惑乎邪言妄以續奏與習邪

致書何異哉吳者欽文部嚴加議奏欽此

又奉 上諭奉日伊江河由驛遞到奏摺有寄和坤
書信伊業經閱知 大行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信內
惟諒切勸和坤節哀辦子而於朕遭罹大故並无一
字提及亦以常情而論寄信言詞自當以慰唁人子
為重伊江河于和坤則再三勸以節哀而於朕躬僅
與常具一語安之摺特將尋常地方事體陳奏不知
其是何居心昨吳熊光一聞 太上皇帝升遐之信

即專摺瀝陳哀悃勸朕躬情詞真切似此方合君
臣之義吳熊光係漢人又祇係布政使豈有良心伊
江河身為滿洲現任巡撫又係大學士承貴之子且
曾在軍機處行走非不曉事在可比乃竟如此 存
朕祝禱於和坤詞詞殷勤可見伊江河平日不知有
皇考今日後不知有朕惟知有和坤一人負恩昧良
莫此為甚伊江河着侍旨嚴行申飭並着文部議奏
仍着明白回奏欽此

又奉 上諭吏部議奉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
吳省欽條奏請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紳士不至
如此迂謬蓋伊自揣係和紳私人且在學政任內所
名甚屬平常恐被列款彈劾因而避重就輕先為此
妄謬之妻藉口羅友曰藉以遂其田園之業其居心
所巧大率不出乎此但此係誅心之紳吳省欽劣迹
尙未敗露朕亦不為已甚姑免深究即編修陳奏
謬已難勝之長之任著吏部議革職回籍欽此

正月廿二日奉 上諭昨經降旨將和紳罪狀宣諭
各將將令其議罪茲據直隸按察使胡季堂奏稱和
紳喪天良非復人類種之悖逆不仁毒國病民幾
同川楚賊匪貪黷放蕩真一無恥小人喪心病狂目
無君上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查出和紳劉州境
瑩佔妄違制及附近州縣查有違舖賞財現飭查辦
各事著該部又據連日續以抄出和紳金銀等物時再
以諭衆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

皇考冊封太子尚未宣布 諭旨而和坤于初二日
即立朕前先進如意洩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其
大罪一 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坤伊克驍馬直進
左內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老君莫此為古
其大罪二又因胆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肩輿出入
祿武內衆目共睹竟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
子娶為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勅辦川楚叛匪
以來 皇考盼望軍書刻縈宵旰乃和坤於各路

軍營進剿妄執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
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聖躬不豫時和坤毫無憂戚
每進見後出與外廷人員叙說訛笑以常喪心病狂
其大罪六昨冬 皇考常疾批章批摺字畫向有未
真之象和坤膽敢口稱不如擻去竟另行擻旨中大
罪七前奉 皇考勅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
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悉是以復又 諭令管理戶部
題奏批銷多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抄變更成

例不許部員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內奎
舒奏批循化歸德二廳賊番聚眾千餘搶奪逆賴
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立青海肆詛一案和坤令
將系摺駁回隱匿不批全不以邊務為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
和坤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全不取國
家控緘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向其大罪十蘇凌
阿兩年重駐哀遠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隱匿不

奏侍郎吳省蘭李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在在家教
讀並保列卿階苗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
人員和坤任意撤去種：支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
二昨將和坤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備修踰制其
多寶閣及陽殿式樣皆仿典 富壽宮制度其園窰
點綴竟與圓明院蓬島瓊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腑其
大罪十三薊州城堊屋然設立亭殿開置隧道致附
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家內所藏珍寶真

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並非伊庶戴之物所獲真寶石頂有數十餘個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務府所拿者其大器十六家內銀兩及衣物等件數逾千萬其大器十七且有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並有埋藏銀兩百餘萬其大器十八附京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賞奉又不下十餘萬以首輔大

臣下占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別金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贖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及珍珠手串並非縱令需索何似此輩饒其大罪二十其餘貪縱狂妄之輩尚難悉述從未罕見罕聞者著將胡季堂原摺交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林科道閱看印着悉心密議具奏如自有所見者不妨另摺封陳若意見皆同即連銜具奏至福善安祖父許煜兄弟世受 厚恩尤如他人可以其在軍機處行走

与和坤朝夕聚索凡和坤貪黷營私種々不法罪款知之最素伊受 皇考重恩常有徇侍之時若果将和坤縱恣玩法大款蹟據實直陳較之他人舉劾尤為確鑿有據 皇考必早将和坤從重治罪正法也從前辦理訥親之案何曾稍有寬縱豈當任其貽誤軍國重務一至于此乎 皇考高年不敢仰煩聖慮亦应在朕前據實直陳乃三年中並未将和坤罪蹟奏及是年扶同隱匿舞契顯然如果福長安等

在朕前有一字提及朕不肯将伊一併革職拿問現在查抄伊家產項不及和坤之多金銀珠寶數十萬但已非伊家之所有貪黷昧良竟居和坤之次着一併議罪欽此

奉 上諭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員翰詹科道等宜擬和坤福長安器名諱將和坤照大逆凌遲處死福長安與朋黨律擬斬決以正法芻因一摺和坤種々悖妄專擅器大惡極于法實辜絲毫不可貸因思

聖祖仁皇帝之誅蓋打 世宗憲皇帝之誅年羹堯
皇考之誅訥親此三人分位與和坤打而和坤之
罪尤為過之從前辦理蓋打年羹堯皆蒙 恩賜令
自盡訥親則因貽誤軍機於軍前正法今執和坤罪
狀而誅年羹堯軍打有心欺隱久竅軍營駐紮素旨
震打首級坐冒軍糧以效軍務日久未該貽誤軍國
情罪尤為重大即不與大逆律凌遲亦應與訥親之
例立正典刑此予蓋于一二年後辦理斯難究其一

錢惟現當 皇考大事之時即將和坤交決在伊固
為情真罪當而朕心有所不忍且伊罪豈浮于訥
親完未身在軍營與訥親稍異國家存有議親議貴
之條以和坤之素心昧良不齒人類難援八議量從
末減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于蓋年可貸之中免其
肆市和坤着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為國體起見非為
和坤也福長安受 皇考厚恩即居和坤之次且與
和坤朝夕聚處于和坤罪狀知之最悉且常有相對

之時如果按實奉劾罷職昭著 皇考必將和珅即
正刑誅不肯偏護和珅特罷福長安以汗費之罷印
語 皇考亦欲已高恩得 聖怒藉小忠小信為詞
不敢奉奏自朕立為皇太子後受爾言已及四年此數
年中伊常有立於內直宿不與和珅同直之時何難
自請對面或將和珅罷職臚列具摺密陳 御批如
先旨有片字隻字則此時朕不但肯將伊與和珅
一同治罪併不肯奪伊官爵乃如此終益多其誤是也

有心扶同狗彘百喙難辭現在查抄伊家內已非伊
分內之所應有若非平日肆意貪婪何從有此錢財
即照大學士等所請按律辦理實屬罷所應有但料
道中並未將福長安指款奉劾而所抄其財先不及
和珅十分之一二和珅現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
亦著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監提福長安
往和珅監所跪祝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至和琳
本年功績祇因伊奏奏福康安木植一案是以屢邀

擢用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劾奏實係陸受和珅指使
為傾陷福康安之計今和珅所抄家產查出所蓋楠
木房屋僭妄踰制於之福康安託帶木植之咎孰重
孰輕且和琳同福康安勦辦湖南苗匪亦因和琳從
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力未能辦竣是和琳于苗匪
一案有罪多功所有和琳公爵自應與議革去至配
享 太廟尤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占闕國功臣同
列印着與議撤出 太廟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

拆燬並申殷德係因倫額附公主平日最為 皇考
所鍾愛自應仰體 恩慈曲加辭恤若此時將連申
殷德職銜斥革盡于耆民於辭制亦覺未協和珅公
爵係因拿獲王三槐所白應與議革去著加恩仍留
伯爵印令連申殷德承襲在家閑住不許出外游學
連申伊綿亦著革去公爵印退侍衛不准在孔清門
行走仍加恩賞給雲騎尉世存旗當閑散差使錫爵
原係承襲傳靈安雲騎尉世職福長安獲罪候自應

斥革與傳靈安多涉着仍加恩准錫齡承詔靈駢耐
六革去侍衛不准立乾清內行走回本旗當閑散差
使大學士蘇凌阿年老龍鍾因係和琳姻親且利其
昏憒充位藉顯已才伊年逾八十起跪性艱豈能勝
綸靡之任蘇凌阿着即以原品休致至侍郎素省蘭
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和珅引用之人李光云現
患疾收着原品休致吳省蘭李潢並多人列款奏劾
但未便 列和珅俱着降為編修吳省蘭着撤回學

政不必在尚書房行走餘依議欽此

又奉 上諭從前已故御史曹錫寶曾經奏和珅
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費中厚一事彼時和珅正當
勢重薰灼之際舉朝並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
獨能抗辭執奏殊為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
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
前此所劾信屬不妄自宜加之優獎以旌直言曹錫
寶着加恩追贈副都御史銜並將伊子忠加贈及銜

給予廢生該部也例辦理欽此

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戶部郎中和鍾額饒送和坤銀五百兩革職

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奉 上諭我 皇考臨御六十年 天威遠震五功十全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邊外無不立奏蕩平他如內地亂民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不過數月之間即就殲滅從未有數年之久糜餉數千萬兩之多而尚未歲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為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寡廉鮮耻營私肥橐即如在京縉達侍衛章京遇有軍務無不營前往其自軍營回京者即平日窮

乏之員家資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有祭祖
省親省墓之事不過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此皆朕
所深知可見各路帶兵大臣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
謀利之弊試思此項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官吏而
地方官又必取之於百姓小民指膏有幾又豈能供
無厭之求此等敎匪滋事皆由平日地方官激成再
加之朘削勢必去而從賊即屢次奏報所擒戮者皆
朕之赤子無奈為賊是原有之賊未平轉驅民以益

其黨無怪乎賊匪日多輾轉追勦亡無歲事之期也
自用兵以來 皇考焦勞軍務 寢膳靡甯即大漸
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 遺訓仰窺
聖意自以國家付托有人他無可諭惟軍務日久未
竣不免深留遺恨朕躬膺 祖宗之重寄若軍務一
日不靖即一日負不孝之咎內而軍机大臣外而領
兵諸臣同為不忠之輩何以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
伊等即不顧身家甯忍陷朕於不孝之列於不忠耶

况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任伊等靡費坐耗日復一日
何以為繼又豈有加賦病民之理耶近來 皇考聖
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營奏報小有勝戰即优
加賞賜其或貽悞軍務亦不過草劄申飭有一微
勞旋經 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草職治罪 嚴旨
亦未審辦一人即如數年中惟永保曾經交部治罪
逾年仍行釋放其寔各路縱賊竄逸者何止一次何
止永保一人乎且伊等屢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

獲即鋪叙戰功從未有挫衄伊等粉飾其詞并不据
寔陳奏伊等之意自以 皇考年高惟將吉祥之語
入告但軍務關係緊要不容稍有玩飾伊等接次奏
報殺賊數千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証驗亦不過任意
虛捏掩飾帶兵各臣若稍有失利尤當据寔奏明以
便指示机密似此掩敗為勝豈不貽悞重務軍營情
弊亦非一日朕綜理庶務諸期核寔只以時和年豐
平賊安民為上端不取吉祥虛語而於軍務之事功

賞過罰尤不肯稍存假措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
大小各員務當滌慮洗心力圖奮振務全我滿州之
體於春令內一力勦辦完竣綏靖地方若仍蹈欺飾
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惟按軍法從事言出法隨
勿謂幼主可欺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又加緊傳諭各
營知之欽此初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劉墉奏叅和
坤十條着將和坤拿問交刑部收禁 欽派儀親王
八阿哥成親王十一阿哥劉墉董誥七額駙抄查和

坤之家例單具奏欽此

查抄和坤資產單

正屋十三進共七百三十間

東屋七進共三百六十間

西屋七進共三百五十間

徽式新屋一所七進共六百二十間

私設檔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間

花園一所亭台六十四座

欽賜花園一所亭台二十座新添十六座

地八千頃

銀號十個奉銀六千萬兩

當鋪十個奉銀八千萬兩號件未抄

金庫

赤金五千八百餘萬兩

銀庫

元寶五萬五千六百個

京鏰五百八十三萬個

蘇鏰三百一十五萬個

洋錢五萬八千元

共九千四百餘萬

制錢百五十萬千串文

人參庫

人參大小支未數重六百斤

玉器庫

玉鼎十三座 高三尺五寸

玉磬二十塊

玉如意一百三十柄

鑲玉如意一千一百六柄

玉帶一百三十件

玉碗一十三棹

玉鼻烟壺四十八個

玉盃十八面

玉屏一座二十四扇

玉瓶三十個

玉觀音一尊玉壽佛一尊

高三尺八寸刻雲
貴習良款字樣

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計件

共作價銀七千餘兩

內有玉馬一匹長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未

作價

古玩庫

大東珠十枚似桂圆大

珍珠真串二百三十串

大映紅寶石十塊重二百八十斤

小映紅寶石八十塊

映藍寶石四十塊

紅寶石頂金盤座九十個

珊瑚頂四百斤

鍍金八寶牀四架

鍍金八寶坑二十座

鍍金八寶屏十架

大白鳴鐘十座

小白鳴鐘百五十六座

棹鐘三百座

時辰表八十個

銀梳七十二樛

金鑲箸二百雙

銀鑲箸五百雙

銀漱口盂一百零八個

金茶匙六十根

銀茶匙三百八十根

金法藍漱口盂四十個

銀法藍漱口盂八十個

古銅瓶二十個

古銅鼎二十一座

古銅海三十三座

宋硯十方

端硯七百六塊

古劍二口

皮衣服一千三百件

錦夾單紗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

帽盒三十五個帽五十四頂

靴箱六十口靴子一百二十四雙

共作價銀八千餘兩

瑪瑙羅漢十八尊

珊瑚枱七支高三尺六寸

又四支高三尺四寸

玉盃金沙鑲木

金鑲玉 鐘一座

綢緞庫

綢緞紗羅共一萬四千三百五

破爛者未計

共作價銀一百萬兩

磁器庫

磁器共九萬六千八百八十四件

洋貨庫

大紅呢八百板

五色呢四百五十板

羽毛六百板

五色嗶嘰二十五板

銅錫庫

銅錫器共三十六萬九百三十五件

珍饈庫

內什物海味未計

文房庫

內有紙張筆札未計

共作價銀一百三十萬

皮張庫

白狐皮五十二張

元狐皮五百張

白貂皮五十張

紫貂皮八百張

粗細皮共五百萬六千張 俱未作價

應用庫

紫檀琉璃水晶燈綵各物共九千五百五十七件

金銀珠寶花餅簪釧等物共二萬八千二十五件

俱未作價

珠寶庫

寶珠一箱計五十萬

上房抄出赤金二千五百兩

夾牆內在匿赤金二萬六千兩

大珠八粒每粒重一兩 御庫所貯

大金元寶一百個每個重一千兩

大銀元寶五百個每個重一千兩

金寶塔一座重二十六斤

地窖內在匿銀一百萬兩

正月初十日在靈雲亭訊問俱推在劉馬二人身

上

剋扣軍餉二百八十萬 要官女為次妾

壓下軍前摺子五個 私放道四員

美婢五百人 大小家人八百餘人

抄出劉馬二人家私五百萬外有當舖四座古

玩鋪四間未估

附錄

和珅

元宵夜獄中作

夜色明如許，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
空暗難挨暮，牆高不見春。
星辰環冷月，綵綫泣孤辰。
對景傷前事，怯才誤此身。
餘生料與冢空負。

九重仁

十八日臨刑口占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撒紅塵他時誰汎金撒

日定有^五烟^幸後身

自注余名和坤為衆
口所讚定做何神云

又

五十年來信脚^以回頭何處自蓬瀛而今撒手清涼
界不向人間再托生

長二姑

滿洲人和^相且寵妾宅中均呼二夫人和相賜白

時賦七律三章挽之并以自悼

一自蒙恩出禁苑誰知被寵入侯門^聖參^多數載為
儔伴^營踏^子崇^邪永別分^臣罷^當誅心豈怨妾性^如新
痛弥深思量性^恐君^歸淚^滿徑^出花^房外人

誰道今皇恩異殊法寬難為罷^臣舒墜樓空有惜
亡去望^闕雞^陳替^死書^白練^一條君自了^愁腸^系縵
妾何如可憐最是^{黃昏}後^夢裡^相逢^醒也^等

掩面登車淚滿潛使^如殘^葉下^秋山^籠中^鸚鵡^歸秦
塞馬上琵琶出漢關自古^{桃花}憐^命薄^這番^萍梗^恨

緣銀傷心最是橋頭水直向東流竟不還

吳所憐

吳山人先為平陽王中丞置妾王坐事伏辜

常怨蔣侍郎賜祭以鄉憐敏于和相浚和亦查

香白晁知憐作截句二十二首以叙今昔怨

怨之情

曉妝驚落玉搔頭已未正月初八日晚起宛在湖邊

十二樓王中丞持時起樓閣飾寶玉相魂定暗傷

橋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王和妾福如河一轍

香緇入唇驚吐日和妾查封有方海珍列昇厥堂時

王妾查封危人方進燕窩湯到屋皆然與厥蛾眉

多陳凡上兵役見之紛：大嚼誤之洋粉湯屈指年多少到妾滄桑知不知

蓮南並蒂豈前因空擲夢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

地兩番空是箇中人

相期白首原多分如此紅顏亦可哀十美樓中值一

死侍郎倩我侍郎來戰內侍郎

購送和府

為憐南國教樓居寶鴨流金日校書雲板一弄紅袖
亂也未花下息肩興

玉壺金井比于清故相親題匾四明若投迷藏字避
更恍疑人在鏡中行

愛結年浪浦工支百摺湘裙單素襦金玉累方蟬鬢
蒨輪人乃浚大身珠

等閒鶯舌碎珊瑚銀奩金盤泛玉壺紅肉橫陳看石
足朝天懶去倩人扶

居然海燕更高堂所用多宏遇上方不是紅影遍異
數鄉憐十五嫁王昌

名紙千金壽美金多財只為受恩深相公說若箇人
倦馬廐芙蓉散翰林

委蛇豈作退思堂富貴安危未付量用盡鹽梅調鼎
算自家身世費平章

鼎不分明月夜魂何處保芳草怨王孫梁古紫燕未還

去誤費兒身是戟門蔣賜榮

字戟門

紗窗雨煞綺羅才
撥搯眉痕笑鬢三
十六年秦女恨
卿憐還是淺嘗人

白雲何處老親存
十五年前笑語溫
夢裡輕舟去盡

近一春款乃到吳門

一春能悔卽君才

相公有對景傷前事
懷才誤此身之句項羽雄心愧

夜台流水落花春
去也伊用有業虫
徘徊鐘鼎滿東

思耶此兩語掃席
虫收未幾身矣

朝廷何事費君才
好景年多實可哀
自向相公明月

句

相公有夜月
明如許之句

一時紅粉盡成灰

相向別蓋列星辰
廣座年非是貴臣
今日向君何處

落可知春夢未是真

冷夜癡魂掩面題
他年夜夜杜鵑啼
時莫向滄河

畔銅雀春深燕子

栖分與在何人
盡處如夢之悲
悼高初入平陽

王氏
今又十四年矣

辭城下闕閑朱
門幸免畫堂早
主恩屢寫青蘭
圖料

理可憐可恨不銷魂

從來薄命屬吳儂及不滄桑竟中金谷輸人侍墜
粉他家支婿是英雄

啼笑無心語自支可憐零落不多時夢回酒醒知何
處猶喚通房舊侍兒

紅顏自古慣沈淪待到沈淪信益真固是天王明重
寡也閨情命不宜人

庚申北畧

倭夷自咸豐九年四月兵至天津為僧王格林沁挫
衄之後志圖報復十年六月十五日倭佛二夷舟抵
大沽時僧王早為拒敵之計南北塘俱設有炮臺防
守甚嚴復於地雷火炮有土富沙姓世居此地於彼
不利陰洩其謀於夷人夷人即將所伏處一一發掘
遂登北塘或云某為所獲以及脅之乃以實告僧王
初意欲俟其登北塘以地雷盡殲之自此策不行而

夷人得計從此始二十日夷人一船進港擱淺恐為我軍所擊高懸白旗中書免戰二字旁書暫止干戈兩國交話八字並以和約我我軍遂不擊二十六日夷船得水浮動遽大進兵轟擊我軍勢甚張已初出隊至酉止新沙德興阿營失陷我兵受傷六七百人二十七日夷人由北塘進佔唐兒清七月初一日瑞國相麟奉

命帶兵一萬駐通州以備初五日夷人功陷大沽奪

北炮臺是日夷人至北炮臺下殺看守者一人餘皆驚走北炮臺遂失提督樂善中炮死樂為良將僧王素所倚重猝以身殉僧王如失左右手時僧王南炮臺未動以免北炮欲自盡

上命退駐通州大沽之防盡撤初七日夷人直抵天津佔據恒祺文俊奉

命與之講和夷人曰汝官卑何足議大事尋改

命桂相國良往議啖夷索銀八百萬兩哂夷索銀四

百萬兩約先給銀貳百萬兩始允其請後以需索現銀遲迴不決而夷兵日逼通州矣於是京師戒嚴分派滿洲各員在十三門帶兵分守二十七日
上欲巡幸木蘭

硃諭曰朕揆時勢夷氛雖近尤應鼓勵人心以拯時艱即將巡幸之預備作為親征之舉着惠親王等傳諭京城巡守接應各營隊若馬頭通州一帶見伏朕仍帶勁旅在京坐鎮共思憤興鼓舞諒不滿萬之夷

兵何患不殲除耶將此交王大臣同看百官交章諫阻乃止二十八日復奉

諭曰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嘖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源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民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且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鑿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亦當共諒所有軍營備用車馬着欽派

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八月初一日夷兵至張家灣河西務移近通州

上復命怡王載穆蔭往議和初二日在通州之東嶽廟設盛筵請夷酋巴雅哩艾嘉畧會議賓主四人並列四席巴雅哩至即叱曰賓主席豈容並列命撤主席旁坐酒數巡巴雅哩曰今日之和我須面見爾主却不能跪怡王曰我國之禮見皇上自王大臣以下

無不跪巴曰我非中國之臣也安得跪久之穆蔭商之怡王曰事宜從議遠力不為皇上見或亦可耳又久之巴曰我國奉天主是天子我是天子之使與爾中國主應以敵體禮見面交和約怡王拂然爭之不決又久之穆蔭請之怡王曰王且退再議怡王與穆蔭同出留恒祺在彼候信恒祺者前任粵關監督六載與巴習識者也巴忽曰我須眠備好卧具來恒如所請宵分巴仍熟睡乃還報怡王黎明使馳告恒曰

事決裂矣汝速往見額爾唵額爾唵者夷國所謂全權大臣也時駐通州城外額拒不見而夷人已開仗矣怡王乃密告僧王拴巴雅哩等九人紮回京師黃宗漢請殺之翌日械繫刑部獄初六日勝保中火鎗傷回京僧王師移齊化門外初七日齊化門閉初八日已刻

上啓鑾巡幸木蘭扈從者惠王敦王醇王端華肅順軍機穆蔭匡源杜翰及六營而已恭王仍留海綻端

華所遺步軍統領命文祥署理是日都門俱閉內外城隔絕六部九卿無能入署辦事在民心惶惧初九日諸大臣商之步軍統領暫開宣武門及西便門以通往來是日止開辰巳二時初十日正陽門半開晌午即閉如故團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尚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集中州會館議增練勇局局設梁家園司其事者前侍郎尹耕雲諸人也十五日奉諭留京王大臣派豫王義道桂良周祖培全慶始知

上暫駐密雲之羅山。傳小軍機六人曾協均等。赴行在十九日。彰義門亦半開。自初八日閉城後。城外米蔬不得入城。百物頓增倍價。城中遷徙者十之七八。城門擁不得出。司城者又索錢始放行。車價頓長數十倍。遠行大車。有需銀百兩。近亦需銀數十兩。大小車城市一空。銀每兩或值二十餘千。若欲以錢易銀。則並無有也。錢票取錢六七折不等。二十日商人樂姓平泉開同仁堂者。邀集商客。備牛羊千頭。往夷軍

犒師。請和時。夷人駐通州八里橋。巴雅哩之在獄也。恒祺見之。遽請釋其縛。至是請和。乃館之高廟在德勝門內。以禮接之。二十一日。夷人有照會來云。此係大事。豈商人所得與聞。須恭親王來說話。又批商人稟云。大英國欽差大臣伯爵額批。據稟公備牛羊果品等。前來送禮。本國向不收受禮物。如為貿易起見。着本國弁兵照市價公平買賣。至和局之議。該商等如有所見。可向貴國欽差大臣恭親王稟知。商辦因

係中外國大事也。此批其實牛羊等物皆夷人掠去。並未給價。二十二日僧王移軍迤北。夷人自朝陽門即齊化門向北繞道至德勝門。薄暮經過海鏡。恭王避走。是夜德勝門外火光燭天。海鏡被焚。二十三日僧王軍潰。二十四日夷人僭居園明園。晌午恒祺送巴雅哩還軍。約翌日議和。二十五日夷人燬園明園。盡掠御花器物。移軍安定門外。有照會來云：須恭親王面議。以三日為限時。恭親王避居長興店。瑞相國

文統領亦往。二十八日。以我國無復函。又來。昭會云：定於二十九日午刻。帶兵入城。準開安定門。進代司管鑰。不爾則用炮攻城。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備夷館於國子監等處。具供帳。請夷人。入午刻。夷酋巴雅哩帶百五十人入城。不進館。不赴宴。經紮營門內。遂據安定門。策馬登城。架炮於城樓。皆向內門外民居。皆為灰燼。嗣後夷兵陸續進城。不計數。夷人出示。城關令居民遷避。炮火與居民並無擾害。環觀者不禁

溯自六月夷人至天津夷兵及所帶廣匪不滿萬數而我軍幾及十萬乃兩月以來摠未與之一戰輾轉退避以致夷人深入開門入都大抵皆主和議之說也九月初二日恭親王移居彰義門外之天甯寺時夷人許和仍照前議又增設條款其大要者四一需現銀二百萬兩餘銀陸續扣稅作抵一天津馬頭通商一京師城內建造夷館喚臣駐紮一隨往各處行天主教

上已駐蹕熱河有旨僧王草爵瑞麟草職因夷人突至海縱燬園不能攔截故也步軍統領改派瑞常六部九卿會銜奏請派恭親王面定撫局初四日奉諭已諭恭親王擇地駐紮斷難入城議撫是日夷人因前被俘二十餘人分交各縣監禁內死二十一人忿甚再燬園明園未盡殿宇及萬壽山至泉山昆明湖各處自初四日晚至初六日大日夜不息烟焰蔽天又需索撫卹銀五十萬兩尋奪怡王府居之初九

日給以卹銀如數恭王移進城內法源寺初十日准
在禮部署恭王與夷人兩交和約夷人忽辭以翌日
未刻巴雅哩先來巡視一週疑有伏也十一日恭王
率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尚書趙光陳孚恩侍郎畢道
遠宗晉各官赴禮部留兵正陽門外止帶護衛而入
未刻喚酋額爾噶巴雅哩盛設兵衛鼓吹前導皆夷
樂乘八人輿至禮部堂上鋪璣瑜張燈彩上方左右
席六筵旁各二十席恭王與夷酋左右坐各官旁坐

夷酋初見免冠免冠即首禮也恭王拱手巴雅哩立
而後言尚不至悖慢內有女夷三人乘輿入座或云
即巴雅哩等妻也巴雅哩言語可通餘皆不辯交見
後畧叙數語一茶而罷十二日拂曉亦至禮部堂交
和約隊伍整齊乘四人輿者二人有女夷騎從並有
女樂如打花鼓式雜鼓吹中文見亦如喚夷凡夷館
中供帳由順天府承辦甚為豐腆夷又需索牛羊約
共千頭及羊皮衣三千件尅期而得及購辦後或收

或不收厥性無常也按暎夷和約給銀八百萬兩現交銀一百萬以兩月為期除前廣東賠項銀二百萬兩外仍給銀五百萬兩每三個月交銀一百萬兩暎夷和約亦給銀八百萬兩現交銀一百萬兩以兩月為期其餘七百萬每三月交銀百萬俟現銀交出後俱即退兵至天津大沽從前特派駐華大臣等議作罷論十三日巴雅哩於國子監設席宴王大臣作答禮十八十九日暎夷陸續退兵出京恭王具奏請

上回鑿二十一二十二日暎夷亦退兵出京有仍留四百人之說二十三日恭親王出示通衢刊布暎國和約五十六條後附廣東專條一又新增九條前書大清皇帝後書大清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並行書大暎君王後書大清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並行書大暎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各條款議發各省督撫故未錄抄二十五日又刊布暎國和約四十四條新增十條前書大清國大皇帝後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

紀庚申北畧感賦八首

絕域要荒拱

帝居

天朝聲教訖扶餘威彰捷伐商圍式議主和親漢計
疎弭釁無人慚陸賈守關有將罪奇舒堪嗟十萬貔
豸士班馬聲同戰壘虛

占象由來凜履霜麟經曲諱紀河陽四時政獵崇秋
獮九塞巡行重朔方

聖主有心臨五柞儒臣無筆賦長楊那堪宮闕重回
首烽火連天失建章

城下之盟古恥之開門延敵此何時不堪豕突馳關
禁無獸狼貪困度支自昔籌邊紀青海而今爭長到
潢池徵軍視若尋常事孰識春秋大義詩

水衡百萬盡膏脂歲帑頻增國計危安得澶淵來寇
準豈知軍府見鐘儀北門管鑰他偽寄上國衣冠我
亦嗟差幸飲河鷄腹滿求成即約許班師

祝釐廣樂奏鈞天五夜宮中鞠部傳燕寢霓裳宣法
曲漁陽鼙鼓雜哀弦難隨舞象循階例空見銅駝籍
草眠他日開元話遺事不勝涕泣李龜年

金臺引領屬車塵立國從來不患貧朝有愈人恒亂
政世無良吏即殃民清談安用王夷甫濟變應求溫
太空此日朝廷當痛哭賈生書合萬言陳

十載東南付陸沉干戈滿地愴尤深蘇臺烽火連千
里笠澤音書抵萬金縱有室家皆瑣尾傳言父老更

驚心李鷹莫慰尊鱸思淒絕愁聽半夜碁

無何搔首問蒼蒼人事天心豈渺茫太史方徵瑩入
斗下民猶仰日當陽紅羊劫後餘灰燼朱果銜來永
吉祥長白山頭占玉氣累朝仁澤卜其昌

辛酉都城紀事

咸豐八年九月中旬彗出西北長亘天直貫北斗犯文昌上將光芒散漫寬數丈烟爍有声列宿無光月餘始滅是月楚軍乘勝謀功安慶至三河鎮為賊援軍所襲全師戾沒統帥巡撫銜李續賓與鎮將百餘員死之江南軍亦亡提督鄧紹良並總兵以下數十員皆百戰良將也而是冬京師遂有科場關節之獄蔓引株連新舉人及牽連而死者已二十餘人怡親

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

即端華胞弟

雅與是

科正主考大學士軍机大臣柏復不合鍛鍊周納必欲置之死地柏復遂奉旨下獄矣至九年二月竟以莫須有之事兩歧定讞上聞處斬西市天下寃之於是載垣等三人勢傾中外朝之公卿大夫無不側目重足不肖者或諂媚希榮干進焉十年夏六月島夷英吉利等國師船數百艘犯天津之大沽海口報九年五月之敗也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

沁拒之不得進夷人乞和載垣等力主和議欺商朝廷詔僧王撤兵王力陳夷情詭譎不可信且我士馬精強守備完固待其懈而擊之可大克也何必和以啟其要求廷臣亦多主戰者秋七月熒惑入南斗上召僧王來京計事至則許夷人和命幫辦軍務直隸總督恒福撤沿海防兵回天津蓋載恒等之謀也夷人乘間登大沽焚掠我軍返旆救援因失地利敗績夷人遂突入天津官軍退扼通州京師戒嚴載恒

等憂懼潛勸 上以木蘭秋獮為名出幸熱河避之
密飭順天府尹僱備民車一千輛語洩人情洶洶百
官相繼上疏力諫中止惟都人士仍訛言未已八月
初一日 上下詔宣布且言令順天府僱車者備遞
供兵差耳着即發還以釋象惑初三日夷人長驅深
入初六日勝帥帥師迎戰於都門之八里庄賊火器
精利勢甚銳勝帥親冒砲石督陣中飛砲墜馬夷人
乘之我軍畧有傷亡勝帥當帶傷收隊時 上駐蹕

圓明園肅順已升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恒
端華聞報錯愕不知所為即潛遑遽導 上前密議
外廷無知者初七日早 上率後宮出狩熱河扈蹕
僅載垣等三人及宿衛圓明園侍衛禁旅而已百官
均不及從事起倉卒沿途州縣不及供帳後宮有一
日不得食者或買道傍餅餌糜粥食之按熱河即古
之灤河距京師四百二十里古北口一百九十里本
孛顏衛地 國初內屬雍正元年設熱河廳十一年

置承德州乾隆四十三年升為府有分巡口外熱河

道並熱河都統駐守自熱河西北二百一十里為多

倫泊圍號秋獮木蘭

仲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曰秋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圍場

哨鹿云

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即胡元上都遼金

上京中京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地也康熙二

十餘年蒙古獻其地規為圍場自是每歲舉行秋獮

以師兵為營衛凡內外蒙古汗號札薩克者悉率所

部朝覲分班扈獵

天子親御弧矢三驅田禽以示

講武綏遠意嗣因游牧草地止設帳殿網城無城郭

宮室非乘輿所可久駐遂於四十年建避暑山莊

於熱河為秋獮駐蹕行宮乾隆嘉慶歲歲舉行睿

皇帝即崩於山莊惟雍正十三年無之成皇帝即

位以道遠勞衆亦廢不舉迄今四十年矣宮殿傾圮

榛莽縱橫車駕至則命熱河都統關草萊加修葺

而駐蹕焉惟行宮湫隘百官之後至應入直者無直

廬可托皆僦附近民舍而居且塞外苦寒九月即如

內地之嚴冬 上忽忽不樂擬遷都關中 密詔陝西巡撫西安將軍相度地基嗣料量建造宮殿及文武百官公廨需帑千萬而止會夷人退踞天津京師大定留京王大臣奏請 回銮 上將從之載垣等多方沮止乃 詔明年三月回京至十一年春二月又改期秋間夏五月二十四日彗出西北長數十丈掃紫薇垣犯四輔幸逐日減縮至十餘日而滅時上已得疾不豫載垣等諱之不令外聞秋七月十六

日壬寅 上疾大漸 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 今上為皇太子越日癸卯辰刻龍馭上溟四海臣民無不哀痛欲絕載垣等無戚容輒矯 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自為贊襄政務顧命大臣又禁遏留京恭親王等不得奔喪嗣是凡有 詔旨悉出載垣等之口令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 皇太后御覽台諫

有彈其私人者亦揆奏不通權勢燠灼尊無二上中外駭擬八月初十日御史董元醇奏言 皇上冲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艰軍國事重請 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載垣等見之滋不悅明日 上隨 皇太后召見載垣等命下詔即照董元醇所奏行載垣等勃然奏辯謂臣等係贊襄 皇上不能聽命於 宮闈詞氣傲侵目無君上退復矯 詔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机處

調 旨駁斥且屢言近支親王不可召見意存離間而三人中肅順猶狂悖 御座則擅登為戲禁闈則出入自由又私取 乘輿器物遇 宮中宣索應需物件則留難遲迴無端自請分見 兩宮 皇太后於召對時詞氣之間互為抑揚欲嘗試構隙以重己權 兩宮積不平一日載垣等面對以所掌職事殷繁因贊襄政務夙夜不遑頗難並顧自明勤勞 皇太后即詔罷其所管火器營健銳營步軍統領諸要

優

職外示禮寔奪其兵權也而載垣等始懼既自念

口含 天憲手握 王章 行在諸臣皆其心膂上

幼冲 兩宮嬭人耳何能為役仍恣睢自如九月二

十三日 大行皇帝梓宮回京 上恭送登輿後先

奉 兩宮間道旋蹕留京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

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聯銜奏請 皇太后垂

簾聽政 兩宮並崇又請派近支親王輔弼在外則

欽差大臣兵部侍郎勝保相繼奏至乃 命恭親王

議政從人望也垂簾禮 詔大學士會同六部九卿

翰詹科道準今酌古集議以聞十一月初一日

回鑾 召見恭親王等 上南面稍東地坐 兩宮

亦南面坐稍北 皇太后面諭載垣端華肅順種種

跋扈欺凌狀泣數行下 上顧曰何嬭上在宮中呼

奴輩既如此負恩即斫頭可也請勿悲遂密定計收

治以穆蔭等皆其黨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

兆霖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璽鴻臚寺少卿曹毓英

為軍机大臣而載垣等不知也翌日恭親王率桂良周祖培文祥進宮待詔行事適載垣端華已先至見即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恭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抵攔王巽辭謝之卻立宮門以待頃之詔下命恭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特向載垣等宣示載垣等肆言我等在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又言誰敢然有衛士數人向前

將載垣等褫去冠帶擁出宮門尚問肩輿僂從何在或對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因護送梓宮在密雲未至即遣使飛騎收捕肅順聞收者至閉門不納使者毀外戶而入又遁入臥室抵闕拒之大肆咆哮復毀戶入則見肅順與兩美人居焉遂械繫至京亦交宗人府幽之肅順見載垣端華怒目狂言謂若等不聽我言致有今日不知可指何言聞者皆裂於是諸臣會議載垣等爰書具奏請均

照大逆凌遲處死初六日 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
比為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示知中
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奉 皇考升遐
即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寔則我 皇考彌留之
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贊政務
之 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

旨擅自主持 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亦敢違阻不行
御史董元醇條奏 皇太后垂簾等事宜載垣等非

獨擅改 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
能聽命於 皇太后伊等請 皇太后看摺亦係多
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
親王等不可 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
罪狀也肅順擅坐 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
由目無法紀擅用 行宮內 御用器物抗違不遵
并自請分見 兩宮皇太后於 召對時詞氣之間
互相抑揚意在構衅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

均經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面諭政王軍
机大臣逐條開列宣示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据該
王大臣等按律拟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 召
見政王奕訢軍机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
寶璽鴻臚寺少卿曹鼐英惠親王 愷親王奕諒醇
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譔睿親王仁壽大
學士賈禎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
名有無一線可原茲据該王大臣僉稱載垣等跋扈

不臣均屬罪大惡極於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
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悉應棄市能無淚
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
皆 列祖 列宗之罪人非獨欺凌朕躬為有罪也
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為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
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 皇考寔無是 諭若不
重治其罪何以仰副 皇考付托之重亦以飭法紀
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遲處死寔

屬情罪所當惟國家原有議親議貴之條當可量從
末減於姑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市肆載垣端華均
着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豐刑部尚書綿森
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屋傳 旨令其自盡此為國家
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
狂謬較載垣等尤重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決
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肅順着即加恩改為斬立
決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

刑以為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為國戚緘默不言
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
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
次在情節尤重該王大臣前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
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均屬罪有應得
惟以載垣等兇焰方張受其箝制均有難與爭衡之
勢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即革職仍
留公爵并額駙品級免其發往兵部尚書穆蔭即革

職加恩改為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
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佑瀛均看草職加
恩免其發遣是日載垣端華自縊於宗人府驅肅順
至西市斬之即昔年陷柏後伏法處也觀者萬人異
口稱快時有詹事府少詹許彭壽上封事請治奸黨
命議政王傳 旨令其指出黨載垣諸人寔跡許彭
壽遂劾烈以聞 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
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党援諸人寔跡嗣

据明白回奏形跡顯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最
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
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噴有煩言陳孚
恩於上年七月 大行皇帝發下 硃筆令諸臣會
議 則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即有竊負而逃遵
海澳而去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
不共聞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
孚恩一人先赴 行在是該尚書為載垣等之心腹

即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 皇考召見時即以危詞力阻 回銜追聞 皇考梓官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為意存迎合載垣等家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声名如此狼籍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厠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看草職永不叙用以為大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

交通寔据而或與往來交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象人耳目共聞何能置之不問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着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許彭壽糾彈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頽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為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無須再以查辦党援等事紛紛陳奏致啟訐告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極

習朕寔有厚望焉大哉 王言從此朝端肅清中外

鼓舞矣初九日甲子昧爽上御正殿即位禮成大赦

改元以明年為同治元年

先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歷矣茲因祺祥二

字意義重複故改之

先是欽天監奏日月合璧五星聚于

張八月初一日辰刻

是日復天氣晴朗晴

前後多陰晦

祥雲繚繞

共指為 中興萬年有道之瑞天下欣欣望治焉且

設政恭王人望久歸今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但

吐哺握髮延訪俊髦勤求治理不使賢不肖襍進混

淆則成周之治四夷賓服海不揚波可立而待也

野乘氏曰庚申島夷之入寇也論者謂當上年擊敗

之後彼已氣沮攝我兵威朝廷但以兵事專任僧王

不從中制不特鯨鯢未敢窺岸且可擠之大海之中

使片帆不返責令還我廣東省城也乃載垣等惴惴

焉顧身家忌僧王有功莠言虛張賊勢惑 主聽訖

和自決海上隄防自壞門庭藩衛而縱之入一誤也

寇既深入若 車駕鎮定不動京城之雄百官之衆

當是時大司農有銀二百萬

是春因京餉降罰近京各省撫藩故此時解部

頗京倉兵米足支二年

時南漕已提滿漢禁旅十萬前海運到京

有奇各有鬥志但令九門堅壁不戰通州一軍馳赴

天津扼其歸路焚其兵船三省

山東山西河南勤王之師分

守近郊以防奔突彼欲戰不許欲歸無從譬之魚游

釜底獸落阱中束手就縛直旬日間耳乃載垣等不

知兵倉皇導上出行再誤也一誤再誤以致京師

大亂官民紛紛逃避踵相接肩相摩也巍巍帝闕

幾空無人於是土寇蜂起夷人因其鄉導遂直薄都

城矣俄頃而淀園焚矣俄頃而外城入矣宗社之

危一線勢不得不許其要求以紓目前急難則載垣

等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然聞之掌故我朝武功之

盛遠邁漢唐如青海準噶爾瀚海諸部落漢帝唐宗

所不能臣者國初皆興蹙其牙犁其穴郡縣焉藩

服焉可謂武暢四海威震百蠻矣是以康熙乾隆間

天子休木蘭秋獮駐蹕灤河大會內外四十八部蒙古

頌封賞維時諸部大小汗近者千里遠者萬里乘異
獸跨明駝頂佛環耳絡繹來朝無慮千百國穹廬羶
帳彌漫木蘭咸稽首山莊駿奔執事維謹雖夏禹塗
山之會無以加焉猗歟盛哉孰意後世徧於海之鱗
介小醜為周之岐山良可慨已詩云誰生厲階其載
垣端華肅順乎或曰載垣等前之誤國洵有罪矣後
以同姓王侯之尊出納王命僅古者尚書之職謂之
跋扈何也蓋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惡其專

也載垣等以疏遠宗人紈袴膏竟代行 天子事
擅王言柄生殺予奪其專已甚誅可緩乎昔漢昭帝
年十四辨明燕王等構陷霍光舉朝驚為神異故班
史豔釋稱之今我 皇上聖齡未及昭帝之半而燭
載垣等之奸不動声色數日之間懲誅殆盡則天縱
天亶過漢昭遠矣將見異日政治當與三五比隆豈
僅元鳳漢昭中年號中之國富兵強四夷畏服已哉若夫政
權所歸趨之者如流水固庸衆之常本無足怪惟是

陳孚恩者江右人道光末曾以侍郎出使山東

命署巡撫而東撫例兼鹽政初視事商人必有餽獻
所謂免封銀是也孚恩謝不受未幾部使者清查東
省鹽綱虧空事發覺歷任撫臣受者悉削籍獨孚恩
無之上聞成廟嘉其廉介特御書清正良臣四
字賜之咸豐初又與權貴訟禮廷爭不屈乞養歸
天下翕然稱焉黃宗漢閩人咸豐中建節浙江蜀粵
亦強直有方面威名先帝御書忠勤正直褒之豈

非錢中錚錚者乎詎均晚節不終入奸黨受白簡之
糾彈留青史之譏貶惜哉嗣籍肅順家獲陳孚恩手
札有不臣之語復遠詔遣戍口外家產籍沒入官
與黃宗漢所賜御書均追回

思古齋叢鈔卷三

目錄

恭親王降爵復爵諭旨

奏開船政局疏

禮部奏請考試算學摺

科場杜弊疏

嵯縣雜匠戕官疏

答余軍門議和書



上張中丞論日本事書

查勘臺灣煤山復稟

籌洋三策

恭親王降爵復爵諭旨

同治十三年七月三十日 硃諭傳諭在廷諸王大臣等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每逢名對恭親王時言譁之間法多失儀著加恩以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併著撤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此欽此

八月初一日 上諭朕奉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

后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經降旨

將恭親王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併革撤革
去貝勒郡王銜在恭親王於名對時言所去儀原屬
咎有應自惟念該親王自輔政以來不怠勞勩足錄
著加恩賞還親王世襲罔替革撤貝勒郡王銜一併
賞還該親王當仰體朝廷訓誡之意嗣後益加勤
慎宏濟艱難用副委任欽此

奏開船政局疏

左宗棠

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
江南山東直隸

盛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
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
遷則百貨萃諸屢肆匪獨魚鹽蜃蛤足以業貧民航
艣水手足以安游象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
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

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况我

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颺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夕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寢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

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閭閻蕭條稅釐減色富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欄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為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

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須脩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
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
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
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為欲防海之
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
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
有而中國不能倣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
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

口羅星塔一帶開槽濬渠水清土實為粵浙江蘇所
無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眾
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
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
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為百機器既
備成一船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
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遙衛津沽由
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鎗炮炸彈鑄錢治水

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辦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由局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給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

握如慮籌集巨款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為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款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約須五六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多迨三四五年則工以熟而成船多而費亦漸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

餘萬兩五年之中

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八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尚未為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為船主者即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游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

不可勝用矣且臣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為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為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刻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為長勝之軍近觀

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即踴躍攪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誇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

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

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即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即罷畚築治軍者慮歲役之

無日即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

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
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
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
即以鎗炮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為炮施放藥彈之製
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
名

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即被
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即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

者即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鎗開花砲等
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
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為失體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
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

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胡事者每涉獵
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
事於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
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

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
鑄掇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為監造以
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勦未暇及
也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
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
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勦
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
返講論漸得要領日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

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高妥後再具摺詳陳請
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奉講雇輪船

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伏乞

聖鑒

續疏

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各件業
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遂加覆核均
尚妥洽所有鉄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廨工匠

住屋築基礎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
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船槽尤為
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鉄板運來船廠
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
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即回法國
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
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
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

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穎悟通文字義子弟入
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一俟船廠造成即先脩造
船身庶來年機器輪器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
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中國匠作
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
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觔小輪船
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觔均照外洋兵船式
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

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畫一應將關稅每月協撥
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疑存儲以
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四萬之數
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敢不盡者茲局之設所
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受授
為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
其事較雇買為難其費較雇買為鉅臣德薄能淺不
足為其難又去閩在即不能為其難當此時繼舉盈

之際凡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
海疆非此兵不能強民不能富雇募僅濟一時之需
自造實無窮之利也於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
所不辭然而特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
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
微臣尚有以自解設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即解造
輪船不能自作船主曲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
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

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於買價一倍於大局仍小裨益責以糜帑咎何可辭凡此皆宜預為綢繆而不能預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愛臣疑即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為臣慮局外阻撓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臣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成如

有差謬當自請

朝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鈔咨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謹會同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

禮部奏請考試算學摺稿

禮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軍機處片交聞
浙總督英船政大臣沈等附片奏稱水師之強
弱以船砲為宗船砲之巧拙以算學為本西洋
砲船愈出愈奇幾於不可思議實則由厘毫絲
忽積算而來算積一分巧逾十倍故後來居上

耳我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幾務餘閒旁及象數當時儒
臣梅文鼎等親承

聖訓類能與西人上下議論近世通梅氏學者尚不
乏人而經生成一家言言無實証欽天監衙門
墨守推步成法於理無所發明今

朝廷於閩滬造船津門造砲可謂備矣然工匠依圖
仿造縱盡得其所當然亦步亦趨勢且不及京

師設同文館閩滬兩廠均設學堂以講明算法
可謂求其本矣然精通算學者必不肯輕去其
鄉以遠涉重洋雜出商賈間者所指授皆膚淺
之說未必有精心妙理即或募人赴西國就學
而應募者多飄泊無賴荒陋不學之人雖費歲
月糜重資熟其文字言語不足以傳其秘臣等
再四籌商合無仰懇

聖恩特開算學一科誘掖而獎進之使家有其書人

自為學其專長是學者內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工二部外而水師關權蓋糧諸衙門及船砲各局差使均以不可少之才處適相當之地其本係正途出身兼通是學者尤宜別加優異以示殊榮使以其學印証船砲要工及駕駛核算各事宜一一曉然於所以然之理庶幾精益求精等語軍機大臣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當經臣部以算學係隸國子監行查去後茲據國子監將設立算學案據及現在辦理章程聲覆前來臣等查算學一門權輿隸首而詳於周官之數九周末疇人子弟失官分散書籍更遭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闕佚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洪維我

聖祖仁宗皇帝聰明天亶薈萃中西算法

御纂數理精蘊一書加減乘除凡多寡輕重貴賤盈

胸無遺數比例分合凡方圓大小遠近高深無遺理徵其用則測天地之高深審日月之交會察四時之節候較晝夜之長短以至協律度同量衡通食貨便營作無所不統於雍正元年鑄板頒行以為天下萬世法良以算學所係理奧數深學者束髮受書即當從事於此以漸進於廣大精微之域而為

國家異日有用之才故其時並不另立科目致令分門別戶專為一家言也迨日久廢弛士大夫得粗遺精往往目為小道或鄙夷而不學或則學或學而不精若特開是科竊恐未能研究於平日安能應試於臨時昔康熙年間楊光先與湯若望賭測日影於

午門九鄉無一知其法由是以推將不獨應試者人數不敷即立試者亦恐驟難其選至若定以程式又必開剽竊等弊而無濟於用查道光二

十三年兩廣總督祁墳請開製器通算一科同
治元年貢生黎庶昌請開絕學之科均經臣部
以事多窒碍奏駁均奉

旨允准在案所有該督等奏特開算學一科應毋庸
議惟查同治元年

上諭現在山林隱逸以及末秩下僚各擅所長湮沒
不彰堪為可惜着京外三品以上各官并着各
省學政悉心訪查臚舉所長候

旨錄用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博采旁搜一藝必庸之至意現在山林隱逸以
及末秩下僚中如果有專精算學者應請

飭下京外三品以上大員恪遵

前旨核實保薦聽候

簡用其本係正途出身兼通是學者即如該督等
所請別加優異以示殊榮若有資質明敏願學
算法者統歸國子監算學照章學習無論舉貢

生監及大員子弟均准錄取其各省學政考試
仍一體錄送科場不阻其上進之路總期由成
法而得其變化即未藝而溯其本原仰副

朝廷造就人才之意如此多設其途較之特開一科
尤覺鼓勵奮興不至以實求而以名應庶算學
不難日益精密矣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
當伏乞

聖鑒為此謹

奏請

旨

科場杜弊疏

孫詒經

奏為各直省鄉試大典請嚴杜弊端以重人才謹陳
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為政以人才為先得人以科目為重現在
軍務漸平

皇上勤求吏治尤重正途自應嚴杜弊端慎益加慎
鄉試為舉才大典

國家科場條例至嚴且密所以防不肖拔真才也乃

近日積久弊生有亟宜整頓者一同考官例用正途督撫先期考試近聞該員一經與考即有不肖士子夤緣干謁交通關節之事臣惟端人取友必端自應先察其素行繼考其實學請

飭下各省督撫考試簾官必遴派公正廉潔之員檄調到省即令同寓一公所不准與人交接往來另派遣道府二員同寓隨時監察以杜情託試日必嚴密關防毋使代倩傳遞聞同考官應酬費用甚煩廉吏苦

於賠累該督撫當議優給薪水俾得專心校閱一不肖士子交通關節之事大抵由於紅號同考官所閱硃卷面有硃印某字第幾號士子於試期前賄囑藩司書吏預將紅號說定因以交之考簾人員用印之時書吏即檢某券用某字號故同考官得卷了然請飭下各省督撫於印用紅號時遴派廉明道員隨抽試卷用印書吏止令登冊則若輩無所施其技矣一糊名易書謄錄尤易滋弊定例由各州縣衙門正身

書吏內之善書樸實者均勻選派造具年貌清冊並親書筆跡籤差妥役解送布政司該布政使委員考驗核其年貌令其書寫字跡查對相符封入公所加謹闕防屆期委員親送入場乃近來悉係頂替士子賄囑則筆畫精工不賄囑則潦草舛誤甚有舉貢生員以此射利包攬入場點竄詩文毫無顧忌及中式後賄通藩司書吏換卷者請

飭下各省督撫責成各州縣仍照定例選派正身書吏充當謄錄考試時如有筆跡不符者從嚴懲辦謄錄官宜多派大約一謄錄官止可管五十人入場後各官認明所管謄錄合歸一處試卷到時勿遽經謄錄手該謄錄官必親至按名給卷派寫如有互相調卷者嚴懲不貸一士子代倩傳遞諸弊代倩大抵必亂號或賄囑藩司書吏預謀聯號現在各省場規較寬次日黎明開柵後不復扃閉彼號士子可走入此號代倩尤為至便並可毋庸傳送其傳送率賄通辦

考人役由場外傳進弊不勝述請

飭下各省督撫於編列坐號宜遵照定例監臨監試
提調親身詳慎辦理不得假手吏胥致滋買囑聯號
之弊至查點之法做會試加印之例監試提調等官
於校士日分入場中視每本某舍旁再加印一某字
其亂坐者字樣不對即暗記以授收掌官核對貼出
查功令交卷後均令其領簽由甬道徑出不得偷
歸原處亦不准另入別處宜飭巡綽官嚴密稽查如

士子出舍後擅入柵欄稟明監臨究處其挺身肆鬧
者照例治罪至傳代諸弊防不勝防該督撫務密訪
本地紳士窮其弊竇設法杜絕場中惟有責成巡綽
官認真嚴查凡水夫雜項人役不准與士子私相授
受軍役領供給等事必親自監察如有怠玩者從嚴
懲辦一冒籍入場例禁甚嚴近聞各省寄居俊秀臨
場紛紛捐監入場甚有父兄宦遊之省其子弟即在
該省冒籍中式者至頂替之弊監生尤甚比及進場

皆難稽查查定例監生赴學政錄科錄遺由地方官具結申送今擬再令本學廩生二人出具並非冒籍頂替字樣甘結錄科錄遺唱名時出結廩生眼同認識如有含混送者一經查出將該監生治罪出結廩生斥革惟以上諸弊士子積習相沿幾於罔知功令明歲又屆庚午正科鄉試與其懲治於事後不如申禁於未然請

飭下該督撫嚴加整頓先行剴切曉諭並責成各州縣教官提撕警覺毋蹈前弊肅場規亦以端士習也臣為釐剔弊端拔識真才起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雜匠戕官疏

浙江巡撫 楊昌濬

奏為知縣猝被戕害復斃官眷兩命現已拿獲兇犯
提省審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初二日酉刻據紹興府知府海
需稟報新昌縣知縣朱和韻稟稱接據埭縣典史李
承湛報稱二月三十日黎明有籍隸天台在埭縣荆
頭營生之龐押新持刀扒牆走入縣署上房將該署
令嚴思忠並其女其妻與僕婦兩人一併砍傷家人

江玉等聞喊進看犯已逃逸並失去女衣一件嚴思忠之女即時身死嚴思忠傷重不能言語逾時殞命該典史正在查拿兇犯乃龐押新身披女衣手執柴刀在街跳躍口出胡言經該典史等聞信督飭兵役將該犯拿獲柴刀驗有血跡提訊語言顛狂似有患瘋情狀將犯羈禁請即委員勘驗審辦等情報經該府札委分紹差遣之間用知縣仲朝禎前往代理縣篆一面親詣該縣勘驗稟報到臣並據該典史李承

湛稟同前情臣查兇徒無端入署戕害縣官傷至五人之多不堪駭異恐非顛瘋之人所為其中難保無另有別情雖經該府親往查辦而案關重大不嫌精詳即經批司札委候補知府王維圻馳往埭縣會同密查一面批飭該府督同代理該縣仲朝禎星赴勘驗並確查實在詳細情形稟報去後詞據該府以督飭仲朝禎勘明進出路徑驗明嚴思忠並其女屍傷及其妻嚴王氏僕婦王媽李媽生傷雖時嚴王氏人

尚清楚詢知兇犯實係龐押新一人提犯查訊所供
來踪去跡及殺害情形尚能辦詰其有無主使同
謀則又目直口呆語涉荒誕未能窮詰正將嚴思忠
父女棺殮聞其妻嚴王氏即於初四日戌刻因傷身
死復又驗明一併妥為收驗先行稟報等情續據委
員王維圻查稟無異伏查該犯龐押新戕害知縣一
家三命復又另傷二人實係罪大惡極審明之後無
論瘋病真偽均應處以極刑此案正兇實止該犯一

人有嚴思忠之妻生前指証及受傷之僕婦目擊自
屬可信第其起意戕害恐有別項釁端或挾仇主使
之人事後裝瘋情事非提解來省切實嚴審難期水
落石出王維圻現在該縣明查暗訪尚未回省除飭
司轉飭將勘驗情形填格通報一面提犯迅速解省
審辦並將兩僕婦傷痕趕緊醫痊同案內應訊人証
一併解省備質外合將縣令被害獲犯提省審辦大
畧情由恭摺具

奏再嚴思忠籍隸鎮江署中除伊女伊妾外別無眷屬僕從亦屬無多實能儉以養廉在任兩年居官清正紳民極為愛戴被害以後百姓無不惋惜刻下民情如常安貼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教堂案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教起衅爭毆自請治罪並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一摺此案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懷疑起衅復因法國領事官豐大業在崇厚署中施放洋鎗並向天津縣知縣放鎗忿激群毆致將豐大業斃命並焚毀教堂崇厚辦理通商事務不能綏靖地方天津道周家勳有表率之責未能先事預防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

知縣劉傑辦理不善以致釀成巨案均屬咎無可辭
崇厚周家勳張藻藻劉傑均着先行交部分別議處
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叅具奏致迷拐
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人犯均著查拿懲辦並著曾
國藩會同崇厚澈底根究秉公辦理毋稍徇欵此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
據稱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
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亦無教堂主使確據仁慈

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均稱其家送至堂中
養養並無被拐至挖眼剖心一條經曾國藩抵津時
親加推問百姓無能指實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遺
失幼孩控告之案此等情形如湖南江西揚州天門
及直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札文揭帖紛傳不一厥後
各處結案總未將札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津民
平日熟聞各處札文揭帖之言已信為實而又外國
堂門終年扃閉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窟為去潮濕置

煤炭之用治病者被留不出並收留無依人口及疾病將死之人等情蓄疑莫解本年四五月間適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牽涉教堂該民人見領事官豐大業對官放槍遂致萬口譁噪同時並舉其實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說多屬虛誣毫無實據等說此案迭諭曾國藩會同崇厚持平辦理現據該督等奏稱此事均係謠傳洋人致疑之由昭然共見外省地方遇有此等謠言群疑亦可消釋至匪徒迷拐幼孩人口

例禁本嚴惟恐日久玩法着刑部於此等兇犯到案時即議以加等治罪嗣後各直省地方如拿有迷拐人口匪徒亦着照刑部所議從重處治以儆凶殘京師為首善之區尤宜搜查匪類並着步軍統領衙門隨時緝訪遇有此等匪徒即行拿交刑部加等治罪
欽此

上諭曾國藩奏直隸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辦理民教起釁一案事前踈於防範事後又

不能迅速獲犯請將該二員革職治罪等語張光藻
劉傑均着即行革職交部議罪欽此

代家梅亭方伯答余軍門議和書

陳其元

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
時形轡輓近聞移北門之鑰視東浙之師望重寰中
威行海上想

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於簡青擒蘇文於鴨綠
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頃展芝棧式慰蕭念承示大軍
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
有期既循覽之再三輒有疑於萬一不揣冒昧敬獻

芻蕘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思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攝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漢唐之朝率有戎羗之役古來令主豈好窮兵良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聲靈武備修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居然猾虜機謀明目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奕四處即肆楚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即以防之故智兵實怯於來戰故純以礮火

作虛聲情究畏我久持故疊致書函為疑陣揆厥伎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墮其好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患將來糜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齊况在夷德無厭倘或陰圖深入故為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贊普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寇且張弧事起蒼皇禍成黑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



殊○終○恐○劫○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
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尚○可○羈○縻○難○保○
異○時○不○生○反○覆○釁○尋○白○馬○諾○責○黃○龍○俺○答○貢○明○朝○市○
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為○
商○怒○則○分○鯨○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
由○實○係○禁○煙○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即○嚴○命○之○重○
申○恐○難○遵○乎○令○甲○紛○紜○古○舶○乘○鯨○浪○而○明○未○雜○沓○漁○
舫○駕○豐○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興○戎○縱○之○則○前○

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
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

國○家○金○虎○開○圖○銀○虜○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閣○下○
專○閫○大○員○中○朝○宿○將○假○狄○天○使○平○南○之○節○肅○馬○伏○波○
瀨○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螟○特○
無○待○龜○著○况○以○迓○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狐○跳○梁○而○
尚○短○鼠○鬥○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趨○起○重○煩○擬○議○請○上○
防○邊○之○策○歷○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實○以○重○洋○

之限。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鴟張。得成鳩占。然敗
之於崇明。挫之於廈門。殲之於姚江。卻之於乍浦。突
豕失勢。鈺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諒軍食
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
驕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則彼損敝而我繕完。機若建
領事同沃雪。先眺臭慮必克。馬誣擒且勝於渡瀘。功
更逾於橫海。犬羊入笠。只用箠笞。魚鱉無橋。何須靴
踢。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固將却四座。以勿宣決兩言。

而不再某受

思最重。衰病不支。際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
策。徒深憂國之心。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葱
珩亦寫賚方叔之元勛。秬鬯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
公固多偉績。於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
承動靜。無任主臣。

上張中丞論日本事書

應寶時

日本介在東洋密通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
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強潛圖開闢蓋其意狡
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構釁闖入我邊地
虔劉我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
許為之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
著矣詎料彼之詭計即以虛言欺我而久踞番社誘
脅番人又運屋材攜農具為築室屯耕之計羣番迫

於凶倭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
難保不驅群番為前導導以與我爭台灣夫台灣雖我
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台灣有事則閩
粵江浙處處戒嚴古謂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
台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
不啟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本不守條約若
令得志惟非為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為今
之計宜舉日本北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

捕倭人在台諸軍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
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
能扼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
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
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台
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以泊勢孤心怯宜無不
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
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

嚴密布置無可再贊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為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明之倭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莠民為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聞尚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內乃其國王所遣成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

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合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宮保智勇兼備戰

功卓著威名播於遐邇應請奏懇

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夾擊容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戰於內地不如戰於外洋與其戰於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竊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往者日本國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

各有主列為諸侯自美加多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河起彼昏不悟尚復構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於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今宜師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存勁旋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興起人材失此不為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為所乘悔將奚及揆之於時而宜致討者

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衆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絀於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未與合謀尚得用全力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

酌於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為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之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為統師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於敗使倭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十八九今日本敗盟棄約侵犯我疆彼國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

議我之興師以奉辭伐罪為主而初無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撫降服為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質之於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迄於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長崎逼進逼倭都則彼先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

之謂以攻為防以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於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為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即戰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於敵招彼民為嚮道矣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

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若

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畿甸楊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執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其前王之舊將

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為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為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蔑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厥效甚博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奮擊匈奴雍正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屯巴里坤故地盜賊絕縱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犯二千為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

先朝廣募沿海梟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間械鬪之民
及哥老會中鷙悍之士許令投效軍前奮擊日本優
其廩餼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
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為前驅此輩皆亡命犯法不畏
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於中國不死亦
能建威於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
申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
果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懷亦使西人警慄中國

之患少有易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畀以番地曲全
和約兵端若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
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為非
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於坐而自
弱策之上也使彼或聞

天威赫怒知中國未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
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
敗於二三成於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間洋人初入

中國

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於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迨勦辦粵孽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皇上博採群議衷於一是然後

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略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

東洋為過重此即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船礮及水雷開花後膛洋鎗之屬為費當逾千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款由各關分年籌還即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尚可補救於萬一禱昧之見是否有當既承命妄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採焉幸甚

張中丞名紱字振軒時任江蘇巡撫

應寶時字敏齋浙江金華人時任江蘇布

政使

查勘臺灣煤山復稟

敬稟者竊職自奉 憲委查勘煤山一事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台郡起程向嘉彰一路而來過寶斗濁水兩溪決其內山必多煤礦雖非親履山麓第觀於水色而知之後壠之牛鬥山裏產煤亦富則觀於山出煤油而知之於十二月二十日自艋舺以至奎隆產煤多處好歹計有兩種惟過水泛脚大橋之北摩天嶺下乃有上好煤則觀於石埭層次而知

之但^上頂通衢下逼大溪煤層低於水面冬季平流亦能湮沒况在秋夏水漲施工非易創始更難此蓋沿途一帶之情形也自抵奎隆後二十一日拜會本地紳士訪問情節廿二日即會同局員前往就近各山查勘自田寮港以至深澳坑計十餘里閱十餘洞廿三日從沿海一帶山脚行抵奎籠大山直登其巔見夫正幹山脉過三貂嶺而南遠接府城其右出一支沿海而西直抵金色里俱是傍支側出多屬挖煤

處所不碍正幹山脉是夜宿於煥仔寮蓋館廿四日復越大雞籠而東一帶高山巖巘難行午至燦光寮夜抵丹裏莊廿五日遇雨不能再行遂陟三貂嶺而回連日淫雨至除日始晴元旦午後又雨無能再去搜尋此奎隆一帶之情形也總之台地無山非煤無煤不可挖雖竭全台之力閱千餘年之久不能傾其底蘊富哉煤乎洵足國利民之一事也第煤質尚非上品採取又不得法所以工食費而價值昂消

路滯而利源淺似非講求機器不可然僅就此種煤層而言既非上品而其煤層之厚亦不過三尺似嫌淺薄且人皆匍匐出入施工復艱不屑置用機器再因煤洞俱在地面之上相去未甚懸殊亦非深入地下之比洞內並無多派泉源注流積聚似亦無需機器惟略為改制添造數件器具使之易於舉行已覺便捷實有裨益其尤要者莫如先修寬平大路務令如砥如矢可容牛馬大車絡繹運行則來往無崎嶇

之患輪蹄有馳驟之觀運載倍速工費大減價必平售必廣利必溥矣如欲求上等好煤應在此層石壩之下必先購得鑿山開石之堅硬鑽頭仿西洋鑽法採取底細確有把握然後再購大宗機器方可大興煤利也今將煤洞先應添造購買數件器具開單列後餘俟鑽地試探得實後再請另買大宗機器庶幾辦事具有次第籌費亦復紆徐不至紊事浪費再奎隆地僻民貧煤戶籌資不易即教以利器驟難仿造

非其性愚實由力絀故必由官酌擇近水善地試用
機器俾之見有實效方可勸導推行互相效法所有
查勘煤務緣由理合詳細稟明是否有當伏乞
裁酌施行肅請

崇安惟希

鈞鑒 謹稟

籌洋三策總論

洋務之亟今日海內為第一義矣忠鯁者主戰謹慎
者主和意存兩可者主守繁如聚訟判若冰炭嘻何
其紛紛也而其大本實惟在乎自強苟自強矣則戰
可也守可也和亦可也不能自強非惟不可守不可
戰而併亦不能和而所謂自強者又非富於國精於
兵即足為自強也遠事不遑論即以近日布魯斯之
克法蘭西而言則自強之道盡之矣布為法製造已

百年而君與臣卧薪嘗膽忍辱含垢先就國中之教化刑政一一整齊之使通國民心頂感其上如孝子順孫之於祖父繼而法國定其兵額只準六萬人而布兵乃三年一踐更已精練者遣使歸農使法人有所不覺故二十年中農盡為兵啓釁之時六十萬勝兵振臂一呼俄頃而集皆各自裹糧荷梃以從其國之智深勇沈視向踐之破吳無異矣且聞其出師之日昭告

天地曰非我之好興師累民也法人日凌制我不傾國以與之爭則後將虔劉我赤子無噍類矣民皆聞之垂涕爭為敵愾兵以義興師直為壯其君主與將相平日所孚格於黎民者深也法人則恃強恃大溺於宴安人各一心故屢戰輒敗不久而法君被禽可議和矣而大臣堅持清議又有亂民擾攘於內直至都城塗炭宗社邱墟而後已此自強與恃強固有天淵之別也中外雖異域而情理則同我

大清之龍興關外也每一次大捷必與明人作一次
議和而明人而明人卒不聽焉迨崇禎十四年清兵
已破濟南圍燕京而明臣尚思以螳臂奮洪承疇以
十四萬兵敗於松山東西交訌遂致失國入關後鄭
成功之橫

聖祖仁皇帝始以臺灣一隅置度外至遷民三十里
以避之俄人犯黑龍江不與較特屬斡和蘭商人道
意議和定恰克圖互市至今無恙準噶爾不靖雖三
親征賊去即止不復窮追雍正一朝偃兵無用直至
乾隆準夷內亂降酋接踵始因其叛旅外取伊犁然
非阿逆之反覆猶不欲郡縣其地也至大小金川安
南緬甸廓爾喀諸役史所傳

十全大功者亦皆以止戈為武未嘗一處埽穴犁庭
也傅恆受緬降其在先被擒之臬司楊重英淪陷十
九年始肯送歸阿桂屢請大舉轉膺

嚴謹孫士毅全軍覆沒於富良江辱國至矣何難

王師再舉草薙而禽獮之仍既光平款關效順即赦其罪當國家全盛之時而

列祖

列宗之遠謨惟以綏靖邊圉勤修內政為務養威蓄銳不盡其兵力所窮故遠人懾服至道光十九年廣東燒烟報至喚國集通國紳民通公議尚多不敢主用兵者可見

天朝德澤感人之深不僅以兵威格其面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戰焉守焉和焉亦必各有其道矣草野廢人不欲專泥一說姑就世之紛紛者各為一論而仍歸本於自強無其位而易其言罪哉罪哉殆不免於國武子之誚矣

大清同治十年八月浙江庶老金安清自識於半野樓

戰論

戰必有其地與洋人戰水乎陸乎水則大海汪洋尋常師船百不當一若以輪船制輪船則泰西數十國從未聞有輪船互戰之事蓋輪船者洋兵之壁壘以為營幕及糧臺之用即其船上之礮亦用以攻陸路礮臺耳試遍詢西洋人有以兵輪擊兵輪集數十隻巨艘馳驟於大江大海中否故中國有水戰而外洋轉無之此理極明人自忽之而不察耳中土陸路則

洋人從不深入總以輪船擾我內港其小船直可抵蘇松運河以桅礮開花擊我行陣我與之陸而彼勿陸焉是陸兵雖精固無如彼何也此水陸兩途之說所以窮也固勿論力無其精即精矣而無地可戰則亦與無兵同矣然則終不可戰乎曰可曰如何而後可則答曰以海外制海外則可以海內制海外則不可何為內外內則前一說是也外則近年南洋西洋如金山葛羅巴十數埠頭中國閩廣浙三省無業之

人往為農商者一處皆數萬人既不歸外國亦不歸中國自生自滅熙熙攘攘皆強悍精健之入洋人屢有請中國自派領事之議正可乘此機會選派熟諳洋務之大員周歷各島察看輿情即擇其中才氣過人為衆所翕服者作為領事官加以三品翎頂如回疆之伯克雲貴土司之類令其專司一地之事即就一地工商農三項酌量抽稅揀選壯勇練成水陸之兵並造輪船火器鎗礮等項彼地逼近外洋工料皆

便練成之後遙受中華節制調遣則外洋徒增中土
十數萬雄兵踞於洋人心腹肘腋之間不費中國一
弓一矢一絲一釐而聲威已加諸海外矣屏蔽之氣
既壯設喫啡有隙可乘即可相機而動較內地兵勇
不能遠涉重洋不有天淵之別乎苟不乘此中外未
定之時及早收為我用久而久之必為洋人所籠絡
則以中國攻中國勝則有利敗固無傷勝算轉為彼
所持矣論者必曰此等人皆無賴散處尚可無虞一

旦假以事權設有反側難免不受其累此則拘墟之
見自古誤國之談要知此等人斷不能久無所歸不
為中收必為外用若至彼時悔之無及即費十倍之
力而要挾百出斷不能如目前之易於色羅也否則
臺灣亦本不隸版圖

聖祖何必宵旰平之而後快蓋不欲其為逋逃藪也
至於沿海各省島嶼之中山民蜚戶亦須早編保甲
設立團練以防海盜為名而專設道府大員司其事

一旦海氛有警縱不必藉以代兵而斷絕接濟海船自困且迭次洋人內犯皆用漢奸前導平時多一團練即臨時少一漢奸羽翼耳目皆在我而不在彼敵勢既孤制勝之道思過半矣此所謂以海外治海外之遠策而非沾沾然死於句下者比也

守論

自古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險為守不過山川扼塞而已中國濱海七省延袤萬餘里大江大河之外港汊百計處處用兵處處設守焉有如許經費即以秦代長城例之亦宜於陸而亦不宜於水況大江之中輪船直抵岳州宜昌兩岸數千里城邑鱗次有一處震驚即全局皆敗守之一說果從何處著想乎愚竊以為古人攘外之守則專在兵戎今日為泰西攘外

之謀但注意商賈可矣洋人數十國於中土貿易者
入則以鴉片為大宗出則以絲茶為大宗一出一入
每年以一萬萬兩計此三物者皆產於地而非降自
天也產於地則即其地以守之則西洋之命脈絕矣
絲出於杭嘉湖三府一隅之地茶亦僅止福建江西
安徽湖南北五省中之十數州縣耳一旦釁端互起
即將所產絲茶之地皆以重兵守之設立官局如宋
代榷茶之法由民交官而予之值則於民生計仍無

損也官無此款則以商資代之而專與俄布哖三國
交易則進款固猶在也嗚呼不可一日無茶絲中土
與閉關勢必重價向談三國轉販不但虧折資本抑
且顏面無存嗚商情急計窮不肯出餉即彼國君主
力主用兵而亦不能行矣鴉片則大開鴛粟之禁全
用內土其吸食洋烟者皆處以大辟同一吸烟焉有
舍賤就貴者而英人之技愈窮矣守彈丸之地而足
以制二國之生機此之為守用極約博也此為攻心

此為扼吭我民之生計如故鄰國之利權並專所大不利者嘆咈二國之人豈不可以此為報仇洩忿哉

和論

西漢以來中外講款曰歲幣曰和親曰割地曰降尊
號此見之史策者比比也而今日之泰西無一有焉
其三次所償兵費乃西洋各國舊例非獨施於中華
也視歲幣之可恥遜忠貞之士居恆攘臂切齒曰此
不共戴天也必滅此朝食也特未一思西洋各邦從
古不奉正朔本不可以屬國犯順例也昔準噶爾當
康熙朝即用與國體况準噶爾之外乎

聖祖可容準噶爾而我獨不容泰西抑無義理可據也今和約久定友誼昭然惟當內修刑政以肅其觀瞻外敦輯睦以弭其釁隙是則成周昭穆三川尚處戎夷漢室方隆波斯適為商賈又何損於天朝威重乎況其慕我華風漸摩文教猶存秦晉尊周之意未為遠元菽宋所為正可示以坦懷布以大信使有賓至如歸之感自有奉漢如天之威化彼榛狂咸為冠履固我

大聖人無外之鴻模矣其防患未萌之道因勢利導之機未可以一言罄特列數條分晰於後觀者庶乎天經地緯之謀正不出布帛菽粟之內無所為矜奇炫異但當以至誠出之至理喻之耳和豈不可恃哉

一通士學

泰西各國極重文士其懷材抱藝之人即不登用亦皆有厚資奉之絕無困阨孤寒之苦故其心志專一不必自謀生計而生計自足其讀書必兼通數國語言文字為上選可為博而能精矣顧其文義總不能如中華併不能為高麗日本此則天限之也而西士之仰慕中土實有文學之人則中心悅而誠服非浮慕之比西土國政半出於商賈半出於紳士故士之

公論極重苟衆士不以為然其國之君相卽不敢舉
行此猶有上古之風焉中土之人狃於習見輒鄙夷
西士所為有所交往者輒屏勿類以是稍自好者不
能不遠而避之此後當精釋各省好學深思宏通博
辨之儒就沿海各地各創講院一所令西士與之游
處講貫不論經史子集天文地理算法考據一一審
訂而折難之則西士無不欣服矣西士服則彼國之
政思過半矣此以士服士折衝尊俎專用文教柔遠
人有利無弊之一大端也

一平貿易

西人之來以通商為大宗其以鴉片易茶絲衰旺迭
乘於中國雖有利害之殊固無盈絀之異不過二三
十年天道循環必致烟味愈薄不足為貴與水旱烟
相等而孟買孟加拉等產烟之地精華已竭必有一
旦陷裂之事此可以預決而目前不必以人力爭者
也茶以箱計絲以色計動輒千百件勢難逐一檢視

惟賴各商招牌為信實自上海通商以來二十餘年
各顧年^月面各顧聲名安之若素乃自近今五六年來
茶絲商販愈雜商夥皆浮滑之徒為之竟有絲中攪
糖水茶中雜販茶瓦礫之事西商販運出洋不但大
為虧折甚至貨皆霉變一無可用折價至數百萬者
西人飲恨茹苦莫可訢申其通州海門之棉花亦然
此固西人濫用中土通事上下勾串自作之孽而堂
堂大國率以假偽誣人官不顧問亦失敦睦之意此
後應由海關與各領事商酌應如何嚴定規條擇老
成殷實之商批總其事雖不必如昔年之十三行近
乎壟斷亦必小有綱領不致如近年之散而無紀一
貨交出之後其人即不知所之一經出洋之後設有
變幻無可究結不稍愈乎此則懲奸販以安遠人洋
商受愛惠良多必深感激堅之以信示之以誠客主
之情愈親嫌疑之釁愈少矣

一酌教規

近年中外之釁皆起於傳教而傳教之釁每出於天主鮮出於耶穌其中之故可深長思矣天主教權重勢尊即西洋亦多不便耶穌教一出而趨之如鶩故習耶穌者十之九而天主僅十之一矣譬如同一神付耶穌教中准其娶妻生子與平人等亦猶中國之火居道士耳天主者不然一為神付即斷絕室家惟其斷絕室家故權勢愈重即貪橫不法亦聽其便實則暗中淫縱以教為名而騙人妻女不勝數矣此教名

之壞皆由於此中土陰狡之徒從為神付更藉為貪淫之護符此民名怨所以日深也中外之教各有條規其大端固難遽為釐革至於神付一事不論天主耶穌皆令其娶妻生子不得拘牽後人之意以違天主初心則彼亦無詞可藉無權可收種種也險惡無可濟矣此乃致惡之根株所在不能以其微細而忽之也

一別教堂

西洋教堂禮拜講書男女混雜老幼畢陳以致醜名
大著夫同一傳教何必不稍事區分在西洋本地則
可既入中土自應隨俗易風方能相安無事此後應
與各教約如須傳教男女當各為一堂男則男師教
之女則洋婦教之其幼童亦歸女如此則涇渭自分
嫌疑皆廢不必禁教而教自不為害亦為洋人洗惡
名矣息事甯人在一轉移而已

一勤聘問

西洋各國既定和約但有大臣文移往來而國君之
聘問未通終致情款隔闕前

文宗升遐上海洋商得信最早各洋船旂幟皆免此
即其國遭君喪之大禮可見尊重中國實出至誠非
我力能使之也正當因其嚮化之誠而大宣撫馭之
術昔趙陀一偏霸耳漢文賜書通使遂革面革心何
足為貶乎此後事宜按年酌派有體有用之大員前
往各國有喪則弔之有喜則慶之慰問交殷彼必感

此榮寵即奉中國為四大球共主而尊禮為牛耳之
長亦未嘗不能之事是所施者虛文而所得者實事
矣崇侍郎志孫二公之往皆未正其名是以洋人亦
不甚為重蓋必奉

特命而使四方如蘇武富弼之行庶有濟乎

一重官守

中外交涉事件皆各省關道主之如福建之廈門浙
江之甯波溫處江蘇之上海常鎮山東之登萊青直

隸之山海關此七缺者苟處處得人則洋務自能安
靜其選在居心正大行事直樸而又廉謹明練膽識
兼優方能弭患於已然消患於未著使洋人知感知
畏而又敬而服之此當於通商衙門中及沿海各府
縣內由中外特保共一二十員專備海關之用三年
無過以臬司用留任六年無過以藩司用留任九年
無過遇有本省撫藩缺出即行升補庶長才久用任
威惠益孚得一人則一省為之又安所裨益不淺矣

一廣和約

和約之書流行甚少以致各府州縣不能但未能通曉並未知其條目者以致遇有交涉事件茫無所措動輒乖舛無事變為有事小事釀成大事此近三年各處大案無不由此而起也此後應令十八省藩司衙門籌款刊刷成帙於合省大小文武衙門各發三部一存於官一存於幕一存於吏使此三項人隨時披覽略識端緒則臨事自有把握不致有北帆南轍之誤

一纂條例

大清律例一書西洋各國頗知信服而萬國公法尤為彼中信奉此後宜飭令熟悉洋務之文士將大清律例萬國公法及通商條約三書合而為一逐條比附酌中定制如史傳之有表一頁三等合成一書則簡明流括可以觸類旁通遇有交涉之事手此一編更易措置矣

或曰今日中外方以造船製礮練兵籌餉為制敵

之長策而先生徒托空言抑何迂也乃答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道必有器有器未必有道西人之船堅礮利臺高壑深固勿論中國一時斷難效顰即使西人以最精之礮臺與我而西人持我之鈍兵朽械彼此相爭其孰勝孰負當有辨矣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未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之言萬古盡之矣余亦非謂西人制器

之精妙處不當學即其重學一門大小機括中國能精練之施之農田水利其效極溥但欲以之反攻以之自強則尚非其至者耳禹稷顏子易地皆然禹乃帝王稷亦宰輔輔而顏子陋巷窮民相去機萬萬里孟子乃以為易地則皆然豈非夢囈所以然者其存心其向道則一耳使顏子失其已饑已溺之心但學禹之手足胼胝稷之樹藝五穀則為優孟衣冠之禹稷矣執此以推則西人所長在堅

忍沈毅中國所長在寬宏博大境不同而道則同
通之可鞭笞四海不通則跬步皆荆棘矣以大字
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羿善射禹禼躬稼
而有天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尚德百世之後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辛未九月僮道人又識

思古齋叢鈔卷四

目錄

天主教書事

西教考證

鴉片

開礦議

斤兩解義

水雷



美國新式水雷

水雷說

照相三法

風雨表

外夷月日

各國元旦不同

中外互換和約各國

外國秤尺

海外奇鳥

海外奇獸

海外奇魚

又奇獸補

又奇鳥補

天主教書事

雍正初年湖北黃岡吳德芝摺

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于推步象緯使之治厯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斫其祖先神王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

白銀四兩觴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
刀錐鉤槌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
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閣門誦經及算始散有
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有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
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
人在前方扃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
以紅布囊曰衣胞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劊
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

不使聞知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疾教疾教即令多人至
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于此
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
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
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
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于天而天
又主于天主一概園壇方澤先岳祀典宗廟祖攷皆
極其唾罵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

非有天主操持焉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于漢哀帝十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為保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其壘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輒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

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上言其惡 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効用餘俱遣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盡行查送內務府銷燬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為公所凡誤入其教者嚴為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者從重治

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
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為義學公所百年污穢一旦
洗濯因喜書其事

西教考證

嘗考創世記及福音書所稱耶蘓教蓋即內典之所
謂事天婆羅門其真者亦已失傳又有事火婆羅門
者以太陽為真火埃及國有古太陽殿精工華麗製
造甚古殆非人工事天者專事一天即其書所謂獨
一上帝全力全能者也事火者以光明為主光莫大
於太陽故事之或分或合不可得而知也釋典云指
大梵天王而為捏槃天帝住忉利天統三十三天大

梵王領三千世界又在忉利之上西天九十六種外
道有專事梵天者心疑世界為梵天所造而彼梵天
又疑世界為已所造以清淨無欲兼集功德故獲此
全勝光明之身衣黃金色即彼書云帝名耶和華現
作大白身宛然如玉今西士自疑其誕削去此條矣
和華又作火華疑亦光明之義然在釋氏言之真性
未明識漏未淨仍是墮落果所謂箭射虛空力盡還
墮者也隋唐之間設有祆廟是廟之最古者景教流

行碑是文字之最古者本作丙教丙字於義屬火又
作炳教唐避諱稱景亦是明曜之義判十字以定四
方並無釘死之說明利瑪竇南懷仁等所傳其書具
在則已盛稱十字架為受難之物所當尊敬西士路
得以為治化王所偽造別傳福音書文義粗淺殆不
足言或又是路得所作馬可亦有傳福音一書西人
目為辨正教所自始大抵耶蘓本是善人似有得於
釋氏和柔忍辱之道者彼時西方頗好爭戰耶蘓以

仁讓之說化之風氣一變厥功甚偉如宗喀巴一出而蒙古數百年之強悍化為仁柔取其所長斯可矣是又天主教之別行其傳非如天方回回諸教之雖善無徵者舊約新約兩書又其後焉者也

鴉片 梁章鉅

近日暎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且罌粟漿之成鴉片其毒究不如烏土白皮之甚則吸煙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漸挽救其用心可謂苦矣其設想亦可謂周矣然究非政體之所宜即陳奏亦恐難邀 俞允愚謂為之今計則不如仍用前許青

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奉

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不知彼時如何覆奏未見施行今節錄其原摺如左以備採擇云為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請變通辦理事竊照鴉片烟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應其時謂之上引則廢時失業莫此為甚甚者彘弱中乾面灰齒黑有明知其害

而不能自己者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烟之品有三一曰烏土一曰白皮一曰紅皮皆喚咭喇屬國所出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百其餘後遂入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以枷杖今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

萬餘箱烏土為上每箱約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洋銀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洋銀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由是洋銀有出無入夫以中國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可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計在

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者年販鴉片者惟暎咭喇耳乃因暎咭喇

而概絕諸國之互市則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將何以處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成廛內洋商船皆得轉致又從何而絕之比歲夷船周船處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隨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但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

元曾嚴辦澳門屯戶葉恆澍夷商一案繼任督臣盧坤亦曾拏獲梁昌榮一案起出烟坭一萬四千餘個格殺生擒者共數十人並將審口匪徒姚九區寬等籍產入官查辦非不認真而此害終不能戢蓋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_達其鬼域技倆法令亦有時而窮更有內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奪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

者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為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準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諒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公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或劾職趨公或儲材待用豈可聽其沾染惡習至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

法過嚴轉恐互相容隱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
應請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
上司及統轄各員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該其民
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弛禁於政體有關不
知觴酒社席皆可戕生附子烏頭豈無毒性從未聞
有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若官員士子
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
可省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
復瞻顧遲迴徒循虛事誠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
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謹以 上聞
伏乞 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
節如果屬實速議變通辦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國
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開礦議

梁章鉅

礦利之興古矣周禮有卅人之職卅卽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廵其禁令卽後代廠稅之始漢書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銀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又恆州白登山有銀礦唐貞觀初侍御權萬紀奏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東漢劉承鈞國用日削五臺山僧繼容募鑿山取礦烹

銀以輸劉氏賴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歲入銀十四萬餘兩真宗天禧末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餘兩神宗元豐初元治銀二十一萬餘兩金世宗大定間許民采銀二十分取一為稅明洪武間陝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溫處等屬有銀場水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等銀坑三所貴州有葛溪銀場雲南大理銀冶萬厯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餘萬兩今人無不言開礦

有害者大都鑒於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禁開礦

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奏英德縣銅坑鍊出銀該縣洪礮礦出銀過多請封閉

上諭曰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煌煌

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嘉慶年間英煦齋師亦嘗抗疏云中國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為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謀生未始無益皆通達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籌國用者所宜體察

而施行也

斤兩解義

錢艇夫

太古無文以數記事庖犧八卦是為數始太極生兩儀是兩字之始自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此倍數之始後人再倍之為十六中古官祿皆用倍數秦西銀錢亦以一大當兩小至十六而止中國以十六斗為庾十六斛為秉十六兩為斤蓋取義於此也由斤而下則三十斤為鈞四鈞一百二十斤為石義取三十日為一月四季拾二月成一歲也由兩而上之孫子

算經謂起於黍十黍為一象十象為一銖二十四銖
為一兩考兩字之義則起於量量本於黃鐘實一千
二百黍為一兩重十二銖兩合為合故以二十四銖曰
兩考斤字之義曰白金方寸重十兩黃金方寸重十
六兩故漢書言銀曰兩言金曰斤莊子百金李註金
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諒古鑄金必方寸故以金
記數漢金大小不齊故改曰斤以記輕重則十六兩
曰斤金斤二字同音借用也古時稱數兩斤鈞石不

取十五河圖之數而取周易爻策之數戴氏算策謂
易陽策三十六陰策二十四上下經陽爻陰爻各一
百九十二以陽策乘陽爻得六千九百十二以陰策
乘陰爻得四千六百八而以二十四銖乘十六兩得
三百八十四銖為一斤以合易二篇之爻再以銖乘
鈞得萬一千五百二十銖以合易二篇之策至於近
世分錢之名則始於唐而定於宋按唐武德年鑄開
通元寶重二銖四象積十錢重一兩後因銖兩計算

繁難遂改十錢為兩而復十分其錢又按宋景德中
劉承珪造錢稱以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釐而百毫
千絲萬忽皆由此定焉

水雷

梁華鉅

粵東近傳味喇哩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
者潛至敵人船底藉水激火迅發如雷雖極堅厚之
船罔不破碎粵東洋商潘姓者如法製造凡九閱月
而成曾經將水雷器具二十副齎京恭呈

御覽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

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旋據覆奏於九
月在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演試用徑八寸長丈六寸

木四層繫成木筏安於海面墜定錨纜將喫藥一百二十觔水雷送至筏底繫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一聲激起半空將木筏擊散碎木隨煙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圍圓激動洶為火攻利器云云並纂成火雷圖說進 呈刊布竊謂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創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濤洶湧此器如何能恰到敵船之底又恰能使敵船渾然罔覺坐待轟擊則皆非督儒淺識之

所敢知矣

美國新式水雷

美國參將名黎者創造水雷一具製法略似輪船電巧異常形如橄欖計長英尺二十一尺橫徑三十一寸雷為鐵板造成藏機器又在葉氣一罐用以作輪旋轉首置火藥十餘罐外繞電線用樹膠包固一端纏於水雷之身以便運行一端連在機器以便操縱去油在船之旁均可施放臨放時可電氣人携機器

隱於僻靜之處機器上先有記號何用法又在地雷
上插一紅旗以為記認電機一動雷由水底而發或
往或返或左或右或行或止乘時可電人指揮各處
美國京城水師教軍場演戲日電氣人名布誅佛立
船試放地雷初入水時半沉半浮及壓動機器則
駛出十二丈餘然後沉至水底再壓機器令其行走
則向左轉後又壓機器則水面白泡湧起即駛回原
處又動機器則火藥轟發波浪掀天觀者咸嘖嘖稱

羨又細詢地雷之巧改可以資保衛又可以拯難船
佈船遭淺擱風狂浪大船隻不能往救可將地雷先
繫一纜直放至難船之側被難之人即可緣纜登岸
此又地雷旁通之妙用也

水雷說

凡天下瀕海諸國如欲阻截敵船進口之法莫亟于
設立水雷又莫善於設立水雷邇來西國類費多金
試驗水雷之效不一而足即如上年英國費銀二十
萬去年費用更多且不獨試之於空際竟用極厚鐵
甲板另造一船以轟驗其實力故美國前年在英國
出銀二十四萬兩購買水雷及各機器備防該國海
口至法德俄瑞及南亞美利加各小國數年內亦費

銀多矣外國之賴以先聲奪人者大抵罔惜經費務求實效是以有備無患耳查外國創用水雷係在乾隆年間彼時英美兩國構兵美國先用水雷圖滅英國兵船其時造法未精尚難發而皆中二十年後有英人名富爾滕者出求試水雷之造法至嘉慶年間在法國布倫海口用浮氈之水雷傷損法國兵船一隻於是英國以重資得買其制作之秘術猶未經用蓋得水雷大用時乃在咸豐年間英法兩國與俄羅

斯打仗俄人以水雷伏於礮台周圍藉作地雷之用兩國之兵被傷甚衆雖自嘉慶時已知水雷為有用之物要其實在合用却始於同治年間北美與南美國之接戰時也緣南美國海口甚多而無兵船北美國兵船極多而南邊所造砲船不足於用乃深謀抵禦之策窮極思通因有意想出衆人造出精巧水雷潛伏海口遂打壞北邊兵船其力有較利於砲臺之大砲數倍者其各口派有六十餘人專司安置水

雷魚管機器而設其法首先置備水雷以及機器再派幹人探測水之淺深能料敵船從何而進復畫圖對核即在所料之處安排水雷嗣後凡北船駛至南口發無不中即大鐵甲船亦被轟壞何論木船此南北兩美國之水雷其利害有足據者即如南美國京城名立其們因其地濱海口安置電氣水雷派人看守十三個月之久無一北船來過一日忽來多船其看守水雷者窺之即讓探水小船入已擬伺大船尾

進再為準轟其後大船上之水師提督亦恐小船過險升號旗麾令小船回轉意在察探有無水雷彼看守者知大船已識破機關不敢進口即俟小船回至水雷處陡發一水雷轟之小船上之火爐機器悉被炸開船成齏粉計一百二十七人中獲免者僅三人而已口外大船迅即避去立其們京城得保無恙寔以此耳可見一個數百銀之水雷轟開數十萬銀之兵船且使無數大兵船畏不敢近是不獨水雷之轟

壞具有明驗即敵船之風聞者亦皆不戰而自退豈
非大獲裨益哉雖有勇猛船主驚知某處伏有水雷
無不風聲鶴唳去之惟恐不速矣今夫膽壯之人凡
遇危險而有形可識者尚或冒險而行倘其機難測
者每多却步之意如往年普法兩國交仗良可證已
爾時法國兵船多而且堅兵弁又勇膽蕙全而無一
船敢進普國海口者亦以其安伏水雷也由此觀之
法國兵船雖多亦莫以為故能於海口想定先機用

玲瓏機器加以應變急智之人密計設伏水雷則該
處海口直可固於金湯又何慮夫大鐵甲船與極大
之砲乎外國所用水雷原有幾種一名撞電氣水雷
此種水雷觸之即發係鐵板所造內有火藥棉花用
電氣引子旋放置於船所進口之處以電線與岸上
流電箱緊接其流電箱之處有兩人專放水雷必無
虛發假如本國等船或被敵所追急須進口則岸上
經管水雷之人又能將電氣摘斷不令通入水雷雖

被船碰亦可不發以誘敵船迨其逼近水雷仍將電氣連續一經接觸無不立發若以此水雷安置遠岸非但可拒敵兵登岸所敵船所開之砲亦遠莫能攻蓋水雷之妙於砲臺者職此故耳夫砲台遇天氣陰霾以及昏夜之時或難瞭敵船駛入若水雷一觸敵船無不立發此誠百不失一之妙訣也一名電氣水雷此種水雷只可從岸上施放內用火藥自五百磅至二千磅安置水底或半沉水中自十二尺至二十尺

不等比敵到時岸上人即用電氣將水雷轟開然須在岸上預備兩處以守看敵船來與某處水雷相近一在口門並水雷對面之處一在水雷旁邊對面之處各置遠鏡即千里鏡於電氣測架上一為直看一為斜看直看處有放水雷流電箱用電線與水雷連合且此直看遠鏡到斜看遠鏡處有陸路電線連絡為通報船來之信假如直看者見其某船進近某水雷然不能必其果到與否故當用電報通知斜看之

人設或果如所云即用電報回轉查看者立將鑰匙
放下水雷轟而船即破壞矣或謂此法未必得心應
手目力無差詎知兩遠鏡之架仔細造成毫釐不繆
大凡安設此種水雷最宜水道狹隘若海口船隻出
入水道寬闊又須兩邊寬處用舊船裝石沉下或插
木椿寬而為窄然後安置電氣水雷且舊船沉處更
可安置撞火水雷並在對面兩岸築起砲臺以防大
船上之舢板挨進若能用上兩種水雷其異樣利

害有非尋常水雷所可概論者一則此等水雷其好
壞須每日試驗但試驗之法須按水雷顆數設立試
臺每七個水雷設臺一座臺上另有各件極靈巧機
器能驗水雷是否損漏穩便以及火藥乾濕電線疵
類並各機器有無窒礙統就岸上檢點無須在水雷
處試驗也一則此等水雷全憑電氣施用是以收放
均無險患設欲放時先將水雷安置妥當然後以電
綫與流電箱連合欲收則先將流電箱及電氣解開

然後再起水雷似此或放或收電氣不續自然^火不
能發故無危險之患倘用在海邊各處必須設立電
報俾看管者一氣相通知敵船在某處而後各處可
以準備惟電報又須綫埋地下不可漏風於敵人水
雷內尤須小心用好引子西國國家所用引子大概
是白金絲因引子內有白金絲故名^清流疏而不膠韜
亦無險處若用此引子必用司爾挖唐流電箱一試
即轟或未放入水雷時或已放入水雷內猶有法試

驗好歹不致炸開損人流電箱與水雷所用傳電氣
之電綫須用上等^外好面色好置於海口慎防石砂損
壞至岸上亦須暗藏絕無形跡可窺而後應敵無疎
也三即撞火水雷其製亦非一式從前美國亂時曾
廣用之但只可設在船隻出入水道之兩邊中必伏
以電氣水雷若各處如法備用敵船固易於中害然
本國船亦不可觸着矣是以設時起時稍不輕心反
受其害試即普法証之普國亦嘗用此水雷特現造

之電氣水雷其時尚未興行故用者屢有疎虞然其間利害相參如美國打仗時賴此轟壞大船數隻是也內有極好一種名省者水雷浮水面下十尺或十二尺下繫鐵錨直注水底上有兩蓋一呆一活水雷底有機關引子與上活蓋連以鐵鏈船碰活蓋落下則鍊鏈拽住引子火攢水雷之腹而立轟矣此引子如大砲之拉火着惟設伏時活蓋有法扣住不致移撞傷人其火藥自五十磅至一百磅又有不用引子

撞火水雷轟同黃強水與白藥粉其法以有底鐵筒下半段周圍小圓眼內納鉛管一根上有四五磅重鉛球一個鉛管內有細玻璃管管中貯黃強水鉛管下有銅帽內存白藥粉將鍊筒置於水雷內火藥當中船碰水雷鉛管雖不動而鉛管上之球重則自曲裏面玻璃管趁勢破碎強水自然流注下面銅帽內強水一遇藥粉火即發起迸入水雷即時轟裂另有銅帽碰機水雷內用銅帽並法條機子等件船碰機

子捺下擦着銅帽發火轟開此種水雷前南北美國
戰時所用太抵理木樁於水底上置水雷沈下水面
八尺雖仍有各樣水雷可用因現在競尚電氣餘不
足觀矣以上所論水雷都堪衛護海口但能守而不
能攻猶未足兼擅其奇於是造水雷者特闢新機又
得能攻之法焉而其式有五、一、外帖黑特魚水雷、鉄
板所製狀如魚火葯裝於前半段引子安在頭上後
半段有小機器運動尾之小暗輪此機器用氣不用

火其用氣也於將放水雷之時壓氣於火葯機器中
空處每方寸約受氣二百磅然後放在水面下數尺
不疾不徐因裏面之氣易完縱行極遠不過六百碼
且其造費太多而又二十顆中僅看一二所以不大
用也二、意利克生、攻打水雷、去年美國創造全用鋼
板身長八尺六寸高三十寸寬二十寸腹內不裝火
葯用乃特羅格利色連葯在前小機器在後梢外有
兩暗輪輪長五尺寬三尺二寸兩暗輪同軸一向左

轉一向右轉俾水雷平浮水下不致翻滾且兩旁有翅常在水面下自七尺至十二尺前身下有舵運動前行其機器處有銅管仗氣以動而其氣之蓄也以銅管與極長之印度膠管相連再用取氣機器送氣入管氣滿於中機器動而水雷自行遇船碰開後可將印度膠管抽回此法不拘就船就岸可用其水雷在水面之下望者莫能顯見所以豎十二尺長鐵杆於水雷當中如船桅式上頂小球球與水平球前緣

與海水一色敵人混難分別球後色白惟看守人知之至水雷內機器楷油之法即機器旁鑿兩小洞借水雷油又恐機器銹壞故輪軸用銅靠軸之架用硬木在水亦可耐久似此水雷凡有取氣機器無論在船在岸皆可施放緣其氣一時不能洩盡故可致遠且有舵縮住頗堪任意所至則其碰船也必矣三、哈威海水雷。祇可在船上施放見船來時牽繩放水引與船並一碰即轟。四、浮水雷。用於潮流之處如敵船

泊口將水雷放在水面下十尺至十二尺順流浮帖
船邊隨碰隨轟或用兩水雷以繩結連隨水勢流至
船頭繩一受絀則水雷必兩歧相夾無不碰轟內用
火藥自五十磅至一百磅不等此便易省費之法也
五、即水雷船是也。用小火船內有無聲機器一點鐘
能駛船五十里船頭有三十尺長木桿斜插入水桿
頭繫以水雷在水面下八尺或十尺小火船上有流
電箱以電線自箱引至水雷一碰敵船管水雷者即

發電氣立時轟開船梢以鋼板造屋保護在船之人
此法夜間可用昔美國曾兩次用轟敵船然此小火
船究難保無虞也蓋水雷轟處浪激如山船小力單
勢必翻沒同治二年以前所用如是現在英法美德
俄各國造作大異於前縱水激而船不受沒矣今試
即砲與水雷較一砲發而未中易於再裝且砲可多
備似乎疊放不窮若水雷一擊之後不能再舉故安
置必求其極藏施放必求其極準不然則敵船前進

一步而水雷之無損於彼者轉可有益於彼矣是以水雷須安置兩三排方為足用如第一排不及中未必第二排仍不中也又水雷之處既可用電綫轉報抑且夜間須養氣石灰針之號燈俾巡哨小船暗藏船內探望敵船來路及敵船駛至某水雷處即將此燈反照以光射報岸上可照三十餘里之遠內有暗記瞭如指掌更有最為緊要之事凡所設水雷及所繪圖式宜萬分機密勿令人知倘水雷局人洩機於

外或將圖式示人須嚴查重究萬一敵船闖進口子則退兵時必先將所設水雷盡數毀壞毋資敵人以自貽害此用水雷之大略也國家之欲用水雷洵防海口之要圖亦禦寇之良法也誠能居安思危先事預防擇才識兼優者以經理其事先須熟視各口之情形勘驗水道之淺深濶狹與水底之砂石淤泥於是度其船隻必由之處溯其潮流分合之原復驗砲之落子遠近風之順逆大小均當相時而應慮密思

精始能奏其寔效若視為不急之務因循自誤一旦
敵氛四起欲求計出萬全恐倉猝以圖噬臍莫及雖
有治法而無治人亦仍歸於無用而已

照相三法

照相三法一用布一用紙一用玻璃用布者英國他
拔氏於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始時以西國布紙
蘸淡鹽水曬乾復塗硝強銀水塗時於暗室用燈不
見日光布將布紙火上烘乾隨用畫或樹葉置其上
置於透光不見日之房經一刻時候畫像即呈於布
紙之上再蘸生鹽水一次於其上則永不變此一法
也一用紙其法以片紙先塗硝強銀水俟乾再蘸埃

阿顛鉢打司菴水使成挨阿顛銀一層於紙面製此紙不須避光此紙光不變可預製待用至照相時復以硝紙銀及醋強水架泐樹酸三物用開水淋紙然後以紙入鏡箱中照相畢以銀醋樹酸之水淋之其時未有形跡也就火酒燈上焙乾則像呈紙上矣形神畢肖此最妙之法第焙乾須更以蘇打水洗去紙上輕光乃歷久不變此又一法也用玻璃法有二一用蛋白開挨阿顛鉢打司菴水塗玻璃片照相一用伊打酒化火棉為水即以此水開挨阿顛鉢打司菴塗玻璃焙乾再塗硝強銀水入鏡箱中照相此法最為捷速於六十分時中之一分時候即可照一法此用玻璃照二法有一法也

風雨表

西國風雨表之製全在度量天氣輕重以定陰晴其
法用玻璃細管中貯水銀管外細畫度數升則主晴
降則氣輕雲墜而主雨若驟降則防烈風漸則宜防
風雨當風雨時水銀雖升晴未可必須俟升則^高而定
則風雨止矣凡海船出洋每慮颶風為患有此考驗
則可先事預防邇來所造有不用水銀者其式如時
辰表內有盤而以銅條壓抵天氣輕重有針與之相

聯隨其漲縮旋轉盤面以度定定數其內用羊皮者雖
能隨天氣之燥濕為轉動而歷久易頽源常修易顧
此等皆尋常製作未足奇也近來順德有溫庭園先
生者其人精天算明格致於化學光學皆造其微西
學無所不通所製風雨表獨探秘鑰迥出西人之上
觀其表能預知於三日之前且能知始何時止何時
或僅雨而無風或風雨交致而無所害歷歷驗之而
不爽斯真能洩陰陽之秘挾造化之微而與天地爭

其功用矣技至此神矣哉

外夷月日 梁章鉅

外夷嘆咭喇咪喇啞及大小西洋大小呂宋佛囉哂
疇囉等國每歲以冬至後十日為元旦足三百六十
五日為一年每至四年於二月內閏一日自奉耶穌
教之年計起迄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

天朝道光十九年己亥也今將外夷各月分名色及
其日數開列於左正月曰然奴阿釐共三十一日
飛普阿釐共二十八日三月曰嗎治共三十一日四

月曰噉悖釐爾共三十日五月曰咩共三十一日六月曰潤共三十日七月曰如來共三十一日八月曰阿兀士共三十一日九月曰涉點麻共三十日十月曰屋多麻共三十一日十一月曰娜民麻共三十日十二月曰釐森麻共三十一日此各外夷相傳之月分名色也其稱我中國各月分亦別有名色如正月曰乏士們二月曰昔鯁們三月曰塌們四月曰活們五月曰輝色們六月曰昔士們七月曰森們八月曰噉們九月曰那引們十月曰鼎們十一月曰林們十二月曰都噉爾們

各國元旦不同

天下各國所立為月正元日者各不相同中國伊古以來則有四正如周以子為天正商以丑為地正夏以寅為人正建朝領時三代各不相襲秦併天下則用亥正漢武因宣尼之言改用夏時二千餘年來莫之或廢至於此外天下各國則有五曆一曰泰西曆

以耶穌生為元至今凡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同治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為正月元旦俄羅斯雖不
奉泰西曆但比歐洲各國為後十有二日一日曰
歷以麻哈默德斃壽國之年為元至今凡一千二百
九十年以同治十三年七月為元旦一日巴社歷以
薩沙尼朝末主野特日即位之年為元至今凡一千
二百四十三年以同治十三年六月為元旦一日猶
太歷以開闢為元至今凡五千六百三十四年以同

治十三年八月為元旦一日暹羅緬甸諸國歷一為
國年以暹羅勇士非雅克勒時為元至今凡一千二
百三十五年以同治十三年二月為元旦為佛年以
釋迦牟尼涅槃之年為元至今凡二千四百十六年
以同治十三年三月為元旦凡此五歷皆與中國殊
異近今日本亦改用泰西之曆而以開國為元至今
凡二千五百三十五年惟是曆算之士推求象緯則
皆以春分之日為元旦至于各國所計每一日中以

何時刻為一日之首則又不同猶太國人以即日黃昏至翌日黃昏為一日中國人以即日子時至翌日子時為一日按之晷刻以十一點鐘為交子初十二點鐘為交子正所餘一日之始者乃以夜間十一點鐘為起計而西國航海之人則又以午正十二點鐘為一日之始蓋每日正午船主仗長必用量天尺觀測太陽高低度數則知船主何方自前日午正至今日午正凡行路若干里故以正午為一日之始也

中外互換和約各國

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北德意志國奧斯馬加國日斯巴尼亞國荷蘭國瑞成頓國瑞威國丹國西洋國葡萄牙意大利國比利時國日本國秘魯國共十六國

外國秤尺

英國一磅即中國十二兩

一因制即中國尺七分零九毫二絲

一幅地印中國八寸五分一釐

一碼印中國二尺五寸五分三釐

法國一吉羅萬積麼印中國二十四兩七錢九分四釐

一萬積麼印中國二分四釐七毫八絲

一邁密印中國二尺八寸一分七釐

一柔的邁密印中國二分八釐一毫七絲

一審理邁密印中國二釐八毫一絲七忽

布國一啤賦印中國十三兩零三分八釐

一啤賦印中國一兩三錢零三釐八毫

一咕噠賦印中國一錢三分零三毫八絲

一昨賦印中國一分三釐零三絲八忽

一吠嘶印中國八寸分四釐二毫

一昨哩印中國八分八釐四毫二絲

一因制印中國七分二釐八毫
絲英國多一厘八毫八絲

海外奇鳥

亞阮利鳥產厄日多國羽毛黃黑色高二三尺首有

冠喙如鷹巢於山穴生子令視日月不瞬在留之性
勢猛能攫食羊鹿

厄馬鳥產秘魯國長頸高足翼翎美惡不能飛足如
牛蹄黃赤走馬不能及卵可作盃

墨西哥國雞大如鴉羽毛華彩吻上有鼻如象伸縮
自如縮僅寸餘伸可五寸尾如孔雀屏

無對多產瓜哇島其足腹下生長皮如筋常倒懸枝
上毛色五彩不飲食

長吻鵲產伯爾西國吻長等身薄如紙

弗思尼鳥產亞利比亞國壽數百歲將終則聚香木
成堆然火自焚遺灰成蟲以仍交復其形

駝鳥產亞非利加身巨力大高七尺重三百餘磅羽
不甚大故不能飛僅兩翅偏反而行腿粗類駝故名
駝鳥遇危則腿踢極利害眼明身高能遠見毛黑尾
翎白僅十餘翎翎一磅值銀十兩至四十兩土人取
此鳥弓長三尺以葦為箭以骨為鏃敷以毒藥俟鳥

生蛋時移蛋巢外伏身巢內俟鳥歸巢射之可得也
白翎活拔則色佳死則否鳥行疾於奔馬策馬追鳥
每不能及俟追久而鳥力乏乃可得之鳥被追急則
藏首於沙內露身於沙外以為人不見而易獲其
巢以腿穴沙寬五尺深尺五寸數鳥一巢輪流生蛋
數十大如人首重三磅有寄枚蛋性補人土人取蛋
不盡取日取數枚鳥見巢有蛋則不疑常取則取之
不盡矣蛋之殼厚而堅如磁土人以為器外國人呼

此鳥蛋為輿回得力此鳥可當馬騎行速於馬惟產
於家則翎減色蛋不生且無物不食不但鷄鴨皆食
果則連核食而且木片銅錢鐵皆食此鳥食沙故銅鐵
皆消也

卻火雀產印度燕羽置火中火滅毛羽與傷

光頭鶴產天竺國其高大為諸鶴之冠身高五尺翼
長一丈羽灰色翼下及胸色白足高頸長喙長而利
頸毛光細故名曰光頭鶴項下有皮如囊張口極大

能并吞一狸一猫一蛇喜食骨及蛇與魚鳥天竺人
畜之取其食死物去穢氣性柔音洪小兒折枝擊之即
聲如虎吼西竺人養於家過宴音立席側侍宴者必
謹防如稍忽即筵物皆為所食矣

朝鮮國雞尾長三尺

來而鳥產奧大利亞林中乃雉屬所以名來而者以
外國古樂器有名來而者此鳥之故尾形似之名此鳥頂毛及
口皆似孔雀惟口長一寸而色黑不似孔雀色紅身

與尾共長四尺三寸而尾長二尺五寸長過於身身
與足皆雉似翅圓而不甚大雌雄色異尾異雄者大雌
者小雄尾上揚雌尾下垂尾之長翎凡十六莖中二
莖細如線而最長其莖兩邊內向一邊無毛外向一
邊有毛旁翎十二莖亦細莖之兩邊皆有毛而長外
二莖闊而大向內一邊毛長向外一邊毛短其向內
長毛黑白相間翎莖有白線邊莖如玉此鳥性多疑
畏常避人匹居行疾不善飛矜愛其尾喜則開其尾

如孔雀巢居生卵必二卵別有小種相似而小亦其類也

四足鳥產印度大如鶉鳴似鷓肉翅能飛行別名離於背不踐稼穡

鷓鳥產蘇門答臘島高四尺之似駝駝卵大二升能食羊

鷹王產呂宋島飛別衆鷹從之或得禽鷹王先取睛羣鷹如教食

亞爾爵處日多產墨西哥國冬巢水次一歲一乳自卵至翼不過半月過此則海風甚大舟楫不行

火雞產三佛者鳥者頂有軟紅羽如紅絹二片毛如羊而青色爪甚利好食熾炭產摩鹿加島其色紫其卵殼厚或斑或白可為盤

霧鳥產蘇蘭安汶等島狀類錦雞兩翅之端脩細尺餘尾如燕剪

鹿多產安汶山中形如鶴高丈過之毛如鹿皮尾短

無翼如雄鴨足三趾足後距

暴鳥類形似錦雉五六寸冠毛高尺餘色青藍柔膩如孔雀之屏凡人則展屏相匹

捕魚鳥身生皮囊如網善捕魚

屍婆鳥形如婦人栖船桅上水淫下頃刻泯骸赤體穢罵之則去六坤柔佛等島恒有之

洋蝙蝠大數尺重二三斤翅色紅三千歲則化白

海外奇獸

稍割牛產印度角長四尺十日必一割不割則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倍之

海馬產於南冰洋北冰洋之海中地極寒產愈多頭小身大其身前大後小鼻大口闊口上有鬚粗硬如馬鬃眼小而明有光熒然耳在頭後隱藏不見齒長而堅同於象牙齒之大者長至二尺或重五斤或重十斤尾極短足極長前足長至二三尺足如鴨掌指皆有甲皮厚一二寸有櫟色短毛初生色黑長則色

褐老則色白身之長丈餘者有之二丈者有之圍徑
八尺者有之一丈者有之重約千餘斤有四乳育子
則出海登岸性善喜羣行有匹耦不亂夜卧冰上必
使其一巡夜防害見害則嗥羣起而避食海帶及蛤
蚌之屬人俟其登岸阻水捕之捕以熬油牙之用同
於象牙皮之用可為海船鐵貓之索初生無牙頭如
人形故人初見此物不知其名呼為海人 又有海
牛形與海馬畧同亦生南北冰洋中捕得小者可畜

於家

按臺灣志康熙四十八年底耳內有物狀似馬
脊上有鬃長三四寸其尾如獅腹下四鬚如
四脚浮游水面又五十二年有物大如牛高
可五六尺豕面長鬚雙耳竹批牙齒堅利
皮似水牛毛細如猴四足如兔有尾能行水
上弦二海馬海牛之類也

異象產印度能渡人言命負物往他輒不爽

袋鼠產西國腹下一袋可兜小鼠行走跳臥如常亦
懼貓

慢畜譯外國字其形狀如貓身長不過二尺爪甚長
前兩脚或二三爪後兩脚必三爪毛甚乾粗色雜定
居於樹間樹葉何色爪之即何色也尾極短如羊尾
高出自南亞美利加深樹林中因樹枝交接畜終
久仰攀因爪長而掛於枝上掛上枝極其費事以下
則滾跌而下一月工夫約行三里如履平地其爪卷

屈而行每生育只生一個小者馱於背西國之人以
此為多用之物比之慢性之人故名慢

獨角獸產印度形大如馬毛色黃角生額間長四五
尺其色如作飲器可解百毒其鋒銳能洞獅腹

鼻角一名羅達產印度身長如象足稍短徧體皆紅
黃斑點頭如鼠嘴如兔皮如鎧刀箭不能入有兩角
一在鼻上一在頂堅如鋼鐵將与象同磨角山石觸

象腹輒斃

山狸產厄日多國似麝脐後有囊多滿輒病就石則
去香如蘇合

巨象產摩洛哥國一牙重二百斤

亞爾加里亞產摩洛哥國形似貓尾後流汁奇矣
懶而產阿非利加洲爪如人指鬃如馬腹垂地行一
月不逾百步緣樹食菓兩日如及

墨猴產南洋長四五寸目如瑪瑙毛純黑而滑膩柔
軟赤欠濃墨國人作字則义字缺坐侯作字畢乃飲

其餘墨渡路奴交

海外奇魚

把勒魚長十丈首有二孔見海船則噴水上注勢若
擊河船為之沈

斯得白魚長二十餘丈性最良漁人為魚所用輒
解其厄

刺反而多魚產西洋形如鱷魚長尾鱗甲刀箭不能
入利爪鋸牙狀甚獠惡入水食魚陸食人高百餘里

遠近皆避第其行甚遲小魚百種常隨之以避他魚
吞噬生子初如鵝卵漸長且長二丈吐涎於地人畜
踐之即仆因就食凡物口動下類此獨動上躍者月
不食人見而却走必逐人逐之彼亦却走其日入
水則鈍出水則明見人遠則哭之近則噬之西洋人
稱其慈悲為刺長而多故名獨有三物能刺一仁魚
通身鱗甲性腹下有款索鬚甚利遇之輒被刺死一
乙苟滿鬼屬其大如貓善以泥塗身令滑俟此魚來

口輒入其腹吞食之藏又能破壞其卵一雜腹蘭魚
此魚最喜食蜜養蜂家四圍種雜腹蘭則不取
近

蘇斯馬魚長四丈是短皮堅額有角如鈎寐時以角
掛石者日不醒

島魚大如山背有獸形體方骨軟脆有聲能鼓大風
形如島海船誤擊其旁輒為所害

風魚產西紅海中土人取之製於空身首所向風

即應起

鮪魚僅尺餘有殼六足足有皮行則豎半殼以當舟
張足皮以為帆

人魚有三一鬚眉畢異特手指異相連如鳧爪西海
嘗捕得之不言不食縱之入海鼓掌而去一身骨肉
皮垂地如裳噶蘭士人嘗得一女飲食動作異
一長三四尺色黃脗有根長數十丈蒂於海底根斷
即死

鱈魚能屈曲直獄終令過鱈魚潭上曲者輒為人所
食

浮胡魚產真臘嘴如鸚鵡八足

龜龍產摩洛加四足長牙殼大盈丈以為盾

魚目蛇長數十丈多目盤旋樹上過其旁在穴與通
乍皮質堅韌刀鋒不入焚之以火節自斷

巨解大丈許殼覆地如矮屋可容人

海和岩形如人口潤玉耳噴笑則風起

海外奇獸補

更格盧產澳大利亞身如大鹿足前短後長尾亦長善跳躍每以後足蹴地為力尾亦然如也也肚下有皮下垂約如袋形跳動時見所生之子不能同行則納於袋內如神負然

鴨嘴之產澳大利亞居水中首亦足皆如鴨形身似鼠而尾短卵生而能哺以乳

皮法耳產北亞美理駕大英屬國皮極細極佳人

所取以為帽者形如松鼠

海外奇鳥補

公佗兒產南亞美理駕其大為多中莫比嘗見西里奮展闊約有一丈三四尺之則穴摩鹿能攫而食之其棲息常立山頂

思古齋叢鈔卷五

目錄

李中堂六條復議

丁中丞六條復議



李中堂六條復議

奏為欽奉

諭旨詳細籌議海防緊要應辦事宜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
應辦事宜撮叙數條請飭詳議一摺沿江沿海防
務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並各該將軍督撫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隨時籌畫而備禦究未可恃亟應實力講求同心
籌辦堅苦貞定歷久不懈以紓目前當務之急以
裕國家久遠之圖該王大臣之陳練兵簡器造船
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係緊要機宜著李鴻章等
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一月內復奏此外
別有要計亦即一併奏陳不得以空言塞責等因
欽此旋又准總理衙門抄奏知照以丁日昌續擬
海洋水師章程六條請

飭彙入該衙門前奏一併妥籌復奏
硃批依議欽此仰見

朝廷思患豫防力圖自強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
各國條約已定新難更改江海各門戶洞開已
為我占教人公共之地無事則同居異心猜疑
既屬難免有警則我虞爾詐措置更不易周值
此時局似覺防無可防矣惟交涉之事日繁彼
族恃強要挾在在皆可生衅自有洋務以來迭

次辨結之案無非委曲將就至本年日本興兵
臺灣一事總理衙門王大臣占該使臣多方開
諭於管夷唇焦猶款

聖明主持於上屬

飭各疆臣嚴密籌防調兵集船購利器築礮臺一時
並舉雖未即有把握而虛耗完已稍壯該酋外
怵公論內攝兵威乃漸帖耳就款於

國辭民情尚無窒碍未必非在事該臣挽救之力

臣於查時初起時即緘商總理衙門認明是和
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洋人論
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欲以筆舌勝之此
必不得之數也夫臨事籌防措多已多不及及
先時豫備倭兵亦不敢未烏得謂防務可一日
緩哉茲總理衙門陳請六條目前當務之急與
日後久遠之圖業經綜括無遺洵為救時要策
所未易猝辦在人才之難日經費之難籌畛域

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
畫餅也然則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
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偏邊多在西北其強弱
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
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未往自必
廣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
噬之計一國生事法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
有之交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

之精工力百倍礮彈所到無不摧堅水陸關隘
不足限制又為數十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
乘交幻如此而我猶以一成法制之舊法醫治
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
庚申以後夷勢駸內向薄海則第之倫莫不
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訾議既不悉局中
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禦侮何能則茫然靡
所依按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已知彼而能決勝

者若彼之所長已之所短尚未探討明白但以
逞豪氣於孤注之擲豈非視

國事如兒戲耶臣雖愚闇從事軍中十餘年向不
敢畏縮自甘貶戾

君父惟洋務涉歷頗久見向稍廣于彼已短長相形
之審知之較深而環孔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
逮又多拘成法牽于衆議矜欲振奮而未由易
日窮則變則通蓋不壞通則戰守皆不足恃

而和亦不可久也謹就總理衙門原擬逐條詳
細籌擬切實辦法附以管見畧為引伸丁日昌
所陳尚有可採一併彙入核擬以備蕞蕘之教
仍請

勅下在廷王大臣詳晰謀議請

旨定奪總之居今日而以整頓海防舍变法与用人
別無下手之方伏願我

皇上以念社稷民生之重時勢艱危之極常存欽然

不自足之懷節者况冀講求軍實造就人才皆
不必拘執常例而尤以人為至要使天下有志
之士莫不明於洋務庶練兵製器造船各事可
期逐漸精純積誠致行尤需歲月遠久乃能有
濟目前固須力保和局即將未器精防固亦不
宜自我開衅彼族或以弟分年禮相加不得已
而一應之耳所有道

旨詳議緣由謹繕摺密陳並將議復各條繕具清單

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正在繕摺向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二十

八日奉

上諭文祥奏敬陳管見一摺查海之事雖權宜辦結
後患在在堪虞日本占閩浙一葦可抗倭人習慣

食言難保不再生枝節前因議買鐵甲船及水礮
臺各節倉猝莫辨刻下事機已緩亟宜趕緊籌畫
以期未雨綢繆著沈葆楨等悉心籌畫並著李鴻
章李宗昂將前議購買未成之鐵甲船水礮臺及
應用軍械等件迅速籌款購辦庶幾兵械精良有
備無患等因欽此並抄文祥原奏到臣查沈葆楨
十月四日來函倭使大久保已抵琅璫業經約期
撤兵自不致再有變局惟文祥慮及日本距閩

浙太近難保必無後患目前惟防日本為尤急
洵屬老成遠見該國近年改定舊制藩民不服
訪聞初頗小閩久乃相安其交衣冠易正朔每
為識者所譏然必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礮火
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鐵于國計民生不
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
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
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臺灣之舉泰西珍

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奔則近在戶圍伺我宏
實誠為中國大患今雖勉強就範而其深心積
慮歎歎我物產人民之盛感莫幸我兵船利器
之未齊將來稍予向隙仍將為患是錢甲船
水炮臺等項誠不可不趕緊籌備惟巨款既已
可指定造亦為需時臣已於後議總理衙門造
船一條內洋切言之至前議買鑄甲船一為沈
葆楨飭日意核議購之丹國錢船因事中止昨

丹國使臣拉斯勒福過津面詢據稱此船約值
銀六十萬兩與日意核價不符臣屬該使未
春由京回津再議一為出洋委員容闈在美國
查核有新造未成錢甲船一號需洋銀一百七
十萬元臣詢駐津美領事據稱此船未必合用
總稅司赫德亦向總理衙門言及其不甚可
靠臣批飭上海道信致容闈切實考較再行核
核以上二船均議購而未成此外洋商獻圖亦

甚多因相阻過遠需費過巨誠恐誤買舊船未
敢遽訂似須委員前往該國議購為妥其水砲
臺船一項總理衙門現飭赫德向英國詢問價
值上海洋行亦有承攬訂購在接滬局委員馮
煥光等稟稱該局仿造一隻以春可成似尚不
難陸續添製惟是有備而無患者立國之根基
不戰而能人者攻心之上計自未備邊馭夷將
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廢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

外交亦可窺敵情而中國并其近者而置之殊
非長駕遠馭之道同治十年日本初議條約後
占曾國藩均奏該國之約後中國之派員駐紮
日本實未我國商民藉探彼族動靜莫可聯終
牽制消弭後患上年甬經換約未及籌辦而該
國遂於今春興兵臺灣先有使臣駐彼當能
預為辦阻密速商辦否則亦可於發兵之後占
該國君臣而折廷爭於在京議辦更為得勁今

去事粗定此舉未可再緩援說

勅下總理衙門王大臣遴選熟悉洋情以練邊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員說

旨賞給崇銜派往駐紮日本公使外託鄰邦招聘之禮內若華民津澤之誠倘彼別有詭謀與難偵得知情相機控制向該國橫濱長崎箱館各處中國商民約近華人既經立約不可置之度外俟公使到彼應再酌設總理司官分駐口岸自

理訟賦以維

國體不特此也即泰西諸大邦亦尚

特簡大臣輪往蒞駐重予祿賞而定以年限以宣威信通情款之在中國交涉事件有能議結或所立條約有大不便者往與該國總理衙門往復辦証隨時設法商易可漸杜該使蒙蔽之弊似於通商大局有裨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後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總理衙門原奏緊要應辦事宜逐條切實
辦法並將丁日昌續奏各條併入詳細擬議恭
呈

御覽

一原奏練兵一條內稱若求實在可禦外患事
較辦髮捻法賊為更難兵亦後辦髮捻法賊宜
更精洵是不刊之論蓋髮捻苗回法賊皆內地
百姓雖有勇銳堅忍之氣而器械不及官軍之

精備可以勦拔芻施於外洋奉為教國專以兵力強弱角勝彼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即指勝必終敗教於海道內犯自須亟練水師惟各國皆系島夷以水為家船砲精練已久非中國水師所能驟及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若陸軍訓練得力教兵登岸後尚可鏖戰砲臺布置日法教船進口時尚可拒守但用旂綠營弓箭刀矛抬鳥槍舊法斷不足以制洋

人並不足以滅土寇即如直隸練軍屢經挑逗整頓近始芻習洋槍小砲以勦內寇尚屬可用以禦外患實未敢信各省抽練之兵大率類此用洋槍者已少用滾礮及炸礮者更少其勢只可加練而不可減練只可添練洋器以求制勝而不可拘執舊制以圖省費前督臣曾國藩於同治十年正月復奏籌備海防摺內謂沿海之直隸奉天山東三省江蘇浙江兩省廣東福

建甯省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各應輝併
設防沿海七省共練陸兵九萬沿江三省共練
陸兵三萬統計每年需餉八百萬兩因年款可
籌議遂中止并總理衙門擬以曾經制勝之洋
槍隊練習水戰丁日昌擬選練陸兵合天下得
精兵十萬人占曾國藩前奏用意異同惟陸軍
与水師用法殊殊練法亦異水師猶可上岸擊
賊陸軍未便強令操舟似不宜兩用以致兩誤

臣愚以為沿海沿江各省現有練兵槍隊雖不
及曾國藩丁日昌所擬十餘萬之多然與年多
而年用不減少而求精但就現立陸軍認真選
汰一律改為洋槍砲隊凡綠營額兵疲弱勇營
酌加裁減餉印加給新練之隊沿海防營並
換用後門進子鏡緊要口岸附近之寨屯紮大
枝勁旅有事時講操練營築堡壘有事時專備
遊擊不准分調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築沙土砲

裁減綠營數兵
陸軍改為洋槍
砲隊

仿洋式築沙土砲
臺

臺以地步寬展。橢圓堅厚。為礮位宜向用。口徑八寸至十餘寸。在擇將擇兵。演習之。務在及遠。愈遠愈妙。務在能中。不中不費。即所派葉能對症。有備無虞者矣。

一原奏筒器一條。西國水陸戰守利器。以礮砲水雷為大宗。砲有前後。門生熟。鉄純鋼之分。礮有前後。門滑膛。來福。之異。水雷有用器。物廢物。電業。發火之別。竊嘗考先年國。與英而。以片大。

異洋鏡一項。各國改用。後門。以其手法靈捷。放速。而及遠。片舊制。前門鏡。賤價售于中國。每為外人所怪。英俄法美泰西五大強國也。片後門鏡名目。英之玉精。在日亨利。馬梯呢。片次曰士。乃得俄曰俾尔打。德曰呢而根。法曰沙士。鑄美曰林明登。以利鈍。遲速。較之。則英之亨利。馬梯呢。精於俄之。俾尔打。德之。呢而根。法之。沙士。林明登。又精於英之士。乃日及德。法諸鏡也。林明

登士乃得二種近年已運入中國自京及沈葆
楨均購存林明登千枝上海機器局亦能仿造
惟兵勇粗疏去多士乃以機簧較簡購價較省
修改後便現擬令各營酌換士乃以鎗而向以
林明登認真操習由漸而精並令津滬各局先
購林明登造子機簧仿製子為銅捲以便接濟
仍與總理衙門商購英國亨利馬梯呢鎗若干
枝又與俄領事訂購俾爾打喇鎗千枝以備將

洋礮

士選鋒去採用五礮位一項美德兩國新式最
精德國克鹿卜後山鋼礮擊敗法兵尤為馳名
且逐年購到克鹿卜大小礮五十餘尊分置大
沽炮台天津防營其最大者飛子口徑八寸足
抵前山礮口徑十一二寸之子力然每尊價約
二萬元苦於子力多購或託鋼礮過大藥力過
猛用久或致損裂故英國多用前山熟鐵未福
長彈大礮曰烏理流曰阿墨斯曰郎曰回德活

特三家尤著大者口徑十一寸至十五寸身重
至八萬斤以上子彈重至六百磅能打穿二十
餘寸厚之鐵甲惟起運維艱價值尤貴中國尚
無購用在陸路行仗小礮則以德國克鹿卜四
磅後門鋼砲美國格林連珠礮為精捷且又久
定購數十尊以備遊擊要需目下滬甯各局只
能仿造十二磅至六十八磅之圓彈鋼鉄炸砲
淮軍習用已久遠勝中國舊製而不及西洋新

式之精仍擬仿也烏理治阿墨斯以即之式稍
以熟鐵而機器未備外國每造鎗炮機器全副
購價亦數十萬金再由洋購運鋼鉄材料殊太
昂貴況俟中土能用洋法自開煤鐵再添購大
爐氣錘壓水柜等機器仿造可期有成若克鹿
卜之鋼砲回德治特之熟鐵砲係用生鋼生鐵
鑄成該廠自有秘法更未易學步矣至水雷一
項轟船破敵最猛從前南北花旗之戰南兵獲

定而不動之水雷

能行動之水雷

雷力居多。德法之戰，法國兵艘十倍於德，而波羅的海法艘未敢深入。全仗水雷之功。法分為兩類：一為定而不動之水雷，或匿於木椿木柳之間，或用錨字，其方位使沈水中，或陸地城壁被攻時，於缺口處安置，此專為自守而設。一為能行動之水雷，或浮水面，順風力飄動，或用機器自行，或於鐵船首伸出長竿，置之，或亦作拖帶水雷之船，此可為攻敵之用。近來核致

之學日精，水雷之法亦日精，多以強水船物廢物及電線發火，其船而發火，磨而發火，此用法點放尤佳，用藥僅五六十磅，無論何種兵船皆可轟破其底。聞各國皆講究此物，製存極多，其用時必於水中批列數行，每口安放數十具，使敵船疑畏不敢進。滬津各局現只能仿造，其粗劣而電機銅絲鐵線漿皮等件仍購自外洋。須訪募各國造用水雷精藝之人，來華教演庶

添購造藥機器

易精進。至火器。考用洋式礮子火葯兩項。六係
要需。津局有造藥機器四副。日出二千餘磅。已
可敷用。惟槍礮多而子彈者少。滬局僅造藥機
器一副。日出千餘。宜添購機器。互蘇甯。推廣製
造。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槍礮之子葯。均宜設
局。互內地仿造。否則事。購自洋。務。珠。以備
緩急。且。滬。津。各。機。器。局。逼。近。海。口。原。因。取。材。
外洋。就。便。起。見。設有警。變。先。須。重。兵。守。護。實。非

設製藥法局於腹
地通水

穩著。嗣後。各省。籌。添。製。造。機。器。必。須。設。局。於。腹
地。通。水。之。要。海。口。若。有。戰。事。後。政。自。製。備。可
源。運。濟。也。

一原奏造船一條。查布國防海。新論有云。凡與
濱海各國戰爭。若將本國所有兵船。運往守
住。敵國各海口。不啻其船出入。則為防守本國
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數千里。敵
船。乘。可。到。各。要。口。設。防。以。合。力。散。布。于。甚。大

海防分則最要
次要

之地而兵力單一受創全局失勢故必聚
積精銳只保護緊要數要即可固守其語所論
極為精切中國兵船甚少豈能往堵敵國海口
上策固難不到外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
廣東沿海袤延千里口岸林立若必一一宿以
重兵所費浩煩力既不給勢必大潰惟有分別
緩急擇尤為緊要之要如直隸之大沽北塘山
海關一帶係京畿門戶是為最要江浙吳淞口

江陰一帶係長江門戶是為次要蓋京畿為天
下根本長江為財賦輿區但能守此最要次要
地方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畧為布置即有挫失
於大局尚多甚碍惟既以固守必預將所有兵
馬礮位軍械輜重並工局物力儲備堅厚強軍
慎百安而不辦其宗

廟謀圖算平昔之經營臨時之調度皆不可一毫錯
亂道光二十一年英船入長江而令局始震

咸通十年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竄跡
覘我要害制我命脈而我所以失事者由於散
漫設防東援西調未始令力聚于緊要故至今
議防海則必鑿前轍揚敵情守防之之法大要
分為兩端一為守守不動之法如口內礮台壁
壘格外堅固須能抵禦敵船火礮之彈而砲台
所用砲位須能擊破鐵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
鐵船設法阻擋水路並藏伏水雷等器一為挪

移應之法在兵船與陸軍多而且精隨事游
擊可以防敵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師鐵甲船
與守口大礮鐵船皆新不可少之物矣現計
閩廠造成輪船十五號內有二號已在台灣遭
風損壞滬廠造成輪船六號內有二號馬力五
百匹配礮二十六尊占外國大兵船相若其餘
各船皆僅占外國小兵船相若然已費銀
數百萬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購致是以中

派員帶學生工匠往英國造船

國造船之銀信於外洋購船之價今急以成軍
須在外國定造為省便但不可轉托洋商誤買
舊船徒糜巨款訪聞兵船及鐵甲船以英國為
最精英之官廠公司廠均以造鐵甲之優劣相
與爭鴻日新月異應揀派以於製造畧知兵事
之員監帶學生工匠前往由總理衙門會商駐
京使臣移知該國兵部俾得就赴各廠考究何
等船製最為堅緻靈捷並宜於中國水道在與

其議價定造即將帶去華匠兵士附入該廠
及武備院學習造工並講求駕駛操練之法
俟成船後配者炮位隨船回華庶有實濟而
中國船廠仍量加開拓以備修船地步至擬
設兵船數目如丁日昌所稱北東南三洋各
設大兵輪船六號根幹輪船十號合共四十
八號抵用外高短二十八號竊以北東南之
洋須有鐵甲大船二號北洋宜分駐烟台

鐵甲船分駐烟台
並長江各處

旅順口一帶東洋宜分駐長江外口南洋宜
分駐廈門虎門皆水深數丈可以停泊一
有事六船聯結專為洋面遊擊之水師而
以餘船附焉之勢較壯約計宜造鐵甲船
每隻需銀百萬兩內分費已不貲只有先
購此項今年籌辦中更有能力再置他船
或由閩滬各廠陸續仿造兵船總以足成
四十八號為度惟守口大炮鐵船印所
設水炮台船係西

洋新製利器以小船配極重之炮輔以岸上
炮台四面伏擊阻遏中流能自行動最為
利勝凡要口須添設一二艘守在外國宜
購每船連礮約價銀十餘萬兩但岸滯不
能涉海須將礮位鐵甲分拆運載來華
裝配應俟委員到彼一併察辦如價省
運便陸續購造二十號分佈南北各口
抑或由外洋購大礮由華廠照式仿
造鐵船更可次第添置

五丁日昌奏稱裁併五十號艇船可省給
一號大兵輪船裁併十號濶口船板可省給
一號根幹輪船計各省沿海水師舊制各
船糜費以之供給大小四十八號輪船尚覺
有盈無絀步評查同治十一年五月臣於
奏船政事宜摺內擬議裁撤各省艇船以
各船修造養兵之費抵作輪船月費經總
理衙門議令各該督撫奏辦迄今並未議

議今添購鐵甲各船巨款必須另行籌集俟
購回時著給練兵一切費用查丁日昌所
議請

旨初下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各省將舊置
及新添紅單拖罟艇船舢板等項分別裁併步
著輪船以免糜糜而資實用

一原奏籌餉一條近日財用極絀人所共知
國振作必統天下令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

裁併艇船專
著輪船

疆之域自乾隆年間始輝版圖。多論開闢之難。即其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於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且其地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國南近英屬之印度。外日強大。內日侵削。今昔異勢。即勉圖恢復。將未斷不能久守。屬國外國新與。紙及西路。揮拔。咳什。噶爾。回苗。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並與俄英兩國立約通商。是已與各大

邦勾結一氣。不獨伊犁久蹙已也。揆度情形。俄先發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願中國得志於四方。而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取西域。師老財痛尤慮別生他變。曾國藩前有暫棄南外專清南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今玆命將出師。兵力始力。苟不能速可否。

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一面招接伊犁。烏魯木齊。咳什。噶爾。

暫棄南外專清南內

等回苗准其自為部落如中貴蜀之苗猺土司
越南朝鮮之累年正朔可矣西存之則西利俄
英既免其懷兼併中國亦不至屢煩兵力似為
經久之道况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其傷海
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
辨之在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大
軍似須畧為核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
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否則以此財力改備東

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之餉運有不困窮艱
屢去卦至此時開辦海防約計購船練兵商器
三項至少先需經費一千餘萬而本年八月間
戶部奏復文祥寬籌餉需摺內議請暫停內府
不急之需而海防用項仍多可籌姑令各省先
備各項存款移緩就急抵充防費完之各省尚
支庫措之數視歲入之數字不浮溢數倍更有
何款可以存留借抵必不日已應仍與總理衙

提部庫歷年提
存四成以及各海關
四成洋稅以作防費

內五年奏案專提部存以及各海關四成洋稅
一款為目前開辦之需除津海關四成奏歸天
津棧器局江海關四成內之二成奏歸上海棧
器局山海江漢兩關四成內奏充軍兵及
淮軍月餉沒水一關奏留為防軍需均為海防
而設毋庸置議外其餘各海關四成洋稅及部
庫歷年提存四成應請專省總理衙門及海防
統帥大員會商撥用此後即責令各關另款封

借洋款

存運行款解不准本省借留亦不必再解部庫
致多掣肘此項每年計可得銀百數十萬兩加
以部庫另存三百餘萬兩有不敷擬仍暫借洋
款由續收四成項下撥還或另行設法俾得以
應急需其息銀以七八釐為度俾存以十年八
年為度亦各國常有之事不足詫慮也至于日
後久遠之費當於開源節流求之現立丁漕課
稅正供之外添出釐金捐輸二款百方撙節仍

不足用。捐輸所得多矣。流弊甚大。而內地厘金
又為半稅所絀。如銅鐵。呢洋布。苧類。皆閩民
生日用。洋船轉運。迅捷。納又僅半稅。于是奸民
包攬。冒騙。大宗貨物。皆免完釐。因稅別藉。互和
約。多可議。加以互彼此。輕重懸殊。商民交困。業
雀淵魚之喻。何堪設想。丁日昌擬設製造耕織
棧。器。曾國藩。與臣。迭奏。請開煤鐵各礦。試辦。招
商輪船。皆為內地開拓生計起見。蓋既不能禁

洋貨之不入。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英國呢布。
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餘萬。又銅鐵鉛錫。售
銀數百萬。於中國女紅匠作之利。妨奪不少。曷
亦設棧。器。自為製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但
使貨物精華。與彼相埒。彼物未自重。洋務不能
與內地自產。去比較。我利日興。則彼利自薄。不
獨有益釐餉也。各省。法山。多產五金。及丹砂。水
銀。煤。之。京。中國。數千年。未嘗大開。偶開之。又

不得其器之法而常憂國用匱竭此何異家有
寶庫封錮不啓而坐愁饑寒西士治地學在視
山之土石印知其中有何礦竊以為宜聘此輩
數人分往徧察地其所產擇其利厚者次第開
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籌借資本或勸遠
近富商湊股合立公司開採若干酌撥一二分
歸官其收效當立十年以後自近於直之南境
磁州山中議開煤鐵錫津滬機器局委員購洋

器雇洋匠以資倡導固為鑄造軍器要需亦與
漸開風氣所以利民用也近世學在鑒於明季
之失以開礦為獎政不知獎立用人非礦之不
可開也其多識紳民惑於擊壤風水之用官吏
張氏聚眾生事尤庸不經之涉刻下東西洋各
不開礦之國何以弱多此病且皆以此致富強
耶若南者濱江近海其地皆能設法開採船械
製造所用煤鐵多庸向外洋購運權在餘利並

可養船練兵此軍國之大利也至於洋藥一項
流毒中國本年三月向欽奉寄

諭以醇親王請飭密籌杜絕鴉片並議辦法等因臣
查閱醇親王摺內有不必倉猝施行亟宜矢志
弗懈俟外洋鴉片不來再嚴中國罌粟之禁苟
語實屬洞達大體適因台灣事起未便置議茲
查洋藥自印度進口每年約七萬數千箱售銀
三千餘萬之多英國以知害人之物而不以禁

洋商販運並以禁中國內地自種片用袁殊極
狡狠上年修約總理衙門與英使言之屢矣並
預聲明既不能禁英商不販洋煙即不能禁
華民之不食洋煙惟有暫行弛禁罌粟不但奪
洋商利權並可加增稅項將來計窮事迫難保
不出於此片時英使聞之亦頗心動而該國卒
不見聽且即再占辦理恐亦無益臣仍循總理
衙門原議降相抵制以冀洋藥漸未漸少再加

弛烟禁加
重洋藥稅厘

厲禁為宜。查雲貴川陝山西各省多種罌粟。置
臣台諫。每以申明禁令為言。是徒為外洋利藪
之敵。授吏胥援索之柄。究之罌粟日種日廣。勢
仍不可遽禁。聞土為性暖。價廉。而瘴亦深。不比
洋藥為害之烈。為今之計。似應暫弛各省罌粟
之禁。而加重洋藥之稅。聲使外洋煙土既無厚
利。自不進口。然後妥立規條。嚴定限制。俾吸食
者漸戒而徐絕之。民財可杜外耗之源。國餉並

有日增之勢。兩得之舉也。查洋藥每箱百斤。新
閩正稅三十兩。釐捐則各省多寡不同。福建每
箱捐銀三十六兩。江蘇每箱捐銀三十二兩。北
洋天津甘肅捐銀二十四兩。捐愈重。則偷漏愈
多。英國條約原有洋藥如何徵稅。睦與中國辦
理之說。如能於洋稅一律議加。自可毫無滲漏
裨益更大。否則南北久以通商。一加重捐。數均
照南省之式。至稍參差。以免趨避。專以作海防

經費由統帥提用合之亦成巨款此外沿江沿
海各省皆令整頓貨厘鹽厘每省每年限定酌
撥數萬兩協濟海防以上數端皆開源之事也
蘇夫裁艇船以養輪船裁邊防冗軍以養海防
戰士停官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裨
軍實而成遠謀亦節流之大者苟非上下一心
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未有不半塗而廢者
矣

一原奏用人一條撥派統帥責成經理及遴派
得力提鎮將領為之分統查南北洋濱海七省
自須聯為一氣方能呼應靈通惟地段過長事
體煩重一人精力難兼故各省督撫未必皆深
知洋務兵事意見尤不能齊同若責成統帥調
度既恐杆格不行若會同各省商籌又恐推委
貽誤從前辦粵捻各賊何嘗不屬簡統帥臣亦
皆耆位其間深知艱苦餉撥量政非其所操不

過徒擁兵名而各持槍仍不能不向兵事畛域
分則情形易隔號令歧則將士難信是其一事
權而及季也何況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倘
如西國辦法有電綫通抵徑達於海邊可以
一刻千里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於旁向警馳
援可以一日千數百里則統帥尚不至於誤事
而中國固急切辦不到此也今年台灣之役
與沈葆楨固可調兵月餘而如寧及調輪船分

起裝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業經定議矣設
有緊急誠恐緩不及事故臣嘗欲擬洋務制洋
兵若不籌辦法而徒驚文文絕矣實濟臣不取
明知而不言也竊計北洋三省設一統帥即于
力信於臣臣尚慮不能肆應南洋四省口岸更
多似亦此一統帥所可徧及若因創設鐵甲兵
船步項須責成大員督辦經理如前江西巡撫
沈葆楨前以蘇巡撫丁日昌皆究心此事熟悉

洋性似堪勝任至丁日昌擬設北東由三洋提
督分統各師各船不為多見但文武舊資素習
風濤駕駛輪船操法在實不易近年抑且更有
陣亡用人最急務儲才尤為遠聞洋人入中
國已三十餘年駐京已十餘年以兵衛我殆年
久歲而求練達兵略精通洋法在恒不數輩由
於不學之故下不學由于上不教也軍務肅清
以浚文武兩途仍舍車向弓馬未由進身而以

車向弓馬施于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
有請設算學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鑲礮之
奏皆格於部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
而出近日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為浚人之
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務為自便之圖若非
朝廷力開風氣破拘縲之改習求制勝之實濟天
下危局終不可支日浚之才且有甚於今日者
以中國之大而不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

另南洋務進取
一核

設洋學局

亦可恥。臣愚以為科目雖不能驟交，時文亦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端，弊弊甚非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南洋務進取一核，以資造就。現在京師既設同文館，江省亦設幼童出洋學習，似已闢西學門徑。而士大夫趨向，務求庸庸，何益以用人進取之途。合不在此核也。擬請嗣後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核致。

測算輿圖、火輪機噐、兵法砲法、化學電氣學教。以此皆者切於民生日用，軍噐製作之原，外國以之點陽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窮。華人聰明才力，本不逮西人之交，但未日牛法未入戶內，蓋幸以鼓勵作新之平，如有志趣，思議於各種異通。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精學而精者為之師友，按照所學淺深酌給薪水，俾日研究精以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砲局或充補防。

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軍務保舉章程
奏獎升階授以漢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等異
蘇如勤終身立予罷革午京城同文館上海廣
方言館習算學及出洋子弟學成回國皆可分
調入局教習並酌量派往各棧器局各兵船美
遣如此多方誘掖勸導節節施就所學以課所事
即使十人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百人中得
十成就已多十人之用二十年後製器駛船自

強之功效見矣

一原奏持久一條竊以為古名久而不敝之法
惟立辦事之人同心協力後先相繼日益求精
不獨保境息民苟可推悟新法財足用如泰
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種利器未及
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規畫如此之遠拓地如
此之廣豈非以舉國上下積慮殫精人思自奮
之效乎中國立五大洲中自古最稱強大有為

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器購船設事師彼之長者
我之短及之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
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若不稍更成法於洋
務開用人之途使人之皆能通曉將來即有防
海籌金之策數十年後主持之人亦必名存實
亡漸頹頹廢惟有中外一心堅持必辦力批浮
議以成格為萬不可泥以風氣為萬不可不開
勿急近功勿惜重費精心果力歷久不懈百折

不回庶幾軍實漸強人才漸進製造漸精由能
守而能戰轉貧弱為富強或有其時乎是天下
臣民所禱祝求之也

丁中丞六條覆議

謹將總理衙門原奏逐條詳議切實辦法恭呈

御覽

一練兵原奏稱陸路之兵固宜益加訓練外海
水師尤當益事精求各口岸固須設防然非有
海洋重兵可迎剿可截擊可尾追彼即可隨處
登岸使我者防不勝防之苦等語是所注意者
在於要口設防不效從前零星散漫即兵法所

法英助土攻俄之戰

花旗南北之戰

布法之戰

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意。查十餘年來。泰西凡三大戰。一曰法英助土攻俄之戰。開釁之初。英法即以重兵屯紮黑海口。使俄不能出入。其後俄卒求成於英法。一曰花旗南北之戰。開釁後。北花旗即將所有兵船駛往南花旗各海口。全行堵塞。俾不得乞援鄰國。購辦戰械。南花旗卒致殲滅。一曰布法之戰。布人自聞法國動兵。即將通國勁旅先堵禮吳河口。而法亦卒為布所

困。即如中外用武以來。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彼族不過數千人。今日擾粵之全省疲於奔命矣。明日擾閩而閩之全省疲於奔命矣。我則備多力分。彼則擇瑕而蹈。是皆未練重兵。屯紮徒蹈處處設防之弊。故致此也。外國之有戰事也。力與力相敵。則器精者勝。器與相等。則先下辣手者勝。故今日擇要練兵。以備攻剽尾擊之用。尤不可須臾緩矣。合天下大勢言之。法國佔據

安南之胥江及南三省已與我廣西雲南貴州之邊境毗連英國佔據五印度已與我雲貴四川之邊境毗連俄國染指新疆聯絡回部已與我甘肅陝西之邊境毗連其佔據黑龍江以北者又且與我盛京等處邊境毗連至東南七省之逼近海洋為洋船所可朝發夕至者又無論已從古中外交涉急於陸者恒緩於水固未有水陸交逼處處環伺如今日之甚者也然以理

與勢揆之凡外國陸地之與我毗連者不過得步進步志在蠶食而不在鯨吞其水路之實逼處此者則動輒制我要害志在鯨吞而不在蠶食故東北為最要東南與西北為次要西南又次之此四要者若分別緩急選重^練兵水則首尾互應陸則各自為戰庶幾乎漸息敵人覬覦之心或有可稍固我圉之一日也中國旂幟各營數非不多然口糧太薄器械太窳斷難恃以制

以勇易兵減額
優餉

敵年來雖有減兵增餉之議而餉數仍薄汎兵未裁終難化散為整底改觀臣在江蘇時曾將撫標數營舊兵一律裁汰易以新勇撤去汎地改操洋槍洋砲當時輿論頗疑撤汎之難經臣密奏以海氛難就範圍虎尾春冰才大隱憂真仰蒙聖恩特允照辦迄今並未聞汎地撤後稍有流弊若使各省均一律以勇易兵減額優餉分別練為砲隊槍隊雖不必增帑增費而十萬勁兵固已

裁汎併營

棋布星羅而其要則在於裁汎併營蓋分汎則兵斷不能練不練則雖優餉減額而兵何自而精乎至於各省沿海水師安但知泊內港不能拒禦外侮積習之深非一日矣然使水師即精而所用乃艇船舊砲則仍以卒予敵也沿海漁人蛋戶熟習風濤之險者其根底較內地之兵為能耐勞次則挑選舊存水師之得力者易其船械勤其操演教以測量規算試以沙線潮汐使

水師易器械

其常以水為家而且當合沿海全洋統籌無顧
不可稍分畛域何則風籌津馳驟一息百里若各
省分各省之疆界則彼此推諉寇盜終無殄滅
之日故化散為整之法不特陸師宜然而水師
尤為切要日本彈丸小島不過夜即靡莫之倫
而年來發憤為雄變更戎冠博帶之舊習師法
輪船飛砲之新製其陰而有謀固屬可慮其窮
而無賴則更可憂以北境之塞希倫地予俄而

日俄之交固用李太國開火車鐵路而多借英
國之債其國主帶見英使巴夏禮與之潛謀密
計而日英之交固用黎展達密查台灣情形資
為指臂腹心而日美之交固彼其低首下心沁
沁現現以求悅於各國者豈有他哉蓋其覷覷
臺灣已寢食寤寐之不忘中國倘棄之如遺固
已從心所欲萬一勢出于戰則有交慝各國為
之解鈴說合不致能發而不能收此其所以敢

肆然無忘快志於一逞也。臣任蘇藩司時曾於
議覆脩約條內陳明日本陰柔而有遠志。中國
所買槍砲皆彼國選餘之物。宜陽與之好而陰
為之備。其時李鴻章深以臣言為然。當即代為
密陳。今日本雖小有所僭。然彼之所費已不啻
十陪此數。况死於役是者復五六百人。萬一他
日復藉端發難。以數船橫亘於黃海黑水洋之
間。則津滬之氣不通。事事_為之棘手。而台灣之患

猶其小焉者也。故今日馭邊之法。內則力圖整
頓。不可徒托空言。外則虛與委蛇。不可稍涉虛
憍。不惟與泰西各國當開誠布公。示之以信。即
日本亦且暫事_講霸。使目前不致決裂。俟我水
陸各軍均已精練。自可潛消其窺伺之心。萬一
不然。彼出於驕而我應之以正。亦為薄海臣民
之所共諒。此練兵之當務。速務實不可得過且
過者也。

一簡器原奏稱凡砲台及水砲台所需巨砲應如何購辦水陸各軍所用洋槍應如何一律購用最精之器及以後應如何自行鑄造精益求精之處等因查外洋火器至今日如此之精非惟唐宋元明之所未有抑亦堯舜禹湯之所不及料總理衙門所稱知效彼之長已居於後然使並無此器更何所恃誠為洞見癥結之論惟火器一項不外砲槍火箭等物有宜於攻者有

宜於守者有攻與守並宜者英國之大砲有曰阿勿斯即有曰巴留西有曰安司脫浪有曰回得活特法國大砲曰墨迭免魯士布國大砲曰克膚伯美國大砲有曰巴勒得有曰回得臥得有曰布魯嘎斯有曰德里氏嘎蓋諸國之砲以阿勿斯即德里氏嘎為最大以克膚伯布魯嘎斯為最精大者吃子至六百磅聞其鑄造時內用生鉄外套熟鉄釘以螺絲已成之後多用火

約轟放使內外二層漲力勻透生鉄與熟鉄相切已緊然後以之施用阿勿斯即在其本國購買已須一萬九千元買價固大即運費亦當不輕精者二十四磅之彈能與百磅彈同其銳力從前砲後開門僅用左右雙劈近則用整塊圓劈又用葯演放千數百次腹內始加鋼圈鋼底彈則加以鉛殼比膛畧大砲腹有螺絲三十二轉必使彈由腹中相盡相摩宛轉而後出口此漲力

所以加大速率之所以加快也但無論如何大砲其命中須在一里內外過遠則彈子本體之墜重力與空氣之阻攔力皆足以累之恐攻堅不能有助矣至美國之格林砲管多放速有魚貫蟬聯布國之連珠槍兩人肩負而行若中國之抬槍一分抄可放數十次亦為陸戰行營之所必不可少者或欲擊近則用馬口鉄合實以羣子以漆固之出口後亦能四散撲人如風雨

之驟至。但須圖滑合體，方能適用。其欲越山越城而擊不能望見之物，則用十五寸徑口以上之麼打砲，昂其首而用高弧之度，自上而下，可以炸物焚營。南花旗砲台為北旗所燬，多受此種砲子之害。至洋槍一件，外國不三十年而已。屢變其製，初用火石引火槍，繼用銅夾引火槍。最後以來，福槍第^為第^一等，有南北花旗交戰。北花旗始用林明敦槍，南花旗始用果倫比耶槍。

自布法交戰，法國始用節師撥槍，布國始用尼一根槍。經一次之戰爭，則必增一番之慘酷。造物至此，亦幾無以供其雕鏤。其槍腹皆有來復類，皆從後門進子，循環迭放，無堅不摧。然而機簧太繁，用久則漸失其挺力，而不能盡如人意。而且銅捲子葯，購覓艱難，子聲則槍為廢物。故只能用之於臨陣操演，則只可仍用舊式之洋槍。其抵禦馬隊，則用十二磅及二十四磅之

炸彈火箭居多。倘兩軍相接，我占順風，則用噴筒毒烟以迷敵目，使其洋槍不能施放。器械既利，惟在心定手熟，自可百戰百勝。總之神機營及前敵之軍械，必須精於腹地各省，庶得以重馭輕之法。至於建設砲台，則在擇險據隘，須建於水道迂曲，敵船必宛轉之字，而後能駛行者之前，方能使敵船多受數砲。又可從前面後面為通行之打若台，設於水路直徑之則敵船瞬

息即過，豈能砲砲中其要害。北海惟大沽口水道最曲，可築砲台。大江自鎮江以下，惟齊山水勢迴環，亦可築建。焦山四面受敵，似不如也。造台之法，極內一層須用灰牆，外牆則用磚石。不如用三合土，其厚總須在二十尺以外。高下則視地勢之低昂及水路之中線，護牆必須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股之一勾，敵炮若來自可炮拂而過，不致顯與為抵。其炮位及火

為倉上必設太平蓋以禦自上而下之砲子下
必設高馮堆以禦橫掃之炮子其最下層之地
隨必須加築堅固四面俱通溝外之小炮台大
河堆亦必須遙邇照應即使敵用陸兵闖入尚
可側轟橫截然北花旗之鉄舡船為南花旗砲
台之砲所轟傷者僅三隻為水雷所轟沉者十
餘隻蓋專用砲台而無木樁水雷浮壩等物阻
於前則砲台斷不能得力而敵船之遊駛可以

自如無忌若台中大砲則自六百磅以至二十
四磅之砲無不可用惟放炮地步愈寬則愈可
轉移愈密則愈受敵彈此在位置者先事之綢
繆與臨時之變通耳外國寓兵於工即寓工於
士故製造與行兵概可歸於一貫中國兩雜之
則兩缺此其所以不能以格致為自強之本也
若夫機器之設必須在煤木腐集五金易采之
處尤為便易江西之鄱陽湖邊有數大島山阻

江西鄱陽湖邊
建大橋器廠

水環為敵船所不易入而南贛汀建之大木亦
可乘漲而至。上連楚蜀而下達皖吳。于此建一
大機器廠。乘易通而料易集。臣上年曾以此事
商之曾國藩李鴻章。皆以為然。祇以無費而止。
今機器之設。事方經始。有進境而無止境。若精
華全在海濱。勢固孤注萬一。彼族變生不測。先
下辣手。豈不深費經營。是則欲製器。又必先覽
製器之地。尤為切而且要者矣。

一造船原奏稱。創立外海水師。應如何添購各
兵船及鐵甲船水砲台。應用若干船隻。該船吃
水最深。各海口。何處宜於駐泊。如何抵禦。如何
攻破。逐一詳議。等因。查外國前十年。新造汽
印。有云中國自唐虞用木船。盪槳至今。數千年
仍是用木船。盪槳。可謂永遠執守古法。步瀆。蓋
所以泐之者微矣。易曰。窮則變。則通。我國杜
摯有言曰。利不百。不更法。工不十。不易器。蓋及

今而能受則當有可通七日及今而不受則再
無可受之時外國之鐵甲船有數等其最大者
中用橡木占黃松木外加極韌而有大大四凸力
全身炭質之鐵板五層每層約厚四寸層之
用螺絲釘嵌凡遇船中吃力之處則鐵板加厚
加厚蓋鐵甲數層相合在砲子發穿獨層厚鐵
者砲子易穿也鐵板之下必用堅木以為之墊
有厚十二寸者有厚八寸者方可稍減敵彈震

動之力而可嵌敵彈於木墊之內使不穿透其
最大者極器力量有一千五百匹馬力吃水不
深中國口岸內恐有此深水之港難以購用今
年英國駛來核仁刁之鐵甲船約八百匹馬力
者用之於中國洋面最為合式其日本所購之
鐵甲船本質係木船不過上面蒙以三四寸
之鐵僅有二百八十匹馬力船下吃水之深亦
全無鐵蓋以兩枝桅之結實夾板船乘風搖之

自必震動影器如真鐵甲船也。購買之價視船之精粗大小厚薄新舊及馬力多寡并機器錫爐之靈便結實往者有價賤於兵輪船者大約上中者鐵甲船價銀在十萬磅以外二十萬磅以內者百磅又須加船澳雜費十二元半若托洋人擔辦購求必致誤購木質之蒙鐵者不如區派熟悉船務結實可靠之委員分往外國船澳托其製造一而帶回中國製船駛船之人

前往認真學習俟其造成中國工人亦可習焉而化大約英美德丹各國船廠每廠各宜定造一船成後再行考較優劣貴賤以為委員之賞罰方不致虛糜巨款現在英國有大小鐵甲船五十四號法國有大小鐵甲船六十一號俄國有大小鐵甲船二十四號美國有大小鐵甲船四十六號其所以本船舊質外蒙鐵甲藉為定勢者亦屬不少中國洋面延袤最寬且前大小

鐵甲船極少須十號將來自能創造極少須三十號方敷防守海口以及壯歷五大洲保護中國商人之用至停泊鐵甲船之處固須水深然海底必須硬泥之質庶受錨能牢若軟泥質則起錨艱難沙質則錨易走動石質及蛤壳質則不能受錨中國極好錨地以香港為最蓋上有重山回護可以避風而下則水深二十拓三十拓之間不致過深過淺今已歸之英人抑其庸

鐵甲船極少須十號將來自能創造極少須三十號方敷防守海口以及壯歷五大洲保護中國商人之用至停泊鐵甲船之處固須水深然海底必須硬泥之質庶受錨能牢若軟泥質則起錨艱難沙質則錨易走動石質及蛤壳質則不能受錨中國極好錨地以香港為最蓋上有重山回護可以避風而下則水深二十拓三十拓之間不致過深過淺今已歸之英人抑其庸

議北遼海之老鐵山前海以及搭連島長子島等處海面全是泥質水深二三十拓不致直隸遼東之海大風不越十日時致無山勢擋阻亦屬易防此向似可泊鐵甲船二三號距大沽南砲台之南高墩約八里以外海底泥質此向似可泊鐵甲船三四號東北海有此數船首尾相應則津沽山海關鴨綠江之門戶可固惟十月冰凍以後似須將各船移徙烟臺以資活動烟

臺港外有崆峒列島可以遮護風力海底亦是
泥廣似可泊中小鐵甲船一二號揚子江口崇
明沙之南而水深三十拓不步惟海底軟泥
層多中亦有泥沙相合者可以拋錨此間似宜
泊鐵甲船二三號上以通津滬之氣下以扼太
平洋萬里之要隘台灣北面距日奔之九修島
為直線一葦可抗似宜泊鐵甲船二三號以固
東南樞紐但台灣東北海面風勢為巨宋新山

所束縛波濤最險不若泊于澎湖漁翁二息之
間抑或雞籠港昔交已易運煤錨地亦當穩妥
廣東虎門水既不深而海底不平且一遇占諸
國有事即不能駛出香港占東北洋諸鐵甲船
聯絡互應資首尾之互擊似只可泊鐵甲船一
二號以為自固之用其鐵甲船攻破砲臺之法
在八百丈以內者可用八寸徑以上之螺絲砲
配以實心尖彈專指臺角一擊即放疊段不可

忽東忽西。倭有傾圮之形。然後自上而下。連擊連低。其牆自必漸裂。漸鬆。漸卸矣。其十五寸以上之磨打砲。炸彈。則用以仰攻。臺中之火藥倉。太平蓋。使令延燒。礮臺。兵自宜站避之地。而船中又抽配陸兵。為常行壘。以逼之。數人接濟。一絕。有不渙然瓦解乎。其鐵甲船自衛之法。倘遇兩岸有林木之處。船桅必多掛樹枝。使敵人不能辨。其所貯錫爐。氣管。機鍵。兩邊必護以

沙袋。外面必蒙以鐵鏈。使之往復回環。又以大繩。結網為外層。遮蔽。使之以柔克剛。倘遇敵之鐵甲船。衝撞。勢猛。左。換舵。偏左。偏右。以避其勢。相芟。左。急轉。船首。鐵。先衝其腦。又以船首衝四五丈之長木。二條。作叉形。外蒙以網。下以重物。墜之。則可以收取前阻之水雷。芟物。俾免為所船擊。其攻破鐵甲船之法。一曰。大砲。須用實心。堅彈。自二十四磅。以至六百磅。愈大金。為曰力。

其彈體一為嘴弧二為圓椎形三為圓柱形四
 為平圓底開炮之時先應計其速率三千步內
 宜早準點於船頭三千步外則準點於未列之
 處及其尤近又必須擊火藥倉及錫爐螺
 輪汽机機炮之室則一砲勝於十砲至砲中火
 藥宜用近日布國新製之藥餅則其速率稍減
 砲內可免炸裂末速率倍於鐵甲可以直透一
 日水雷用生鐵鑄水雷殼厚約半寸用藥自五

十磅以至百餘磅以距水面之淺深為用若
 多寡水深者用電線引火之雷水淺者用磨而
 發火之雷下繫之鐵斤重必須比雷七倍倘以
 木椿繫之尤為宜而有準若緊靠船底轟擊理
 極堅極厚之鐵甲船矣不裂而沈者佈在船之
 先後左右轟擊則有沈有不沈矣惟用於外海
 則烟水渺茫若難恰值敵船一定往來之道而
 且自銅山以至沈家門潮信漲大自七尺以至

二十三尺不等水雷放低則潮漲時相距二丈有餘雖船不能動若放高則潮落時適為教人所窺見更為多濟致用活機以俯仰之而高下懸殊過甚終難自定力亦能用於內港河道稍窄之處分檔排如雁行若以實以標淺之則教船撈不勝撈勢必致而自退其順風力水力飄動之水雷或用機器自行之水雷教人用長竿一搥即開難以有準亦有船裝水

雷以機器立水底行走者然難以對准教船奉船亦多先受危險似不可用若用尖而窄之小船以墊墊槳使與船首以長竿繫水雷黑夜用猛力送至教船之下自可轟破此則在大洋相持亦可用也一日水砲甚有立水面浮洲用堅木排列成格而外以沙土為垣者此為定砲臺有下繫重錨七個中用鐵鏈維于木樁者此為活砲臺有用四千噸之鐵船配極重之大

砲中用機器自行運鐵甲船。可以自後通。打之者。此為浮砲台。此三種砲台。有用大砲六門者。有用四門二門者。即使擊鐵甲船。力而勢。同孤注。攻所用。皆係光膛大砲。螺絲貴重。之砲。多用之者。限一旦。同歸於盡也。近時法國比倫。又以熟鐵皮為極大之浮標。其形為扁橢圓。辭共重三萬噸。比鐵甲船加倍。其標當三孔。錨鏈。即從三孔而出。其分隔之艙。共有一萬八千

火筏

個。均無漏水之門。故不漏氣。占水。雖使鐵甲船用。力衝之。亦不易沈。似較水砲。甚稍為力。然貴重。運送。禦敵。亦不如多造水雷。費省。而較有實濟也。一曰火筏。中用鐵倉。實以火藥。外用鉛火之物。筏見於水面。其極小。乘風乘水。送出鐵甲船邊。機器一發。藥倉炸裂。北花旗之鐵甲船。亦有為此種火筏。所衝燬者。至於氣球。電線。皆行軍。必不可少之物。自當從漸。分別購製。方不

致臨渴掘井以上各項船械購買之值賤於自製者數倍然若不一面購買一面製造則始終受人把持終身自強之日矣

一籌餉原奏稱以上各層此時創立之需日後久遠之費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餉源何以持久昔因查各條辦法只法營改兵為勇一層孰原有之餉造新練之兵但費訓練工夫不必另籌口糧其軍火一切或耐用前敵

所餘舊槍或酌給次等新槍似者可等項大宗巨款外其砲臺鐵甲船以及海口防兵新槍新砲水雷水砲各等物并製造一切經費將來持久固非數萬不能印此時開辦亦恐幾千餘萬不可從前總理衙門奏提四成洋稅原為綱繆未雨而設未知現存者若干各省厘捐釐權及府州縣落地稅最能結實整頓歸為畫一辦法歲入尚可稍盈其兩淮之高捐沿海之沙

田或亦可酌籌一二餘則惟有如原集所稱盡人力因地利南財源而財流而已。絲茶二者中國大利之所歸也。今僅浙閩數省種植得法。若能于地氣不甚寒冷之省分一律勤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貨。即可多增一分之稅。洋人紙布皆從中國買絲棉而成之者也。往來越海洋十餘萬里。而猶有餘息。若中國自行仿造耕織機器。則絲棉無須外求。深耕可考。地利不惟百姓可

免飢寒而釐權所入當益饒矣。五金煤鐵各礦。西班牙布魯士英俄新金山等處。歲入何止千萬。中國地大物博。為五大洲第一繁盛之區。此等金寶之氣。豈終能秘而不宣。西人之精於化學者。凡見石面上有青黑花形。及平地隱隱有一條隆起如山。或有一條凹下如澗。或其地草木獨異。則其下掘至三四丈深。必有五金之礦。又小石之與大石相附。聚而自成一色者。西

人語之呆喙。孰能分別其脈絡。而以水銀滾之。則呆喙中皆有金可取。向做自來火之草木質。金石質。在雲南占印度接壤之處最多。似可令。清化學之人分別前往采覓。四川鹽井之有煤。油者。多用機器挖通。之可挹注不竭。磁州井陘。大同太原米脂葭縣。皆煤多而佳。博山濰縣萊。莒芄。亦皆有煤。層而塊。亦大。鎮江之東南山。煤。鐵五金。似皆可采。浙江之金華。福建之永定。則。

有煤井。至於鐵。則各省產之尤多。而且產煤之。處皆多產鐵。廣東之芝罘。鐵尤有韌力。而炭質。亦少。至產漆。沿北路一帶。田地最饒。自崇文山。後。與噶瑪蘭。歷毗連之支。高山曠野。縱橫千里。生。番野性。醒則如人。醉則如獸。奔奔難馴。然趁。此恩威並用。隨時招撫。以熟化生。或亦是一機。會。臺地每年出烏龍茶十數萬箱。皆此向附近。所產。而良材大木。為尤多。五金煤炭油井之礦。

定亦不少。若設一大機器廠及大船廠於此，當可取不禁而用不竭。閩粵人之傭於粵路者，無一生還。若招以屯田開礦，利實日開，生聚自可日盛。數十年後，竟可另設一省於此，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利。且木料五金煤鐵等項，非特利源所繫，抑亦軍事勝敗所關。法國戰船十倍於布，而平時未及多儲煤炭，戰事開而如購用，則各國又遵與公法之例，不許售與。法國以

此竟為布人所敗，故南礦一層，尤為目前軍事餉事之第一要務矣。至中國人之高於外國者，以新金山新加坡為最多，生意亦最大。若設領事官及派鐵甲船以保護之，則抽生貨釐，亦可為供給該船之費。若夫鴉片一項，漏卮最甚。每年以茶所入之款，僅足抵鴉片所出之款，即不能禁彼之不來，亦當設法維持，使銷售之漸少。查官與兵二項，吃烟者本已有禁，自當認真

新金山新加坡
古案設領事官

吃鴉片者別其籍
曰癮附娼優隸卒
之流

申明舊例有犯必懲。至紳衿及士農工商之吃
烟者。議限五個月全戒。不戒者不加以罪。但別
其籍。曰癮附於娼優隸卒之後。為五等。合家不
得封。封子孫不得应试。為官子女不得與平民
為婚。夫不加罪名。則士書差需索之。擯列入賤
籍。則有家人父子極力勸戒。自以嚴禁之。益但
禁有用之人。吸尔而不禁不用之人。吸尔。又但
禁吸尔之人。而不禁販賣之人。則彼族亦不得

以違約向我糾纏。除官與兵二者。由大吏自行
查禁外。其紳民限期。似可由督撫選擇公正紳
士。會同州縣設局辦理。限滿之後。臨時再酌予
展限。一次。應入癮籍而不入者。許旁人揭告。分
別妥辦。仍多貼戒烟良方。以資挽救。若虛驟然
行此一事。或致藉口。則各省百姓服鴉片自斃
者。今日年之。豈更藉此操拳鼓譟。懇請通飭辦
理。以重民命。似亦不為無因。且英國為地禁黑

勸印度種烟
地試種茶

奴之事捐銀千餘萬以成善舉今以毒物貽害
中國自向於亦不安似可一面遣公使與該國
主及上下議院婉詞理諭耐心堅持但求異日
之有濟不重速效于一時并由商民常刻洋字
新聞紙分佈各國訴以中國受鴉片之毒為至
慘至酷英國內地雖重利而外亦名或不至漠
然矣所勸於中也抑或由公使携帶茶種各
若干贈予國主勸令將印度種烟之地試種茶

茶彼以毒物未我以善物往或可使之內愧乎
至禁未淨絕之前中國自出罌粟似當稍減稅
聲使內地之烟賤於外未之烟則彼烟銷滯存
虧更可望其日未日少若不禁吸者販而徒
禁內地之種者則內地少種一分即引外國多
銷一分中國財貨亦即多耗入外國一分是慮
猛虎之噬人而又惜其不能死而傳之以羽翼
也沿海舊有水師裁後所有口糧船費即可津

水師衙門安
充公

設陸路電報

貼新創之水師其舊日水師大小官員衙門均
設立內地人烟稠密可以收費之安若一律變
賣充公似亦不為小補且可杜絕水師永遠不
致居陸之弊陸地設電報其費減於海者一之
七若擇陸地緊要繁盛近海之要先設公司漢
字電報一可通軍情二可收信資三可減驛費
似亦不為幸益况洋人沿海已設英字電報我
仍置而不設則是我之一舉一動外人瞬息得

而知之外人一舉一動我終久不得而知之也
陸路電報已通則海中電報銷路必滯然後由
中國承充亦准外國附遞信息但須一律改為
漢字令通事譯以授之似亦杜漸防微之一道
此外復設立公司銀行凡官民公私皆得入股
以通天下之有無以收隨時之貼息將來開礦
一局亦即從此公司生根銀行一設則銀紙可
以通用此古者鈔票之類開源之端孰大於是

設立公司銀行

至目前之輪船招商局別具損外益內苦心最
為有益大局之舉尚宜擴而充之使可由近而
遠錢路亦將來之不能不設也否則恢復新
疆特運豈不艱苦抽調兵勇行走豈不遲延但
此則須設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後方不致為
他人所攫爾以上各層皆有關於人力地利開
源節流之大者惟宜行之以漸持之以恆購造
最廉巨款不可用同泥沙礦務最易擾民不可

出以鹵莽用財者苟法事一秉至公丝毫不存
妄見將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國用多虞匱
乏矣

一用人原奏稱以上各事一不得人均渾空費
然其誤在於用非其人而不在于法之未善不得
法事之不可為者等因查練兵簡器造船籌餉
皆可求切實辦法惟用人難也切實辦法而洋
務用人尤難得切實辦法何則用人而求切則

泛者難矣。用人而求實，則惡者怨矣。求所以
用人，尤必先求所以知人。至於洋務，則尤為業
鎬。羣垢之所歸，當波瀾驟起之時，如捕毒蛇，如
禦洪水，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後不致決裂。乃局
外不責其平時之不能自強，而詆其臨事之不
能一擲，以父母清白之遺，終日與異類往返酬
答，舌敝唇焦，特使千秋萬古蒙不韙之名。有志
之士，如之何而不去之。蘇浣手總理衙門原奏。

所稱同心少異議，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必用
知。蓋痛哭流涕，其言之也。南宋初，趙子砥自金
帥奏云：金人議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誓
人畏虜，以肉餉之，肉盡終於噬人，不如預臨阱
以待之。此言可謂至明至切矣。給食、港、給、贖、僕
以肉餉虜也。練兵、簡器、造船、設陷阱，以待虜也。
彼深居室中，目未見虜，而輒說虜形如羊狀，如
豕可折筭以驅之，屬色以斥之，及一旦犂行深

山突迺龐然大物張牙舞爪接地一嘯獵之風
生不覺噉然長號始自悔陷阱之未設致一身
就受其害也而已無及矣則何如及今事尚可
為而為之乎為之之術奈何一日用目前濟變
之人其目有三曰水師將才曰外國使才曰製
造通才何謂水師將才查水師脈絡雖與陸路
不同而馭之之理不異十數年來水陸各營將
佐豈乏智勇輩優而異能耐風濤之苦者但調

往輪船學習優厚其饋廩而深觀其造就計其
中必有偉然特出之人又於機器各局及現在
輪船管帶辦事員中來訪考驗試之以事當亦
可百得一二其舊時水師以及沿海該邑人中
或設榜以招入核之才或博訪以求出羣之選
上以誠求下必有以實應者矣何如外國使才
古未列國交際皆不廢聘向之神豈今日而能
獨異性使臣既須能通彼此之情而又能通未

然之。蚌則責任亦實不輕。京官為人才淵藪。向有抱負經濟者。即不必為外任洋務。但稍加閱歷。辦理自有分寸。其次則索之於沿海士商。及曾經親往外國之人。但求能任時局之艱鉅。不必復計資格之有無。華使阿而各奔係醫生。巴夏神奔係商人。何嘗有資格哉。而彼國信之者。股肱腹心。中國竟大受其累。可知何地之人。何途之人。特為當局者之能懸壺以招耳。使才既

汲或數國專遣一使。或一國專遣一使。惟英俄美布法五大國及羅馬教士系。則當擇其風力而善言解之。使臣方不辱命。蓋與英國交涉太繁。而又有洋商一害。法及羅馬為天主教之樞紐。皆必須專使占之。辦論女教士之入中國也。引誘羣民。欺凌良善。掣肘官吏。潛通消息。凡有百姓之憂。皆有傳教之人。目前受其荼毒。固屬甚。而又甚。將來釀成大變。更為防不勝防。羅馬本

屬弱國全賴法人為之袒護自法被布國所敗
後護衛該教主之鐵甲船業已撤回羅馬不境
又為素大利所奪教主亦如之何故近來教
士之在他國本氣餒稍衰而在中國之教士則
買張如故是宜急遣使臣將教士種之不法之
妄占該教主及法國辯論切陳他方一制辦教
士之法一面嚴飭州縣不分民教一律要斷公
平勿再為業殿崔此遣使中第一義也噶什葛

爾昔日牙古幹在前年占華立約華議院中亦
有論及該國不宜與中國之叛臣通好結盟在
惜乎中國當時之公使在彼不能占之執約以
爭也希則素恨傳教俄則突涉新疆而且為最
大最強之國美則地曠物博皆使臣之所必須
聯絡者日本在我臥榻之側近而且逼所使固
又尚精益求精矣至於離向一法只能行之於
昔時不能行之於今日蓋泰西自其國遠涉教

萬里以來和則優異同沾戰則羣起為難苟布
法交關時法領事被戕布領事為代抱不平
狃死則免悲理固然也故使臣惟有一秉至誠
不必稍涉離間之計特為友國以執貳之心至
安而遲羅步屬國亦當遣使順道持慰堅其向
化之忱不徒以厚往薄來為能考字小之誼也
何謂製造通才以中國之大人物之眾豈無精
於化學算學智心機器之人化學算學在製造

之所從出也將求軍火鐵船耕織機器以及開
礦各事皆與製造相為表裏任繁事大尤當慎
其選而專責津滬兩法局開鑛已久成就必
多京外官有精於算學者自可指派未局互相
磋切此外如有心靈品端之人似亦宜材廣為
延致但望多中選精幹難精中求多此時厚其
薪水他日優予出力上求魚目乾若人才豈有
不蒸之日上者哉且夫求才必當於有事之時

儲將未有用之人

然後能用才於有事之際否則時方晏然雖伯樂牽驥驟過於其門而不死及交生倉猝驚馬之骨走車以千金何則豫則識拔自真急則取舍或誤也一日儲將未有用之人其目有八曰
一曰算學曰化學曰電器曰兵器曰機器曰工藝曰船務曰政務凡同文館廣方言館以及出洋學生皆就此數大端發憤精研以底於成學成之後只准為公辦事不得自開生計名實

道并有洋務各州縣及各省稅務司皆該學生進身之階即將才使才通才亦皆伊昔生根之憂懼中外各館須再加擴充斯取不禁而用不竭自強根本無有重於此者矣抑且更有進者外患不除人身癰疽之疾也民生不安人身腹心之疾也癰疽之疾固足傷生心腹之疾尤能致命海內黔黎自遭髮匪拾匪擾亂以來僅有生業廢弛不缺者十之三飢寒迫身朝不保暮

者十之七而其中尤受困累無可告訴者一為
農一為商農人終日胼胝之餘所得幾何一經
胥吏之墮突叫囂必至雞犬無聲而後已一催
科也串票有費投納有費一詞訟也審訊有費
提押有費見教士則為天神視平民則如魚肉
有為深恨百姓入教之不速者

朝廷有訟焉之曠典而取盈焉不為下行草野有委
曲之冤情而倚勢焉不為上達當官幕喫烟飲

酒呼盧喝雉之時正百姓顛連疾苦哀籲無門
之時其佐雜之擅受濫刑警汛之藉端訛索者
更無論已商人涉江浮海冒犯霜露望求尺寸
之利而官府僅取其百中之一以充餉奉公彼
亦何敢稍有異言乃權役卡員苛索萬狀翻囊
倒篋爭異盜賊隨身需用之物在洋人尚有優
免之享獨吾華民漏扣一絲一毫雖全船貨物
充公而尚須加以厚罰不知當事者何厚於待

洋商而落於待華商也日既高而未起日未暮
而停查私費未投幾千百人守倉呼號而有所
不恤征收完納之間絕不寓辭郵矜憐之意迨
至商人利薄存虧於稅厘皆無所損則何如所
定一抽收章程照牌示衆使各省均得一律不
得畸輕畸重罰款概以充公司事人等不得私
分庶免藉端誣罰復出其不意特派素有清望
之大吏微行查訪奏參一二或可挽回風氣釐

課亦可望日有起色去年沿海訛傳彭玉麟微
服查辦釐權委員徵巡數月可見若輩並允毫
不畏法但任非其人則流弊滋甚此又不可不
防也夫農商受害之日甚則由於官吏不能通
上下之情官吏陋習之日深則由於員多缺少
補罅無期一旦驟日差使地方如餓狼之忽遇
肥豕不趁此飽噬一口則將來永年果腹之時
迨此狼去而彼狼復來民困如之何得甦元氣

如之何。曰。復也。第一。誅求。多。厭。人心。或。搖。不知。沃。糜。費。幾。千。百。萬。之。餉。貽。害。幾。千。百。萬。之。民。而。後。始。能。底。定。所。收。有。數。之。款。項。暗。耗。無。限。之。脂。膏。廣。西。前。事。是。年。穀。馨。無。乃。所。入。者。過。倍。所。償。者。過。厚。乎。

朝廷傳一旦毅然決然為停止實職捐輸之計。疆吏復認真淘汰考課。字所能者一概棄。注於存。職上的。加。差。級。資。送。回。籍。陞。廣。調。取。然。後。刪。去。浮。

泛。隔。膜。之。吏。文。講。求。生。聚。教。訓。之。實。濟。必。大。僚。不。貪。餽。送。而。後。州。縣。之。法。可。行。必。州。縣。不。任。吏。胥。而。後。官。民。之。情。可。實。於。上。之。於。下。呼。吸。易。通。則。下。之。於。上。就。愛。倍。至。即。一。旦。海。疆。有。事。蒼。赤。抱。同。袍。同。澤。之。忱。可。一。呼。而。成。勁。旅。雖。有。教。士。之。浸。淫。不。悛。執。武。雖。有。漢。奸。之。買。囑。不。能。向。難。是。

國家所失於捐輸者甚小。所失於民心者甚大。又

何必飲鴆止渴為一時苟且權宜臨東漢末流
之後輟乎否則官民之氣日曠上下之情日散
心腹痼疾改深雖日事籌餉籌兵亦終恐無補
於萬分之一故除船械一切自強之具必須效
法泰西外其餘人心風俗察吏步民仍當循我
規模加以實業庶可以我之正氣清彼之戾氣
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朝易衣冠為有識者所竊
笑也

一持久原奏稱方今大局攸繫莫如外患禦禦患
之道莫如自強非局中局外同心切籌堅持定
見豈能有濟步因查西人於格致一事往々冥
心孤索父不能通其理女子若孫必通之而後
已故事能有成然後能製一有用之物在國家
必隆以爵子孫可世其書以故有志之士無不
專心併力堅忍耐苦而為之我中國則窮理之
學有餘格致之學不足誠以所重以為富貴功

名之的者在此不在彼故竭身心性命以趨之者亦在此不在彼目前已難望其事之有濟况日後能期其事之持久乎其所以不能持久之故操而舉之約有二端一曰任事不專責重在群務蠅集每日何止數百事故只能了事之當然而不能深求事之所以然處又繁則精力疲于應酬例案繁則樞紐妨於書吏不惟奉行有習而不察即倡議者亦且過而弗留極繁極易

之事反為不緊不要之事所累姑且以一省言之地方扒盜上司但批會營嚴整而營之有兵無兵不問也州縣扒災上司但批籌款持卹而款之有羨無羨不計也一事如此法事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非常之原黎民所慎固非慘淡經營苦心孤詣而不能底于有成乃閩繫安危之事占循例奉行之事紛至而雜常則何能窮其所往使事無遁物之通情乎故必先省

事而擇其至重至要者為瘁以圖之然後事能有濟此持久之一道也一日求效太速泰西之謀國也締造經營擲金錢于無用之地者不知幾何一旦闢土開疆始收效于數千百年之後中土士大夫淺嘗輒棄予之甚者而期之甚速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夥矣奇怪之業止于半途功虧于一篑也况西人之船械奔于創則近于捉影捕風而浮耗難計中國之製造出

於因之則棄國索驥而实效易求即使初次果未中肯而所費之省於西人者已不可道里計矣烈言如前制者之械未精而後製者必可漸精茲因一械之未精而即以此械之無用則終日言自強而自強終不可得而五精術填海未必一石而海即成田粟公移山未必半鋤而山即改道惟有不計其效之遲速但求其效之有無日積月累成效必有可觀此又持久之一道也

西國事：必求遠勝古人，故術日習而日精，中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辨論多而事業少，處人多而真誼少，古人之精粕存而古人之實意忘矣。夫鐵船飛砲，古人所無之物，亦古書所未載之條，嗜古者固多怪其不欲棄我之長，效彼之長，然使彼僅以船砲自囿於泰西，則我亦何妨以戈矛自足於中土？無如我弱一分，則敢強一分，我退一步，則敢進一步，安危禍福之向固

有稍縱即逝者，天下大變之乘方也。烈火燎原，燬宮室，斃人畜，立頃刻之際，而一二老師宿儒及叱水龍水梯為奇技淫巧，方且齋戒沐浴，齋折俯伏，欲以玉誠感格上蒼，使之反風而自滅，抑或擊里鼓，召胥徒神井泉，分長幼，持杯勺以灌沃之心，非不誠法，非不古，而財物之燼於火，人命之斃於火者，已不可救藥矣。御今日之外侮，而仍執以昔日之兵器，在何以異此沿海之

棧局船廠甫經開辦旋請停止者屢矣異議在
豈真欲救國之日強中國之日弱哉不過古人
所執以牙利盾之議橫亘胸中而且日未睹鐵
船炸砲之利方未受鐵船炸砲之害故鯨魚之慮
夷之交夏豕之抱然以一身當之衝掣此後凡有
指陳練兵簡器造船之失者即令親往沿海各
廠各船考究閱歷外國之兵与器果否勝中國
之兵与器即將未購船製器必有耗費

過大者亦可令指陳之員親往查核果其有弊
自可愈加釐剔若其無弊言者當可釋然其購
物價錢以及一切雜用尤必每月刊布月報以
昭核實古今未有滄大如邱山細如毫毛之事
內倉秘則外倉報則何必不洞開城府使局中
局皆可共見共聞天津一案臣屬該和不可恃
防必須固若一決裂或由上海或由胥江以擣
其後又自請嚴議為津郡官民少贖愆咎莫贖

具在可覆按也而論在痛詆立津孫事詎臣陷
害府縣貽誤大局若使當時局外得見臣與
國藩等密奏各疏或亦可稍息談滂此等國
藩之所以歎息痛恨長逝而不瞑目者也故臣
語於局中局外一力一心為持久之計則莫如
將應辦各事使之目擊心曉了然於中如虛洩
漏密情亦何妨令異議各員親到局中詳閱原
委要畧熟計然後辦事自有立足之地而定

見可堅持矣且今日人才不患持議之異同而
患委靡之日甚宋臣蘇軾所謂平居無犯顏敢
諫之士臨事安得有殉義死節之臣局外而能
堅持異議雖未必言皆中然其氣自可用也傳
令閱歷邊事由粗而精由生而熟此時多一骨
鯁之直士即他日多一幹濟之邊才豈不大有
裨益然則今日而令人人之能自強則當先示
以的而不可徒用虛言欲事之之能持久則當

相見以誠而不可稍分以戶庶不致功敗垂成
半途輒止矣

以上六條皆就總理衙門原奏畧申餘蘊附呈
復見臣身嬰痼疾嘔吐連年醫葯百端毫無大
效前蒙

聖恩特召曲予於全感激涕零往中夜起立祇以
病勢沈綿未能就道而犬馬戀

主之忱眷不能自已謹傾葵藿冀答涓埃伏惟我

皇上親近正人容納讜論念

先帝崇興何以一出不返殄臥薪嘗膽而猛於自逸豈
尚有玩物喪志之時念

西宮茲注何以負荷艱難旌茅茨土階而猛覺區畚豈
尚有峻宇雕牆之嗜念四鄰之兵氣日深患方
自今而此益死自今而止則皇然思何以更改
規模念百姓之困窮日甚既受髮捨驕擾又遭
胥吏侵凌則惻然思何以澄法吏治果乎力政

因循為正奉法源之計則救國外患皆吾屬
罔治富強皆併之資也天下幸甚微臣幸甚伏

乞

聖鑒謹

奏

思古齋叢鈔卷六

目錄

廷寄

奏倭使遵約撤兵摺

倭領事呈請事宜五條

奏倭兵盡退收回草房摺

奏後山開墾請弛舊禁摺

奏南北路開山并布置琅瑤情形摺

奏履勘琅璫建城設官摺

奏攻克獅頭社摺

奏王開俊歸元片

奏請將延平郡王建祠予謚摺

奏會籌全台大局并巡撫兼顧省台情形摺

奏酌改臺灣營制將總兵撤去掛印字樣統歸巡

撫節制摺

奏臺灣學政歸巡撫節理摺

奏赴臺灣履勘情形摺

奏臺灣各縣現辦情形摺

又續辦情形片

奏會籌巡撫節取省臺情形摺

廷寄

軍機大臣密寄前江西巡撫沈 大學士直隸總督

一等肅毅伯李 福州將軍文 兩江總督李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

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

現泊廈門請派大員查看一摺日本國之使臣上年

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前赴台灣生番地方之事

今忽興兵到閩口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據英國使

臣函報日本係有事生番南北洋通商大臣咨覆情形相同事關中外交涉亟應先事防範以杜釁端李鶴年於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見奏報殊甚詫異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李鶴年公事較繁不能遽離省城着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六弁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六弁之處着會商文煜李鶴

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至生番如何開禁即設法撫綏駕馭俾為我用藉慰地方以免外國侵越並着沈葆楨酌度情形與文煜李鶴年悉心會商請旨辦理日本兵船到閩後作何動靜着文煜李鶴年沈葆楨切實具奏南北洋如探有確耗並着李鶴年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原摺均着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密諭知之欽此

奏倭使遵約撤兵摺

為倭使遵約撤兵謹派文武弁兵前往交代恭馳陳
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業將淮
軍到台及開路城工砲壘各情形 奏明在案十月
初九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稱倭事議定三
條辦法已畫押互換大久保即赴臺灣會同其中將
撤兵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交付中國官員收管當先
期委派妥員馳赴倭營驗收隨即派兵駐守以便將

來籌辦善後事宜各等因並抄會議憑單一扣互換
條約一扣給總稅司赫德札一扣寄來初十日倭領
事福島九成帶同該國通事吳碩等來謁據稱大久
保已往琅瑤特令該領事到郡面陳一切並開呈事
宜五條大意與總署原約相符惟中一條稱該國民
人被生番殺害者已於收埋舊址建立墓碑以後如
有該國民人親友登岸祭掃請准其拜奠而歸等語
蓋指其初入番社時陣斃者言之也臣等以撫局已

成允其所請與約來時須有領事官蓋印執照祭畢
即歸俾免生事另由臺灣道具文照稟該領事感謝
而去臣等即派臺灣府周懋琦帶同委員弁兵定於
本月十三日坐永保輪船前赴琅瑤隨帶照會一道
面給倭將西鄉令其按照條約交代明白一面札飭
臣屬所部游擊鄭榮安撫軍一營由赤山拔隊自陸
路會之周懋琦事竣旋郡即留安撫軍駐守琅瑤旋
據探稱初八日琅瑤到倭船一號有倭官帶兵役三

十餘人登岸蓋即大久保也初九日又到倭船一號亦係空船倭兵均已收拾行李用牛車裝載槍砲器具下船此數日間倭營死者復二十餘人帶來洋糧又為大風刮去百餘件想該倭將等接到照會交代一畢即當撤營登舟矣淮軍三起九月十五日即到澎湖方派長勝靖海兩船陸續盤運奈日來風濤暴興兼旬不息十月初四日兵勇始得盡數登岸至後山番社一帶善後事宜俟倭兵退後臣等再當悉心

通籌請 旨定奪茲先將臣等承准總署來函併接見倭領事派員前往按照條約交代併抄倭領事呈請事宜五條合詞恭摺由輪船到滬交上海縣付驛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

倭領事呈請事宜五條

茲因本國征番一事在北京總理衙門兩國大臣業經會議妥平互立辦法文據我全權大臣飭敝領事就貴道面陳一切轉請沈大臣查辦事宜開列於左一從今約五六月之間敝國所撥大船自必齋到琅瑯載兵回國為此應請沈大臣或潘大臣如期駕至該地與我西鄉中將會晤以便彼此料理交代事宜又其貴國所派兵員現下不過充為交代之間彼此

照應猶可不必多員

一從來兩國大臣一切來往公文彼此繳回註銷永為罷論則其

沈潘

兩位大臣與西鄉中將曩日所有一

切來往公文亦宜就琅相會交代之便兩相交換

一我國人民在生番被殺死者遺骸現就當時收埋之舊址更建墓碑表之將來如有親戚朋友人等航客就近港口之際若欲藉便登岸埽祭者務望使伊即日登岸拜奠而歸

一所有交代事宜完訖之後即望貴道立將其由飛札及電信捷報上海道台處以便轉申北京總理衙門查照

一本國現在廈門派設領事將來如在貴台所轄之地倘有交涉敵國事件務望貴道速即照會敵領事以便照辦其事

奏倭兵盡退收回草房摺

為倭兵盡數退出業將草房營地收回恭摺馳陳仰
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本年十月十四日業將倭使
遵約撤兵派往交代情形 奏明在案嗣叠据台湾
府知府周懋琦稟稱十月十三夜該府帶同委員陳
謨都司沈國先等抵琅瑤登岸隨即函知倭將西鄉
從道十四日該倭將遣其通事吳碩來請到彼營會
晤即交出臣等前發照會五件該府亦將倭營前發

照會兩件還之且向索倭營與民間交涉字據倭將
允諾因出酒果相款排槍隊送歸十五日未刻倭官
福島九成送來本處民人租地合同七紙並通知十
六月先撤風港之兵是日遊擊鄭榮所帶安撫軍適
至該府遂派巡檢周有基引鄭榮所部把總沈如生
前赴風港迨十八日該處倭兵始掃數登舟福島九
成寄繳風港租約呈詞十一紙該府復索民間尚有
呈詞字跡旋據西鄉函復以該管人員內有數員病

故無從尋檢以後均為廢紙兩無異言等語其遺下
營房三十七間經周有基等接收填紮二十四已刻
西鄉從道將龜山老營兵勇五百餘人登舟酉刻福
島九成復將兵役五百餘人登舟一面開單遣人交
出草房一百零二間板片一千二百零五片當即派
巡檢周有基千總郭占鰲照數點收復由鄭榮派安
撫軍四哨赴該營填紮西鄉之船於是夜亥刻開駛
而去其餘倭船於二十五日盡行放洋等因現在交

代事竣該府周懋琦已於二十六日坐揚武輪船回
郡龜山風港兩處留鄭榮駐紮以資彈壓至所有琅
瑯一帶善後事宜容臣等悉心妥籌再行請

旨定奪茲先將倭兵盡退及交代營房情形恭摺由
輪船到滬交上海縣付驛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

奏後山開墾請弛舊摺禁摺

奏為台地後山急須耕墾請開舊禁以杜訛索而廣
招徠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十二月初
一日業將南北路開通及擬將琅瑯旂後等處布置
各情形 奏明在案是日奉到本年十月二十三日
上諭日本退兵章程業經定議惟此後海防亟須認
真講本以期有備無患淮軍應如何分紮要隘著沈
葆楨等酌度布置南北開路以及郡城修築砲壘並

著該大臣等悉心經理毋得以日本事已辦結稍形鬆懈琅瑯諸社亟須次第清查北路生番撲犯碉樓傷斃矣丁亟應妥辦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蔚派員設法招徠隨時撫恤招墾事宜仍商同羅大春認真籌畫台郡城工安平砲台一切工程沈葆楨務當悉心經畫毋得畏難思阻各等因欽此十二月
初四日復奉到本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諭日本兵船盡數退出該處已派官軍填紮惟琅瑯一帶善後

機宜亟須悉心籌畫妥善所有招撫生番及修城開路各事宜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蔚懍遵十月二十八日諭旨妥為布置毋稍因循倭人詭譎性成此次退兵原不可恃沈葆楨等惟當於此時力圖自強之策以期未雨綢繆庶機有備無患黎兆棠現經簡放津海關道著沈葆楨傳知病痊後迅速赴任以重職守各等因欽此 臣等伏讀之下仰見聖謨遠大欽感莫名因思全台後山除番社外無非

曠土通者南北各路雖漸開通而深谷荒埔人蹤罕
到有可耕之地而無入耕之民草木叢雜瘴霧下垂
亮番得以潛伏狙殺縱闢蹊徑終為畏途久而不用
茅將塞之日來招集墾戶應者寥寥蓋台灣地廣人
稀山前一帶雖經蕃息百有餘年戶口尚未充物內
地人民向來不准偷渡近雖文法稍弛而開禁未有
明文地方官思設法招徠每恐與例不合今欲開山
不先招墾則路雖過而仍塞欲招墾不先開禁則民

裹足而不前臣等查舊例稱臺灣不准內地民人偷
渡拏獲偷渡船隻將船戶等分別治罪文武官設處
兵役治罪又稱如有充作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
渡之人為首者充軍為從者杖一百徒三年互保之
船戶及歇寓知情容隱者杖一百枷一箇月偷渡之
人杖八十遞回原籍文武失察者分別設處又內地
商人置貨過台由原籍給照如不及回籍則由廈門
廳查明取保給照該廳濫給降三級調用又沿海村

鎮有引誘客民過臺數至三十人以上者壯首者新疆
為奴老者煙瘴充軍又內地民人往臺者地方官給
照盤驗出口濫給者分別次數罰俸降調又無照民
人過台失察之口岸官照人數分別降調隱匿者草
職以上六條皆嚴禁內地民人渡台之舊例也又稱
凡民人私入番境者杖一百如在近番處所抽藤釣
鹿伐木採梭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台灣南勢北勢一
帶山口勒石分為番界如有偷越運貨者失察之專

管官降調該管上司罰俸一年又台地民人不得與
番民結親違者離異治罪地方官叅處從前已娶者
毋許往來番社違者治罪以上三條皆嚴禁台民私
入番界之舊例也際此開山終始招墾方興臣等揆
度時勢合無仰懇 天恩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以
廣招徠俾無瞻顧嗣又據臺灣道夏獻綸詳稱舊例
台灣鼓鑄鍋皿農具之人向須地方官舉充由藩司
給照通台祇二十七家名曰鑄戶其鐵由內地漳州

采買私開私販者治罪邇來海口通商鐵船載在進口稅則昔杜內地之出今自西洋而來情形迥異而不肖兵役人等徃徃向民間藉端訛索該鑄戶亦恃官舉任意把持民甚苦之又臺產竹竿向因洋面不靖恐大竹篷筏有關濟匪因禁出口以致民間竹竿經過口岸均須稽查不知海船蒲布皆可為帆無須用竹立之厲禁徒為兵役留一索詐之端民間多一受害之事應請毋庸查禁等因臣等思當茲開闢後

百凡以便民為急不得不因變時通合無再懇

天恩飭地方官將鑊竹兩項悉弛舊禁以斷胥役勒索之路以濟閭閻日用之需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由輪船內渡付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臣葆楨擬於本月初四日馳赴琅瑯察勘形勢隨因感冒甚重未能如期起行俟調治稍痊當即前往謹以附陳至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奏南北路開山并布置琅瑯情形摺

為南路山已抵卑南開北路開山已抵歧菜並擬布置琅瑯旂後各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十一月十五日將台地善後事宜及請移駐巡撫緣由 奏明在案而於南北兩路撫番開路情形未遑詳述茲疊據報稱南路一帶自九月間袁聞柝率綏靖一軍越崑崙坳而東張其光隨派副將李光領前隊繼之十月初一日李營至坳東袁聞柝乃得拔

營前進初七日至諸也葛社自崑崙坳至諸也葛計
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厓懸升下壑脊隊山
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_失
色不能不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當袁聞柝駐營
諸也葛社之日正張其光在內埔辦理克番之時內
社地有老鴉石者崑崙坳之西境也初八日張其光
左營有勇丁五人暮經該處草間突起數番截殺何
禮一名槍傷譚大一名旋經都司張欣守備周恩培

等派隊追趕該番逃散無蹤隨傳內社頭人陳汝玉
查係七家蛋社克番正在勒限緝辦二十四日叅將
周善初出哨双溪路見無首勇丁橫卧血地方深疑
駭旋見克番多人執械向山坡狂竄揮勇追之適周
恩培出哨橫截坡前槍斃其一兜擒其三餘悉散走
訊供被殺者曰拉立被擒者曰亞利目曰蘓拉曰白
牛俱為陳阿修社番即割路傍勇丁之首者譚大何
禮之死亦該番糾同七家蛋社所為不諱張其光即

將三人就地正法以快人心二十日都司張朝光率
兩哨營於大石巖都司張天德亦率隊至諸也葛素
聞柝乃得拔營前赴諸也葛以下地界平坦但榛蕪
未翦焚萊伐木頗費人功而該丞象夜露宿空山感
受瘴癘染病甚重臣等聞信即委候補通判鮑復康
馳往暫領其軍俾歸郡醫治未至而該丞已輿疾率
旅徑抵卑南張天德一軍亦已趨紮大貓狸與之犄
角辰下卑南一路業已開通其崑崙左近雖有壳番

出沒已分別懲儆諒無敢生心惟山道險遠糧運殊
艱而卑南一帶海口當此東北風司令波濤拍岸倒
捲如壁船隻不能攏泊現聞袁聞柝病體漸輕鮑復
康亦已到軍自內埔至卑南均已派營分布聲勢尚
能聯絡此南路近日開山之情形也台北一帶豐准
羅大春函自九月十八日派都司陳光華為首隊守
備李英千總王得凱為次隊遊擊李得升為三隊前
赴新城別派軍功陳輝煌率兩哨前赴大清水溪再

派總兵戴德祥分三哨填紮大南澳分二哨前紮大濁水溪時正風雨連山諸軍阻不能進二十五日天晴陳輝煌先至大濁水溪旋有克番抗拒經兵勇擊斃二人隨即獸散李得升李英陳光華等踵至會勘形勢近溪荒壤周圍約寬數十里惟地皆沙石不及大南澳之膏腴溪岸南北約距三十餘丈波流陡急副將周維先等連日趕造正河支河木橋各一條工程既竣各軍乃得越溪而前自大濁水溪以往前者

曰小清水溪後者曰大清水溪十月初八日陳光華一營進紮小清水陳輝煌等進紮大清水隨有新城通事李阿隆等帶大魯閣番目十二人來迎願為嚮導陳輝煌李英王得凱等各軍遂於十三日抵新城十四日李得升所部亦至均營於新城河東時又有符叻豆蘭等社番目來迎均各分別賞犒我軍遂趨紮歧菜花蓮港之北此地蓋後山橫走秀姑巒之道也自蘓澳至新城計山路二萬七千餘丈自新城至

花蓮港計平路九千餘丈統計二百里有奇而沿途
碉堡除蕪澳至大南澳已設者不計外應添建十有
二處均已興工惟大南澳至大濁水溪一帶克番充
斥狙殺行人因於大南澳山腰再開一路旁通新城
一以避海濱懸崖之險一以塞克番歧出之途經派
千總馮安國帶勇往辦涉溪五重方闢地十餘里十
一月十一十三等日勇丁正在開路突有克番千餘
分段埋伏放槍我兵竭力抵敵經守備黃朋厚等斃

四人始退是日我兵陣亡者四人受傷者十八人十
五日行至一崇山之麓我兵正在峽中開鑿忽聞槍
聲四起抵禦兩時之久克番愈多黃朋厚馮安國料
該番等傾社而至社中必空分隊繞搗果有草蓐數
百閱其無人惟見新舊髑髏每蓐或數十顆百餘顆
不等穢臭難聞旋乘暮風縱火焚蓐十數間陣番始
敗是日計亡兵勇四名重傷者二十名而哨長祝榮
山胸受槍傷頗重其駐濁水溪之勇數十人由小南

澳運糧而歸亦於十三日路過石壁突遇克耆蜂擁
色鈔陣亡者二名被追落海者四名重傷者一名經
守備朱榮彪馳隊赴救始各駭散而十五日五里亭
地面復報稱克耆殺斃民人二名羅大春以番族肆
擾難疏隄防惟山場遼濶營勇不敷分布飛函商請
添兵前來臣等即札駐彰化之宣義左右兩軍赴之
想日內可到至新城奇萊一帶應如何設立營汛建
造墩台俟羅大春親至相度再籌布置此北路近日

開山之情形也至琅璫一帶自倭兵退後臣等復派
淮軍兩營紮統領埔王開俊一營紮風港據報十月
三十日倭輪一隻泊龜山下隨有五人登岸周覽舊
營時許始歸十一月十一日復有輪船一隻泊清港
口隨有西洋人五名登岸經前台灣鎮曾元福軍功
汪兆榮阻詰據稱係簪文國人查西洋並無此國詢
諸日意格云殆日耳曼轉音之訛也該洋人求至新
營一覘淮軍管帶官李常孚胡國恒等整隊而出該

洋人旋即下船開洋而去臣等思倭事雖息而異族尚耽耽於台灣非急於琅璦建城置吏無以為永久之計本月初一日台灣道夏獻綸候補道劉璈先赴琅璦臣葆楨擬初四日同台灣府周懋琦等親赴該處察勘形勢應如何舉辦之處再行請旨定奪至台南旂後海口峭壁洪流洶稱天險前經夏獻綸履勘會商淮軍統領唐定奎鑿山壘土建砲台六座以固海防唐定奎委候補府田勤生等挑選營勇於十

一月初三日興工理合聲明茲先將南北路開山並擬琅璦旂後布置各情形恭摺輪船到滬交上海縣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奏履勘琅瑯建城設官摺

為履勘琅瑯形勢擬即築城設官以鎮民番而消窺
伺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於本年十二月
初五日將台地招墾開禁情形 奏明在案 臣葆楨
前患咳逆調治稍愈遂於十三日帶同台灣府知府
周懋琦前署台灣鎮曾元福由郡登程十四日抵鳳
山閱淮軍城西八營城東三營結構精嚴上垛下濠
周方四角突起砲壘分哨扼守外瞭曠如內平砥若

此然偉觀入營接見統領營官各加獎勛並窮莫其
病歿將士之墳而去十五日南行宿東港十六日宿
枋寮地本瘠壤道光年間有鳳山令曹瑾者開水圳
以通泉脈遂為膏腴至今民食其利時已殘冬麥穗
秧針黃綠相間則內地四月間景象也該處尚為鳳
山壤則之區過此以往則皆番社居民寥寥矣十七
日過刺桐脚鄉民泣訴先後為獅頭社番戕者五人
而王開俊營長夫過者番疑為民亦斃其二查獅頭

社即臣前 奏刺桐脚鄉民請倭兵往攻龜紋社中
之一也經臣檄止倭將之後隱忍相安今又尋仇報
復論起釁之根番直而民曲及其仇殺斷難縱番以
殃民且營夫又何罪也夕宿風港適王開俊移營至
臣葆楨即令汛汛弁郭占薰至社飭交亮犯懲辦如
敢抗違則不能不示以威風港倭營俱在四無牆壁
草屋數十高僅及肩王開俊嫌其散不可守擬合紮
而加牆濠焉十八日抵琅瑯宿車城為前大學士福

康安征林爽文駐兵之處接見夏獻綸劉璈知已勘
定車城南十五里之猴洞可為縣治臣葆楨親往履
勘所見相同蓋自枋寮南至琅璫民居俱背山面海
外無屏障至猴洞忽山勢迴環其主山由左迤趨海
岬而右中廓平埔周可二十餘里似為全台收局從
海上望之一山橫隔雖有巨砲力無所施建城無踰
於此劉璈素習堪輿家言經畫審詳現今專辦築城
建邑諸事惟該處不產巨杉且無陶瓦屋材輒覽必

須內地轉運而來匠石亦宜遠致城地所用已墾成
田不能不給價以卹貧戶未免繁費惟有屬委員等
核寔估計不得虛糜縣名謹擬曰恒春可否之處伏
候 欽定如蒙 允准擬先設知縣一員審理詞訟
俾民蕃有所憑依畀之親勇一旂以資號召其餘武
員學官佐貳且置為緩圖以一事權而節糜費車城
外西南地曰後灣者倭人舊營之址濱海當風水泉
又惡當時彼族居之病亡相繼且船上砲彈可及故

淮軍之至棄而不處一營紮車城附近以衛民居一營紮統領埔以扼牡丹各社出入之道淮兵與番衆均屬相安惟倭人舊營自交收後雖只係草屋然不數月今無一存或云火焚或云風壞四顧蕩然現已飭查寔在情形稟稟當臣葆楨自猴洞回車城時適洋將博郎哥嘉吉德韓德喜等四人到車城據稱赫德囑於龜仔角左近新建燈樓隨飭周懋琦與之同往相度俟歸後定議臣葆楨遂同夏獻綸劉璈等於

二十日坐輪船回部辰下歲暮暫且緩工開春劉璈當赴琅瑯督辦營建諸務夏獻綸當赴中路主辦開山事宜臣葆楨思船政累年動費數百萬方飭辦報銷又為台事所攔乘此稍曠之時擬於本月二十四日由輪船內渡勾稽大數具奏事畢再至台灣續行經理茲先將履勘琅瑯擇地建城各情由合詞恭摺由輪船赴滬交上海縣付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併聲

明謹 奏

奏攻克獅頭社摺

為南路勦番先後攻破竹坑本武并內外獅頭等社
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本年三月十三
日業將淮軍分途拔木通道翻山逼巢情形 奏明
在案茲復迭據總統淮軍提督唐定奎報稱各營自
紮竹坑埔之後即將山麓榛莽一律廓清三月十七
日擬進攻竹坑社料該番必有埋伏預派統帶武毅
左軍提督張光亮出竹坑山前為中路管帶左軍左

營遊擊陳有元管帶左軍右營遊擊何迪華管帶右軍右營副將宋先聘由左右兩路各路步步哨探攀緣登山又以管帶武毅親兵付營總兵章高元營務處候補知府田勤生繞由竹坑山後進拊其背以絕外援張光亮等行入箐叢伏賊突起我軍用連珠陳法且戰且進擊傷克番十數名將士乘勝搗巢該番捨穴而走抄出鴉芋數千觔鎗矢刀斧數百件內有骷髏十餘顆非捐軀之士卒即被難之人民揮淚瘞

之其社正据竹坑山巔東望阿栽米息中心崙南瞰楓港刺桐腳俱朗若列眉誠形勝要區也因飭陳有元分一哨扼之特其社下距竹坑埔尚七里中隔重山慮倉卒之際声息驟難相聞又飭何迪華分一哨踞其適中之山以聯絡之自入山來步步為營非惟磚石無所取資即版築萬難咄嗟立辦因購麻袋數萬挈之以趨邇敵則攻得險即守就地叢土立壁不日而成番族望之氣奪竹坑布置就緒仍督將士循

大龜紋溪向內外獅頭等社開路該番登高瞭望百
十成群二十三日章高元帶隊前擊槍傷悍番十數
名奪其紅旂而歸二十五日正在伐木突有兇番二
百餘人蜂擁截路經張光亮章高元麾隊迎戰鏖鬪
逾時陳斬十餘名槍傷十數名而散我軍乘勝入砦
焚其草寮五六十區詢諸土人蓋龜紋所屬之本武
社也二十七日章高元率親副營築壘於溪左之大
橋頭并分哨山頂仍飭合力翦闢草萊以為進取之

計其南勢湖一路累經提督王德成周志本等沿途
開通每日兇番四五百人撓我進路互有殺傷焚其
沿山草寮百餘所該番堅築石台為久踞計二十七
日管帶武毅右軍左營總兵余光德進紮衡山此三
月望後攻克竹坑本武等社並兩路進紮之情形也
四月之初唐定奎親登絕頂見內獅頭社正面懸崖
如削無徑可通仍飭各營循龜紋溪翦闢而進思取
勢而持其後至初三日又廓清三里有餘張光亮正

覓路上山相度營址忽兇番二三百人突起莽中隘地相逢短兵奮擊塵戰兩時許悍番扶傷數十遁入密箐左軍正營帶帶副將馬加銀左軍左營哨官游擊張賢扶均受槍傷勇丁亦受傷六名初四日宋先聘營其山巔龜紋社之接濟梗矣南勢湖一路又派中軍前營副將劉朝林營於獅頭山背去外獅頭社僅二里訪聞大甘仔力周式濫等社皆萃居外獅頭社壘石墻插鹿角建望台樹哨旂以守我軍壘次陣

斬悍番二十餘名轟傷百餘名而兵勇陣亡受傷者亦十數名將士憤極勇氣彌厲各思滅此朝食而兼旬不雨酷熱如內地之六月張光亮王德成章高元感受嵐瘴病莫能興張光亮竟以十四日歿於營次知府田勤生代領其衆唐定奎登山察看形勢見生番於各山稍平之處亦自伐木通路蓋知官軍清道而後行胡掘阱乎其中置伏於其旁去荆棘以誘我也十五日唐定奎面授各統帶机宜十六日子時尋

食銜枚而進剿內獅頭社者唐定奎自督親兵正營
為中路陳有元率左軍左營為左路宋先聘率左軍
右營為右路而以副將畢長和帶親兵副左營伏於
山後以斷龜紋社救援之途田勤生以左軍正營繼
之何迪華帶左軍右營扼山岡以斷外獅頭社往來
之道東方未白中路之兵已過三卡闌其無人至第
四卡逆黨呼嘯迎拒槍砲雨集陳有元宋先聘已由
左右踰嶺軼至山巔卡番扰动中路遂乘銳猛攻連

破堅卡與左右合搗賊巢該番依然負險死守龜紋
社兇番聞信果以二百餘人前來遇伏而潰畢長和
田勤生仍留哨設伏另分兵由山後繞出與中左右
三路併力合圍自卯至巳賊砦始破計斬悍番六七
十名內一名名阿拉擺龜紋社番酋之弟也轟傷者
二百餘名生擒小番二名奪獲槍刀三百餘件餘番
二百餘人衝入深林向龜紋社而竄何迪華追抵風
吹嶺始還當時我軍一面叢土築營一面搜查草莽

抄出福靖左營旂幟十餘面抬砲十悍番槍百餘悍
刀斧千餘柄火藥百餘斤鴿芋數百石髮辮二十餘
條焚其草蔡二百餘間繳左軍右營何迪華守之此
四月十六日攻克內獅頭社之情形也剿外獅頭社
者提督周志本暨副將劉朝林率中軍前營鰲字營
兩哨為中路提督梁善明率中軍副左兩營為左路
總兵余光德帶右軍左營提督姚天霖帶右軍正營
兩哨為右路亦三路齊進自卯至辰連破五卡巳時

攻克外獅頭社斬斃悍番三十餘名轟傷百餘名奪
獲槍刀一百餘件餘番二百餘名向大甘仔力社奔
逸周志本派中軍副營三哨營於山巔一面搜查草
蔡抄出刀斧火藥鴿芋與內獅頭社相埒計燬其草
蔡一百餘間隨於前後溪壑覓得白骸甚夥千總郭
占鰲指為王開俊及勇丁等捐軀之地無貴無賤同
為枯骨慘目傷心急購木匣殮之其王開俊首級必
為逆酋所存尚須細訪下落此同日攻克外獅頭社

之情形也陣亡淮勇十二名土勇一名受傷者四十
餘名都司彭壽長鍾玉鏞均受槍傷業已分別醫治
等因前來臣等思獅頭兩社自外生成戕我兵民傷
我良將此次各軍深入用伸天討而快人心其主
謀助惡各社果能悔罪輸誠縛獻渠魁以彰國典臣
等何敢不仰體朝廷好生之德寬其脅從倘頑梗
如前亦不敢畏難苟安留遺孽以貽民患淮軍歷著
偉績如此戰事各將領並不以之自多而披荆斬棘

之勞爰瘴毒霧之酷驀山越澗之奇險含沙射影之
難防其艰苦更非血戰中原者比可否容臣等彙案
擇尤請旨獎勵之處出自逾格天恩除飭查明
張光亮生平戰功另行奏懇賜卹外謹將先後
剿克竹坑本武及內外獅頭各社情形謹會同大學
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合詞恭摺由輪船內渡發驛
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
行再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奏王開俊歸元片

正在摺間准唐定奎報稱本月二十日營務處知府
田勤生帶隊巡山派縣丞李際泰同勇丁至內獅頭
社左近密箐中見有首級絡於竿杪急為解懸負回
營次經唐定奎飭曾隨王開俊勦番之千總郭占鰲
及其舊部兵勇等環列諦視咸稱確係前遊擊王開
俊之首計死難已逾百日面目凜凜如生莫不搏頰
下淚歎為鬼神呵護即備木匣裹送郡城轉交故員

家屬祇領歸葬以慰忠魂等因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請將延平郡王建祠予謚摺

為明季遺臣臺陽初祖生而忠正歿而英靈懇

予賜謚建祠以順輿情以明大義事本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據台灣府進士楊士芳等稟稱竊維有功德
於民則祀能正直而壹者神明未賜姓延平郡王鄭
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少服儒冠長遭國恤
感時仗節移孝作忠顧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
溟獨闢田橫之別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傳至

子孫納土內屬維我 國家宥過錄忠載在史歲厥
後陰陽水旱之沴時聞吁嗟祈禱之聲肝鬢所通神
應如答而民間私察僅附叢祠身後易名未邀

盛典望古遙集衆心缺然可否據情 奏請將明故
藩鄭成功 准予追謚建祠列之祀典等因並據臺
灣道夏獻綸臺灣府知府周懋琦等詳前來臣等
伏思鄭成功丁無可如何之厄運抱得未曾有之孤
忠雖煩 感世之介斯足砥千秋之頑懦伏讀康熙

三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
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樞歸
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 聖人之言久垂定論惟
祠在南安而台郡未蒙 勅建遺靈莫安民望徒殷
至於 賜謚褒忠我 朝恢廓之規遠軼隆古如瞿
式耜張同敞等俱以殉明捐軀謚之忠宣忠烈成功
所處尤為其難較之瞿張奚啻伯仲合無仰懇
天恩准予追謚並於台郡 勅建專祠俾台民知忠

義之大可為雖勝國亦華衮之所必及於勵風俗正
人心之道或有裨於萬一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 勅部核覆施
行再此摺係 臣葆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

奏會籌全台大局并巡撫兼顧省台情形摺

為會籌全台大局撫番開路勢難中止并巡撫兼顧
省台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業將台
北郡縣應行添設台營兵制應行變通各緣由先後
奏明在案惟台地自去年倭人啟釁外假復仇內圖
佔地狡謀已露逆敵方張不得已而有撫番開路之
舉當時固謂海防未固則外侮難消山險未通則海
防先無從下手蓋台灣四面環海前山各口消息尚

能探悉島岸尚可周知後山則途徑不通人跡突到
但謀前門拒虎一任後門進狼雖日事籌防而防務
究無把握人第知今日開山之為撫番固不知今日
撫番之寔以防海也人第知豫籌防海之關係台灣
安危而不知豫籌防之關係南北洋全局也去夏以
來調派諸軍分為三路繼幽鑿險深入遐荒勦撫兼
施恩威並用無非藉拊循之政折奸宄之謀近者芟
夷修闢雖日起有功若欲盡番壤而郅邑之取番象

而衣冠之必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故倭事雖已順平
而各路之師至今不可撤其費用之數轉踵事而日
增淮軍雖已凱旋而各路分布之勇約三十營兵力
猶嫌單薄軍餉業已不貲然尚有常額也既防海則
砲台有費城邑有費輪船有費開路則橋梁有費亭
坊有費既撫番則碉堡有費賞犒有費懸厓斗絕糧
道維艱則儲運有費荒谷招耕農民裹足則墾本有
費瘴癘痍傷則有醫葯之費賑卹之費似此者不一

而足俱難裁減論者每謂後山精華停蓄日久奇珍
瑰寶充牣其間蠻荒之區寔天府之國果爾則一時
動款轉瞬即可取償前人當有先我行之者不待今
日矣今者北路已開抵秀姑巒南路已開過卑南寬
中路所開亦將越霜山而東蔓草荒烟蕭然在目而
所謂金砂銀礦都屬影響之設即使有之亦苦費人
力煎煉而成所得不償所失非無材木也出運不得
津塗非無煤礦也挖取尚需機器若謂新開之壤即

不涸之倉臣等斷其必無此事夫既辨之甚難而
又無利源之可濬當此帑項支絀疫癘繁興必有謂
以不急之圖勞民傷財殊非善策者不知臣等之經
營後山者為防患計非為興利計為興利儘可緩圖
為防患必難中止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
國也去歲倭事特嚆矢耳自法即西據安南英吉利
據印度新加坡等處南洋各國漸為所收遂使遠隔
數萬里之豺狼得以近吾卧榻年來中國各口異種

雜居蔓不可圖近復聞雲貴等處有陸路通商之請
推波助瀾且浸尋而未已以台地閩左屏藩七省門
戶天氣和暖年穀易成後山一帶我不盡收版圖彼
必陰謀侵佔邇來番社深險之處皆有遊歷洋人來
往傳教圖繪山川萌芽已見涓涓不塞恐成江河引
類吁犀日積月盛其輪船足以迅接濟其砲大足以
制生番其機器足以盡地利我今日所謂甌脫彼他
日皆可以成都會根株已深圖之曷及後山一去前

山何可復守台地者中土之藩籬也藩籬既撤則蛇
蝎之毒將由背脊而入我腹心今日猶云借地以居
商他日竟與我分疆而對峙言念及此為之寒心所
以早夜筹思欲杜發緘眩筐之机不能塞向墮戶之
計夫澳門片土自明臣林富割居西人以一時苟且
之謀遂貽今日無窮之患此轍何堪再蹈臣等亦非
敢謂防海之事盡於開山也山尚未通即海何可防
欲致力於彼不得不先事於此果使餉源常濟趁此

事机漸順一氣呵成迨至荆棘日翦聚落日多物產日興徂榛日化又未嘗不可收其地入以應常供特非目前所能取必耳至台地南北前後周圍二千餘里地氣迥異情形不同今雖路徑漸通其中應辦之事宏綱細目非一時所能臆揣仍俟臣凱泰親歷南北各路細心察看隨時會商 奏明逐漸布置至巡撫有全省應辦事務重洋遠隔將來必有議分省以專責成者以形勢論之荆襄江北也而必隸於鄂徽

池江南也而必隸於皖跨越控制形勝乃有全神劃而分之脈斷則全神俱失劃江而棄淮淮棄而江不可守矣以事勢論之台灣之餉源人才皆取資於省會而省會之煤斤米石亦借潤於台灣畛域分而呼應不靈不特巡撫束手一省而斷其左臂倘海上事起總督亦必有掣肘之時况自去年五月以來凡台灣所需取辦於船政者十蓋八九臣葆 去台後必接辦船政之員所以代台灣周轉者一如臣葆 在

白時於台事方無窒碍若另設一省恐船政不能聯
為一氣將事事皆窒矣省台兼顧重洋跋涉臣凱
非不知往返之煩也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也愚昧之
見是否有當謹將會籌台地大局緣由合詞恭摺詳
陳由輪船內渡發驛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摺係 臣葆 主稿合併声
明謹 奏

奏酌改臺灣營制將總兵撤去掛印字樣摺統
歸巡撫節制摺

為滙陳台地營伍積弊擬請裁汛併練酌改營制統
歸巡撫節制以一事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
欽奉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奏遵議籌辦海防事宜分別開軍呈覽各摺
片海防關繫緊要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陸
軍須歸併訓練方能得力著各該督撫各就地方形

勢量更舊汛合營併撥畫一訓練限一年內辦理就緒奏請派員查閱欽此並准恭錄原奏內開所有設准水陸兼練及選練陸軍尤以醴親王摺內所指酌撤分汛汰弱練強合隊合營為要著應如何歸併合撥扼要駐紮各就地方形勢辦理又准部咨議覆巡撫移紮台灣摺內所有該省原設撫各營及台地各營將備員弁如何布置是否仍由總督節制押徑歸巡撫節制之處應令該督撫會同該大臣妥議具奏

等因除福建內地練兵事宜另由臣鶴 等籌議會奏外查台灣營伍弛廢曾經迭次奏陳上年府城挑練兩營毫無起色並將營官林英茂等叅革在案府城如此外汛可知其積弊之深尤所罕見汛弁則干豫詞訟勒索陋規兵丁則巧避差撥僱名頂替班兵皆由內地而來本係各分氣類倘有睚眦之怨立即聚眾鬥毆且營將利弁兵之規費弁兵恃營將為設兵民涉訟文員移提無不曲為庇匿間有文員移營

會辦案件又必多方刁難需索而匪徒早聞風遠颺
矣積習相沿已久皆由遠隔海外文員事權較輕將
弁不復顧忌非大加整頓不可臣等体察情形計無
逾於裁冗併練者蓋分汛裁撤則驕擅詐扰不禁自
除併營搵練則汰弱補強漸歸有用台地除澎湖兩
營外尚有十五營擬仿淮楚軍營制歸併以五百人
為一營將南浚嘉興三營調至府城合府城三營安
平三營為一支專顧台鳳嘉三縣其北路協副將所

所轄中左兩營合鹿港一營為一支專顧彰化一帶
艋舺滬尾噶瑪蘭三營為一支專顧浚蘭一帶均各
認真訓練扼要駐紮遇地方有事接准札調移撥立
時拔隊不准延宕其兵丁換班固多疲弱而就地招
募亦利弊叅半尚須詳加察看顧立法惟在得人而
事權尤宜歸一現既巡撫來台營伍似應歸統轄于
總以下即由巡撫考拔守備以上仍會同總督提督
揀選題補台灣鎮總兵應請撤去掛印字樣並歸巡

撫節制如蒙 俞允伏懇 飭部另行頒換該總兵
官關防以昭信守值此整頓伊始將弁之營私翫法
者固宜隨時叅辦如有才俱出家地相需亦應立
予拔擢署補各缺暫請勿拘成例俾收得人之效台
地延袤一千餘里處處滨海皆可登岸陸防之重尤
甚於水而台城以安平為屏蔽安平向設台協水師
副將一員所轄三營中左兩營都司駐安平左營尤
吉駐鹿港現擬均改為陸路府城有巡撫董率且有

道員隨同辦事總兵擬請移紮安平即將安平協副
將裁撤以鎮標中營遊擊尤吉隨總兵駐安平其台協水
師中右兩營都司改為鎮標陸路左右兩營都司原
設鎮標左營遊擊尤吉改為撫標左營遊擊尤吉隨巡撫駐台
其撫標原設兩營仍行駐省改左營為中營即以中
軍叅將領之原設台協水師左營尤吉改為台灣北
路左營尤吉歸北協付將管轄守備以下弁兵缺額
均仍照舊至巡洋艇船萬不及輪船之便利應將閩

廠現造輪船分撥濟用台澎各營現僅存拖罾艇船
八號俟屆修時應請裁撤歸廠變價以節虛糜除改
設各官閔防俟准部覆另行 題請頒換外臣等愚
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此摺係臣葆 主
稿合併聲明謹 奏

奏台澎學政歸巡撫兼理摺

再據台灣道夏獻綸詳稱台地遠隔重洋學政事宜
向由巡台漢御史兼理乾隆十七年御史裁撤所有
歲科兩試改歸巡道考校其達部事件呈福建學政
轉咨今福建巡撫來台所有台屬考試似應統歸巡
撫主政咨達事件亦徑由巡撫辦理以一事權等因
臣等竊思歲科兩試 國家掄才大典人文所繫風
教攸關該道所請具見慎重之意惟事屬更張臣等

未敢擅便所以本屆科試臣凱奏仍批飭按照舊章
由道舉行業於五月間屆試竣事以後應否以巡撫
兼理學政之處仰懇 飭部議覆至波蘭兩屬道阻
且長不特費鉅身勞每遇淫潦為災不免有望洋而
返者甚非所以体恤寒畯可否請 旨於毓卿地方
准其捐建考棚巡撫於閱兵北時順便按臨考試益
廣 朝廷作育之意以順輿情應懇 飭部一併議
奏謹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赴臺灣履勘情形摺 王文勤公

奏為巡撫移扎臺灣奏准部議請擬先馳赴台復勘
情形會同妥籌恭摺履陳仰祈 聖鑒事先緒元年
四月初六日准吏部咨會奏福建巡撫移扎臺灣一
摺奉 旨依議欽此恭錄咨行到閩臣查會奏移扎
臺灣善後事宜籌辦防務整頓吏治營政應請將巡
撫移扎以資鎮攝而規久遠惟巡撫有整飭全省地
方之責巡撫移扎後內地全省地方如何兼顧應令

籌畫周密安議其奏伏念臺灣與內地遠隔非特兼顧難周即現應籌議事宜與沈寶楨往返函商亦未免有需時日且事非親歷懸揣臆度終恐無當臣礙先行馳赴臺灣復勘情形以資妥議自古創始之難利病得失動關久遠巡撫移扎海外誠如部臣原奏有必須籌畫周密者切惟國家定制總督主兵巡撫主地方事務是以河南山東等省無總督兼轄巡撫即兼總督銜以憑制節撫綏直隸四川等省無巡

撫駐扎總督兼管巡撫事以憑統治官民各省藩臬兩司應辦事件皆係巡撫專政江南賦役繁重分設兩藩司而臬司必隨巡撫駐蘇州福建幅員袤長二千餘里臺灣一府孤懸海外萬無藩臬兩司隨同移扎之理而道府州縣署補各缺及錢糧刑案例由巡撫主稿題奏巡撫移扎關白曠日持久勢既有所難行若竟不與聞則巡撫並無統屬之責一切徵調又將膜視沈葆楨原奏稱彼此相依情形正恐有難恃

者現在開闢番境崇山峻嶺人民稀少聞官兵至則
皆逃匿兵過復出其生番屯聚抵拒之勢不能盡用
兵搜剿野性兇橫又非法度教令所能驟化是經畧
番地非經營十數年不為功迨後墾闢土田開挖煤
礦經費一出之官而利不能不分洽之百姓台民五
方雜處強狠嗜利是其本性約束整齊尤須經畫其
收獲地利成效亦非須待至十餘年之後不為功沈
葆楨經辦伊始獅頭一社竭淮軍全力而後得手後

山秀姑蠻茅埔等處正在設法疏通剿撫二端難以
預計是今日台事尚屬剿辦未可遽言善後應俟臣
核察實在情形再行會同詳議具 奏商之將軍臣
文煜督臣李鶴年意見相同理合專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拜摺後尅日渡
台合併陳明謹 奏

員弁招撫有阿郎益社北力力社各番目率眾赴局
雍髮歸化分別誠諭犒賞遣回而各該社番目士懷
吻等並大籠藹等社願送番童就學連前所送得十
四人即在刺桐脚北勢蔡莊先購民房設塾延文童
左慶清林克讓為之師察看尚屬相安同知袁聞柝
之赴刺桐脚也因准軍凱旋暫往布置撫局旋以大
南射馬千二社刁番在知本溪諸也葛伏途狙擊計
傷勇丁等五名已飭袁聞柝馳回卑南鎮撫查辦並

令屯弁潘福安率部嚴防知本溪各處一面派員接
辦刺桐脚招撫事宜此臺南一帶之情形也臺北自
吳全城至大巴籠三十九里大巴籠至周朗社二十
二里周朗社至秀姑巒北岸二十二里准提臣羅大
春來咨均已一律開通又前報開路二百里內續經
脩改計大南澳至大濁水增開五里大小清水得其
黎尤仔丹馬隣木瓜花蓮水蓮嗎噠唵等處沙灘約
開二十餘里沿途建築碉堡分布勇營捍衛而生番

之乘間撲礮伏莽傷人尚所不免近來海沙洲石壁
坑等處皆有報案均經各營隨時禦捕以制其先
月十二日綏遠左旗親兵隊不戒於火雖據立特撲
救而風力既猛取水又遠僅保火藥局無恙其餘軍
械帳房食米等項俱有燬失經羅大春將各員弁記
過停保罰賠違降有差火勇林桂巖訊懲辦福寧鎮
總兵宋桂芳於二十九日行抵蘇澳隨帶所部福靖
新右福銳新左兩營先已到防八月初一日由羅大

春移交按辦羅大春即於初三日內渡此北路近日
之情形也中路迭接前南澳鎮總兵吳先亮文稱自
五月初九日起至八月初八日止所開之路曰鉄門
洞曰八同關曰八女坑曰架札曰雙峰仔曰粗樹脚
曰大崙溪底曰雅托儿七十九里有奇建設塘坊卡
所十處副將吳先忠等各率所部填紮其前開之牛
輜輹查有旁路三條一庄上至茅埔一庄下至龜仔
頭並棋邊一坑口至迴龍廟凡三十里有奇并予開

通以利行人尚有後山璞石閣等處開路一十九里
零係派哨弁鄧國志先往秀姑巒酌雇民番由後山
開來以期前後接續此港之有王字允番也性極頑
而尤嗜殺久為行旅之害吳光亮飭據通事熊金山
選派熟悉番語阿四阿敦等六人前往招撫社凡五
十有八言詞誕妄抗不輸誠僅縱阿敦一名生還彼
五人者皆殺之矣現將附近之眉勝蚬社下社中社
頂社溪頭社五處生番先行撫定即飭五社順番轉

相勸導倘始終頑梗應俟開路工竣厚集兵威再議
勦撫此又中路一帶之情形也內山氣候極寒竟有
六月飛霜不被葛而擁裘者而刺桐脚蘇澳等處則
又癘疫甚熾官勇至者輒病刺桐脚傷損尤多現在
一面招墾庶幾人烟轉集瘴癘為之漸消而防勇亦
徐圖裁減俾節餉需副將林福喜王蔭南部勇先後
航海來臺當飭度地安營藉以聯絡聲勢臣等謹合
詞恭摺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奏臺灣各路續辦情形片 王文勤公

再臺灣各路現辦情形臣等于九月初六日會
在案續接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報稱八月初九日
起至九月初八日止前山由神仙嶺開至雷風洞後
山開至打淋社共四十二里有奇建設公所牌坊橋
梁紮勇護工兼撫耆黎前後山相距離止四五十里
而頑石星羅老樹蟠結板鑿頗非易易俟通達後再
由璞石閣開至秀姑巒約尚有七十八里吳光亮駐

軍東埔地處適中前後三百餘里聲勢亦尚聯絡惟
入山既深覓食維艱現在的酌募土勇挑運軍糧濟應
仍將漳廣澳秀姑巒港口兩路並開以通貿易平埔
一帶生番因見道路漸通深恐收其地而逐其人屢
向營中探問吳光亮剴切曉諭其心始安此中路近
日之情形也南路接鎮臣張其光函報山前開過北
力力社山後開過春望巖中間止隔十餘里惟北力
力至古阿崙等社層山多樹砍伐需時山後大石碍

路名匠剽鑿俾期平坦近來山前居民率循新路入
山樵採亦有自卑南販牛出射麋者咸以為便張其
光因刺桐脚之勇多病抽撥振字右營三哨並親率
小隊駐紮射麋仍以左營各哨苗紮刺桐脚地方台
灣道夏獻綸之赴恒春勘辦工程也經歷各社民番
安帖加鹿塘至車城曠土甚多有險可扼擬築碉堡
七座每座駐勇百名一面招人開墾即附各碉堡安
插千總郭占鰲所部土勇五百五十名以西哨半紮

刺桐脚兩哨分紮南勢湖一哨紮加鹿塘統歸總兵
朱名登調遣沿途碉堡工程並由朱名登監督辦理
恒春城工派提督高登玉等督辦並將蘭軍中後兩
營由統領埔調赴現建縣城猴洞地方駐紮防護而
以副將王蔭南部勇填紮統領埔蓋統領埔為內山
出入要口必應嚴防復由省城調撥都司楊金寶一
營到台以備調遣車城新街等處均已增設義塾延
師訓課番童造有各塾人數清冊臣王凱奏委令同

知吳庭英馳赴抽查尚能就我範圍台北自福甯鎮
總兵宋桂芳抵防後暴雨狂風月餘不止近山營壘
間有被水冲壞者又兼水土惡劣官勇病者過半宋
桂芳入山數次亦以感受瘴氣患病且等心竊憂之
山溪水漲糧運中梗軍士有枵腹之虞適海東雲輪
舡修竣來台已派赴北路轉運糧餉並供宋桂芳巡
歷布置之用臣等謹合詞附片馳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會籌巡撫兼顧省臺情形摺 王文勤公

為送 旨會籌巡撫兼顧省臺詳細情形恭摺復陳
仰祈 聖鑒事竊奉 寄諭飭籌巡撫應如何往來
兼顧經 臣王凱泰於請假片內聲明在案查巡撫有
全省地方之責自難常川駐臺而臺灣海外孤懸又
非內地所能遙制且餉源人才必須在省豫為籌商
臨時呼應方靈現在籌畫兼顧章程除省臺有緊要
事宜隨時往返不計外謹擬以後福建巡撫冬春駐

臺夏秋駐省蓋以內地秋審奏銷並各屬案犯解勘
率在夏秋而臺地夏秋山溪水漲道路往往阻滯巡
查又宜於冬春故也臣等往復緘商意見相同是否
有當恭候 聖裁 臣王凱泰此次返省若俟二年冬
間來臺未免為日過久本年冬春之交擬再駐臺經
理以資董率至省臺各事巡撫自當依期駐辦其出
省後撫署緊要摺件仍於行署核辦尋常之題奏咨
各案由總督代為辦理所有日行事件並委藩司代

印代行題奏咨有闕考核者於回省時補辦均可不
至貽誤其離臺後則有臺灣道夏獻綸熟悉全臺情
形辦事能見其大為鎮將僚屬所信服一切開路撫
番 臣王凱泰深資臂助儘可暫代料理有應行商酌
者輪船航海商賈立達亦不至有掣肘之處 臣等謹
恭摺由驛復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謹 奏

皇古齋世叢金

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思古齋叢鈔卷七

目錄

軍機大臣會議摺

又片

奏親勘臺灣北路後山大畧情形摺

奏勅辦率芒番社摺

總理衙門暨吏禮兵部會奏摺

奏新設臺北府及所屬縣員缺遵吏部議畧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密通摺

日本國中將出會李制軍

又片

李制軍出會日本陸軍中將

又出會

沈星使出會日本國中將西鄉

潘星使告示

軍機大臣和碩恭親王臣奕訢等謹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准軍機處交出辦理台灣等處海防
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奏台北擬建府廳縣
治暨請移駐南北路同知換給關防各摺片於
光緒元年七月十四日軍機大臣奉

旨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妥議具奏片併發欽此又
軍機處交出沈葆楨等奏酌改台地營制統歸

巡撫節制暨台屬考試請歸巡撫主政各摺片
於光緒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奉

旨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歸於會議建設臺北府廳
縣案內一併妥議具奏片併發欽此欽遵先後
交出到部除該大臣奏請移駐南北路同知換
給關防並臺屬考試請歸巡撫主政一片由臣
部會同各部另行附片陳明外查該大臣等所
奏臺北移建府廳縣治一摺原奏內稱台灣始

不過海外荒島耳自康熙年間收入版圖乃設
府治領台灣鳳山諸羅三縣諸羅即今之嘉義
嘉義以北未設官也郡南北各一百餘里控制
綽乎有餘厥後北壤漸闢雍正元年拓彰化一
縣並設浚水同知主北路捕務與彰化知縣同
城蓋明知非一縣政令之所能周特以創建城
池籌費維艱姑權宜從事焉已耳雍正九年割
大甲以北刑名錢穀諸務歸浚水同知改治竹

塹自大甲溪起至三貂嶺下之遠望坑止計地
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嘉慶十五年復以遠望坑
迤北而東至蘓灣止計地一百三十里設噶瑪
蘭通判則人事隨天時地利為轉移欲因陋就
簡而不可復得矣然由噶瑪蘭上抵郡城十三
日始達由浚水上抵郡城亦七日始達而政令
皆統於台灣府當浚水設廳之初不特浚北三
貂等處榛莽四塞即浚南各社亦土曠人希今

則村社毗連荒埔日闕舊志稱東西相距僅十
有七里今則或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不等蘭
廳建治以後由三貂嶺繞至遠望坑復增地數
十里有奇其土壤之日闕不同有如此台北海
岸前僅八里至一口來往社船不過數隻其餘
又港支河僅堪漁捕今則八里至淤塞新添各
港口曰大安曰後隴曰香山曰滬尾曰鷓籠而
鷓籠滬尾港門宏敞舟楫尤多年來夾板輪船

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闐闐喧囂其口岸之歧出
不同有如此者前者台北幅頓雖廣新墾之地
土著既少流寓亦稀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前年
統計戶口除噶瑪蘭外已四十二萬有奇其民
人之生聚不同有如此者台地所產以靛煤茶
葉樟腦為大宗而皆出於沒北比年荒山窮谷
栽種愈盛開採愈煩客民叢集風氣浮動嗜好
互殊沒南太甲一帶與彰化毗連習尤獷悍同

知半年駐竹塹衙門半年駐艋舺公所相去百
二十里因奔馳而曠廢勢所必然況由竹塹而
南至大甲尚百餘里由艋舺而北至滬尾鷄籠
尚各數十里命盜等案層見迭出往往方急北
轅旋憂南顧分身無衛術枝節橫生公事之積壓
巨案之諱飾均所不免督撫知其缺之難必擇
循吏能吏以膺是選而到任後徃徃賢聲頓減
不副所望則地為之也其駕馭之難周又有如

此者沒蘭文風為全台之冠乃歲科童試應考
時沒屬六七百人蘭屬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
不及三分之一無非路途險遠寒士難於資斧
裹足不前而詞訟一端則四民皆受其害刁健
者詞窮而遁捏情控府一奉准提累月窮年被
誣者縱昭雪有期家已為之破焉其弊者因噎
廢食概不准提則廳案為胥吏所把持使無可
控訴而械鬥之衅萌蘖乎其中至徒流以上罪

名定讞後解郡勘轉需費繁多淹滯歲月賠累
不資則消弭不得不巧官苦之尤民苦之其政
教之難齊又有如此者所以前者臺灣道夏猷
綸有改沒水同知為直隸州改噶瑪蘭為知縣
添一縣于竹塹之請去年以來自噶瑪蘭之蘓
澳起經提臣羅大春撫番開路至新城二百里
有奇至秀姑巒又百里有奇倘山前之布置尚
未周詳則山後經營何從藉手故就今日臺北

之形勢策之非區三縣而分治之則無以專其責成非設知府以統轄之則無以挈其綱領伏查艋舺當鷄籠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空滬尾兩口並有觀音山大屯山以為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非特浚蘭扼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擬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臺北府自彰化以北即達後山胥歸控制

仍隸于台灣兵備道其附府一縣南劃中樞以上至頭重溪為界計五十里而遙北劃遠望坑為界計一百二十五里而遙東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方圓折算百里有餘擬名之曰浚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止南北相距百五十里其間之竹塹即浚水廳舊治也擬裁浚水同知改設一縣名之曰新竹縣自遠望坑迤北而東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擬設一

縣名之曰宜蘭縣惟鷄籠一區以建縣治則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後竟成都會且煤務方興來投之民四集海防既重訟事尤煩該處向未設官亦非佐雜微員所能鎮壓若事事受成於艦艍則又官與民交困應請改噶瑪蘭通判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住鷄籠以治之臣等為外防內治因時制宜起見是否有當伏懇

天恩飭部議覆俾有遵循其建設城署清查田賦及教佐營汛應裁應改應增容俟奉

旨允准後由台灣道議詳核奏期臻周密自蘊澳以至奇萊現恃營堡為固從來田畝開墾商民輻輳應否設官容臣等隨時察看情形請

旨定奪等語吏部查臺北地方既據該大臣等奏稱就今日之形勢策之非區三縣而分治之則無以專其責成非設知府以統轄之則無以挈其綱領伏查艦艍當鷄籠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

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觀西至海口
三十里直達八里坌滬尾兩口並有觀音山大
屯山以為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非特浚
蘭扼要之區實全台北門之管擬於該處創建
府治名之曰台北府自彰化以北直達後山胥
歸控制乃隸于台灣兵備道其附府一縣南劃
中樞以上至頭重溪為界北劃遠望坑為界擬
名之曰浚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

甲溪止其間之竹塹即浚水廳舊治也擬裁浚
水同知改設一縣名之曰新竹縣自遠望坑迤
北而東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擬設一縣名
之曰宜蘭縣惟鷄籠一區以建縣治則其地不
足而通商以後竟成都會且煤務方興來投之
民四集海防既重訟事尤煩該處向未設官亦
非佐雜微員所能鎮壓若事事受成於艤舫則
又官與民交因應請改噶瑪蘭通判為臺北府

分防通判移駐鷓籠以治之等語係為台北地方土壤開闢日廣民人生聚日多今昔情形不同因時制宜起見自應准如所請于台北艋舺地方添設知府一缺名為台北府自彰化以北直達後山胥歸控制仍隸于台灣兵備道其附府添設知縣一缺南劃中樞以上至頭重溪為界北劃遠望坑為界名為浚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止其間之竹塹原設浚

水廳同知擬即裁汰改設新竹縣知縣一缺自遠望坑迤北而東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添設宜蘭縣知縣並改噶瑪蘭廳通判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駐鷓籠地方其應裁應改應增教佐各官應由該大臣等察看地方形勢分別奏明辦理至建設衙署工部查福建台灣地方創建台北府添設縣治並駐通判各官應建衙署工程應令該大臣等相度地勢飭委委員據實

勘估興修工竣之日即將用過工料銀兩照例
造具分晰做法清冊送部核銷清查田賦戶部
查台北地方擬創建府治改設廳縣既經吏部
議准其清查田賦一節某廳某縣管轄某處地
方某廳某縣應徵錢糧若干應俟該大臣詳查
核議奏報到日再由臣部查核辦理應裁應改
應增營汛各員兵部查台北地方既經添設知
府一缺知縣三缺該處營汛應否增改移擬之

處俟該大臣等妥議奏明再行核辦又該大臣
等所奏酌改台地營制統歸巡撫節制一摺並
准部咨議覆巡撫移札臺灣摺內所有該省原
設撫標各營及台地各營將備員弁如何布置
是否仍由總督節制抑徑歸巡撫節制之處應
令該督撫會同該大臣妥議具奏除福建內地
練兵事宜另由臣鶴年等籌議會奏外查台灣
營伍廢弛曾經迭次奏陳上年府城挑練兩營

毫無起色並將營官林英茂等叅革在案府城
如此外汛可知其積弊之深尤所罕見汛弁則
干預詞訟勒索陋規兵丁則巧避差操僱名頂
替班兵皆由內地而來本係各分氣類偶有睚
眦之怨立即聚眾鬥毆且營將利弁兵之規費
弁兵恃營將為護符兵民涉訟文員移提無不
曲為庇匿間有文員移營會辦案件又必多方
刁難需索而匪徒早風聞遠颺矣種種積習相

沿已久皆由遠隔海外文員事權較輕將弁不
復顧忌非大加整頓不可臣等體察情形計無
逾於裁汛併練者蓋分汛裁撤則驕擅詐擾不
禁自除併營操練則汰弱補強漸歸有用臺地
除澎湖兩營外尚有十五營擬仿淮楚軍營制
歸併以五百人為一營將南浚嘉義三營調至
府城合府城三營安平三營為一支專顧台鳳
嘉三縣其北路協副將所轄中右兩營合鹿港

一營為一支專顧彰化一帶艋舺滬尾噶瑪蘭
三營為一支專顧浚蘭一帶均各認真訓練扼
要駐札過地方有事接准札調移撥立時拔隊
不准延宕其兵丁換班固多疲弱而就地招募
亦利弊參半尚須詳加察看顧立法惟在得人
而事權尤宜歸一現既廵撫來台營伍似應歸
統轄于總以下即由廵撫考拔守備以上仍會
同總督提督揀選題補台灣鎮總兵應請撤去

掛印字樣並歸廵撫節制如蒙

俞允伏懇勅部另行頒換該總兵官關防以昭信守
值此整頓伊始將弁之營私散法者固宜隨時
叅辦如有才具出家人地相需亦應立予拔擢
署補各缺暫請勿拘成例俾收得人之效台地
延袤一千餘里處處濱海皆可登岸陸防之重
尤甚於水而台城以安平為屏蔽安平向設水
師副將一員所轄三營中右兩營都司駐安平

左營遊擊駐鹿港現擬均改為陸路府城有巡撫董率且有道員隨同辦事總兵擬請移扎安平即將安平協副將裁撤以鎮標中營遊擊隨總兵駐安平其台協水師中右兩營都司改為鎮標陸路左右兩營都司原設鎮標左營遊擊改為撫標左營遊擊隨巡撫駐台其撫標原設兩營仍行駐省改左營為中營即以中軍叅將領之原設台協水師左營遊擊改為台灣北路

左營遊擊歸北路協副將管轄守備以下弁兵缺額均仍照舊至巡洋艇船萬不及輪船之便利應將閩廠現造輪船分撥濟用台澎各營現僅存拖罟艇船八號俟屆修時應請裁撤歸廠變價以省虛糜改設各官關防俟准部覆另行題請頒換等語兵部查福建巡撫改駐台灣所有酌改台地營制該大臣等係為因時制宜起見自應准如所奏于總以下即由巡撫考拔守

備以上仍會同總督揀選題補並准將台灣鎮
總兵裁去掛印字樣歸巡撫節制移扎安平即
將安平協副將裁撤其鎮標中營遊擊隨總兵
駐安平並將台協水師中右兩營都司改為鎮
標陸路左右兩營都司原設鎮標左營遊擊改
為撫標左營遊擊隨巡撫駐台撫標原設兩營
仍行駐省改左營為中營以中軍叅將領之其
臺灣水師左營遊擊改為台灣北路協左營陸

路遊擊歸北路協副將管轄所有臺地改駐將
備各缺應均作為台灣陸路題補之缺其台灣
水師遊都各缺既改陸路所有現任人員應歸
候補班遇有水師遊都缺出即行抵補所改各
缺即令該撫會同該督揀選請補至稱署補各
缺暫請勿拘成例等語查台灣揀補將備員缺
例有專條今該大臣等請勿拘成例之處未便
漫無限制除應署之缺准令酌量委署外其請

補時仍令該督撫等按照章辦理至裁汛並練臺地兵丁換班就地招募等事亦應如所請准其仿淮楚營制歸併以五百人為一營將南浚嘉義三營調至府城合府城三營安平三營為一支專顧台鳳嘉三縣北路協副將所轄中右兩營合鹿港一營為一支專顧彰化一帶艋舺滬尾噶瑪蘭三營為一支專顧沒蘭一帶認真調練扼要駐紮而重地方並將駐紮處所及成

軍日期報部備查其兵丁換班固多疲弱就地招募亦利弊參半一節應由該大臣等察看地方情形詳細妥籌辦理總期兵歸實用以資整頓至臺澎各營現僅存拖罾艇船八號俟屆修時應裁撤歸廠變價以節虛糜工部查台澎各營現存拖罾艇船八號既據奏稱俟屆修時裁撤歸廠變價等語應俟將來工部核准後即將此項變價銀兩數目造入奏撥冊報部候撥以

充經費另行頒換該總兵官關防以昭信守並
改設各官關防俟准部覆另行題請頒換禮部
查定例武職關防由兵部議准撰擬字樣到部
付鑄印局鑄造等語今該大臣等請並台灣鎮
總兵撤去掛印字樣既經兵部議准自應如該
大臣等所奏另行頒換該總兵官關防以昭信
守恭候

命下由兵部撰擬鎮守總兵官關防字樣送部臣部
即行鑄造頒發其原領掛印總兵官印應俟新
換關防到日由該撫照例送部繳銷至改設將
備以下各官亦經兵部議准應如該大臣等所
奏由福建巡撫另行題請到部再行頒換再吏
部查該大臣等所奏請添設改設府廳縣各缺
均作為何項之缺及一切未盡事宜應由該大
臣等具奏到日再行核辦至蘓澳以至奇萊將
來應否設官之處應令該大臣等隨時察看情

形奏明辦理謹將臣等遵

旨會議緣由繕摺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再此摺係吏部主稿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等片

再准軍機處交出光緒元年七月十四日據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片奏移扎南北路同知換給關防一摺又七月二十八日據沈葆楨等片奏台屬考試請歸巡撫

主政一摺均于各本日奉

旨覽欽此欽遵交出到部查該大臣等奏請移扎南

北路同知換給關防一摺原奏內稱據台灣道

夏獻綸詳稱台灣向設南北兩路同知理番同知南

路駐扎府城北路駐扎鹿港今內山開闢日廣

番民交涉事件日多舊制殊苦鞭長莫及如將

南路同知移扎卑南北路改為中路移扎水沙

連各加撫民字樣凡有民番詞訟俱歸審訊將

來升科等事亦由其經理似于民番大有裨益
其南北路屯餉向由各縣徵收交該同知散放
者該同知既經移扎碍難兼顧改由各縣就近
自行發給等因臣等伏思

朝廷因事而設官任官者即宜顧名而思議該同
知既以理番為名當以撫番為事向惟番境未
闢故分駐郡城鹿港以待招徠今榛莽日開蠢
頑歸化民熙熙而往番攘攘而來杜其猜嫌均

其樂利咸以官為依附倘非躬親坐鎮何以鎮
撫循之實而期聲教之同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核議如蒙

允准移扎更請飭鑄台灣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臺
灣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關防各一顆換給以資
信守除衙署應飭行勘建外俸廉照舊毋庸議
加等語吏部查該大臣等所奏係為台灣內山
開闢日廣番民交涉事件日多舊制殊苦鞭長

莫及因地制宜起見自應准如所請將台灣南路同知移扎卑北路同知改為中路移扎水沙連各加撫民字樣凡有民番詞訟俱歸審訊等語係為鎮撫民番各專責成起見應如所奏辦理吏部查民番詞訟既歸該同知審訊如有承審遲延及引律不當即將該同知查叅由吏部照例議處將來升科等事亦由其經理其南北屯餉向由各縣徵收交該同知散放者該同知

既經移扎礙難兼顧應改由各縣就近自行發給俸廉照舊毋庸議加戶部查該大臣等奏稱南路同知駐扎卑南北路同知改為中路駐扎水沙連各加撫民字樣將來升科等事亦由其經理等語係為按撫民起見自應准如所請將卑南水沙連等處升科等事按照例定則例分別起科認真經理其所稱南北路屯餉向由各縣徵收交該同知散放該同知既經移扎應改

由各縣就近發給等語亦應准如所請以免牽掣至該兩路同知俸廉既稱毋庸議加應令循照舊章分別支給請鑄台灣南路撫民理番同知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關防各一顆換給以資信守禮部查定例文職關防由吏部議准撰擬字樣到部付鑄印局鑄造等語今福建台灣南路理番同知請改為台灣南路撫民理番同知北路理番同知請改為台灣中路撫民理番同

知既經吏部議准自應另行鑄給關防以昭信守俟

命下之日由吏部撰擬字樣到部臣部即行鑄造頒發衙署應另行勘建工部查南北路同知既經奏請移改駐紮所有衙署自應另行建蓋應令該大臣等迅委妥員撙節勘估興修工竣照例造具詳細清冊送部核銷又該大臣等奏請台屬考試歸巡撫主政一摺原奏內稱據台灣道

夏獻綸詳稱台地遠隔重洋學政事宜向由巡
台漢御史兼理乾隆十七年御史裁撤所有歲
科兩試改歸巡道考校其達部事件呈福建學
政轉咨今福建巡撫來台所有台屬考試似應
統歸巡撫主政咨達事件亦經由巡撫辦理以
一事權等因臣等竊思歲科兩試國家掄才大
典人文所繫風教攸關該道所請具見慎重之
意惟事屬更張臣等未敢擅便所以本屆科試

臣凱泰仍照舊章由道舉行業於五月間屆試
竣事之後應否以巡撫兼理學政之處仰懇

天恩飭部議覆至波蘭兩屬道阻且長不特費鉅身
勞每遇滄溟為災不免有望洋而返者甚非所
以體恤寒畯可否請

旨於艋舺地方准其捐建考棚巡撫于閱兵台北時
順便按臨考試等語禮部查台灣學政事宜向
歸台灣道兼管雍正五年改歸巡撫御史乾隆

十七年復歸台灣道其達部事件仍呈福建學政轉咨今福建巡撫移駐台灣經該大臣等請以巡撫兼理學政等因係為因時制宜起見應如所奏將台灣考試統歸巡撫主政所有考試武生各事宜自應一律統歸巡撫辦理而昭畫一捐建考棚戶部查同治七年閏四月間吉林將軍富明阿等奏親臨兩翼滿官學課考教習駐射清語並捐建考棚等因摺內並未聲請將

各捐生給予獎叙臣部亦未按照銀數議獎此次該大臣所奏請于艮舡地方捐建考棚之處與吉林捐建考棚情事相同應照成案毋庸請獎至應否准其捐建之處工部查捐建考棚應令該大臣等轉飭妥為修建一俟捐修完竣照例造冊送部查核其餘一切未盡事宜應由該大臣等具奏到日再行核辦謹將臣等遵旨會議緣由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奏親勘臺灣北路後山大畧情形摺 丁中丞

為微臣東渡親勘臺灣北路後山大畧情形恭摺陳
明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十一月十五日由閩省起
程乘坐輪船渡臺曾經報明在案旋於十八日到臺
灣之北路鷄籠當即前往查看煤礦并派督辦煤務
之道員葉文瀾分勘硫磺礦並試驗各山有無鐵苗
因聞後山蘇澳各營疫氣正盛臣不能不親往撫慰
將士以作其氣當帶同隨員張夢元莊士敏莊鎮藩

等由鷄籠起旱次早度三貂嶺土人又謂之摩天嶺懸崖陡壁禽鳥聲絕輿馬所不能通皆攀藤援葛而上蓋此嶺為臺灣極北極險之處逾嶺而南是為後山行三日抵蘇澳總兵張陞楷帶領各弁勇來見類皆病容滿面據稱該鎮新帶兩營來此駐紮不及月餘病者已二百餘人死者復十餘人計該處統領自總兵宋桂芳受疫病故後提督彭楚漢羅大春總兵吳光亮皆先後病幾殆其將弁兵勇之喪亡者蓋不

下二三千人矣因囑該總兵將各骸骨歸為義塚臣并為文祭之又查該處生番勢仍猖獗半月前福靖新右營勇丁來市買米回至蘇澳五里亭被生番狙殺九名該營官副將朱寶隆踈於防範本應重辦姑念全營病者過半情有可原相應請 旨將候補副將朱寶隆即行革職以示懲儆又據福銳左營叅將李得陞稟稱該營被生番二百餘人圍攻李得陞督率兵勇先已設伏俟生番到時四面截殺生番帶傷

而逃者不可勝數斬取首級六顆生擒該番四名又據福靖右營營官副將陳得勝稟報督同五品軍功陳輝煌陣擒生番二名均解至蘇灣臣親提審問據譯供該生番向例俟秋冬間即須出草殺人能割取首級者衆人稱為英雄即敲折一齒以為號番俗方肯以女妻之該生番數年來依舊殺人並不知有所謂就撫之說臣審明後當驗各生番有敲折一齒及二齒者計共四名據供均經殺人數次當即正法以

首級祭陣亡諸勇之靈其未經折齒諸番飭令暫留營中以備將來擒縱之用臣查後山生番計共數百社穴居野處並無總目管轄行同禽獸但以殺人為樂其居平原者稍知人性名曰平埔番性極詭詐每憇蔥生番殺人居間取利咸豐年間開墾百姓被該番殺害者約千餘人自上年議撫以來在我徒費賞賚之資而在番並未稍弭殺人之害長此羈縻終無了局臣囑張懌楷先為確查該番良歹其平埔近海

各番易與洋人勾結者可撫則撫不可撫則須擇尤
痛加勦辦然後另選頭目令之薙髮歸入版圖嚴定
界址不許他人侵佔俾得自安耕鑿庶法立恩加知
懼而後知感方免彼此相持永無息肩之日且我之
所以撫番者原以杜洋人覬覦之端若不大舉勦辦
收入版圖萬一洋人復以重利番^詳曰吾取地於番也
非取地於中國也我復何說之辭故為目前計得番
地不足以為益不得番地不足以為損為大局計得

番地則可永斷葛藤不得番地則恐難息窺伺其高
山各番匝海口稍遠者如果能安本分只可聽其自
生自滅以免多戕生命惟是後山疫氣方盛十勇九
病此時言勦亦尚無把握必須俟疫氣稍平徐圖大
舉然後一發中的方免輕於一試轉致不可收拾目
前只可嚴絕接濟俟益鐵一斷自必漸就牢籠熟刺
番情必虛實盡諳庶免誤蹈羅網臣高推既定適總
兵吳光亮臺灣道夏獻綸前來鷄籠臣當力疾折回

該處面高一切所有臣至蘇澳察看後山佈置情形
理合會同將軍兼署總督臣文煜恭摺密陳是否有
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克率茫番社摺

丁中丞

奏為勦辦南路率茫^第克番業將^六攻破各番目悔罪
乞宥謹將辦理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
臺灣南路率茫社克番倚恃地險人衆屢次^伺向殺百
姓復於上年冬間戕害臺灣鎮總兵張其光所部哨
官把總謝受業并兵勇等當經 臣將輕進失利亡失
偏裨之營官副將李光奏請懲處并飭張其光認真
勦撫欽奉 諭旨李光著暫行革職餘依議欽此復

經臣添派道員統帶所部會同張其光分路進攻一切大略情形先後陳奏在案旋據張其光方勛稟稱率范番社自聞大兵進勦仍復負固不服輒將木石填塞入山要隘以阻師行并勾結獅頭龜紋各完番為久拒之計當經臣批飭凡一切反形尚未十分顯著之番故宜聯絡撫綏收為我用為以番攻番之法不可逼令連成一氣轉使滋蔓難圖其率范大社既經代木塞路必須出其不意搥險攻堅庶難者得手

則其餘均可勢各破竹免致曠日持久糜餉老師仍諄：切屬不可輕易殺戮以為攻心之計茲據該鎮道等會稟該軍等當於三月初七在枋寮取齊即於初九日黎明會同攻勦營官林福喜李光張欣等各軍由董滴而進先撲沙那各加倫坳等社以攻其後林柑枋家貴一軍由率范溪口而進以攻其前營官林新一軍振紮草山以杜獅頭等社接應總兵張其光督率員弁周善初莊鎮藩朱荷恩孫思敬方亨藹

何鑾等軍以攻其左道員方勛督率員弁方德生蔡麟祥謝廷南等軍以攻其右均約黎明施放火箭為號同時並舉直搗巢穴該兇番胆敢恃險負隅抵死抗拒張其光方勳激勵士卒親行指揮設弁勇等一面開路拔木一面蛇行猱進擁鼻仰攻槍砲齊施轟斃兇番二十餘名自辰至午愈攻愈猛該兇番抵敵不佳潛由後山乘間而奔即於初九午刻將率范各社全行政破我兵被其暗中狙擊陣亡四名受傷三

名容即分別查明賞卹營官都司林新未能依期紮住草山應即請旨革職仍留營効力以示薄懲先是附近該兇番之董滴社望祖力社把律內社北力力社加量力社等皆因率范勢大受其欺凌名為一黨實則各懷二心臣飭令擇其可用者酌加賞犒俾之陰輸情偽並用為鄉導故雖深林密箐之巢鳥道羊腸之徑我軍^軍年頂踵相接援葛攀藤而上終不誤入歧途惟南屏社以丁北七人為贖引我軍行至半途

忽又為率茫所逼會同攔腰截擊幸我軍步步為營
人自為戰尚不致猝為所乘旋以將南屏心麻苒社
一律攻燬所質丁北七人仍批令全行釋放使之媿
感前年淮軍之攻克獅頭社也餘黨逃至率茫率茫
番笑其不能堅守拒而不納此次頽率茫攻破後餘黨
亦竄入獅頭獅頭拒之曰我與官軍相持至三四月
而後逃今尔一日間即被官軍攻破尤我之不如亦
不准其一人入社生番負氣好勝率類此自該番攻

破後南路各番郡皆歸順每日來社察察雜髮者約數
百人臣為設立善後章程一曰分清地界以免番境
日蹙致無容身之地一曰不准民番私相報復復有故
必控于官由官定其至直民有欺番者亦治以應得
之罪以平其心一曰教之樹藝桐茶茶棉麻取資生計
庶免日靠射獵致長殺機一曰雜髮者准入社否則
出社即以匪論一曰番目子弟皆令入義學給以衣
食既可漸摩教化又陰以資鈐制一曰凡池海海通商

界內洋人聚集之所不准該番擅到以免接濟軍火
勾引煽惑以上各條若交地方官兼辦仍是有名無
實必須分晰派撫番撫員妥辦專其責成嚴定賞罪
庶有實際至率茫餘黨逃入高山者聞各番均不敢
收留日久飢困就斃亦可憫惻三月二十四日臣在
澎湖會同吳贊誠閱視輪船操練張其光方勛帶同
董滴北力力等社番日立廣籠阿籠等代為率茫求
恩謂從此情願悔罪歸誠但求給還社地併可種植

營生其率茫社番目龜亦一等亦隨同謁見稽顙自
投稱前此皆為他服頭目所誤今頭目業已為鎗炮
所殲茲將該頭目子弟五名網送前來請求懲辦臣
以該生番等向不輕離巢穴此項該番目等數十人
竟敢航海遠來澎湖乞宥悔罪情詞出于至誠殺之
不武不宥之以服其心當告以方今 皇太后
皇上化澤覃敷雖在海外遐荒視同一體爾等各已
真心歸化自當仰籲 天恩宥其既往該番等望北

叩頭歡呼歌舞臣仍令張其光方勛帶同各番目等
回歸該社即以社地給還并將番率茫社改為知法
社窮困者仍復給予茅種以免散亡而安反側其帮
同出力引路各社番目則分賞犒面加獎勵均各欣
躍而去是役也用兵僅數日之久即將番社攻破辦
理善後又復井井有條南路各番社無不知懼知該
鎮道等實屬奮勇用命可否仰乞 天恩將記名提
督臺灣鎮總兵張其光 賞穿黃馬褂藍運使銜福

建候補道方勛 賞加布政使銜其餘在事出力員
弁奔馳于蠻烟瘴雨之中追逐于峭壁崇岩之下較
之內地勦匪者勞苦尤倍并有觸瘴身故者可否由
臣分別彙案酌保請卹以資鼓勵而勸將來均出自
聖主恩施除飭將善後章程認真妥辦并造各社
戶口冊呈送外所有攻破悉茫克番等社分別勦撫
緣由理合會同閩浙督 臣何璟恭摺附商輪船交上
海縣發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吏禮兵部會奏摺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福建巡撫丁日昌奏請遵照舊章隔
年輪赴台灣巡查一片光緒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軍
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交出到臣衙門
據原片內稱現接總兵吳光亮孫開華等文稱後山
自納納社阿棉社二股兇巢攻破後勦撫兼施羣番

攝
相服番務已有頭緒又據台灣道夏獻綸稟稱台灣
每月額定月餉六萬四千兩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
僅解過餉銀五萬兩核計不及八分之一等情省中
既無餉可籌台中必無事可辦與其株守台中無益
於台何若仍住在省整頓吏治恭查乾隆五十二年
定章以替撫及水師陸路提督每年輪值一人前往
台灣迨嘉慶十四年欽奉

上諭嗣後福建總督將軍每隔三年着輪赴台灣巡

查一次以臣愚見如遇台灣有緊要軍務臣立即馳
往斷不稍有遲滯倘遇無事之時似不如遵照舊隔
年輪赴台灣巡查等因臣等查前據辦理台灣等處
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奏稱台地善後事當
漸圖番境開荒事關創始請移札巡撫以專責成一
摺奉

上諭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由吏部會同臣衙門議
覆准將福建巡撫移紮台灣地方于光緒元年三月

十九日具

奏奉

旨依議欽此旋據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等奏竊寄
奉
諭飭籌巡撫應如何往來兼顧查巡撫有全省地方
之責自難常川住台而台灣海外孤懸又非內地所
能遙視現在籌畫兼顧章程謹擬福建巡撫冬春住
台夏秋住省等語光緒元年十月三十日奉
上諭即着照所請辦理等因欽此又據福建巡撫丁

日昌奏稱台灣事事創始斷非僅住半年即能辦有
頭緒將來台事尚求

聖明斷專派重臣督辦數年俟辦有成效方能徐議
督撫分任之局等因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丁日昌奏台灣事宜亟應統籌全局並省城台
灣勢難兼顧情形所陳各節是否可行李鴻章于洋
務情形最為熟悉沈葆楨從前辦台灣事務該處一
切機宜自必周知應如何籌畫盡善盡美之處若該督等

妥密籌商速議具奏等因欽此光緒三年正月十九日准軍机處交出軍机大臣面奉

諭旨沈葆楨李鴻章先後具奏籌議台事宜各一摺着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由臣衙門會同戶部奏請將台灣一切事件應統歸丁日昌一手經理等因于光緒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各在案查巡撫有全省應辦事件既不能常川任台台灣事事創始又非僅任半年所

能歲事至省台本聯為一氣或議分省以專責成或議專派重臣以為督辦畛域既分緩急難恃是以均經議駁茲據該撫奏稱沈葆楨所以請將巡撫分任台灣者以其時之台時敗壞已極閩省餉務尚足接濟擬將之台事大加整頓不得不議以巡撫任台藉資督率昨姑沈葆楨到臣員亦言台事如如病人當其驟中風邪宜用攻瀉迨風邪去而虛症現則宜用補劑是則沈葆楨倡議之人亦以台事為宜因時變實通也且

巡撫住札台灣祇有半年除去白犬澎湖安平等口
守風合來徃程途計之已在一月除南北路巡查徃
返程途計之又須一月有餘又除台灣府文武試台
北府文武試合計約須二月有餘而自台南赴台北
考試徃返程途又須二十餘日若遇大甲諸溪水漲
則又難以日計是巡撫兼通省應辦之事而不辦僅
來台灣代巡道辦一試事因小失大殊不合算等語
自係實在情形且該撫從前曾經奏明台事俟辦有

成效再議替撫輪任之說現在台地應辦各事漸已
次第舉辦該撫所稱遵照舊章輪赴台灣巡查一節
應如所請辦理惟替撫有統轄全省之權整頓吏治
之責于一切籌防籌餉諸務呼應較靈應責成替撫
輪赴分任以一事權而資得力如台灣遇緊要事件
自應立時馳徃即遇無事之際亦不必拘定隔年一
次並毋庸限以每年冬春住台夏秋住省之期應令
隨時斟酌情形輪流前往不得臨時互相推諉亦不

得日久視為具文丁日昌所稱將軍督輪赴台灣之處應請毋庸置議至台灣各海口防務及中外交涉事件即由福州將軍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會同辦理臣等前于議覆巡撫移札台灣摺內奏請均歸巡撫管理奉

旨允行在案現如督撫輪任台灣應由將軍督撫會辦至總督節制台灣之權與整頓省台吏治吏部查總督巡撫均有統轄全省之權今經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議准巡撫毋庸限以每年冬春赴台夏秋住省應令隨時斟酌情形輪流前往不得互相推諉等語所^有整頓省台吏治總督巡撫均應仍照舊例辦理至台灣府台北府各試禮部查台灣學政事宜向歸台灣道兼管雍正五年改歸巡^{御史}台乾隆十七年復改歸台灣道其^連部事件仍呈福建學政轉咨嗣于光緒元年據辦理台灣等處海防事務大臣沈葆楨奏福建巡撫移駐台灣請將台屬考試統歸巡撫主政^次

達事亦逕由巡撫辦理經臣部議准在案今該前撫奏請遵照舊章隔年輪赴台灣巡查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令暫撫輪赴台並不拘定年限則輪應歲科考試之時未必適值巡撫渡台之日所有台灣文武考試自應改照舊章仍歸台灣道辦理其達部事件並照舊呈由福建學政轉咨以專責成而得體制兵部查文武事同一律所有台灣文場武試既經禮部議令^{遵照}舊章其武場考試亦仍歸台灣道

辦理其咨部事件一由該道呈送福建學^政轉咨以符舊制再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現既輪^轉赴台所有前經改設台地武職營制暨移改撫標遊擊等官有無另行的改之處應由該督撫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其餘台灣現辦各事及一切未盡事宜仍應由該將軍等體察情形彙^善畫^善呈請

飭下南北洋大臣等統籌全局妥議具奏候旨施行所有臣等會議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鑒再此摺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稿會同
吏部兵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請

旨

光緒四年六月初十日具

奏同日軍機大臣奉

旨依議欽此

奏新設臺北府及所屬廳縣員缺遵照部議畧
為變通摺

奏為新設臺北府及所屬廳縣員缺擬遵照部議章
程畧為變通辦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臺灣一
郡雄峙海外屏蔽東南幅員袤長素稱沃壤前以島
人藉端窺伺經兩江督臣沈前辦臺灣海防時以臺
灣府屬之淡水同知噶瑪蘭通判二廳境自彰化縣
北界之大甲溪起直抵雞籠迤東而南訖于蘇澳計

地四百七十五里近者七八日始達郡城遠者乃至
十三四日客民叢集風氣浮動命盜等案層見叠出
提勘訟獄則疲於道途考試生童則艱于跋涉撫綏
控馭在在為難且該處煤礦方興良莠龐雜而滬尾
雞籠二口又為互市之區洋商教士之所麇聚尤須
有所鎮壓是以沈葆楨于光緒元年會同前督撫臣
具奏併淡蘭二廳疆域設立臺北府知府駐紮艋舺
裁淡水同知一缺析其地為淡水新竹二縣改噶瑪

蘭通判一缺為臺北府通判移駐雞籠而以蘭廳舊
治添設宜蘭一縣業經部議奉 旨允准在案今年

四月本任撫臣丁日昌會同臣璟两江督臣沈葆楨

奏調江蘇補用知府海州直隸州知州林達署試署

臺北府知府亦經奉 旨允准該府林達泉於七月

文和海州篆務十一月航海來閩當經札飭馳赴臺

北府新任以重職守惟查臺北府所設廳縣員缺接

照部議章程應有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及臺北府通

判一廳其淡水同知並噶瑪蘭通判二缺均應裁改
現在既飭該府赴任所有臺北府土宜人民政事悉
應由該府統轄必須正名定分方足以專責成相應
遵照部議所有淡水同知一缺即行裁汰噶瑪蘭通
判一缺亦即改換臺北府通判移駐雞籠其噶瑪蘭
舊治既改為宜蘭縣即以原設之通判署作為縣署
縣中公事均由臺北府勅轉以歸畫一至淡水新竹
二縣本應遵議同時並設惟查臺北府遠隔重洋甫

經草創改易舊制變立新章造端宏大頭緒紛繁未
有衙署以為辦公之地未有書差以供執事之役憑
藉毫無殊多窒碍似宜因時因地畧為變通擬以現
設之淡水同知竹塹廳署暫作臺北府署其議設之
淡水新竹二縣錢糧詞訟擬仿照貴州銅仁等府管
理刑錢之例暫有臺北府兼攝並由該府設局經營
艋舺府治之地俟稍有頭緒即添設淡水附郭縣治
移駐知府知府既移再添設新竹一縣駐紮竹塹以

符原議臣等再四籌商意見相同與其同時更張經費難集不如次第辦理日起有功是否有當伏乞聖裁至淡水同知本缺陳星聚應請零行改補本任噶瑪蘭通判洪熙疇應即改為臺北府通判移駐雞籠其添設宜蘭縣一缺擬即以現署噶瑪蘭通判之補用知縣邱峻南一手接署以資熟悉一面再行棟補合併聲明除將臺北應興草事宜飭該府察看情形陸續妥籌稟辦外所有新設臺北府及所屬廳

縣員缺遵照部議章程畧為變通辦理緣由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日本國中將照會李制軍

大日本國陸軍中將兼陸軍大輔西鄉為照會事臺
灣土番之俗自古嗜殺行劫不奉 貴國政教海客
菑難是樂邇年我國人民遭風漂到彼地多被慘害
幸逃脫者迫入 貴國治下之境始沾 仁字恩恤
藉得生還本國稔知 貴國矜全我民之意厚且至
也我國 政府感謝奚似而彼土番反是害我人民
如此為民父母豈忍莫然是以我 皇上委本中將

以深入番地招彼酋長百般開導殛其凶首薄示懲戒使無再蹈前轍以安良民本中將謹遵

欽旨即率親兵將由水路直進番地至若船過

貴境固無他意應毋阻拒但恐間卷之說或觸於

貴國之說異特茲備文報明為此照會 貴大臣希

即查照轉飭各該地方官咸使知之可也須至照會者

又片

同治四年十二月我琉球島人民六十六名遭風壞船漂到臺灣登岸是處屬牡丹社竟被番人劫殺五十四名死之十二名逃生經蒙 貴國救護送回本土又於明治六年二月我備中州人民佑藤利八等四名漂到臺灣卑南番地亦被劫掠僅脫生命幸蒙 貴國恤典送交領事旋即回國凡我人民疊受恩德啣感無涯茲我政府獨怪土番幸人之災肆其劫殺若置不問安所底止是以遣使徃攻其心庶使

感登天良知有人道而已故本中將雖云率兵而往
惟備土番一味悍暴或敢抗抵來使從而加害不得
已則稍示應懲之勢耳但所慮者有 貴國及外國
商民在臺灣所開口岸運貨出入者或見我國此間
行事便思從中竊與生番互通交易資助敵人軍需
則我國不得不備兵捕之務望 貴大臣徧行曉諭
臺灣府縣沿邊口岸各地所有中外商民勿得毫犯
又所懇者倘有生番偶被我兵追趕走入臺灣府縣

境內潛匿者煩該地方隨即捕交我兵屯營是望特
此又片以陳惟請 貴大臣煩為查照施行

李制軍照覆日本陸軍中將

大清國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閩
浙總督部堂李 為照覆日本陸軍中將西鄉 為
照覆事照得查臺灣全地久隸我國版圖雖其土著
有生熟番之別然同為食毛踐土已二百餘年猶之
粵楚雲貴邊界徭獠苗黎之屬皆古所謂我中國荒

服羈縻之地也。雖生番散處深山，獠犴成性，文教或有未通，政令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內，總屬我管轄之人。查萬國公法云：凡疆內植物、動物、居民，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按理皆當歸地方律法管轄。又載發得耳云：各國之屬物所在，即為其土地。又云：各國屬地或由尋覓，或由征服遷居，既經諸國立約承認，之即使其間或有來歷不明人，皆以此為掌管。既久他國，即不應過問。又云：各國自主其事，自任其責。據

此各條，則臺灣為中國疆土，生番定歸中國隸屬。當以中國律法管轄，不得任聽別國越俎代謀。茲

貴國中將照會以臺灣生番戕殺，遭風難民奉

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懲戒。在生番疊逞

悍暴，殺害無辜，即按以中國之法，亦律所必誅。惟是

臺灣全地素屬中國，貴國政府並未與總理衙

門商允作何辦理。逕行命將統兵前往，既與萬國公

法違背，亦與同治十年所換和約內第一、第三兩條

不合然詳閱來文先云招彼酋長百般開導使毋再
蹈前轍復云雖率兵前往惟備土番拒抵不得已始
稍示膺懲是 貴國中將之意但在懲辦首凶以杜
後患并非必欲用兵呀開兩案首凶其備中州遭風
難民前由生番送出并未戕害一人當經本部堂派
員送滬交領事官送還自枋寮至瑯瑯一帶早經本
部堂飭令臺灣道委員建造隘寮選舉隘丁隘首遇
有外國遭風船隻以便隨時救護此後 貴國商民

來往該地當不至有劫殺之患去歲備中州難民并
未被害即其明証其琉球島即我屬國中山國疆土
該國世守外藩甚為恭順本部堂一視同仁已嚴檄
該地方官責成生番頭人趕緊勒限交出首凶議抵
總之臺灣屬在中國應由中國自辦毋庸

貴國代謀 各國公使俱在京師必以本部堂為理
直 值緣准前因合即照覆 貴中將查照辦理須至照
覆者

又照會

大清國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部堂李 為照會日本陸軍中將

為照會事照得前准照會得悉 貴中將奉

命統兵懲倣臺灣生番當經本部堂援據萬國公法請 貴中將撤兵回國以符條約具文照覆在案茲於四月十二日接據臺灣鎮道稟稱 貴中將統率部兵已在我鳳山縣所屬瑯瑤柴城一帶地方紮營

與屬地生番爭鬪經委安平協副將周振邦署臺防同知傅以禮等馳赴該處於初八日與 貴中將相見面詢本部堂照會曾否達覽 貴中將答以已經收到並語該文武官以此次用兵生番因去年

貴國副島大臣早與 總理衙門商明近又有

欽差赴北京專論此事俟北京信到再行照覆不肯

即日回兵等因又據稟稱四月初七日有 貴國駐

廈領事官福島九成書記吳碩往見該鎮道而言要

赴瑯瑯查看不准本國兵船與中國人滋事以敦和好特來拜謁該鎮道詢以何故動兵答稱欲將生番稍示懲儆不敢擾害中國地方等語先後到本部堂准此詳閱各情深佩 貴國政府敦信修睦益固邦交之意而 貴中將謹承 上命情意殷勤務泥猜嫌以敦永好聞之亦甚欣愜因思 貴國與中國立約未久方期兩國和好可與天壤無窮乃此舉並未商由 總理衙門移知本部堂作何辦理徑命

貴中將統師赴中國所屬邦土本部堂所管地方用兵蓋由輕聽浮言誤會生番非中國所管之謠傳遂致 貴國政府與 貴中將近日常所為事事與萬國公法暨修好條約違背宜中外輿論皆不以為然也除既載本部堂前次照會外合再將本部堂確查據及 貴國此舉不合萬國公法暨修好條約之處為貴中將更詳告之查瑯瑯番社人物地方確歸中國轄屬証據歷歷分明可核者三南路瑯瑯十八社向

歸鳳山縣管轄每年征完番餉二十兩有奇載在臺灣府誌此証據一也臺灣設立南北路理番同知專管番務每年由各該同知入內山犒賞生番藍布等物此証據二也柴城又名福安街建有我

朝公中堂福公康公碑廟此証據三也証據確鑿歷來已久特以禮記不易其俗不易其宜故向來中國不全繩以律法而已查兩國修好條規第三條云兩國政事禁令各有異同其政事應聽已國自主彼此

均不得代謀干預查臺灣生番久屬中國其不全繩以律法者即政事禁令各有異同之一端也按約應聽中國自主 貴國不得代謀干預况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第一條顯有明文尤宜共相篤守又第十四條載日本人在中國指定口岸及附洋面不准與不和之國互相爭鬥夫附近中國洋面與不和之國尚不准爭鬥况為我疆土之內隸屬之人今貴中將在瑯瑯柴城一帶於我設立隘寮之疆土竟

行登岸札營於我納稅食糧之番民竟行按仗爭鬥
與條約各款種種不合設令他國效 貴國之所為於
貴國屬地屬民並不先行商准遽爾命將興兵據其
地誅其人 貴國其能任聽所為而不問乎 貴中
將反已以思必有爽然自失者據台灣鎮道稟稱
貴中將及理事官福島九成俱言上年使臣到京曾
對總理衙門說過以生番非中國所管及此舉早經
商明故爾前來查中國自來與各國立約俱

欽差全權大臣各遵所奉 諭旨訂立條約並特條
聲明兩國全權大臣先行畫押蓋印俟兩國御筆批
准後刊刻通行今 貴中將及理事官所云上年使
臣向 總理衙門說過等語是否遵照中國律法立
約抑將商明之可或蓋關防於公函或兩國互行告
示或互換照會以為憑據本部堂並未接准總理衙
門移知 貴中將奉 命遠來定悉律詳細如當時
立有憑約請將彼此原議文約抄示本部堂自當聽

貴中將照約辦理如當時未立有憑約應請

貴中將撤兵回國不得於中國所屬邦土地方久駐
兵旅以符條約竊思 貴國政府祇因生番戕害難
民兩案故命將統兵深入番地殛其首凶使無再蹈
前轍查我屬國中山國被戕遭風難民一案仍應由
本部堂自行嚴檄該地方官辦理毋庸 貴國干預其
貴國備中州難民利八等四名但只被搶並未殺害
應由本部堂按照修好條約內第八條盜竊等案由

地方官查拿追辦之約嚴飭地方官追辦本部堂斷
不以中外之分稍存歧視該地方官處分彼闕亦斷
不致玩延不必 貴中將駐兵台灣曠日持久勞師
糜餉本部堂係為兩國各敦和好起見故再為詳示
証据申明條約剴切照會現在上而 各國駐京公
使下而中外輿論均以貴國舉此為非想 貴中將
忠於謀國定能翻然變計即日撤兵回國以免天下
公非保兩國永好 貴中將實圖利之須至照會者

沈星使照會日本國中將西鄉

欽差大臣沈 為照會事照得生番地隸中國者二
百餘年雖其人頑蠢無知究係天生赤子是以

朝廷不忍遽繩以法欲其漸仁摩義默化潛移由生
番而成熟番由熟番而成士庶可以仰體仁愛之天
心也至於殺人者死律有明條雖生番亦豈能輕縱
然此乃中國分內應為之事不當轉煩他國勞師糜
餉而來迺聞 貴中將忽然以船載兵由不通商之

瑯瑯登岸台民惶惑不知開罪何端致使 貴國置
和議於不顧即西洋曾經換約各國亦羣以為駭人
聽聞及觀 貴中將熙會閩浙總督公文方知為牡
丹社生番戕害琉球難民而起無論琉球雖弱亦儼
然一國儘可自鳴不平即 貴國尚意恤鄰亦何妨
熙會 總理衙門商辦倘中國袒護生番以不肯懲
辦回覆抑或兵力不及藉助 貴國則 貴國甚為
有詞乃積累年之舊案而不能待數日之回文此中

曲直是非想亦難逃 洞鑒今牡丹社已殘燬矣而
又波及於無辜之高士仍等社來文所稱殛其兇首
者謂何所稱攻其心者謂何也幫辦潘布政自上海
面晤 貴國柳原 名前光 公使已允退兵以為
必非虛語乃聞 貴中將仍紮營牡丹社且有將攻
卑南社之謠夫牡丹社戕害琉球難民者也卑南社
救 貴國難民者也相去奚啻霄壤以德為怨想
貴中將必不其然第 貴中將熙會閩浙總督公文

有佐勝刺八至卑南番地亦被劫掠之語誠謠傳未必無因夫鳧水逃生有何餘資可劫天下有劫人之財肯養人數月不受值者耶即謂地方所報難民口供不足為據 貴國謝函具在並未涉及劫掠一言 貴國所賞陳安生即卑南社生番頭目也所賞之人即所誅之人 貴國未必有此政體或謂 貴國方耀武功天理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然以積年訓練之良將勁兵逞志於蠢蠢無知之生番似亦未足以示

武即操全勝之勢亦必未_互有殺傷生番即不見憐 貴國之民人亦不足惜耶或謂 貴國既波及無辜各社可知意不在復仇無論中國版圖尺寸不敢妄以與人即通商諸邦豈甘心 貴國獨享其利日來南風司令琅璫口岸資糧轉運益難中國與 貴國和誼載在盟府永矢弗諼本大臣心有可危何敢不開誠布公以效愚者之一得惟 高明裁察見覆幸甚

潘星使告示

欽差幫辦臺灣事宜福建布政使司潘 欽命布政使銜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夏 為曉諭事照得日本國因前有琉球國人遭風飄至牡丹社為該社生番殺害現在帶兵前來報仇自三月至今日兵未退兼以卑南等社亦有搶掠伊國遭風船隻等事欲圖報復等情本司欽奉 聖旨渡台前來幫 欽差沈大臣辦理此事當查牡丹社生番殺害琉球國人

固屬凶惡第該處係中國管轄自應由中國按律辦理以符條約至於卑南等社上年日本國人遭風至此曾經該社頭人陳安生等救護交官送回本國是卑南與日本不特無仇兼且有德揆情度理諒不至擾及無辜本司現會同本道乘坐輪船親往瑯瑯面見日本帶兵官西鄉中將斷不任其再及他社為此示諭番社人等務安本業本司道自當設法保護自不聽其越及各社其各凜遵特示

思古齋叢鈔卷八

目錄

日本國緣起

高麗國論畧

越南國紀畧

附考

俄國緣起

德國緣起

法國緣起



英國緣起

美國緣起

荷蘭國緣起

土國緣起

奧國緣起

瑞國緣起

意大利國緣起

比利時國緣起

日斯巴尼亞國緣起

遊瑙威國記

美國金山系始

三得惟枝島國紀畧

飛奇島記畧

日本國緣起

日本古稱倭人弘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云倭人鄰
三韓而國故名稱中倭後自亞字名更號日本其國
在東海中平列三大島北曰對馬島与高麗与境相
值一夜可達明季瀾白卷亂去是也中曰長崎土校
大与浙海普陀山相值內地高船互市於此南曰薩
峒馬其浙之温台相值人強健刀最利黃唐馬以家
法年向援南浙之倭寇薩峒馬也三島之外小島甚

多王居長崎之東北地名弥那穀澤曰京為畿五日
山城曰大河曰河内曰攝津曰和泉共統五十三郡
為道七日東海統一百十六郡曰南海統四十八郡
曰西海統九十二郡曰东山統一百二十二郡曰北
陸統三十郡曰山陽統六十九郡曰山陰統五十二
郡曰多藝曰對馬各統二郡地皆依水附峙郡之大
在不過中國一郡落國王一姓歷世不易初辨天御
中主居築紫宮其子辨天村雲等自後皆以子為辨

傳世三十一之玉彥瀨等第四子辨祢武天皇德太和
州檀原宮傳玉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復徙都山城
而漢時相通中國魏晉以後江五經佛教于中土於
是沙門之教盛行志貞觀間嘗遣使往渝宋初遣國
使齋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接之其國官皆
世祿仍漢制皆稱刺史二千石文字同中國讀以倭
音歷代以來不爭王而爭上將軍故上將軍第宅時
更新生而王年易姓立法嚴人少鬪爭犯法在輒走

山谷自穀呼童僕呼學則應竟日不聞人聲好佛敬
祖先以香花佳果必供佛或走教祖墳俗為潔街衢
時以掃灑男女皆大領袖女加長以曳地珍染花
卉禪裹帛幅着短襪曳絲履男髡鬚而雜頂額留鬚
髮玉腦後闊寸餘綴為髻髮于左第之女多美髮日
洗滌薰以楠沈而後梳髻插玳瑁簪其男女眉目肌
理髮鬚華土信東方秀氣之所鍾也其崎嶇普陀東
西對峙水程四十更六十里為一更橫洋萬渡風浪

極險屢向玉長崎水程七十二更由台灣雞籠山之
北渡米粉洋至寧洋北風從五島門進南風從天半
向進前明中葉大西洋之葡萄牙嘗以據海口又以
洋教誘其土人日本占之戰荷蘭以兵船叱日本葡
萄牙適去叔中國通商在性中國占荷蘭而已乾
隆間始有英俄輪船往來其地立約通商今五國鼎
峙治崇尚西法機器製造輪船電線悉倣以之近則
服式正朔一道西人制度數千年之舊制為之一變

高麗國論略

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此高麗開國之始也見于經
後唐太宗嘗征之見于史迨國朝文德綏遠高麗奉
貢獻為屬國其君立中國必命欽使冊封每歲貢使
於冬至頒歷時頒歷書奉正朔元旦朝賀則貢使於
午門外坐班貢使之來也商隨而附之以土物售中
焉其貨以高麗參為大宗餘則紙布筆墨藥物而已
參以枝之大小為價之高下大率一斤十六枝者值

銀一十六兩若一斤四十枝有奇值銀不過三四兩而已紙滑而紉以鏡面為上品有髮者曰髮牋佳品也五色咸備而少巨幅僅尺幅居多布則色白而縷麤宜於為盥中筆則毫硬鼠鬚絕少墨則膠粘外加以漆不足貴也藥以清心丸為佳其國之人多秀而文冠紗笠服短衣繫絲絛喜中國書籍厚價購求字喜學蘇董畫喜為山水惜蒼而不潤濃而不秀至於輿地嘗讀徐中丞繼畬所撰瀛環識略於天下諸國

皆有圖說而獨不及高麗特為考識於左以補缺遺高麗國在東海之中西與中國之山東之煙臺相對由中國乘火輪舟一日可達其國東西南三面臨海北為陸地而多山正北有鴨綠江與中國遼東以江為界東北有混同江與中國蒙古以江為界兩江之間有白頭山與中國兀良哈以山為界其都城在正西而近於海焉國分八道西曰京畿道黃海道東曰江原道南曰忠清道慶尚道全羅道北曰咸鏡道平

安道八道所轄曰郡曰府曰州之外又有曰牧曰令
曰監者其國海島頗多惟北無島東曰鬱林島最大
西曰羣山島安馬島身尾島南曰鹿島牛島古今島
珍島荒島此島之最著者也又其國多山西曰摩尼
山東曰伊山黃龍山金剛山麻者羅山臥龍山五臺
山雷嶽飛峯山水精山居瑟山午取山大白山南曰
雞籠山雲鷲山天冠山羅漢山智力山北境尤多曰
白頭山五峯山漢見山長白山聖代山豆里山祖白
山白山小白山江龍山吐羅山檜山鼻白山馬喻山
臥龍山白壁山西陽山臨漢山蓋慕山延平山大蝦
山松山達賢山雙山積山奉天山妙香山九峰山此
山之尤著者也北境之山多金礦惜不開故國不富
近美國欲與立約修和小輪舟進測水淺深由江華
府之東進海口乃進口其國四面砲發小輪舟退出
迨水師進攻而高麗將亡地喪而險無可恃矣幾於
兵連禍結矣且厥地距其都城僅一日餘程耳幸美

欽使鏤斐迪以為佳兵不祥止戈為武既已戰勝遂
即班師不勤遠畧而窮兵黷武得轉危為安。

越南國紀略

客有歸自越南者言經商於越十有餘年因知越南
一名安南為古交趾國古所謂越裳貢雉即其地也
其地多山山則層巒疊嶂而三峰為主山水則枕江
環海而富良為要隘夷獠雜處椎髻漆齒跣足文身
其人則賦性獷悍反覆無信而禮義之不知其俗則
男女無別裸體同浴而廉恥之不識爭奪兼併俘掠
不忌敵兵至則遁而浮海敵兵退則登陸拒命漢晉

以來雖稱內附然瘴鄉蠻俗與中華迥隔天淵大率
十年一亂必數年而後平又必數年而後定張輔以
十餘年勞費制設郡縣文武官僚輒以水土惡劣致
多損折視為畏途旋又叛者相仍卒歸於夷叅考前
代皆外而不內惟山川輿隸幅員形勢如道里之遠
近水陸之分岐山水之險易戶口之多寡財賦之豐
絀要不妨詳稽博考兼綜條貫以為採風之助籌邊
之備耳查安南幅員東西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

距二千八百里直達粵東之欽州是為水程西至雲
南老撾宣慰司五百六十里北至廣西憑祥州五百
里是為陸路由廣西而進出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
過諒山途出長愛府而達叅京由雲南而進出臨安
府蒙自縣歷宣光富良二江而入叅京由廣東而進
自欽州天津驛渡貓兒港至涌淪佛陶道經萬甯州
逕抵叅京此道里之遠近水陸之分歧也國有鎮南
關越二百里為鬼門關今更名畏天關關口僅容兩騎

崇山峻嶺籌險溪深道路崎嶇最為險要黎京坐富良江之西後倚三峰山左為鞞子山右為傘圓山三山高矗雲霄而富良江江面遼闊隔岸不見人影周流環抱入海富良之東北恃諒江諒山以為要富良之西北恃宣江迤江以為險前明張輔進兵一出鎮南關至芹站抵富良江北岸之嘉林州一出蒙自縣歷猛烈關由宣光江口至富良江會合此山川之形勢也國中殿宇廟寺始用陶瓦居民則編箬為蓬削

竹為棟稽其民數自前明張輔平定時計三百十二萬五百戶迄今四百餘年滋生日繁數無可稽矣然其地女多於男雖平民亦三妻四妾其戶口之大如此概安南地多山高田畝零星畸角磽瘠者居多宜稻無麥各處輸賦所入僅足支本地兵餉野無蓋藏國少蓄積惟高平一府現開金礦每年收稅亦不過二百餘兩而別府又無籍可考其財賦之大略如此前明置交趾地設立十七府統四十七州一百五十

四縣十衛十三所又改置十三路今輿籍內仍舊十三道而府則或由州改或由縣改共有五十二府二百一十四州縣而皆無城郭大率樹柵為衛箠竹為藩其內外各官名色彷彿有明制度惟典兵則由太監出隊輒以象先以五色布為號帽號帶略綴薄鉄皮數片為甲乘不穿鞋袴出兵時不另給餉由民間供給口糧此又於數端外爰及其設官分職備兵禦敵之舊章也至西貢以南近為法人設埠通商互市

較盛於前而風土人情無少差異此其大畧也若夫沿革變置具有考證專書博訪詳登願以俟諸異日

附考

交趾古屬中國堯典宅南交此見於經文之最古者漢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設有置守玄宗初丁氏始建國稱安南二世十三年亡於太宗時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亡於真宗時李公蘊八世一百二十年亡於理宗時陳日明十二世一百七十年立以建文時為黎季黎所篡而

亡明成祖崇兵滅之至此仍歸中國古三十年宣
宗時漢為黎和所掠侍十世至黎讓為莫登庸
所逐時嘉靖元年也世宗前年王去改為安南
都統使侍無至神宗時又黎維潭所併維潭
侍去高祖維柎於我朝乾隆時為阮光平所滅
光平侍子光垂至嘉慶年間又為阮福映所奪
稱不入貢漢故稱為越南

俄國緣起

俄羅斯國據亞細亞歐羅巴兩土之北境復跨海據
亞墨利加之西北隅拱北冰海如玦環長約二萬餘
里外徼第一大國也其西土西界瑞典普魯士塞地
利亞南界土耳其波斯東界西域回部其東土南界
哈薩克回部喀爾喀蒙古黑龍江綜其全土在亞細
亞者十之六在歐羅巴者十之四然其新舊兩都城
皆是歐羅巴其富盛之部落雄麗之城邑萃於西偏

迤東之雖地雖廣闊乃荒寒不毛之土其會盟戰伐亦皆與歐羅巴諸國為緣國勢在西而不在東故隸之歐羅巴其國古稱薩爾馬西亞唐以前為西北散部受役屬於匈奴唐懿宗咸通年間酋長祿利哥者招引族類肇造邦土傳至烏拉的米爾訶羅斯訶兩世立始有規模周世宗顯德年間有王后理國政始崇希臘洋教其嗣位之王有十二子分國為十二部由是兄弟鬩牆互相攻伐日就衰亂宋理宗年間元太祖

西伐滅阿羅思阿速欽察三部立長子朮赤為汗由是蒙古別部元衰俄羅斯故王後裔乃稍稍振明起借嘉靖初瑞典兵力驅逐蒙古復其土宇後有國王號以萬者有雄略辟地日廣達於東海之隅性殘忍好殺戮臣民數萬人由是羣下離心傳至波利斯後國勢寢弱內訌四起時波蘭方強日見侵削國人恟懼思得賢主以靖國康熙四十年立彼得羅為國王彼得羅幼時其姊貪權欲據王位彼得羅避禍隱寺內

為僧既為眾所推立卑禮招致英賢與圖國事躬教
士卒騎射兼習火器悉為勁旅由是政令更新國俗
為之一變境內既平乃巡行邊界開通海口嘗以俄
人不善駛船變姓名走荷蘭投舟師為弟子盡得其
術乃歸治舟師瑞典與瑞典戰勝之瑞典割芬蘭以講和
遂建新都海濱曰彼得羅堡疏通波羅的海道水
陸皆操形勢戰勝攻取疆土愈闢俄羅斯近世之強
大寔自彼得羅始也彼得羅歿其后嗣位敏慧有權

謀所任大將名震隣國疆土益廣乾隆二十年王后
加他隣嗣位淫蕩多嬖而精於理事招致他國百工
厚給廩餼教國人以藝事廣延文學兼修武備南隣
之土耳其回部大國與俄構兵數十年后累挫其鋒
割其北境又分割波蘭三分之一后死嗣王即位見
弒子亞勒山德黎繼立與法蘭西連兵數年講和而
罷弟尼歌拉士嗣立性仁慈臣民悅之後卒於丹格
奴遺詔立弟尼果刺咸豐五年卒子愛力山打第二

繼之即今在位之王也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二十五隻

小鐵木兵船二百三十七隻

礮一千五百八十五尊

兵勇水手六萬二千三百三十人

德國緣起

德國即德意志國為現今國之正名凡與各國立約及文件往來皆書為德意志國蓋此三字乃德國方言或稱日耳曼或稱亞利曼者與稱德意志無異也按日耳曼三字係古昔德之鄰近方言載於拉丁書古時羅馬為歐洲文物之邦歐之士人例得誦習其書一如華人所誦之經史其文曰拉丁即今英文所用之字也亞利曼三字與日耳曼同今法文所用之

字也惟日耳曼即德之別名亞利曼為德意志內古
之一國名亦相沿為德之別名耳布路斯三字者亦
係德意志內一國名或稱為德之別名非也又或以
德意志外另稱一布路斯國名目亦非也與中國立
約即布路斯國約內所謂布國及德意志通商稅務
公會各國者彼時之規制即今之德國也總之德意
志為國之正名日耳曼亞利曼為德之別名不可悞
日亞等名非德也布路斯為德意志內一國不可悞

布為德也猶之中國人又稱華人漢人唐人寔皆中
國人不可悞華漢唐為另一中國人也亦猶直隸為
中國一省名不可悞直隸省為另一中國也嘗考歐
羅巴洲中當唐代中年有一大國即今法德義三國
地及奧之西北隅地至文宗末年國主歿有子三人
各相戰爭越三年始立約和好將其疆域裂為三各
主一方其長子所屬即今德法兩國居中地及義國
地嗣長房無後其居中地併於德法矣茲法義等國

事不贅姑就德國而言按德國為歐洲中原似中國之嵩雒其分土列爵亦與三代封建之制同其時德之東南地較今大以與之西北隅地在內也東北之地較今小以今布路斯東隅地猶未入版圖也其略內語言文字風土民情相同且與法義等國不相聯絡雖係皇子分屬之地固已儼然一國矣故論立國之始當以唐武宗三年為準又越數十年始定國名為德意志也其中諸侯之國興廢不常未能悉數大

概以助德王征伐論功受封者居多初制受封一代後其地仍歸德王自主嗣後諸侯漸強德王僅擁虛位由是各侯國亦漸各事其事世相為國矣此數十年中德王仍係開國主之後裔世相為王兼廉攝皇帝位至五代梁開平四年後其王始由各侯國選擇為之然後尊為皇帝至宋仁宗時帝位仍尊惟帝權較前稍殺蓋因當時天主教之教王勢甚赫國王之權每因教王相格碍且皇帝尊號教王復能子欲奪之也當

明神宗四十五年奉天主教之邦興奉耶蕪教之邦
交戰幾三十年國內大亂民不聊生德事不可問而
法勢轉大布路斯亦漸有轉機迨布漸強奧復忌之
於是布奧又構怨焉至大清嘉慶十一年法皇那破
倫第一與德意志內數國地為法兼併其時德皇係
奧王兼攝王因亂退位自為奧王德國始無皇帝列
國乃因其地大小自稱王公侯爵不等越九年是為
嘉慶二十年法兵敗所侵各國地仍歸故主於是奧

之西北列邦及德意志內列國布路斯等互相聯絡
設政務公會然國勢既分衆心不一加之布奧不和
各生疑忌凡與各國交涉大事公會每格不能行僅
同虛設道光十四年布復與德之列國倡立稅務公
會歷二十年之久列國始全行入會其仍未入會者
僅二小國及沿海三城即三漢謝城此會奧國不預
因布屢欲總理列國事而忌奧列已之上公會之設
蓋遠之也同治五年布約同各列國稱兵於奧雖為

日無幾寔乃德國一大關鍵蓋奧敗而布遠奧之勢已成遂與列國尤為親近也是年布與德之北方列國及三漢謝城重立政務公會南方列國四復不預此為北德意志政務公會前與奧同立之會以是年止明年德復與南四國立約通好凡遇戰事彼此合力蓋恐法國有侵復之意是此四國雖未入會其意見已相合矣同治九年法果以日斯巴尼亞國立主事與布構釁布於是約同南北列國拒敵血戰九閱

月法敗皇為布虜南方四國斯時始入公會南北合而為一此同治十年事也布王威名鼎盛列國之主會議推布王為德意志國皇帝世世以皇長子嗣位將道光十四年所立稅務公會並同治五年之北德意志政務公會等名目統行革除直稱曰德意志國大抵德之列國內惟布路斯國最强大地居過半餘皆小國其王又文德武功遠邁前古故列國推為德皇此現今之制也以各國視之德即一國皇為德皇

無所謂列國也而布自視之其地雖較大究為列國之一也盛衰之勢今古懸殊帝常權非似昔之欲弱列國亦非昔之強大其疆域視今法國尤廣兵制遇有戰事時可得一百二十萬人平時寓兵於民泰西五大國德國居一焉五大國即今英法美俄德將來與中國改換條約即書德國如現約內所謂布國及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並三漢謝城等字樣不再見矣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礮台船共十四隻

大鐵木兵船八隻

小鐵木兵船三十五隻

礮七百尊

兵勇水手九千人

法國緣起

法蘭西又名佛郎西歐羅巴強大之國也東北界比利時西北與英吉利隔海港相對東界日耳曼瑞士東南界意大里暨地中海西抵大西洋海西南界西班牙縱約二千二百五十里橫約二千六十里其地古名塞盧又名牙里亞為塞爾達野番部落漢孝元初元年間羅馬大將凱撒征服之命大臣鎮守墾田播穀漸化其俗由是為意大里西境後羅馬衰亂南

境為北狄維西哥多人所據西境為北狄不爾給農人所據東北境為日耳曼之佛郎哥人所據齊高帝建元三年佛郎哥酋長哥羅味有雄畧始驅除北狄據其全土改國號曰法蘭西是為法人立國之始傳三百餘年至給爾北里哥為國人所廢唐天寶十一年立國相北比諾為王北比諾聰敏好學奮起修政法國以康其孫甲利泰甫有文武才于唐德宗六年嗣位東方日耳曼之撒遜部屢犯邊泰甫征之擒其

王斬四千五百人因略定日耳曼諸部并兼羅馬羅馬教主為加冠加冠者立為霸主之意羅馬東王約為上交泰甫乃開館第招致文學之士城邑宮室道路創造閱整規模極一時之盛泰甫傳數世後宗支爭權各部亦擅兵相攻國又衰亂宋太宗雍熙四年國人立大酋武額加頌多為王傳數世嗣絕更立瓦羅義斯為王宋理宗二年王路易嗣位長於術尤精名法常帥師伐麥西戰已勝矣而三軍染疫不能

起乃納賂全軍歸而增修國政簡任賢能號為中興
國與英吉利隔一海港世為姻婭當法王嗣絕英吉
利王義都亞爾多自以法故王之甥當得分地法人
不與英吉利遂起兵相攻兩國從此構釁隔數年或
數十年輒交鬪稱為勍敵元順帝年間國為英吉利
所滅有幼女年十六號召餘燼擊退英軍恢復境土
明萬曆二十五年王顯理被弑顯理第四由旁支嗣
位發奮自修廣布仁惠百姓歸之時有洋教之魁欲

誅鋤異己王不聽魁恨之謀弑王萬曆三十七年王
中刺客死百姓哀哭如喪父母嗣子愚孱用小人國
政亂傳至路易第十四好武佳兵諸國來朝者偃蹇
凌侮之由是皆怨畔乾隆三十八年王路易第十六
嗣立時華盛頓據亞墨利加起兵英吉利攻之不克
法人以全軍助華盛頓英不能支遂與華盛頓和而
法亦由是虛耗王好漁色內寵擅權擾民民不能堪
乾隆五十四年國大亂尋廢王弑之立領事官三人

攝王政以拿破侖為首拿破侖者法夙將用兵如神
征麥西有大功王忌之置散地國人既弒王拿破侖
乘勢鼓衆得大權嘉慶八年國人推戴即王位恃其
武略欲混一土宇繼羅馬之蹟滅荷蘭廢西班牙取
葡萄牙兼并意大利亞屬藩侵噠國圍其都城戰勝攻取
之半奪塞地利亞屬藩侵噠國圍其都城戰勝攻取
所向無敵諸國畏之如虎嘉慶十六年以大兵伐俄
羅斯圍其舊都墨斯科俄人燒之而走法方旋師而

天驟寒軍士凍死者十七人諸國乘其敝也合力攻
之法兵大潰故所得土全失嘉慶二十年各國遣公
使會議於維也納凡拿破侖所侵地各歸故主其間
有分析有合併立盟約不相吞噬拿破侖既敗喪慙
而避位復立故王之裔路易仍握兵柄嘉慶二十一
年與英吉利戰于北境兵敗被擒英人流之荒島道
光二年死路易即位數年死弟查理立愚戇不任事
在位九年國人廢之擇支屬賢者路易非立嗣立性

寬仁好納諫有賢聲歷數傳至道光三十年衆舉拿破倫第二為法王世其位咸豐三年以王弟拿破倫第三嗣位十年以事征奧敗之奧人請成同治九年秋因爭立西班牙王子一事與普構釁窮兵贖武者八閱月次年兵敗王被擒以地阿士為伯理璽天德遂成民主之國焉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六十二隻
大鐵木兵船七十七隻

小鐵木兵船三百六十二隻
砲三千零四十五尊
兵勇水手二千八百人

英國緣起

英吉利為歐羅巴強大之國地本三島孤懸大西洋
海迤東西島相連南曰英倫北曰蕪格蘭兩島南北
約二千餘里東西濶處五六百里狹處三四百里迤
西別有一島曰阿爾蘭南北約七八百里東西約五
六百里英倫南境與荷蘭法蘭西皆相近舟行半日
可達距法尤近海港狹處止六七十里兩岸可以相
望其地古時為塞爾達上番部落後為北狄峨特族

所據漢宣帝五鳳三年羅馬大將愷撒略定西北諸
番渡海平英倫建為別部屬意大里者數百年至今
猶有羅馬城遺址前五代時羅馬衰亂峨特族卑勒
敦人據英倫後為蕪格蘭之斯各多比德斯两部所
攻孤弱不能自立求援於安各羅峇羅者亦峨特種
寄居撒遜比利時界內兵素強而偏仄無立國地既
為卑勒敦人所邀則大喜悉眾渡海破走蕪格蘭兩
部因脅降卑勒敦人陳後主元年據英倫立國後分

為七部如列國小侯時相攻伐有厄伯德者娶法蘭
西王之女文奉洋教招教師來其國為制禮儀由是
其國漸強唐德宗貞元十六年滅六部歸於一是時
大尼國方劫掠海上突以兵船入英倫據都城英人
以厚賂緩兵尋以計焚其船自是大尼寇抄不已居
民逃竄田野荒蕪王子有亞腓烈者智略過人幼時
嘗兩赴羅馬與文士游方嗣王位而大尼以大眾來
攻王乃偽為樂工抱琴造敵營請奏伎侑酒因得縱

觀虛實進兵決戰破其連營是時法蘭西已陷北地
大尼壘次侵擾王枕戈寢甲五十餘戰而外患平乃
墾田勸農招徠商旅開學堂以譯異書立信約以弭
盜賊境內大治王卒於唐昭宗年間嗣王孱弱大業
遂衰先是英倫以尚洋教興久之教師擅大權王娶
后教師禁不令同室王不聽教師劫后以鐵烙毀其
鼻^容斃之王噤不能仇由是王僅守府國勢不振大尼
復來侵擾許以歲賂始給銀洋一萬七千斤後增至

二萬四千斤而兵不至宋真宗十九年大尼大舉來
伐破倫敦都城遂兼英其王曰駕奴特立治粗有條
理英人安之其子嗣位苛歛好兵先是英北族有酋
曰威兼常仕法蘭西守西北大郡大尼既滅英威兼
欲圖興復請於羅馬教王以英土封之宋英宗治平
年間威廉率舟師伐英大尼王禦之兵敗被殺威廉
進攻據倫敦遂王英北族凌英民英民多反側王怒
驅英民十萬衆於林中皆凍餓僵死以其田宅賜北

族既而悔恨卒王顯理第一嗣宋高宗二十七年王顯理第二立有智謀時洋教魁恭預國事王有所拔擢教魁輒阻撓之羣臣怒殺教魁王懼教王之加罪也自守齊拜其墓乃已附近有伊琳大洲王征服之其世子剛猛好戰欲伐居猶太之回回族先往聘修好歸途為他國所據以金贖回後戰死其弟約翰嗣位性强狡好田獵百姓族之又侮洋教師羅馬教王怒棄絕英民息禮拜閉殿堂廢其婚壘禁飲酒食肉

雍鬚民皆怨恫咎王王不得已納貢教王由是權遂下移民自擇薦紳議政不復閉白王憤甚欲誅諸紳諸紳欲招法蘭西世子為主會王歿華義都第三嗣立有權略路內難與法蘭西構兵累年互有勝負其子嗣位權復為紳民所侵英有別部之首忽起兵攻王奪其位明建文帝元年國人立顯理第四募兵恢復滅僭位者國乃定顯理第五立代法蘭西勝之顯理第六立年尚幼大臣攝政時王宗分二派一曰紅

玫瑰派一曰白玫瑰派兩宗爭欲據王位自相屠攻
國大亂者數十年藩屬皆叛民憲宗成化年間顯理
第七嗣位削平內亂四境乂安王性機敏長於吏治
稱為賢主顯理第八立性強傲尚豪華喜怒不常娶
西班牙王女為后因助西班牙伐法蘭西后無子出
之再娶少艾已而失寵殺之再娶又殺之王有佞臣
委以大權偶逆意立賜死忠言至計如克耳四國皆
稱為無道主先是日耳曼人路得者著書譯解西教

旨人多信之王不謂然手著一書駁詰之王歿嗣王
崇信西教寬惠愛民教士有法舉國喁喁望治立未
幾卒其姊馬利嗣位贅西班牙王子為壻禁西教國
人不悅明嘉靖三十六年女主以利撒畢即位賢明
知大體勤於政治英民頌之是時荷蘭不肯從洋教
為西班牙所攻英女主以兵助荷蘭西班牙因移兵
伐英師船泊英港忽大風激浪船觸礁石半沉壞英
人以小舟圍而殲之片帆無返者國勢益振先是斯

哥西亞別為一國元初英人耳之明中葉斯哥西亞人布魯斯復自立為國有女曰馬理姿絕世初嫁法蘭西王為后法王早卒馬理歸母家父卒嗣王位選羣臣美丈夫為夫夫有別寵馬理妬之夤夜遣客殺夫禁宮以滅其迹而贅殺夫者為夫時國人已就尚西教而馬理仍執洋教又殺夫有邪行國人圍馬理將囚之越城而逃募兵決戰兵敗降於英英女王謂馬理犯倫肇亂下之獄馬理在獄十八年復與獄吏

姦因逃去英人捕得之斬於市萬曆三十一年英女王卒無子斯哥西亞王熱給斯者女主之姻也英人奉以嗣王位斯哥西亞復與英合為一國熱給斯辭給有才好講禮制時洋教之徒結黨謀反害公會殿下藏火藥候王至將轟殺之會發覺悉誅死萬曆四十二年查理第一立性拗癖好戲狎不恤民隱由是士民怨畔公會皆散稅餉無所出王將與法蘭西戰授甲無有應者師船未戰而退大清順治四年王募

兵誅梗命者國人與王戰虜王弑之時有大紳頁才望攝王政以定國自稱保護主申明法制恭以變通英人稱便與西班牙荷蘭戰皆勝之攝政數年倉庫充實乃致位於先王世子曰查理第二為人淫侈多內寵惰於聽政常與荷蘭戰帥師者國之名將國荷蘭內港燬其戰船王由此愈汰忽倫敦大火禁宮室民居殆盡已而瘟疫盛行死者相枕藉國勢頽衰其弟嗣立素習洋教強民相從民習西教久不肯變慮

王之相難也渡海招荷蘭王為主荷蘭王率兵至王奔法蘭西康熙二十七年荷蘭王入倫敦即王位號曰威廉第三雄武有大略法度嚴明百司任職積粟如邱山蒐討軍實悉成勁旅由是威聲大振方欲席卷西土會嬰疾歿無子時日耳曼之漢娜瓦王若耳治第一有賢聲康熙五十二年招若耳治第一來英奉以為王王初蒞英不諳其俗后為英故王之女習於英事相助為理民大和前王兩宗苗裔尚存起兵

欲圖恢復王夷滅之是時英商船通行四海日益富強興法蘭西交兵屢戰勝王卒子若耳治第二立修法度別等威定親疎平訟獄國稱大治伐西班牙獲全勝又伐法蘭西割其藩屬之在亞墨利加者乾隆二十三年若耳治第三立舉動好循禮法亦稱賢主先是前明中葉英人泛海覓新地得北亞墨加腴土徙國人寔其地日漸開墾遂成沃壤英人倚為外府後英國軍興連年徵稅餉於亞墨利加倍其常額亞

墨利加人不能堪有華盛頓者據地起兵英人以大衆攻之八年不克法蘭西與英世仇舉傾國之師助華盛頓英不能支乾隆四十七年與華盛頓和聽其自立為米利堅國沃土盡為米利堅所割僅餘北境荒寒之土英國由是虛耗已而五印度貿易日盛英富厚過於昔時五印度者一名溫都斯坦乾隆中年東印度之孟加拉囚虐英商英以大兵攻之滅孟加拉乘勝脅降東中南印都諸部設四大部麻喇甲息

力諸番族皆歸統轄英人遍設埔頭帆檣雲集百貨
流通富饒遂為西國之最嘉慶年間法蘭西拿破侖
得國侵伐四鄰廢西班牙王而以其弟王西班牙故
王求援於英英起兵伐法蘭西血戰累年嘉慶二十
一年破法蘭西舟師於海峽以九萬人登陸進攻拿
破侖率十萬眾禦之於窩德爾祿約期^大戰自未夾
至日暮鎗礮之聲震天地數十里烟氣迷漫法兵太
潰英人乘勢逐北斬首二萬級禽拿破侖以歸流之

荒島西班牙王復其故國由是英國威振西土王晚
年得狂疾世子攝政王卒世子嗣位有賢聲早卒道
光九年其弟嗣立曰威廉第四初為水師總統以厚德御
下不沽名譽及即位安民和衆不喜兵爭論者謂才
能不越衆而德量有餘道光十八年四月卒無子有
女不慧遺命立兄女維多利亞為王立時年十八贅
日耳曼撒可堡候世子博雅那為婿即今在位之女
也以中國紀年計之已五十^七歲矣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五十八隻

大鐵木兵船八十隻

小鐵木兵船二百八十六隻

砲四百八十四尊

兵勇水手六萬人

美國緣起

美利加即亞墨利加之特音或稱米利堅亞墨利加之大國即今立約之美國也其船常掛花旗故粵人又呼之為花旗國北界華土南界墨西哥得撒東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東西約華里南北闊袤五六千里狹處三四千里押羅拉既倚大山環其東落機大山繞其西中間數千里大勢砥平江河以密士失必為網領未源甚遠曲折華里會密蘇爾釐大河

南流入海此外名水曰哥隆比亞曰阿巴拉濟哥刺
曰磨比勒曰德拉瓦勒北境迤西有大湖分四汊曰
衣羅乘曰休倫曰蘇必力尔曰密執安迤东又有兩
湖北屬曰伊尔釐曰晏別衣釐阿法湖为分界之地
北為英土南則米利堅地也初英吉利探得北亞墨
利加之地驅逐土番據其膏腴之土徙三島之人實
其地華人趨之如水赴整法蘭西荷蘭國瑞國等
業之民亦航海師之曰漸壑嗣遂成沃壤英以大臣

居守沿海遍置城邑權稅以益國用貿易日益繁盛
以此驟致富強乾隆中英与佛郎西構兵連年不解
百方括餉稅額倍加舊例茶葉曩者納稅華人下令
買者亦納稅米利堅人不能堪乾隆四十年紳耆聚
公局與与居守大商酌議首逐議去苛征愈急衆皆
怒投船中茶葉於海謀舉兵拒英有華盛頓者米利
堅別部人生於雍正九年十歲喪父母教成之少有
大志黃資文武雄烈過人嘗為英吉利武職時方与

佛郎西構兵土寧寇抄南境頓率兵禦之所向克捷
英帥沒其功不錄鄉人以推頓為酋長頓謝病歸杜
門不出至是眾既畔英強推頓為帥時事起倉卒軍
械火藥糧草皆乏頓以義氣激厲之部眾既定蒞其
大城時英將屯水師於城外忽大風起船悉吹散頓
乘勢攻之取于城後英師大集特戰而前頓軍敗眾
懼怯以散去頓素氣自如收合成軍再戰而克由是
血戰八年屢蹶屢奮頓志氣不衰英師老矣佛郎西

舉傾國之師渡海占頓夾改革軍西班牙為蘭六勒
兵勸和英不能支乃占頓盟畫界址為鄰國其北境
莫寒之土仍屬英人南界膏腴之土悉以歸頓發號
施令稱合眾國是為美國建邦之始時乾隆四十七
年事也頓既定國謝兵柄眾不肯捨堅推立
為國主邦乃其眾議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
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仍命部之舊分建為國每國
正統領一副統領佐之以四年為任滿集部眾議之

衆皆曰賢則再留四年否則推其副者爲正副或不
協人望則別行推擇鄉邑之長各以所推書姓名投
櫃中畢則啟櫃視所推稱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
不拘資格退位之統領依然占齊民齒之所異也各
國正統領之中又推一總統領專主會盟戰伐之事
各國皆聽命其推擇之法占推擇之國統領同亦以
四年爲任滿再任則八年自華盛頓遜位後迄今一
百一年光緒二年值南國百年之期設會賽珍合天

下珍奇而聚之來款者以千萬計總統領凡十數易
其中或立位四年或八年不等今立位之總統領即
今春所定之海斯也初華盛頓既占英人平銷兵罷
戰專務農桑下令曰自今以往凡統領有貪罔別國
埔頭脛削民膏與兵構怨去衆共誅之留戰艦二十
額兵萬人而已然疆土恢闊峙峙饒饒各部同心強
令齊一當日建國之始止十三邦今則共有三十五
邦矣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四十八隻

大鐵木船兵五隻

小鐵木兵船一百零五隻

礮一千二百四十二一尊

兵勇水手一萬一千人

荷蘭國緣起

荷蘭歐羅巴小國也東界日耳曼南界比利時西北
距大西洋海縱約六百五十里橫約三百五十里壤
地褊小夷坦無山歐羅巴地形此最低陷海潮衝鬪
劃為洲渚港道縱橫交錯之地沮洳卑溼而土脈最
腴民習水利善築堤防南滿海又善於操舟能行遠
故歐羅巴海市之通者自荷蘭始其地古時為土番
部落種人名曰巴達臥漢時意大利擴地至法蘭西

荷蘭土番悍不聽命意大利兵阻水不能進因置為
荒服不復爭後為日耳曼之佛郎哥人所據蓋當時
法蘭西取之置酋長分領其衆法有司弗許而擁地
自擅分為十七小國後有不爾病厄亞酋長後并其
部為一自立為侯國北宋時海潮決隄數百里居民
皆沒都城幾陷潮退之後積水滙為巨浸曰亞爾卑
海經堂數十年斥地怒滋膏壤通乎完富過於曩時
明初侯查理侵法蘭西圍其都城耀兵而還時荷蘭

富民多恃財犯科律侯以峻法繩之刑戮過當衆怨
怒有叛去法蘭西乘勢伐之侯震恐納賂請監佛兵
乃退荷蘭舊分南北部侯政苛虐南部畫疆不聽命
侯與戰敗績墮溝中死正德季年西班牙王查理第
五新為日耳曼所推立有大權擊法蘭西擄其王西
土法國王敢送款行在遂下令華王為蘭荷蘭不敢
抗時荷蘭富王減稅以悅其民而委令入洋教者
導西教者積薪燬之已而查理第五令其子西班牙

王非立弟二弟王荷蘭禁西教尤急南部奔習洋教
無梗令者而北部風崇西教堅不肯改非立弟二以
峻法繩之凡戮數千人荷蘭人憤古有阿蘭治者智
勇過人衆推為主起兵拒西班牙西以牙大衆攻之荷蘭
人死戰屢敗而氣不衰法蘭西英吉利嘗引兵救之
已而退去阿蘭治激其衆曰西人以我供刀俎當塗
肝腦決死戰幸而勝國之福也不濟則決海陸聚衆
子為波臣不死去乘舟逃某里外誓不為之氓衆皆

曰諾遂引軍招進占西班牙廢我數十年屢挫西軍
西班牙遣使刺殺之其子繼統其衆雄武迺父奮力
擊西軍大破之西班牙乃斂兵議和由是荷蘭復立
為國晏然安富承平者二百餘年當前明中葉荷蘭
航海東來至中國之東南洋接爪哇海口迤東迤北
各島國皆建設埔頭通東西七千里之海市故國雖
小而富繞甲於西土明季嘗以兵船擾南浙壑台灣
而據之後為鄭芝龍父子所逐小西洋各埔亦類

為英法法國所侵略而南洋數大島則依然荷蘭有也康熙二十七年王威廢第三有雄歐英吉利人始之渡海幸以為王筭眾西土亦廢初法蘭西拿破倫侵伐四國兵及荷蘭荷蘭王盡死蒼野地坤法蘭西英吉利乘荷蘭之亂也壽于依哇埔以拿破倫既敗荷蘭復立故立之商英人乃還其埔引先是荷蘭南部占北部亦僅占北部与西班牙構兵南部附西班牙不相助亦廢十九年南部与荷蘭合道光十一年

南部溪絕荷蘭立他族為王稱比利時國荷蘭地形平衍有水多山東偏僅有邱阜亦甚寥落北境出莖麥又出胡麻西北境出大麥中土出麻占料南境出小麥俗喜吸烟故種烟草甚多草場連廣便於牧牛所製奶餅極佳又善造火酒二者通行各國所織羽毛絨最良中國貴之其民俗樸實耐勞昂衣普食治生最為勤苦其游民多盜賊利之所在不遠數千里里惟其潔房屋時時掃灑街衢有污穢必洗刷

淨者稅餉頗重聽紳士籌辦王不日專地分十一部
按荷蘭之侵據臺灣也當勝國季年踞舟山燬普
陀鼓棹月港寄區澎湖卒乃據臺灣而有之彼時
概稱為紅毛而荷蘭鄭成功岳江之敗金厦不能
守逼荷蘭通事何斌負匱稅逃內地敵謀取臺灣
成功素銳渡海奪鹿耳據安平相持一年荷蘭大
困成功乃維之去由此絕意中國不敢復覬片土
先是鄭芝龍受推為裨將率軍內令往葉蘭船堅

礮猛不能勝乃募死士黃泗舟以小船堆柴薪澆
以油中藏火藥前置引線船首施短鐵練綴利錐
死士一人持斧坐船以數人從高乘風潮急棹備
夷船以斧釘錐於船艘燧藥線投水息回葉燧火
當風又猛烈荷蘭夾板被焚三艘始去願後
成功又扼之於臺灣焚賊片帆不返以彼橫肆如
鯨鯢遇鄭氏父子而弱焉亦足為遠夷侵凌中國
之炯戒矣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十七隻

大鐵木兵船四隻

小鐵木兵船四十四隻

砲五百七十四尊

兵勇水手九千五百二人

土國緣起

土耳其又名土爾機回部大國也地分西中東三土
西土在歐羅巴界內中土東土在亞細亞界內三土
合計縱橫約四五千里的古時皆羅馬東境後羅馬分
東西三土為東羅馬地唐初阿剌伯回部方強取東
中西土建為藩部土耳其者本韃靼種舊遊牧葱嶺
之東奉回回教展轉西徙入買諾居於加拉馬尼亞
為亞刺伯回部所驅逃避山穴其後種族漸繁元成

宗五年頭人阿多曼招集種人攻奪買諾回國即名其國曰阿多曼至孫默拉德日益強盛東土之猶太叙里諸部以次蚕食疆土愈廣佛郎西日耳曼嘗以兵六萬來攻皆失利去元順帝至元年間土王渡海峽伐東羅馬與敵戰而勝敵有將創甚臥戰場請王親加刃死無憾王就之敵將忽躍起以短刀刺王中心死其子巴牙屑渡海復讐虜一萬人盡殺之會蒙古來侵巴牙屑禦之兵敗被虜後有摩拉多者復奮

起侵略東羅馬境土過半子馬何美德嗣尤梟雄明景泰三年滅東羅馬取君士但丁城為國都三土遂全歸統轄紅海地中海南岸諸國舊屬阿刺伯者或納土或稱藩阿刺伯亦納款為屬國復東取波斯建為大藩幅員之廣幾比盛於羅馬全國其用兵屠戮最慘每戰斬首以萬級計治法全尚刑威賦歛尤煩苛嘉靖以後嗣王多昏庸醉飽殘殺骨肉以此篡弒頻仍稱為亂國後宮常五六百人初生子者為后回

回教主持國柄作威福諸大酋守地者股膏血以自肥橐滿則王賜帛自絞而簿錄其家蓋西國之昏虐無政未有如土耳其之甚者也初土耳其既得三土之地各分部落領以大酋名曰巴札地廣權重漸成尾大東土尤寯遠難制康熙中其王達哈荷麻孱弱不綱諸巴札專制一方名雖為臣徵調多不應命東偏之亞爾美尼亞古爾的斯丹皆衣租食稅不供王室巴必羅尼亞部巴紮阿墨嘗據地以叛土王那達

沙征之累年不能取至塞黎慕嗣位始於嘉慶八年戰勝收復甫二載新立之巴札又叛塞黎慕親征中流矢死如德德亞之巴札亦跋扈不共命土無如之何也中土買諾諸部為土興基之地部民多韃靼種尚勉供賦役而西土諸部近接王都拜兵者接踵而起南境之希臘已裂土為敵國近年自立為小國者又有三部此外藩國波斯早易姓天亦隔絕在阿非利加北境者阿爾及耳已為佛郎西所滅惟突尼斯

的黎波里尚通朝貢麥西為海南上壤舊設巴札近
年其巴札叛土攻取東土諸部勢將內犯英吉利佛
郎西勒兵勸和乃分土稱外藩其王自塞黎慕東征
不復國人立慕斯德發未一載廢之嘉慶十三年立
馬疴美德在位年久勢益奄奄蓋其國中衰已百餘
年今則岌岌乎有亡徵焉徒以世臣夾輔又與英佛
諸大國合縱故尚得苟延歲月耳北隣之俄羅斯大
國也與土耳其其中隔黑海東西壤地相接乾隆中土

耳其與之構兵前後數十年始猶勝負相當繼則累

戰累北乾隆五十四年土王塞黎慕為俄羅斯大舉

俄羅斯帝敗割地以講和

來伐佛郎西救之乃免自是多惱河一帶烽燧頻警

奔命不遑道光六年土人侵俄南境戰而敗績俄以

大兵圍其都城國幾亡英佛為之講和俄兵始罷道

光十九年其屬國埃及叛土來侵土與戰不利營壘

軍仗悉為埃及所有稅務司見土勢衰率兵船降埃

及土王適有疾病聞之驚悸卒阿白代耳邁吉特立

年僅十九英法奧俄布助之卒與埃及立約安堵無事者數年後俄王欲分割土耳其地以闢俄疆謀諸英英王不從俄率兵船來與土戰於朶奴江眾寡不敵土兵大敗明年為咸豐三年英法合兵助土與俄會戰相持六閱月俄師大潰是為黑海之役亦歐東一大戰局也俄盡歸土耳其舊侵地不敢復垂涎於土咸豐十一年阿白代耳卒弟阿特而愛西立國多內亂俄復煽動其藩部塞耳非亞門的內哥等搆兵

無以時光緒二年土大臣廢其王而立摩拉德第五在位僅兩閱月以病不勝任又廢之而立其弟阿伯都耳哈米德第二即今王也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台船共二十隻

大鐵木兵船十隻

小鐵木兵船七十四隻

礮一千二百十八尊

兵勇水手三萬四千人

奧國緣起

奧地利亞歐羅巴大國也其商船初抵粵東時旗畫雙鷹遂訛稱為雙鷹國北界普魯士俄羅斯南界土耳其抵亞得亞海隅意大利亞各國西界瑞士暨日耳曼各國東西三千一百餘里南北一千八百餘里其地古時為勒西亞諾力加巴訥尼亞等國羅馬征服之後為北狄所據唐貞元間法蘭西取其地立為別部元初日耳曼有酋羅爾得福者號聰敏攻獲奧地日

耳曼各部推立為王稱為東國然疆土褊狹無大權
傳至阿爾麥配匈牙利女主匈牙利因合於舉驟益
疆土數千里遂為大國明正德十四年國內亂時西
班牙王查理第五賢能得民譽日耳曼諸部招之來
舉奉以為日耳曼王王治軍行法聲威大著法蘭西
來攻王與戰破之禽法王徙之西班牙法人以金贖
之乃放還嘉靖四年復得伯閑地疆土愈廣查理第
五歿其弟嗣位明於法律簡任廉能國大治時意大

里衰亂帥師伐之割其北境圍羅馬一年城幾陷意
大里諸部皆臣服由是日耳曼稱霸西土萬歷四十
六年王匪耳地難嗣位先是查理第五尚洋教禁西
教至是臣民復有從西教者王禁之甚力違者加以
刑臣民合黨攻王王誅滅之遂舉國奉洋教無敢異
康廣熙三十九年日耳曼各部皆自立為王從此東國
稱舉地利亞不復稱日耳曼時西班牙王歿無子舉
王以為其宗國也欲立其子而法蘭西王欲立其孫兩

國構兵十餘年法王卒立其孫為西班牙王康熙四十九年王查理第六嗣位委政臣下尋歿無子傳位於女女聰敏能持國柄治軍嚴整鄰不敢侵女主歿王約色弗第二嗣時波蘭衰亂王與俄羅斯普魯士瓜分其國由是幅員之大遂泐洋於西土王好西教廢洋教洋教之黨欲為亂王悸歿嘉慶年法蘭西拿破侖得國恃兵力征伐四鄰日耳曼列國皆納款舉屬藩比利時亦被侵割而不為之下法無如之何也

拿破侖既敗喪嘉慶二十年歐羅巴諸國各遣公使赴維也納會議凡法蘭西摧破各國皆申畫疆折重定盟約以日耳曼列國雖各復故土而散弱不能自立乃議立公會聯結為與國以舉為會盟之長日耳曼列國之王時來朝議國事舉嘗與土耳其構兵三十年講和而罷其國大勢分四部曰日耳曼地舉之故土也曰意大利地曰波蘭地後來之所割據也其兼王之地稱最大者名瑪加故又合稱

為奧斯瑪加焉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九隻

大鐵木兵船六隻

小鐵木兵船四十隻

礮五百十二尊

兵勇水手五千七百人

瑞國緣起

瑞國又名瑞典歐羅巴極西北境舊分瑞典挪耳瓦二國今并為一國東南距波羅的海西北距大西洋海北負北冰海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約一千餘里地形如葵扇下垂中有連三脊起瑞立國在山之東西則挪耳瓦故地也地極廣莫而荒寒特甚土復磽瘠故民食鮮薄戶口稀疎古時為野番部落兩漢時流入日耳曼界內散處各國趙宋初有大酋厄里哥

招集部人建造城邑是為瑞典立國之始是時挪耳
瓦亦推大酋合羅爾德為王數傳後挪耳瓦為唵國
所兼并明洪武年間唵王后馬里加爾達有權略以
術招誘瑞民隸大尼為一國唵國由是日強再傳至
后孫殘忍好殺瑞民多怨畔瑞有王孫曰瓦挪英果
不羣隱圖恢復唵人繫之獄易地逃回瑞地唵使吏
透抽瓦挪走北地匿僧舍乃免因涕泣募土人誓以
除虐復讐引兵伐唵累戰皆捷故土全復嘉靖二年

瓦挪即王位威惠並行瑞國大治王卒世子嗣位荒
淫無政為國人所囚仰藥死萬曆三十八年王俄世
答嗣位時日耳曼王尚洋教諸國遵西教者咸被攻
伐瑞素崇西教王救諸國之同教者帥師伐日耳曼
中砲殞於陣其大將卒戰勝乃班師王女基利所的
挪嗣位癖好文學厭苦兵事遜位於外戚加爾祿斯
之羅馬游學不復反加爾祿斯以康熙三十八年嗣
位十八血秉方剛銳於戰伐以兵侵波蘭割其境土

之半波蘭大尼義羅斯連兵來伐王擊敗之威聲震
一時後再攻波蘭之烏哥來納部全軍盡覆親赴土
耳其來後五年不得請乃歸復引兵攻挪耳瓦之非
德黎沙爾戰死城下義羅斯因以大衆蹙之嗣王累
戰皆北割東境之芬蘭以講義兵乃罷當義兵之方
急也諸酋各懷去就或專擅自恣王銜之事定之後
王與諸大邦聯盟將討諸酋之不軌者諸酋懼謀弑
王禮拜日伏客以火鎗擊殺之王子嗣位性卞急好

好用兵師屢撓敗括餉愈急國人噪變逐王嘉慶十
四年國戚加爾祿斯攝王位其養子伯爾拿多的佛
郎西人曾為大將智畧過人攝王委以政柄修武備
結會盟用兵謀定而後戰所向克捷攝王因傳以位
亦更名加爾祿斯即今在位之王也西境之挪耳瓦
本屬噠國嘉慶二十年各國公使會議於維也納以
瑞地之附近於噠者歸噠而以挪耳瓦歸瑞今與中
國立和稱瑞典哪噉者即瑞國也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十八隻

大鐵木兵船五隻

小鐵木兵船一百二十八隻

礮六百二十三尊

兵勇水手一萬。二百二十人

意大利國緣起

意大利名意大里是歐羅巴古一統之國漢書所謂大秦國也東北界奧地利西北界瑞士北界佛郎西半餘全土斜伸於地中海似人股之義屬者中有大山縣亘如脊其地天時和正土脈膏腴穀麥昌茂花木發芳出谷名園相屬西土羨為福地自周以前為土番散部用出_西時羅馬崛起國勢漸強_漢後武備日精疆土四闢_西至漢時北抵日耳曼諸部至波羅

的海南服阿非利加北境各國西存佛郎西西班牙
葡萄牙至大西洋海又跨海建英吉利三島東并希
臘諸部括買諾西里亞縱橫千英里跨歐羅巴亞細
亞阿非利加三土邊外弱小諸部皆修貢職為臣妾
居然大一統之勢建都城於羅馬諸國仰之如周京
東晉時又建東都於黑海之峽稱為君士但丁其後
傳世改久嗣位多淫僻敗度內亂迭生廢立屢見西
北諸部皆擁土自王不復為臣東晉孝武帝二十

年國分為二以羅馬為西王君士但丁為東王東王
至明景泰間始為土耳其所滅西王居意大利地
劉宋時為北狄峨特族所滅峨特族立國三百餘年
法蘭西取之以羅馬都城奉教主後復分裂有伯核
日尔者嘗并華諸部为一旋以苛暴為國人所廢奧
地利亞征服之割北境之米蘭威內薩兩部自是之
後諸部時合時分日尋干戈雲擾尤甚嘉慶十年法
蘭西王拿破侖略其地為佛藩部拿破侖敗諸國

公使會議於維也納分其地為九大國四曰羅馬曰
多斯加納曰薩爾的尼亞曰那不勒斯小國五曰巴
爾馬曰摩德拿曰盧加曰摩納哥曰勝馬里虐特總
稱意大利亞其地物產饒富有利蠶桑之利每歲所
產絲棉價值三千餘萬葡萄酒橄欖油柑棧栗沃
果亦皆繁碩其民多體憐弱外寬柔而內陰賊往往
晝夜刺殺讐人好談詭游俠弄誕歌有穆下之風各
國皆崇洋教而羅馬為最盛焉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二十二隻

大鐵木兵船十隻

小鐵木兵船五十九隻

礮七百九十八尊

兵勇水手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人

比利時國緣起

比利時歐羅巴小國也北界荷蘭西北距大西洋海西南暨正南俱界法蘭西東接普魯士西部縱約五百里橫約三百里古時本荷蘭南部荷蘭多水而比利時多平陸明初荷蘭侯查理好用兵徵調煩苦比利時不聽命查理引兵突入其境掩殺八百人比利時結大隊復讐查理敗死後西班牙王非立第二兼王荷蘭兩部荷蘭人阿蘭治起兵拒戰相持數十年

比時利時隸西班牙未敢貳康熙五十三年西班牙以

比利時歸地奧地利亞為塞藩屬者七十餘年嘉慶初

法蘭西拿破侖兼并諸國先取比利時次滅荷蘭拿

破侖敗荷蘭再立國嘉慶十九年比利時復與荷蘭

合先是荷蘭崇西教因此與西班牙構兵數十年卒

獲勝復國而比利時畏近法蘭西顧獨從佛俗尚洋

教又夙隸西班牙塞地利皆洋教國既與荷蘭合不

肯從荷俗兩部之民不相能時時構釁而荷蘭以比

利時夙附讐國不與恢復之師素薄其人令居顯秩

又不肯收教其幼學比利時人積不能平道光十一

年逐荷蘭守土吏荷蘭伐之利時諸國合兵拒戰相

持數年伏屍遍野法蘭西舉兵助比利時荷蘭乃斂

兵退比利時人遂招日耳曼之薩克撤各不爾厄小

侯留波爾多來國以為王自立為國比利時境內大

河有二曰義斯加爾達曰米干塞下游皆在荷蘭境

貨船由此出運既絕荷蘭荷蘭過其港口使不得通

乃造鐵軌輾路以火輪車由陸轉運以達於海

日斯巴尼亞國緣起

日斯巴尼亞國即西班牙又名大呂宋現與中國立約皆以日斯尼亞為名亦歌羅巴大國也東北與法蘭西接壤東南距地中海西界葡萄牙北距大西洋海西南至東北約二千四百五十里東南至西北約二千八十里國有大山數疊皆自東而西橫亘如垣劃分三土北土山嶺錯雜溪澗交流中多腴壤便於農作中土高廣天時炎燥雨水難得民多牧羊為業

南土山川秀發風景清美產各項果實羊馬驢騾皆
良勝於他國之產其地古名意卑里亞五方之人雜
處非尼西亞人居多後為加爾達額人所據漢初意
大里大將奔彪帥師征服之遂為羅馬西境越六百
餘年羅馬衰西境為汪德羅隋窩亞拉奴三部之人
所據東晉安帝十三年峨特首長留維^的即約率大隊
自東方來攻羅馬守^臣兵不能禦棄地而逃東地遂為
峨特族所據尋翦滅西境諸部以愐文帝開皇季年

年立國傳一百餘年至羅德黎哥性苛暴其臣有臣
人良者為羅德黎哥所推辱時亞刺伯回部據亞非
利加北境兵力方強唐睿宗大極元年人良引回部
入寇西班牙望風奔潰王奔北鄙國為回部所奪僅
餘亞斯^都比斯^亞加亞納瓦拉三部降為侯國歷七百餘
年亞刺伯衰弱守土回首各裂土自擅眾推立為王
尋攻獲加斯德辣地稱加斯德辣王令峨特人自戰
其地得即封之回部或降或竄故土全復而國已數

分然姻婭相聯無釁爭加斯德辣傳皇女主依撒伯
爾贅亞拉罔侯非爾難多明威化十五年諸部仍合
為一是為西班牙復建之始依撒伯爾聰敏過人能
修國政疑大海之西有廣土宏治初年遣其臣哥崙
駕巨艦裹糧探之果得亞墨利加之可倫比亞驅逐
土番徙國人實其地漸拓而南北墨西哥秘魯智利
拉巴拉他等部皆聽役屬諸部產銀鑛極王每歲得
數百萬餉西班牙以致富西土稱為金穴嘉靖年間

復遣其臣米牙蘭航海東來至亞細亞東南洋之呂
宋據海口建設埔頭帆檣湊集百貨流通由此愈益
富饒先是正德十四年日耳曼內亂時西班牙王查
理第五有賢聲日耳曼各部迎以為王西班牙立其
世子非立第二兩國聯為唇齒傳子加爾羅斯國益
富強西鄰葡萄牙本西班牙西部趙宋時驅逐回部
別立為國萬厯中葡萄牙王禦敵殞無子西班牙遂
收復其地越六十載復分裂方面班牙之恢復舊土

也回民之未逃者皆降附為編氓歲久復繁行逾數十萬戶西班牙以其族類殊異終為後患勒兵驅逐之回民皆破家攜孥狼狽渡海轉徙入亞非利加北境失業者因剽掠餬口地中海從此多盜而西班牙戶口驟減貿易漸微日益貧寡論者頗譏其失計康熙三十九年西班牙王查理歿無子塞地利王欲立其子佛郎西王欲立其孫構兵累年卒立佛王之孫非立第五為西班牙王王英果能立政休養生息西

國再康乾隆末年佛郎西內亂西班牙始攻佛後與佛約結攻英吉利戰船遭風大半沈失已而佛郎西拿破侖即位時西班牙王加爾羅斯與其世子不睦嘉慶十二年拿破侖約其父子為好會於馬也納云為調協至則數其罪而兩囚之自立其弟為西班牙王西民不服招英吉利兵合攻之交戰五年遂拿破侖之弟復立故王世子非爾難多自是以後內訟四起日就衰亂王歿無子立幼女依撒伯爾國母擅權

王弟煽回部遺民為亂蓋岌岌乎危亡之勢焉亞墨利加諸國皆畔僅存古巴片土與呂宋埔頭道光二十年國母致政大臣議以世巴的奴攝位俟王及筭而親政焉國母不從國人謀叛世巴的奴出奔王女遂親政年十三歲期年之間國中大臣凡九易屢平內亂更定新章西民稱便英法爭婚之女王權乃贅開地司公唐西司為夫咸豐九年與摩而戰勝之摩而乞和讓生得克魯司及沿海之地又輸銀二千萬

咸豐十一年生度明哥地與西班牙合同治九年女王薨嗣子阿得分所幼弱國后復居攝才識明敏而宮範不修大臣逐之西國之例苟本國無主可立則必選於列邦以為之主羣議立德國郡王之子理烏佛隨為法所撓德法連兵大戰事平卒立德世子為西班牙王在位二年尚無德失德臣若民以王非本國人也咸懷疑貳王遂遜位國中無主遂擬改為民主之國焉

大小鐵甲船並鐵甲砲臺船共六隻

大鐵木兵船二十隻

小鐵木兵船一百二十三隻

砲一千零九十三尊兵勇水手一萬三千一百五

十四人

遊瑤威國記

瑤威一國居歐洲之北自南五十八度至北七十度
有零徧國中多巨嶺高峰山麓亦有叢松密箐山頂
望之如銀者歷久未消之積雪也似晶者固結不化
之堅冰也居高諸原谷內皆塞以巨冰冰消則成溪
澗如水銀滾湧間有水塊同流出於下谷有一山徧
皆童赤無一莖草木有淒涼之狀忽轉山脚一灣坐
南有一小谷又復樹木茂盛穀粟徧植谷中北山有

小村屋舍皆造以木飾以紅漆整齊可觀田間則農
皆力耕入村則人皆有業村中有塾子弟肄業其間
有小康之景况也國之內所最奇者日夜之分是也
夫北極以六十度半以南為界吾先及域名敦任之
地在六十三度之位至夜間十一點鐘時又見幼孩
等乘涼在山麓跳舞頑耍及至北極界稍南之處覺
更奇矣夏至之左右歷半月則夜間子時之前一刻
見旭日橫入北方天涯之下歷一刻之久有如曉間

初明之光忽又漸漸以晦天猶未黑復見北霞逐漸
增光又逾一刻畧見日輪自顯於甫落稍右之處於
是雲霞五彩煥耀未幾日已再上夜未盡而又為一
日矣然此處猶在北界之外倘未見極北界之夏景
也又北遊數日至夜中眺見紅日之行動若使天際
無雲北方之天又不為峰巒所遮乃於夜間子刻之前
見日輪低斜於北方有欲就落光景俟及子時則太
陽又在正北之方而出涯日形則數倍於中天日高

大此時天象有如他國六七點鐘時日將西落之象
焉逾刻仍未落而復上禽鳥在林鳴聲不止鹿馬各
獸啣草不停國中之人亦不就寢日既不落故甘露
亦不降也所更奇者此處晝夜皆有太陽射光不止
之殊呼吸者又北界之爽氣故人心內亦覺健旺
異常天既不夜人身幾如不至倦亦安息之意吾於
二點鐘時候僅就寢約一時餘之久業已醒寤既見
土人皆通夜如白日往來無異想其亦不過如余之

寤寐而已若再北則太陽於夜中子時猶高即如最
北之城名夏麥弓士者此處太陽離地有五六日輪
之高太歷閱月而不落惟在天宇自西而東自北而
南作圈行度歷此月而星宿不見月影雖可辨惟如
他處晝見之月隱隱一般也吾起行往遊此國時以
為游至北界務須多帶衣裘不料至該國而熱氣實
逼人其實此地太陽雖日間亦不高上然既射光
不止故夜間亦無減熱少涼之時但覺晝夜均熱而

美國金山原始

中國閩粵兩省附近海隅其民習於水多恃航海買
遷為業而遠徙外洋以謀生計者亦復不少如婆羅
洲噶羅巴新嘉坡奧大利亞呂宋古巴秘魯等處在
在有之其最衆者莫如美國之金山查金山一省居
大洋東岸為美國西界從前本屬墨西哥地為荒蕪
至道光二十八年歸美國始有美民前往開墾偶因
置水磨於溪忽覩流中金色晃耀遂淘沙以鍊果得

金由是隨處搜掘多不勝採久漸傳播各國聞風爭趨若鷺金門海口常有海舶數百隻停泊斯時尚無房舍惟於海岸支棚張幕而居舵工水手悉下船採金每貪利忘返甚至駕船無人其採之之法或披沙以揀或掘土罔以求或碎巨石以取所獲無算人視為金穴然惟重礦務而惰農工故食物騰貴一鷄卵價至洋銀半元厥後復有人試行播種知其土田肥沃乃廣植五穀果寔收穫豐殖從此日臻蕃庶建造

屋宇漸成市井商賈雲集百物充物繼又分置郡邑鄉鎮自為一省至華人之居斯土亦始於道光二十八年有閩粵五六人附海舶至金門本地紳士設席相延款接優渥謂曰吾儕甚願華人之來於工作可期有益煩為致語也嗣乃往者源源迄今丁口約有七十萬華人居六七萬然該地貧民咸不願華人之來意恐奪其生理其所謂貧民者多由英國阿爾蘭轉徙而來非土著也若殷寔富戶則仍欲華人工作

且華人之赴金山皆出自情愿不因美國招買而華人到彼亦得自主別無管束或赴山採金或傭工耕田或自置田畝而種植或開設鋪肆而貿易均無阻碍中儘有積成富戶者華人於該地設立會館六所遇貧乏華民初至則量為資助以敦鄉誼然往者多屬貧民積金入橐輒動思歸無意久居若饒餘華人更弗肯冒險遠涉也邇年採金者較農務為少計同治十三年通省所出金銀合三千萬元而土產所值

幾過其數興造亦倍盛於前向日海岸張幕之處已建為大城樓宇繚亘皆甃為之金碧輝映備極華煥其他城鎮亦少繁庶之區金門美國人設有火輪公司每月派二船來華載客旅並往來運貨物自金山抵日本計二十日日本抵上海又十日以方向準之金山與中國東西適相直而航天萬里曾不逾月可謂迅速近則各國皆設輪船公司常有船自美國金山來華貿易已臻大盛矣又查咸豐二年所採之金

合四千五百萬元自道光二十九年至咸豐六年所採之金合三萬萬零二千二百萬洋元絕長補短每年合四千餘萬元以後黃金漸少白銀漸增近歲黃金不過千餘萬近來該省又出水銀紅銅白金煤鐵等類計通省鐵路有三千五百里以二十年開墾之地而竟成繁盛之區矣

三得惟枝島國紀畧

三得惟枝島國王名嘉拉卦係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二月十二日經該島公義會中舉而為王生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迄今三十九歲其生身之父雖非為王者而皆王族王裔該王精於英國語言且國之律例風俗均稱寬厚所以該王亦厚德之人但不知他國規矩如何故有先到美國遊覽若見有有益於國家之事則本島亦效其治除至美

國外然後或可換次到歐羅巴洲諸國遊歷該島國亦設有公議堂分上下兩院兩年一次聚議國政而權雖在國王議論悉由議院中之官紳上院乃國王派定之人下院乃由民間公舉之紳士等職照章傳位可以父傳於子或國王派立何人

總須由上議院議明方可接居王位若國王忽經薨駕未曾派有接位之人則由上議院公舉其島居北太平洋有十三羣島相圍繞也在地球之北緯度十

八度五十五分起向北至二十二度二十分止西經度一百五十四度五十分起向西至一百六十度四十分止島有大小之分合共計里數照英國里數計有六千五百見方里人民現在不過五萬之多皆本島人上人丁冊者比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有上冊人數十三萬零三百十三人再後十年只有十萬八千人又十年只有八萬四千人又十年只有七萬三千人迄今人數逾少而此島貿易頗為茂盛所到彼為

商客者有東洋中國及美法英等國之人惟美國人最多因該島地方雖小貿易並土產頗豐英法美三國故有各懷吞併之心但曾經立約三國互相保護歸島王自主此島相離英國最近之地二千八百西國里離美國金山二千零三十西國里十年前該島所出之貨物大半售於美國近來售於美之大半之貨分售於法德二國因美國南北交戰時捐項加多之故也茲島王至美國意在商請美國立約將運赴

該島之貨該島運赴美國之貨減稅免捐便好仍舊來往貿易計論廿年前島中運赴美國之糖年中有二十八萬二千磅現今運至美國之糖每年一千五百五十萬磅值價銀洋七百七十三萬八千八百三十八元糖醬亦值五十萬元又有米貨值十三萬二千元計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該島進出輪船有一百四十五隻內美國九十隻英國十五隻德國六隻別國九隻本島有二十六隻共出棉花花生皮羊毛豆穀

悉至美國所以島王願與美國結好而彼此無不情願且金山埠更十分情願本前報中有島王請歸美國所屬之謠傳但於西國金山新報中惟請與美國立約減稅免捐是實信也且此島向係荒僻蠻野之區如中國之臺灣生番相等後經西國傳教牧師至島化導遂為禮義之島國也

飛奇島

太平洋之西由奧克蘭之北有一羣島名曰飛奇共計一百五十有四島有人居住者不過六十五島其中絕大者有二一名飛的利夫一名坎譯云檀香木島也其他如伏那坎泊布俄佛那安波果羅登該島西島居民自五千至一萬三千不等其島由海中突出直逼雲霄殆火山之類也山高數千尺樹木成林在赤道之南居熱帶中也四季皆如夏令故地土

腹生物甚夥果品終歲不絕松葉經年不凋然地瘠
佳而人非善類強搶霸佔年不為富年英法兩國
人經過其地者被該島人殺害者有之殺而食之有
之嗣者傳教牧師親至其地勸導人化而為善被
人殺害者不知凡幾最近有牧師設法勸導竟能移
其非心而漸淨良善近來亦建立學堂教養也島主
現欲將所屬之地割與英國請于統轄情願扣納錢
糧稅課惟島主之權仍弟世守不得更易他人

